武俠世界
第32年
33
$12.00

編者話

雲劍飛先生所著「民初追捕故事集」之「情淚染蠻花」在今期刊出，名追捕手蕭原這回爲了追捕一名悍匪饒深而來到雲貴一帶，他因重傷而昏迷倒地，幸得一隊馬幫經過，救治了他，並一同來到龍岩寨，蕭原在龍岩寨內療傷，結識了土司的女兒多麗，多麗對蕭原一見傾心，以身奉獻，然而蕭原心中早有所屬，使這段情愛變成複雜……蕭原在龍岩寨遇上麻煩的時候，更挺身而出，擊退敵方，而最後他所追捕的悍匪在無意中抓獲。故事情節曲折，不乏激烈壯觀的打鬥場面，更有一段悱惻纏綿、旖旎香艷的愛情故事，佳作當前，切勿失諸交臂！

今期刊出卧龍生先生之新作「佛心渡五惡」，故事內容奇特精彩，文筆精鍊流暢，名家執筆，不同凡響。

石磊先生所著「毒手觀音」、麥菁所著「未了情」也在今期刊出，佳作連篇，令你目不暇給！

* * *

下期將刊登之巨型小說乃南宮宇先生「現代俠客馬獅龍故事」之「冰鑽」。

督印人：羅輝
主編：羅斌
執行編輯：鄭重

出版者：武俠世界出版社
香港上環新街五一十三號
環球大廈三樓
五四六六七九九（內線25）
營業部：香港上環新街環球大廈壹一四樓　電話 5466799
承印者：環球印刷所

BOXING MAGAZINE
UNIVERSAL BUILDING
2ND. FL. 5-13 NEW ST
HONG KONG

定閱價目

港九連郵：半年港幣 $304.00
一年港幣 $608.00
澳門・台灣：半年港幣 $333.00
一年港幣 $665.00
外埠連郵：半年港幣 $390.00
一年港幣 $780.00
半年（26期）一年（52期）

中華郵政台字第2140號執照登記爲第一類新聞紙類
僑務委員會海外僑民雜誌登記證台敎新字409號
局版僑台誌字第0039號
台灣總經銷：環怡出版社　電話：872-8459
發行所：雨辰書報社
批發部：台北延平南路230巷6號　電話：3811897
定閱連郵：一年52期NT $2500半年26期NT.$1300
郵政劃撥帳戶0013165-3號
零售每本新台幣50元

環球出版社廣告部
香港上環新街五一十三號
環球大廈弍樓
電話：五四六六七九九

武俠世界

第32年

第33期

（總號1633）

1959年3月創刊

逢星期一出版

・每册港幣十二元・
H.K. $12.00

Printed in Hong Kong

民初「追捕」故事集

雲劍飛·文
可　飛·圖

情淚染蠻花

跟隨馬幫

叮鈴鈴，叮鈴鈴，一陣輕快的鈴聲自山道那邊傳來，正在寨前玩耍的孩童頓時高興地拍手直叫：「馬幫來了，馬幫來了，好哇！」

叫嚷中，一窩蜂地向前跑去。

寨子裏的婦女、老人聽到孩童的叫聲，紛紛放下手上的功夫，或跑出屋外，或跑到寨前翹首往山路那邊望去。

馬幫，就是商販，利用馬匹馱着貨物，在雲貴交界的山區走鄉串寨做買賣，給那些與外界隔絕的山民帶來花布、鹽巴與日用品，還帶來外邊世界的消息，因此，很受山民的歡迎，特別是小孩與少女的歡迎。

小孩子可以吃到愛吃的糖菓，少女可以買到紅頭繩、花布料、綉花綫，還有，最叫少女們愛不釋手的首飾及各種款式的小飾物。

馬幫換回的，是山裏的土特產。

傜寨療傷

每一次，山裏的寨民們盼望馬幫到來，那幾日，就像過節一樣，村寨裏熱鬧得很，散居在附近的小村小寨，都會聞訊趕去凑熱鬧。

那羣孩童跑出不遠，便迎上那隊馬幫。

走在前頭的一個壯漢身子微一蹲俯，已將一個當先奔撲行來的小子一把摟抱起來，滿是髫鬚的咀巴在那小子的臉上親了一下，接着將他高舉起來，笑着宏聲叫道：「小部，你又長高了。」

小部在空中手舞足蹈，笑着叫道：「中叔，你咀巴的髫子怎麼老是不刮啊，扎得人好痛！」

那壯漢哈哈大笑，把小部拋起老高。

小部一點也不驚怕，嘻嘻直笑：「好玩啊，中叔。」

中叔直笑，穩穩地將墜落下來的小部接住，放落地上，從衣袋中拿出一大包糖果，舉起來，大聲道：「誰要吃糖果，快來拿！」說着話，給了小部兩粒。

其他的小孩子馬上歡叫起哄，掙脫那些馬幫伙計的摟抱，跑向中叔那邊。

中叔笑着將手上的糖果派給湧上來的孩童，逐一摸摸他們的小腦袋。

那些小孩子分到糖果後，都高興得蹦蹦跳跳的一邊往寨子跑去，口中歡叫着：「中叔的馬幫來了，帶來了很多好東西啊！」

本來停下來的鈴聲，又有節奏地響動起來。

原來，在每匹馬的頸脖下，都掛着一個鈴噹，馬匹走動的時候，鈴噹便响動起來，發出叮鈴鈴，叮鈴鈴的聲音。

山裏那些村寨的人聽到那熟悉的鈴聲，便知道販運貨物的馬幫來了。

馬幫在大人小孩的歡迎下，進入寨子龍岩寨。

* * *

龍岩寨是一個傜寨，住的全是傜族人。

在這些山裏，龍岩寨是最大的寨子之一。

馬幫每次進山，必到龍岩寨停留十天半月，才到別的村寨。

由於馬幫經常到龍岩寨，寨內的傜人都會說幾句漢語，當然，馬幫的人亦會說傜語，還有苗語等。

傜寨內有一個土司，名叫水旺土司，是世襲的職位，是前清道光年間封賜的，傳到水旺土司，已經是第五代。

水旺土司管轄附近三四十里內的小村小寨，每年都要向水旺土司繳納糧稅，當然，水旺土司也要保護他們的安全。

事實上，在這種山高皇帝遠的地方，一個土司，有如一個土皇帝，擁有至高無上的權力。

馬幫每一次到來做買賣，少不免要向土司進貢一些物品，要不，別想在土司的勢力範圍內做買賣。

馬幫在婦女、小孩的簇擁下，來到寨子當中的那個大廣場上，將馬上馱着貨物卸下來，動手搭起篷帳紮營。

那些孩童都貪玩地幫忙幹活。

那些婦女七嘴八舌地向馬幫的伙計詢問這一次帶來甚麼貨物，好讓自己心裏有數，盤算該買些甚麼。然之後他們便逐漸散去，祇有那些孩童仍然與高彩烈地逗留在馬幫的營地，凑熱鬧。

中叔、梁廣中，不但是馬幫的領隊，也是老闆，他自十五歲起，便跟隨父親的馬幫在這一帶的村寨打轉（做生意），對這一帶方圓百多二百里內的各村寨，瞭如指掌，六年前，他才接替了父親的身份，一個人帶領馬幫到山裏做生意。

那時候，世道不怎麼好，不少人爲了活命，鋌而走險，當上土匪。

雲貴一帶的山區，一向以來，生活艱難，因此，鋌而走險的人特別多，土匪盜賊橫行。

幹馬幫的，一年中，有大半時間在山裏轉，遇上土匪的機會自然不少，爲了保護貨物及生命安全，每一個馬幫都僱有保鏢，帶有槍械。馬幫的保鏢也就是伙計，身兼兩職，但工錢只有一份，那時候找生活難，你不幹，別人爭着幹，所以，幹他們那一行的，都是心甘情願。

這些年來，梁廣中的馬幫曾被土匪搶劫過幾次，所幸損失還不算大，累計起來，死傷了五六個伙計，這是最大的損失。

看看所有的都安頓好，那個在半路上救回來的漢子亦安置在一個帳篷內的一角，梁廣中特地走去瞧看一下那個漢子醒來沒有，看他仍然昏迷未醒，摸摸他的脉搏，雖然有點弱，但

還平穩，猜他不會有甚麼變化，便去拿了一包禮物，去拜望水旺土司。

土司府是寨內最體面，最大的一座屋子，座落在寨子的正中，距廣場不遠。

梁廣中拿着禮物來到土司府前，守在門前的一個兵丁一眼看到梁廣中，馬上咧咀笑道：「梁老大，又來了。」

由於梁廣中每年都來一至二次，這些年下來，都與山裏的人混熟了，幾乎沒有甚麼人不認識他，水旺土司的手下兵丁沒有一個不認識他的。

梁廣中笑着從袋中摸出一包洋烟，塞在那個兵丁的手裏：「才吉，這是洋鬼子最近才送來的洋烟，有空試抽一支，包你說好，比抽水烟方便過癮多了。」

才吉笑得合不攏咀，仔細地看了那包比巴掌還小，包裝精緻的洋烟一眼，像收藏寶貝一樣，小心地將那包洋烟放入貼身的衣袋，輕輕按了按，才對梁廣中道：「梁老大，請跟我來，我帶你去見土司。」

梁廣中點點頭，跟着才吉往屋內走去。

才走入土司府內，才吉差點與一個人撞個滿懷，看清楚，原來是水旺土司的愛女多麗，忙陪着笑道：「多麗姑娘，你走得這麼急，要到哪裡去？」

多麗並不理會才去吉，一雙水靈靈的大眼直瞧着梁廣中：「梁老闆，你果然來了，這一次帶來甚麼好東西？」

梁廣中是看着多麗長大的，每一次到龍岩寨，他都會送些小飾物給多麗。聽多麗那樣說，忙笑着道：「多麗姑娘，今次我帶來的好東西可多了，包你歡喜。你看看這個音樂盒？是洋人造的小玩意兒，包你愛不釋手。」說着話，從衣袋中拿出一個小盒子，遞到多麗的眼前。

多麗看到那個小盒子色彩艷麗，經已喜歡得不得了，忙接過，驚嘆地道：「梁老闆，這個盒子好美麗啊，我好喜歡呀！」

梁廣中道：「多麗姑娘，你既然歡喜，送給你吧。」

多麗歡喜得將那個音樂盒摟在懷中，連聲道：「多謝，多謝你。」

梁廣中笑道：「多麗姑娘，打開盒蓋看看，那音樂又美妙又動聽。」

多麗忙將盒蓋輕輕地打開來，只見一個美麗的洋妞兒從盒中彈跳起來，隨即響起一陣悅耳動聽的音樂，那個洋妞兒隨着音樂輕盈地轉動着，看上去載歌載舞的。

多麗睜大一雙水靈靈的明眸，驚喜無限地看着聽着，驚奇不明地道：「太奇妙了，梁老闆，這是怎樣做出來的呀？」

梁廣中搖搖頭：「我也不知道是怎樣做出來的，洋人的玩意多着呢。」

「梁老闆，那些洋人個個都是金頭髮，碧眼睛的嗎？」多麗好奇地問。

梁廣中呵呵笑道：「這我不大清楚，不過，我見到的幾個洋人，都是金髮碧眼的！」

「那些姑娘都是穿這個洋玩偶一樣的裙子的嗎了？」多麗似乎很欣賞洋玩偶身上那件款式特別好看的裙子。

「大概是吧。」梁廣中不敢肯定地道：「眞正的洋女人我沒有見過，看過幾張畫紙，上面的洋女人都是穿那種裙子的！」

「多麗，甚麼事這樣高興啊！」隨着這突然響起的話聲，一個人從裏面走出來。

「水旺土司！」梁廣中一眼便認出從裏面走出來的那個人是這座房屋的主人水旺土司，忙向他彎腰行禮。

「阿爸，你看看這個玩意，音樂盒，好玩有趣麼！」多麗一個轉身，將手上的音樂盒遞到水旺土司的眼前。

水旺土司雙眼一睜，好驚奇地看着那個音樂盒：「好美麗神奇的玩意兒，怎麼會有悅耳的聲音發出的？阿爸活了幾十年，還是第一次見識到這麼神奇的玩意兒。梁老闆、這個魔盒是你帶來的嗎？」兩眼轉望着梁廣中。

梁廣中還未答話，多麗已搶着道：「阿爸，是梁老闆帶來送給我的！」

水旺土司含笑對梁廣中道：「梁老闆，又要你破費！願你多多發財！」

梁廣中忙道：「水旺土司，托你的福，掙得一口飯吃。」

跟着將禮物送上。「一點意思，請水旺土司你笑納。」

站在旁邊的才吉代水旺土司接下禮物。

水旺土司向梁廣中一擺手：「梁老闆，你就是客氣。到裏面坐。」

在裏面的敞廳坐下來，一個下人送上茶，待梁廣中喝了一口茶，水旺土司才道：「梁老闆，路上平安吧？」

梁廣中點頭道：「托你的福，一路平安。」

「這次帶來甚麼好貨物？」水旺土司問。

「水旺土司，這一次，我帶來了很多洋玩意，希望寨裏的人喜歡，開開眼界。」

「好哇，明天我去見識見識，開開眼界。」水旺土司滿有興趣的。

跟着，話題一轉：「外面的世道怎樣？好嗎？」

梁廣中搖搖頭，嘆口氣道：「外面的世道越來越亂，那些軍閥不是你打我，便是我打你，弄得民不聊生，這裏與外面相比，有如世外桃源，有時候，我眞想在這裏住下來，不再回到外邊。」

水旺土司笑說道：「梁老闆，你若想在這裏住下來，我是無任歡迎。不過，我又不想你在這裏住下來，你若住下來，那一個替我們販運外面的物品進來？將外面的消息捎來？」

梁廣中道：「除了我，還有別的馬幫啊。」

水旺土司道：「梁老闆，幾個馬幫中，我只相信你，你不像別的馬幫老闆那樣，奸狡欺詐，你最老實，我一直將你看作朋友，寨子裏的人也最喜歡和你交易。」

「水旺土司，你過奬了。」

在水旺土司那裏坐了好一會，梁廣中才辭別出來，返回紮營的地方。

那些孩童仍未散去，在營地前玩耍，一些老頭與婦女亦與幾個伙計在交談，還送來茶水與蔬果。

傜人對於外面來的客人都是熱情好客的。

梁廣中與那幾個老頭婦女打個招呼，跟着問一個伙計：「阿艮，那個人醒過來了嗎？」

阿艮是一個三十不到的年輕人，强壯結實：「老闆，我不知他醒來沒有，你去看看吧。」

梁廣中點點頭，走入帳幕內。

* * *

躺在帳幕一角的那個人似乎還未醒過來，梁廣中邊往那個人走去，邊輕輕地咳了一聲，臉上露出擔憂之色。

那個人已昏迷了足有三個時辰，若仍然昏迷不醒，那就情形堪憂了。

那知道他才咳了一聲，那個人忽然張開眼來，梁老闆頓時驚喜地搶前去：「呀！你終於醒過來了！」

那人哼了一聲，用力睜大雙眼，驚詫地看着梁廣中。「你是……誰？這裡……是甚麼……地方？」

梁廣中蹲下來，伸手摸摸那人的額頭。「我叫梁廣中，是馬幫的老大，這裏是龍岩寨，水旺土司的轄地。」

「梁……老闆，是你救了我？」那人雙眼直瞧着梁廣中。

梁廣中點點頭。「我們經過鷹嘴崖時，發現你昏倒在那裏，替你包紮好身上的傷口，帶到這裏來的。」

一頓，又道：「你一直昏迷不醒，眞叫人擔心，你如今醒來，退了熱，我才放下心來。」

「謝謝你，梁老闆。」那人感激地說。

梁廣中道：「朋友，別這麼說，咱們出門在外的人，應該互相幫助的，何況，你又是一個好人。」

看到那人用訝異的目光看着他，梁廣中又道：「朋友，請你不要見怪，我們發現你的時候，你手上握着槍，我們不知你是好人還是壞人，所以，搜查過你的身上，發現你身上有一張緝捕一個叫饒深的土匪的公文，知道你是個好人，所以，才救你到這裏來。」

「梁老闆……我……怎會怪你……應該那樣做的……可以給我一碗水嗎？」

梁廣中連忙點點頭，跟着扭頭向帳幕外叫道：「高山，倒碗水進來。」

外面有人答應一聲，跟着，有一個漢子拿着一碗水走進來。

那個漢子高山看到那人醒過來，臉上露出驚喜詫異之色，邊將那碗水遞給梁廣中，邊道：「老闆，他醒過來了，他傷得那麼重，我眞擔心他……他的身體好强壯啊，身體差一點的人，只怕挺不住……」

梁廣中接過高山手上那碗水，沒有答理高山的話，蹲下來，突然抬頭對高山道：「你過來幫忙扶起他，好喝水。」

高山答應一聲，走前兩步，蹲下來，扶起那人。

梁廣中立刻將那碗水端到那人的嘴邊，那人立刻張口喝起來。

喝掉那一大碗水，那人的精神好了一點，聲音也不那麼沙啞了。「謝謝，謝謝梁老闆你們。」

梁廣中邊放下碗，邊示意高山將那人放下來，讓他躺着，那對傷者來說，較爲舒服。

待高山放下那人，梁廣中馬上對他說：「到外面去，叫老鍋頭熬一鍋粥給這個朋友吃。」

高山答應一聲，走出帳幕。

那人眼中滿是感激之色，瞧着梁廣中。「梁老闆，謝謝你，你是個好人……」

梁廣中擺擺手。「朋友，出門在外，應該互相扶助，我今日救了你，說不定，日後你也會救助我！因此，你不要再說謝謝這種客氣話。」

跟着又對那人道：「是了，我還未請教你的貴姓大名。」

那人舔舔嘴唇。「我姓蕭，蕭原。」

那人原來是蕭原。

道上鼎鼎大名的追捕手「海角天涯」蕭原。

蕭原怎會自廣西來到這裏——雲貴交界處的這一片山區？

而且，還受了很重的傷。

那一定與他幹的老本行有關。

「原來是蕭朋友。」梁廣中握握蕭原的手。

顯然，他沒有聽聞過蕭原的大名。

也難怪的，梁廣中這些年來，只在這個山區內打轉，與山裏的各村寨做生意，而蕭原又是第一次踏足這裏，梁廣中又怎會聽聞過他的大名？

「蕭朋友，你身上帶着緝捕一個逃匪的公文，莫非是那一個地方的偵緝隊上的長官？」梁廣中不眨眼地瞧着蕭原。

蕭原搖搖頭。「我不是官府中人，不過，與官府多少沾點邊，我是一個追捕手，一個以追捕被官府懸賞緝拿的逃匪的人。」

「蕭朋友，原來你是一個追捕手，」梁廣中似乎知道追捕手是幹甚麼的。「我沒有看錯人，你果然是個好人，說起來，你是我們馬幫的好朋友。」

蕭原道：「梁老闆，要不是你們救了我，我可能已經死了……」

「蕭朋友，你是個好人，我怎能見死不救。」梁廣中道。「你一定是追緝一個匪徒，不愼受了傷，那個匪徒很難對付的，是嗎？」

蕭原點點頭。「嗯！那個逃匪確是很難對付，我差點死在他手上，幸好被你們救了。」

「蕭朋友，那個匪徒犯了甚麼事？」

「說來話長，簡單點說，被我追緝的那個土匪大約在兩個月前，糾合了幾個土匪，在廣西與雲南交界的一個地方──青水河那個地方，强闖入一條小村子內，不但擄掠財物，也姦殺了四個女子，被那裏的地方政府懸賞通緝……」

說到這裏，似乎有點支持不住，連連喘氣。

梁廣中忙道：「蕭朋友，別說了，你還是歇歇吧，待你好一點，再慢慢談。」

輕輕拍拍蕭原的手背，站起來，走出帳幕。

蕭原確實支持不住，待梁廣中走出外面，他馬上閉上眼養神。

＊　＊　＊

晚上，皓月當空，星光燦爛，原來今晚是農曆十三，怪不得月亮又圓又亮了。

寨子裏的人爲了歡迎馬幫的到來，特地在晚上擧行了一個晚會。歡迎晚會就在廣場擧行。

水旺土司也有參加。

寨子裏的男女老少，都參與晚會。

所有的人都團團圍坐着，形成一個大圈，水旺土司與梁廣中等人坐在向南的地方，左右是寨中的長老、耆翁，喝過酒之後，寨中的年輕男女在音樂奏起來後，開始載歌載舞。

氣氛有如過節般熱鬧。

每一個人都很高興，全情投入。最投入的，要算那些年輕的男女。

他們可以盡情歌舞，盡情歡樂。

更主要的是，他們可以在這種晚會上，有機會向自己喜歡的人表露情意，互相訂情。

因此，最踴躍參與，熱烈投入的，是那些年輕男女。

蕭原躺在帳幕內，聽着那歡樂的歌舞樂聲傳入來，眞想起身走出去瞧看，湊湊熱鬧。

可惜，他確實傷得很重，一條左腿跌斷了，右腰側被子彈射穿，加上身上幾處跌傷的地方，幾乎動一動也會感到忍受不住，若想起身行走，根本不可能。

說起來，他這一次可說陰溝裏翻船。

現在回想起來，他仍然責怪自己太大意。

原來，在這一日的早上，他已追上那個逃匪饒深，外號癩蝦蟆，在山坡上與饒深展開槍戰。

論槍法，蕭原高出饒深一籌，在槍戰中，他打傷了饒深的頸側，結果，饒深不敢戀戰，落荒而逃。

蕭原窮追不捨。

追到那條山路上那處崖坡上面時，饒深突然失足跌下崖坡下面。

蕭原清楚地聽到饒深跌下崖坡時發出的一聲驚駭的叫聲，從那一聲叫聲，憑他的經驗，他聽出，饒深已經直跌了下去。

因爲叫聲先响後弱，那是因爲發出叫聲的人往下墜跌的關係，叫聲才會漸弱。

蕭原立刻飛撲到崖坡前，探頭往下張望。

就在那刹那，崖坡下响起一下槍聲。

蕭原頓覺腰側上一震一痛，身體一晃，脚下站不穩，歪跌下去，往崖坡下面滾去。

在中槍的刹那，他瞥到槍火是從崖坡上的一棵矮樹旁閃吐出來的。

換言之，饒深並沒有直墜跌下崖坡下面，大概被那棵矮樹阻擋住，或是他抓住了那棵矮樹，因而沒有繼續往下跌，而且受的傷不重，才能夠向蕭原襲擊。

蕭原中槍後，直滾跌下崖坡，昏迷過去。

叫人奇怪的是，饒深爲何不走下崖坡下面，殺死蕭原。

因爲，要殺一個已經昏迷過去的人，易如反掌，而饒深並不是一個慈悲的人，唯一的解釋是：他以爲蕭原已經死了，或是當時發生了甚麼事情，令到他沒有向蕭原再下毒手。

想到這裏，蕭原對於自己仍然活着，感到慶幸。

帳幕外面依然一片熱鬧，歌舞聲陣陣，想像到外面歡樂熱鬧的情景，蕭原禁不住心嚮往之，嘴角泛起一抹笑意。

外面的歌舞聲與掌聲突然變得熱烈起來，引得蕭原心癢難搔，眞想走出去湊熱鬧。

驀地，他似乎聽到帳幕的一角有極之細碎的聲音响動了一下，令到他全身的神經不由緊綳起來，右手立刻摸向放在身邊的短槍。

──在吃粥的時候，蕭原已向梁廣中要回那支匣子槍，放在身邊。

又一下細微的聲音响起，像老鼠竄動時發出的聲响，蕭原緊握着匣子槍，微微撑起身子，注視着那邊的角落。

他不相信那是老鼠走動時發出的聲音。

他猜得沒有錯。

他隱約看到一條人影在那些貨物之間竄動，像老鼠一樣。

「誰？」蕭原低厲地喝叫一聲，同時扳下大機頭。

那邊的貨物之間立刻响起一陣「悉

悉索索」的驚竄聲。

「別跑！要不開槍。」蕭原疾喝一聲。

那條人影根本不聽他的喝叫，飛快地從帳幕脚下竄出外面。

蕭原估計那人影極可能是小偷，所以，他沒有開槍，免得驚動了在外面載歌載舞歡樂的人羣，驚散了他們的興緻。

他試着站起來，但跌斷了的那條腿很痛，不能沾地，只好作罷。

外面仍然一片熱鬧。

看來，這個歌舞會非要到半夜不會結束。

蕭原有點懊惱地躺下來，雙眼睁着，定定地望着黯黑的帳頂，不由自主地想起了他的未婚妻張鳳琴。

那時候，雖然時興公開訂婚的，但男女相悅，暗訂終身，仍是有的。

蕭原與張鳳琴就是暗訂終身的。

算一下，蕭原發覺自己已有半年沒有去看望張鳳琴，在這半年，只通了兩次信，想到最近那封信中，張鳳琴表露出來的對自己的思念，他眞想馬上飛到她的身邊，與她好好地相聚一段日子。

驀地，一陣輕促的脚步聲驚破了蕭原的遐思，忙睁大雙眼，往「門口」望去。

帳幕口人影一現，走進一個人來。

從帳幕口走進來的人，當然不會是小偷或是外人，肯定是自己人，蕭原仍然問一聲：「誰？」

那走進來的人影答道：「是我，蕭朋友，你仍未睡？」

蕭原聽出是梁老闆的聲音，忙道：「梁老闆，晚會沒結束，你怎麼回來了？」

梁廣中走到蕭原的床前，笑着搖頭道：「蕭朋友，我已經不再年輕了，那種場合，年輕人最適合，他們玩得好高興，要不是水旺土司遲遲不離開會場返家，我早已回來了。」

蕭原咧嘴笑道：「梁老闆，你不過三十多歲年紀，比我大不了多少年，怎麼就認老了？」

梁廣中搖頭嘆口氣。「生活逼人老呀，蕭朋友，你也知道，世道艱難，我們幹馬幫的，差不多有大半年在外，隨時遇到風險，說不定，有一日會橫死在甚麼地方，屍骨無存，唉，我不是怕死，人總要死一次的，是不是？但家中有妻子兒女，是最大的牽掛，若有甚麼不測，你說，家中的妻子怎辦？你說，我那有心情去高興？」

蕭原被梁廣中一番話說得心頭像壓着一塊石，點頭道：「梁老闆，你說得不錯，世道艱難，討生活實在不易，就拿我來說……還不是玩命，就像這一次，死不了，算我命大。」

突然間，他想起有小偷潛入的事，忙告知梁廣中。「梁老闆，不久前，有人從那個角落潛入來，被我發現，嚇走了，你快去看看，可有失了貨物。」

梁廣中聽蕭原說有人潛入來，大爲緊張，忙往蕭原所指的那堆貨物那邊走過去，仔細地察看起來。

查看過那堆貨物後，梁廣中大大地透口氣。「還好，沒有失去貨物，蕭朋友，謝謝你。」

蕭原忙道：「梁老闆，你眞客氣，你救了我，我嚇走那個小偷，應該那樣做的，何謝之有？」

跟着又道：「梁老闆，你在山裏跑了那麼多年，曾遇到土匪搶劫嗎？」

梁廣中用力點一下頭。「遇過！遇過不止一次！有一年，我與父親在洪洞寨下面的山路上便遇上一伙土匪，結果，那批貨全失去了，幾乎血本無歸，幸好沒有傷了人，算是不幸中的大幸。」

頓一下，從身上拿出一包洋烟，抽出兩支，遞一支給蕭原。「抽嗎？」

蕭原點頭，伸手接過，梁廣中拿出洋火擦着了，先替蕭原燃點了洋烟，才燃着自己那一支烟。

深深地吸了一口，徐徐吐出一縷烟來，梁廣中才又開口說道：「蕭朋友，幹我們這一行雖然利潤不錯，但風險也大，有如刀口上討生活。曾先後幾次遇上土匪，我們已學乖了，除了全力抵抗外，故意留下一些貨物，讓那些土匪得到一些甜頭，那還可以保存大部份的貨物，要不，那些土匪會死纏爛打，非要搶到貨物，得不到甜頭不會罷手。唉，總之一句話，討生活不容易！」

蕭原靜靜地聽梁廣中說完，深表同情。「梁老闆，世道艱難，才會有那麼多人鋌而走險，幹土匪，這種世道，不知甚麼時候才會變好。」

「軍閥割據，苛捐雜稅，老百姓那有好日子過？」梁廣中將手上的烟屁股狠狠地扔在地上，用脚踩熄。「若想世道變好，除非老百姓有好日子過，否則甭想！」

蕭原手上那支烟只抽了大半，他抽了一口，將烟噴了出來，才說道：「梁老闆，這一帶山區有土匪出沒嗎？」

梁廣中道：「這一帶還算平安，這些年來，只遇過兩次土匪，損失不大。」

蕭原忽然改變話題。「水旺土司這個人怎樣？」

梁廣中擦擦鼻子。「算得上是一個好人，只要送一點禮物給他，便不會爲難你，處事也頗公正，據我阿爸說，水旺土司比他的老子老土司好多了。」

「那個老土司很貪心？」蕭原試探地問。

梁廣中點點頭。「像他們俗語所說的那樣，像頭餓狼般貪婪！老土司在世的時候，我與阿爸每一次到龍岩寨，都要送上價值不菲的禮物，要不，

別想在老土司管轄的地方做買賣。」

「梁老闆，請別怪我直言。」蕭原看着梁廣中。「那一定是羊毛出在羊身上吧？」

梁廣中怔了一下，一時間意會不到蕭原話中的意思，跟着連連點頭。「那是當然的了。我們做生意的，當然不會做蝕本買賣，要不，豈不是吃西北風？總要有利可圖，才能夠將買賣做下去！雖然明知對不起寨子裏的人，但爲了生活，只好昧着良心做買賣！」

一頓，跟着又道：「其實，眞正剝削山裏人的，是老土司，不過假我們的手吧了！」

蕭原很少接觸到做生意的人，難得梁廣中說得如此坦白，他覺得他不失是一個老實人，一個好人。

「梁老闆，你準備在這裏停留多久？」

梁廣中想也不想，便說：「大約半個月到十日，若是帶來的貨物未賣光，便到另一個寨子去。」

「會到那個寨子？」

「紅花寨。」梁老闆道。

「紅花寨距這裏多遠？」

「大約七十里。」

「是不是屬水旺土司管轄？」

「不是。」梁廣中搖搖頭。「那裏屬黑山土司管轄，都是黑保族人。」

「貨物賣光後，你們便會回家，是不是？」

「嗯！」梁廣中點點頭。「其實，應該說是換光才對。山裏的人很少拿錢來買東西，大多數是用山裏的物產來交換貨物，有玉石、金沙、皮毛等，都是較值錢的東西。由於他們很少到外面去，所以，沒有幾個人手上有大洋錢。」

「梁老闆，還未請問你府上在那裏。」蕭原笑笑。

「吉倉。」梁廣中道。「一個小地方，蕭朋友大概沒有到過吧？」

蕭原却道：「到過，那裏是個好地方，雖然是個小地方，但却很繁盛，從這裏回昆明，是必經之地，是嗎？」

梁廣中高興地道：「是呀！蕭朋友，原來你到過吉倉，若有機會路過那裏，請到寒舍坐坐。」

「一定，一定！」蕭原連聲說。「這一次，我可能會跟你們一道走，到府上作客幾天。」

「歡迎之至！」梁廣中熱烈地道。「很難得有你這種貴客上門啊，那眞是一種榮幸！」

「梁老闆，有多少個孩子？」

「三個。」梁廣中豎起三根手指。

「三個都是小子，淘氣得很。爲了老婆孩子，我才接過老子的担子，繼續幹馬幫這種販運生意。」

話語間雖有一份無奈，但臉上却透出一種興奮的光彩。

蕭原笑着伸手拍拍梁廣中的手臂。「梁老闆，你的三個孩子一定很可愛，從你眼中，臉上歡欣的神采，看出來。」

梁廣中咧開嘴直笑。

好一會，他才說道：「蕭朋友，你成親了嗎？」

蕭原搖搖頭。

「蕭朋友，像你這種人材，一定有很多女孩子喜歡你，說老實話，你一定有意中人吧？」

蕭原笑而不答，顯得有點難爲情。

梁廣中瞧着蕭原，一拍大腿，高興地道：「瞧你的樣子，一定有了意中人！那一定是個好女孩子，是不是？」

蕭原臉上發熱，點點頭。

梁廣中輕輕拍一下蕭原的肩頭。

「蕭朋友，男人，總要成家立室，傳宗接代的，既然你的心上人是個好女孩子，那就要快點成家，有一個家，當你回到家，看到妻子兒女，那種感覺太好了，我不知怎樣說……總之，你會感到溫馨，舒坦，就算疲累不堪，也會一掃而空，就像一條遠航的船回到海港停泊下來那樣。」

蕭原看到梁廣中臉上那種陶醉神往的樣子，禁不住生出一股成家立室的衝動念頭。

「蕭朋友，夜了，睡吧，你的身體還很虛弱，不宜多說話，待你傷好後，我們把酒談天，再說個痛快的。」梁廣中關切地輕輕拍一下蕭原的手臂。

蕭原握握梁廣中的手。「梁老闆，你也該休息了，走了一天的路，明天還要做生意啊。」

梁廣中點點頭，離開床邊，在帳幕內走了一遍，見沒有甚麼需要執拾的，這才走到自己那張床前，脫掉鞋子，外衣，上床睡覺。

外面，歌舞依舊。

＊　＊　＊

翌日，吃過午飯後，廣場又是一片熱鬧。

原來，梁廣中已在帳幕前將帶來的貨品擺開，供寨子裏的人選購。

馬幫每年最多不過來二三次，每次帶來的貨物都是寨子裏的人需要的日常必需品，還有一些新奇的物品，因此，寨子裏的人都巴望馬幫到來，好選擇購買自己需要的物品，由於人人都想購買一些物品，所以，寨子裏的人都趨之若鶩，那情形就像過節一樣熱鬧。

這日，不但婦女小孩去「趁熱鬧」，就連寨子裏的漢子，也不到田裏耕作，不去山裏打獵，却去湊湊熱鬧。

貨攤前，擠滿了人。

最高興、活潑的，是那些少女，擠在首飾、花布攤前的，全是那些打扮得漂漂亮亮的少女，吱吱喳喳地挑揀自己喜歡的首飾及衣料。

那些日常用品的攤子前，則盡是婦女與漢子。

在攤子的另一邊，梁廣中忙得不亦樂乎，與那些將山裏的特產帶來售賣的漢子在打交道。

山裏值錢的特產不外是皮毛、藥材、寶石與金沙，寨裏的人拿那些物品換到錢，便到貨攤上選購需要的物品。

當然，也可以以貨易貨。

蕭原在帳幕內躺不住，撐着一根拐杖走出帳幕，在一張櫈子上坐下來，欣賞那熱鬧歡樂的景象。

他雖然到過不少地方，但對於這種獨特的交易場面，却是頭一次見識到。

他感到很新奇。

他特別欣賞那些女孩子身上的衣飾。

原來，那些少女身上不但穿着色彩鮮麗，綉滿了花紋圖案的衣衫，也戴滿了各種各樣的首飾(多數是銀的)，看上去就像一隻隻彩雀那樣，好看極了。

其中一個少女，最吸引他。

那個少女像一羣彩雀中的一隻鳳凰般，特別美麗。

那少女比張鳳琴還清麗幾分。

如此美麗的少女，自然吸引了蕭原的目光。

不過，蕭原很快便發現，被那少女吸引着的，不單止他一個，還有別的男子。

那些男子全是年輕人。

君子好逑，乃是人之常情。

看來，那個彩鳳般的少女，是寨中那些年輕人追求傾慕的對象。

那隻「彩鳳」却恍似不覺地吸引了那麼多年輕人的目光！在那羣「彩雀」的簇擁下，在首飾攤前歡快地挑選首飾。

「彩鳳」那清脆如銀鈴般的笑聲，逗引得那些年輕人忘其所以地將目光投射在她的身上，就像鐵遇磁石一樣。

事實上，「彩鳳」與那羣「彩雀」不論走到那個貨攤前，都將那些年輕小伙子吸引過去。

蕭原有趣地看着。

他還發覺，那些年輕小伙子中，亦有一些人將目光投射在那羣「彩雀」中的另外幾個身上。

驀地，蕭原的目光與「彩鳳」隨意的一瞥目光相接，不自覺地，他咧嘴一笑。

那隻「彩鳳」似乎對蕭原的存在很感意外，怔了一下，好奇地看了他一眼，跟着嫣然一笑，才收回目光。

蕭原被那「彩鳳」的一笑弄得目光一直，半晌才回過神來，心裏生出自責之意。「蕭原呀蕭原，你發甚麼失心瘋，這對得起鳳琴嗎？」

想到鳳琴，他心裏更加不安，吸口氣，撐着拐杖站起來，走回帳幕裏面。

外面依然熱鬧非常，蕭原躺在床上，不知怎的，眼前竟浮現起那「彩鳳」對他嫣然一笑時，那迷人的笑靨。

他努力想將那笑靨揮去，却怎也揮不去，他不由對自己惱怒起來，自己罵自己：「你是怎麼了？別忘了，你已經有一個鳳琴，居然被一個女子的一笑迷住了，這對得起鳳琴嗎？那根本是不可能的呀，眞她媽的混帳！」

甩甩腦袋，再用力揑一下自己的大腿，痛得齜牙咧嘴的，不過，終於將那纏繞不去的笑靨驅走了。

他如釋重負地長長舒了口氣，坐起身來，將放在身邊的匣子鎗拿出來，將之拆開來，檢查一遍，鎗件毫無損缺，跟着用衣布逐一抹拭了一遍，然後將之裝嵌起來。

說起來，那支匣子鎗對於他來說，異常緊要，他視之如生命的一部份，珍而重之，隨身不離，其親密的程度，有甚於他的未婚妻張鳳琴。

就那樣拆拆裝裝的，蕭原終於將那迷人的笑靨忘記得乾乾淨淨。

＊　＊　＊

蕭原眼中的「彩鳳」不是別人，原來是水旺土司的掌上明珠多麗姑娘。

多麗今日好高興——買了不少心愛的首飾與衣料，她滿足地往家裏走去。

不知怎的，那張略帶風霜，却充滿了男子漢魅力的臉孔，不時浮現在她的眼前，每當那張臉浮現在眼前，她心裏便泛起一陣異樣的感覺，令到她心跳臉熱。

她很想知道那個男子是誰。

「多麗！」驀地有人向她輕聲叫喚。

多麗心頭微震，忙抬眼望去，不遠處的一棵樹下，有一個年輕英俊的小伙子含着笑向她招手。

「阿龍。」多麗清靈的眼眸中光彩頓現，歡叫一聲，向阿龍走去。

多麗與阿龍是一對戀人。

多麗與阿龍被寨子裏的人公認是一對玉女金童，水旺土司也很欣賞阿龍這個年輕人。

「多麗，妳喜歡嗎？」阿龍笑着從身上拿出一件精巧的東西，遞到多麗的眼前。

多麗定睛一看，原來是一隻打造精巧細緻的手鐲，歡喜得她連聲道：「好精美的手鐲啊，我好喜歡！」

阿龍拿起多麗的一隻手，將那隻手鐲套在她的手腕上：「送給妳。」

多麗滿心歡喜，細細地瞧着看着腕上那隻手鐲：「阿龍，你在那裏買到的？」

阿龍含笑道：「梁老闆的貨攤上。」

多麗眨動一下秀長睫毛的眼睛，詫道：「我怎麼看不到？你一早便買了？」

阿龍笑着搖搖頭：「貨攤上沒有擺着，是我在上次馬幫來時，我要梁老闆替我在外面打造的。」

多麗柔情萬縷地瞟了阿龍一眼，將身子偎靠在阿龍的身上，柔聲道：

「阿龍，你對我太好。」

阿龍心頭一漾，輕輕摟着多麗：「我不對妳好，對誰好？」

多麗一臉幸福地微微閉上雙眼。

兩人陶醉在甜蜜的情愛之中。

＊　＊　＊

一連三四日，寨子裏都熱鬧得很，廣場上人山人海，盡是選購貨物的人。

原來，居住在附近村寨的人聽到馬幫來了後，這兩日都紛紛趕來選購需要的日常用品。

熱鬧的情形一直維持到第八天，之後，才變得冷落起來。

雖然生意疏落，但梁廣中與他的幾個伙計一樣忙個不停。

他們要將山裏人賣給他們的皮毛、葯材、金沙、寶石等整理、分類、綑扎好，以便運返出山外。

看到梁廣中這一次的生意那麼好，換回的貨物那麼多，蕭原替梁廣中感到高興。

經過幾日的治療，休養，蕭原身上的傷已好了七七八八，只有跌斷的左脚仍不能行走，需要用拐杖幫忙，才能行走。

至今，他仍未見過水旺土司。

但却又再見到那個令他印象難忘的姑娘，他心目中的「彩鳳」。

那一日的黃昏，蕭原持着拐杖，獨自一人走到帳幕後面的廣場邊沿，在一棵樹下倚靠着，欣賞着西天邊那橘紅色的落日，以及燦爛如火燒般的晚霞。

望着那彩色絢爛的晚霞，不知怎的，他竟然想起了那隻「彩鳳」。

那美麗的姑娘不知叫甚麼名字？

他情不自禁在心裏想。

事實上，他很想知道那個姑娘是誰。

本來，只要問一下梁廣中與他的伙計，就知道那「彩鳳」是誰，但是，他怎好意思去問？太冒昧了，只怕會引起梁老闆與那幾個伙計的誤會。

所以，他怎也問不出口。

突然間，他發覺附近的樹後，像是有人向他窺視，忙向發出細碎聲響的那棵樹下望去。

他看到那棵樹後，有一角衣裙露出來。

本來有點收緊的心頓時放鬆開來。

絕無疑問，躲在樹後的是一個女子，那麼該不會對他構成威脅。

那女子為何在樹後偷窺？

心裏這麼想，眉頭不由皺起來。

他詐作沒有發現躲在樹後的那個女子，轉回頭，仰望着天邊的晚霞。

他的眼角却一直斜視着那棵樹後的動靜。

他瞥到樹後那女子偷偷地探出頭來。

他馬上扭頭向那棵樹望去。

他的心頭頓時劇跳一下！

偷偷從樹後探出頭來的那個女子，那張臉，他一眼便認出，正是他剛才想起的那個人，那隻「彩鳳」！

這可是大出他意料之外！

那不就是水旺土司的掌珠多麗姑娘？

躲在樹後的，確是多麗姑娘。

冷不防被那個人——蕭原識破她的行藏，多麗姑娘不但吃一驚，也感到一陣尷尬與難為情，站在樹下，一副手足無措的樣子。

蕭原直瞧着多麗，一時間不知是說話好，還是不說好，怔在那裏。

多麗根本不敢看蕭原一眼，垂下眼臉，望着自己的鞋尖，難為情死了。

終於，還是蕭原先開口說話：「姑娘，沒有……嚇着妳吧？」

他實在不知怎樣說，只好想到就說。

多麗翻起眼臉，飛快地瞥了蕭原一眼，鹿撞般的心頭總算沒有跳得那麼厲害：「你……我不是故意……的，我怕打擾你，才躲在樹後。」就這說話間，她已從尷尬失措中恢復過來，說話也不那麼吞吞吐吐了。

蕭原這時亦變得自然起來，朝多麗笑笑：「姑娘，對不起，剛才嚇着妳了。」

多麗看到蕭原露出一個充滿男性魅力的笑容，沒來由地，心頭又跳動起來，臉孔也有點發熱，忙搖搖頭：「你沒有嚇着我，該我說對不起才是。」

蕭原笑着連連搖頭：「姑娘，妳沒有驚擾我，不用說對不起。我叫蕭原，姑娘……妳怎麼稱呼？」

多麗抬眼瞥了蕭原一眼，帶點忸怩地道：「我……叫多麗！」

蕭原不由跟着叫一聲：「多麗姑娘。」

多麗含笑抬起頭，看着蕭原道：「你是梁老闆的伙計嗎？怎麼以前沒有見過你？」

蕭原露齒一笑：「我不是梁老闆的伙計，但是，他救了我……」

「你是幹甚麼的？怎會受了傷？」多麗好奇地問，兩眼落在蕭原那隻受了傷的腿上。

蕭原苦笑一聲：「我是一個專門捉拿那些壞人的追捕手，就是在昨日，被一個匪徒打傷了，跌下崖坡，要不是梁老闆他們經過，救了我……我可能活不了。」

多麗聽得睜大一雙眼，露出驚怕的神色：「蕭原，你……是官府，當兵的？」

蕭原搖搖頭：「我不是當兵的。妳知道嗎？官府要通緝一個匪徒，一定會貼出懸賞告示的，我替官府捉拿那些被通緝的匪徒，領取賞銀，如此而已。」

「那不是很危險嗎？」多麗敬佩地直瞪着蕭原：「每捉到一個，你得到多

少錢？」

對於蕭原幹的「職業」多麗從來沒有聽聞過，自然充滿了好奇。

「很難說。」蕭原道：「那要看追捕的匪徒犯了甚麼罪，其人兇悍到甚麼程度，因人而異，有的懸賞千多個大洋，也有的只懸賞百多個大洋。每一次，我們都是冒着生命危險的，就像這一次，我差點便送掉一條命。」

連他自己也不明白，為何會對多麗解釋得那樣清楚。

但有一點他清楚地感覺到，與多麗說話，心情很舒暢。

「你今次要捉的，是甚麼人？」多麗眨眨那隻清靈的大眼。

「饒深，一個土匪。」蕭原一直看着多麗，一直被多麗吸引住他的目光：「那是一個大惡人！大壞蛋！他與幾個土匪闖入一條村子內，强姦了村裏的婦女，還殺了人，所以，官府懸賞捉拿他歸案法辦。他的幾個同伙已先後被捉拿或被殺了，只剩下他一個仍然在逃。」

「官府懸賞多少錢捉拿那個大壞蛋？」多麗對蕭原的目光毫不害羞。

「三百個大洋。」蕭原道。

「那大壞蛋逃到我們這山裏來了？」

「嗯！」蕭原點點頭。

多麗忽然眼中閃出光來：「蕭原，那大壞蛋既逃到我們這山裏來，我可以叫我阿爸幫助你，派人去捉拿他！」

蕭原笑起來。多麗認眞地道：「你不相信？」

蕭原怕她生氣，忙道：「不，我怎會不相信！妳阿爸是誰？」

多麗頓時自豪地道：「我阿爸就是這一帶的土司！」

「妳阿爸原來是水旺土司！失敬了。」蕭原敬重地說。

「你現在相信我阿爸可以幫你捉拿那個大壞蛋了吧？」多麗驕傲地看着蕭原。

蕭原連聲道：「相信，相信。多麗姑娘，改日，可否帶我去見見妳阿爸？」

「可以，當然可以。」多麗高興地道：「我阿爸一定很高興見到你。」

一頓，又道：「你會留在這裏多久？」

蕭原道：「梁老闆他們在這裏多久，我便會多久，我會跟他們一起離開。」

「梁老闆他們最多留半個月。那時候，你的傷還未好啊！」多麗的臉上流露出明顯的失望之色。「你怎麼不留下來，待到傷勢完全好了，才離開？你可以住到我家裏來，我跟阿爸說一聲，他一定答應讓你住到我家的！」焦切之情，溢於言表。

蕭原看着，心頭跳動了一下，心裏禁不住產生一絲不捨之意，但口裏却說道：「多麗姑娘，怎好打擾……」

多麗急道：「怎會打擾，我阿爸最喜歡招待客人，我阿爸會很歡迎你到我家去住的呀！」

看着多麗臉上那股殷切期盼的神色，蕭原實在不忍心拒絕，事實上，他越來越喜歡多麗，猶豫一下，只好說道：「若梁老闆他們離開時，腿上的傷仍未痊癒，還要拄着拐杖行走，我便答應你留下來。」

「好啊！」多麗高興地歡叫一聲，差點忘形得拍掌叫好：「你腿上的傷沒有那麼快痊癒的，到時你一定走不了！」

話出口，她才發覺有點那個，忙又說道：「我倒希望你的腿傷快點痊癒！」

蕭原笑起來：「多麗姑娘，謝謝妳。」

多麗睜大雙眼：「你謝我甚麼？」

「謝你對我腿傷的關心。」蕭原摸摸包紮着的左腿。

多麗「噗嗤」一聲失笑起來：「你們漢人就是會客氣，這也要說客氣話。」

一頓，好奇地問：「你一共捉過多少個……壞人？」

蕭原想一下：「一時間想不清楚，大概有十多二十個吧。」

「你眞了不起！」多麗欽佩地看着蕭原：「捉了那麼多的壞人，受過多少次傷？」

「有七八次吧！」蕭原道：「有三次，差點死在壞人的手上。」

多麗聽着，臉上現出驚憂之色：「多危險啊，你不怕嗎？」

蕭原搖搖頭，又點點頭：「以前不怕，如今有點怕了。」

多麗不解地道：「這是怎麼說？以前不怕，如今却怕了？」

蕭原不知怎麼說才好，其實，他是不想將有了未婚妻這件事對多麗說出來，想了一下，才說道：「大概年紀大了，便變得怕死吧。」

多麗忽然直直地瞧着蕭原，直瞧得蕭原臉上發熱，將目光移開，不敢與她對視。

「你年紀大？」多麗忽然笑起來。「你今年多大年紀？」

蕭原毫不隱瞞：「差一年便三十歲了。」

「那你一定成了親吧？」多麗心裏有點失望。

她自己也弄不明白，為何會感到有點失望。

蕭原搖搖頭：「像我們這種人，有誰肯嫁給我們。」

「像你這麼了不起的人，那一個女子不願意……」多麗心裏一喜，不由衝口而出。話出口，她才覺得有點難為情，禁不住臉上一熱，下面的話便說不出口。

驀地，帳幕那邊有人放聲叫：「蕭原，吃晚飯啊！」

蕭原聽出是梁廣中的一伙計——阿江在叫他，忙應道：「好呀！我馬上回來！」跟着對多麗道：「多麗姑娘，

我要回去吃晚飯了，妳也該回家吃晚飯了。」

說完，朝多麗擺擺手，便拄着拐杖往帳幕走去。

多麗不由亦抬手向蕭原擺擺手：「小心點走啊！」

蕭原扭頭朝多麗一笑，繼續往帳幕走去。

多麗怔怔地瞧着蕭原那一拐一拐的背影，臉上露出一絲悵惘的神色。

直到蕭原的背影消失在帳幕的轉角處，她才有點失落地輕輕舒口氣，將目光收回，往家中走去。

才走了一步，附近的一棵樹下，突然發出輕叫聲：「多麗！」

多麗冷不防之下，嚇了一跳，忙循聲望去，一棵樹下站着一個年輕小伙子，不是別人，正是她的心上人，禁不住帶點怒意地叫道：「阿龍，是你。」

阿龍的臉色也不太好看，從樹下走出來：「多麗，妳忘了我在棉樹下等妳嗎？」

多麗聽阿龍那麼說，才想起自己本來要到寨子東邊的木棉樹下見阿龍的，抿抿嘴道：「我沒有忘了，在這裏遇上那個叫蕭原的漢人，與他說了一陣子話，以爲你等得不耐煩回家了，便打算回家吃飯。」

阿龍的臉上現出妒意：「那個漢人叫蕭原？妳與他說些甚麼？說得那麼高興，忘了我們的約會？」

多麗竟然聽不出阿龍話中的妒意，但却不滿他說話的語氣，因而有點不悅：「我與他說甚麼？不過問他是誰，怎會受了傷，你不是都看到、聽到嗎？」

阿龍看到多麗有點生氣，忙道：「多麗，我不過問問，妳別生氣，別爲了那個漢人吵嘴。」伸出手，輕輕執住多麗的手。

兩人說的是傜話，蕭原若在，未必聽得懂兩人的話。

多麗白了阿龍一眼：「我又不是你的人，你這就……吃醋，我當然不高興。」

阿龍忙賠不是：「多麗，是我小心眼，我錯了，妳不要生氣啊，妳知道我多喜歡妳……才會那樣說。」

多麗又白了阿龍一眼，嫣然一笑：「這次算了。你等了我很久？」

阿龍看到多麗笑了，一顆心才放下來：「嗯，等得不耐煩，不知妳有甚麼事，想到妳家去找妳，却在這裏看到妳……我送妳回家吧！」

多麗搖搖頭：「你也該回家吃飯了，我自己走回家……」

「我送妳回家。」阿龍堅持，不等多麗再說話，便拉着她的手往前走。

多麗沒有再推拒，甜甜一笑，與阿龍手拉着手，往家裏走去。

收留逃匪　種下禍根

紅花寨北面的一處山坡上，有幾個人在追逐及開鎗射擊。鎗聲驚動了紅花寨內的人，連黑山土司也登上寨子北面的哨樓，往山坡那邊張望，看看發生了甚麼事。

由於距離頗遠，所以，黑山土司與幾個手下都看不大清楚山坡上追逐的人到底有多少個，鎗聲則聽得好清楚。

寨子裏的兵丁都荷鎗實彈，在下面戒備着。

以前，曾試過有土匪來搶寨，所以，一有甚麼風吹草動，寨子裏的人都很緊張，小心戒備。

山坡上，追逐的人一共是五個。四個追一個。

被追的人是一個漢人，手上拿着一支駁殼鎗，衣衫破爛，鬚髮蓬亂，乍看上去，有如一個野人。

在後面追着的四個是黑倮人，手上拿着的是獵鎗。

五個人邊追逐，邊開鎗射擊。

那四個黑倮人行動矯捷，奔跑快速，有如一頭黑豹般，緊追着那個漢人，要不是那個漢人手上的駁殼鎗火力急猛(可以連發)，四個黑倮人早已將那漢人捕捉住。

那個漢人有如一隻受傷的豺狼般，慌急地逃竄，不時反身向緊追不捨的黑倮人開鎗射擊，企圖阻止四個黑倮人的追逐。

四個黑倮人矯捷靈敏異常，那個漢人才反身，他們便竄躍到石後或是樹後躲藏起來，躲避那漢人的射擊，並開鎗還擊。由於他們拿的是自製的獵鎗，威力不大，所以，對那個漢人的威脅不大。

對漢人威脅最大的，是四個黑倮人陰魂不散的追逐。

若那樣追下去，那個漢人遲早會力竭彈盡，被四個黑倮人捉住。

何況，那個漢人身上有幾處傷，奔跑時脚步不大靈活，而且越跑越慢，像是氣力不繼，這樣跑下去，遲早會支持不住。

驀地，那漢人脚下一絆，跌倒下去。

那四個黑倮人頓時發出一陣怪異的叫嘯聲，奔撲前去。

那個漢人跌撲下去後，發出一聲啞悶的哼聲，身子一個翻滾，急喘幾口氣，一眼瞥到兩個黑倮人像黑豹般竄撲過來，急忙兇狠地咬咬牙，向那兩個黑倮人開鎗射擊。

那兩個黑倮人，一下子沒在樹後不見了。

另外兩個黑倮人從不同的地方向那個漢人竄撲過去。

那個漢人急忙開鎗射擊。

但都射不中那兩個黑倮人。

兩個黑倮人在鎗聲响起的剎那，經已竄沒於附近的草石中。

前頭的兩個黑倮人跟着從匿伏的草樹後竄出來，躍撲向那個漢人。

那個漢人急不迭開鎗射擊。「得得」兩响，鎗嘴沒有鎗火閃吐，換言之，並沒有鎗彈射出來。

原來，鎗膛內已沒有鎗彈。

那兩個黑倮人立時發出一聲怪叫，有如餓豹攫食般，竄撲向那個漢人。

那個漢人大驚失色，欲換彈匣，眼見那兩個黑倮人已躍撲到來，來不及了，慌忙返身往前竄奔。

背後急風襲來，那漢人眼中射出兇光，猛地一個翻身，手上的駁殼鎗揮揚起來，砸在一個當先躍撲到他身後的黑倮人的肩頭上。

那個黑倮人怪叫一聲，斜跌開去。

人影一閃，另一個黑倮人斜裏竄到，手起鎗落，鎗柄重重地撞在那漢人的左胸上。

那個漢人發出一聲大叫，重重地跌倒下去。

那個黑倮人怪吼一聲，又一鎗柄砸下去。

那個漢人忍痛往外一滾，堪堪閃避過黑倮人的那一砸。

被砸倒的那個黑倮人從地上翻跳起來，怒吼一聲，飛撲在那個漢人身上。

那個漢人好兇悍，啞吼着奮力掙扎，與壓在他身上的黑倮人在地上翻滾起來。

才翻滾了兩下，另外三個黑倮人先後撲落去，硬是將那個漢人抓住，拉他起來，鎗柄與拳頭兇猛地落在那漢人的身上。

那個漢人發出慘厲的叫聲，身子弓起，用力抓住他雙手，挾着他的兩個黑倮人手一鬆，那漢人便像一堆爛泥般，癱倒在地上。

一個黑倮人立刻蹲下來，將那漢人掉在地上的駁殼鎗撿起來，高興地揮動了一下，才插在褲頭上。

另外兩個黑倮人仍然不放過那個漢人，鎗砸脚踢，直到那個漢人昏死過去，才住手。

四個黑倮人看了地上那個漢人一眼，跟着手舞足蹈，口裏發出歡快的怪叫聲，像在舞蹈一樣。

歡舞了一會，四個黑倮人才停下來，互相說了幾句黑倮人的土話，跟着有兩個黑倮人蹲下來，抓起那個昏死過去的漢人，挾扶起來，往山下走去。

黑山土司與幾個手下在哨樓上望到四個族人挾扶着一個漢人走下山來，都禁不住發出一聲歡呼。

下面的黑倮人這時亦已望到走下山來的四個黑倮人，頓時發出一陣怪異的呼叫聲，手舞足蹈！

黑倮族人勇悍好鬥，非常團結，每一個男丁打從一周歲起，便將頭髮剃成品字形——額前一撮，後面左右兩撮，看上去很怪異，但也是黑倮人的標誌，漢人乾脆稱黑倮人爲三撮毛！

一族之長的黑山土司也不例外，頭上也是留着品字形的三撮頭髮。

黑山土司大約四十歲，長得高大粗壯，鷹眼獅鼻，厚唇尖齒，一看便知道不是善類。

那個被抓回來的漢人被綁在寨子內那個廣場當中的一根柱子上，仍未醒轉過來。

黑山土司與族人聚集廣場上，將那個漢人圍起來。

黑山土司用黑倮話對一個族丁低喝道：「將那個漢人弄醒！」

那個族丁手上拿着一個火把，答應一聲，走到那個漢人的身前，將火把遞到漢人的左乳下，用火來弄醒那個漢人。

所有的人都目不轉睛地看着。

火舌舐在那漢人左乳下的皮肉上，起先還沒有甚麼，跟着發出滋滋的聲音，那個漢人渾身抽搐了一下，眼皮一顫，頭一抬，張口發出一聲慘厲的嘶叫聲。

黑山土司立刻抬起手，那個族丁馬上將火把移開。

漢人被火炙的地方，皮肉焦爛。

在場的黑倮人看着，皆屏息靜氣，但却表情各異，有的垂下目光不敢看，有的直吸冷氣(大都是婦人與孩童，還有部份老人)，那些壯丁及漢子，大都露出痛快之色，露出殘忍的笑容。

那漢人胸前的肌肉抽搐着，臉上扭曲着，那模樣幾乎不成人形，口裏發出嘶啞的呻吟聲。

黑山土司嘿嘿冷笑幾聲，瞪着一雙兇光四射的鷹眼，厲聲道：「臭漢人，說出你的姓名！」

他說的是有點生硬的漢語。

那漢人用力睜開雙眼，抬起頭，看了黑山土司一眼，顫抖着道：「大……土司，我叫……饒深。」

「你身上帶着鎗，在咱寨子附近出現，一定是土匪！」黑山土司兇惡地瞪視着饒深！

這麼說，這饒深原來就是被蕭原追緝的逃匪！

他大概做夢也料不到，沒有被蕭原捉住，却落在黑倮人的手上。

「大土司，我不是土匪……」饒深發急地嘶聲叫起來：「我來到這裏，是因爲要逃避官府的迫害，我殺了官府一個人，那是一個壞人！」

饒深爲了求生，胡謅一通。

原來，居住在山裏，蠻荒的少數民族，對官府都有一種强烈的抗拒感，原因是歷年來，他們都受到官府的迫害及欺壓，所以，不但對官府有一份仇視的心理，連帶對漢人也沒有好感。

因爲，官府的人都是漢人。

「漢人都不是好人！」黑山土司吼道：「你帶着槍，一定不懷好意！」

「殺了他！」

「宰了這條漢狗。」

「打死這個壞漢人。」那羣黑倮人兇狠地呼叫。

他們用的是黑倮語。

饒深雖然聽不懂，但從那些黑倮人兇狠的神色，揮刀舉拳的樣子，只要不是白痴，都會看出那些黑倮人會對他不利。饒深嚇得魄散魂飛，嘶叫道：「大土司，別殺我！求求你……」

他的嘶叫聲被那些黑倮人的兇惡呼叫聲淹沒，沒有人聽到他叫些甚麼。

一個樣貌兇悍的黑倮人突然走到饒深的面前，舉刀劈向他的頭上！

「慢着！」黑山土司及時喝叫一聲。

那個兇悍的黑倮人舉起的利刀頓時停在空中，沒有劈下去。

饒深臉無人色，恐駭地瞪大雙眼，全身抖個不停，直喘氣。

「狗漢人，你落在我們手上，別想活着離去，乾脆點受死吧！」黑山土司這次說的是漢語。

饒深要不是被綁着，準會跪下去，趴在黑山土司的脚前，哀求黑山土司饒他一命，可惜被綁在木柱上，跪不下去，只好拚命掙扎着大叫：「大土司，求你不要殺我！我身上有幾張大洋票子，全送給你，你若放了我，我可以令到你們——强大，成爲這裏最强大的……部族，所有的村寨都受你們管治，還會發財！」他在情急之下將想到的，能夠打動黑倮人的話都叫出來。

他的話，只有極少數黑倮人聽得懂，所以，大部份的黑倮人仍然揮拳舉刀，發出要殺死饒深的吼叫聲。

黑山土司連連揮手，並大聲呼叫，才制止了那些情緒激動的黑倮人的呼叫聲。

待大部份族人停止叫聲後，黑山土司對那個站在饒深面前的黑倮人說了一句話，那個樣貌精悍的黑倮人馬上在饒深的身上搜起來。

饒深唯恐那個黑倮人搜不到，急促地道：「票子在我的內褲頭內藏着……」

那個黑倮人聽而不聞，繼續在他的身上其他地方搜查，饒深叫道：「大洋票子在我的內褲頭內。」

黑山土司聽饒深那麼說，嘴角牽動一下，似笑非笑的，向那個搜身的族人說了一句黑倮話。

那個黑倮人立刻在饒深的褲頭上搜起來。

很快，便從饒深的內褲頭內，搜出三張大洋票子。

饒深的褲子幾乎被那黑倮人撕破，鬆脫下來。

只要能夠保住一條命，就算褲子鬆脫，出乖露醜，他也在所不計。

一個視殺人如家常便飯的土匪，居然那麼怕死，眞叫人意想不到。

「大土司，一共是二百三十七個大洋，我全送給你。」饒深乞憐地對黑山土司說。

黑山土司沒有理會饒深的話，接過那個黑倮人遞給他的大洋票子，展開來，逐張看清楚上面的數目，算一下，確是二百三十七銀圓之數，滿意地笑了一聲，舉手揚動那三張大洋票子，用黑倮語向在場的族人大聲說：「這是總數二百三十七個大洋的票子，用這筆錢，可以買很多東西，步槍、耕牛、犁鋤……今晚，爲了慶祝得到這筆錢，咱們殺猪宰羊，好好地吃一頓！」

在場的族人發出一陣歡呼聲。

待族人歡呼聲停下來，黑山土司才看着饒深，兇厲地道：「漢狗，你眞的可以令咱黑倮族管轄這山裏的所有的村寨，令咱黑倮族發財？」

饒深連聲道：「是，是，大土司，你相信我吧。」

「你們漢狗一向奸詐狡猾不過！」黑山土司臉色一沉。「你這個漢狗想騙我們？」

饒深慌忙嘶聲說道：「大土司，我是個老實人，不，老實的漢狗，我怎敢騙你們，我一定可以令你們一族人管轄這山裏所有的村寨，而且，發大財，有很多錢。」

「眞的？」黑山土司陰森森地說。

「眞的。」饒深雖然心底生寒，硬着頭皮說。

黑山土司深深地盯了饒深一眼，然後跟站在旁邊的幾個黑倮人用黑倮話低聲說了一會，才轉過頭，看着饒深，陰沉地道：「漢狗，你聽着，若辦不到，我們會將你身上的肉一塊一塊割下來，烤熟了吃！」

饒深禁不住猛地打了個哆嗦，口裏連聲道：「大土司，我要是辦不到，任從你們千刀萬割。」

黑山土司伸手摸摸下頷的鬍渣子，對那個站在饒深面前的族人打個手勢。「放了他。」話是用倮語說。

那個黑倮人用手上的刀割斷綁着饒深的繩子，饒深雙脚一軟，癱倒在地上直喘氣。

黑山土司又用黑倮語吩咐兩個族人將饒深挾到他家裏，跟着舉起雙手揮動，大聲呼叫族人散去。

那些黑倮族人眼見沒有熱鬧可看，紛紛散去，各自回家去。

黑山土司亦與幾個手下返回土司府。

兩個黑倮人左右扶起饒深，半拖半扶地往土司府走去。

* * *

梁廣中準備離開龍岩寨了。

算一下，他們在龍岩寨已做了十二天生意，沒有甚麼人還要買東西，早一日，只有一兩個人到他們的貨攤買東西，這情形表示附近村寨的人已沒有甚麼需要，該去紅花寨了。

他將決定告訴蕭原，問他是否跟他們到紅花寨，還是留下來養傷。

不等蕭原答他，又說道：「我們到紅花寨做買賣，只帶餘下的貨物去，換來的貨物留在龍岩寨內，待我們在紅花寨做完買賣後，便回來取回那些貨物，順道返回吉倉。」

頓一下，接說道：「你腿上的傷既然還未全好，依我看，還是不要走動爲妙，留下來，待我們從紅花寨回來後，才跟我們返吉倉。」

蕭原想一下，點頭道：「梁老闆，那我就留下來，替你看守那些貨物吧。」

梁廣中高興地拍拍蕭原的肩頭。「蕭朋友，我們回來時，你的傷應該已痊癒，我會留下一個伙計陪你看着那些貨物。」

蕭原道：「梁老闆，你放心去紅花寨吧，我會與你的伙計好好看着那些貨物的。」

梁廣中一副放心的樣子，「其實，我留下一個伙計，只是要他在下雨時，不要被雨水淋濕了貨物，同時整理一下，這裏的人都很誠實，很少發生偷竊的事情。以前，我也是留下一個伙計打理貨物，從來沒有發生過失竊的事情，將貨物放在這裏，我是放心不過。」

蕭原連連點頭。「梁老闆，明天就去紅花寨？」

梁廣中點點頭。「明天大清早便起程。」

「梁老闆，可否幫我一個忙？」

「甚麼事？」梁廣中睜眼看着蕭原。「做得到的，一定幫忙。」

「我想請你沿途打聽一下，你們經過的村寨中，最近是否有單身漢人出現過。」

梁廣中先是怔了一下，隨即恍然道：「蕭朋友，你仍然想捉拿那個叫饒深的逃匪？」

蕭原點點頭。「梁老闆，不怕對你說，自我幹上這行役，沒有一個逃匪可以逍遙法外的，凡被我追捕的逃匪，不將之捕殺，絕不罷休！」

梁廣中一翹大拇指。「蕭朋友，若這個世上多一些像你這樣的人，那些匪賊就不敢那樣猖狂，少多了。」

「梁老闆，你過獎了。」蕭原最怕別人讚他，忙改變話題。「從這裏去紅花寨，路上平靜嗎？」

梁廣中輕輕舒口氣。「一向都很平安，沒有發生過甚麼事的。」

「老闆。」帳幕那邊有人向他們呼叫。

梁、蕭兩人扭頭望去，是一個叫阿寬的伙計在叫梁廣中，他忙應一聲，向蕭原笑笑。「不知叫我有甚麼事，我回去看看。」說完快步往帳幕那邊走去。

蕭原朝梁廣中點點頭，繼續倚站在樹下，沒有跟着走回帳幕。

這個地方，就是那一日他見到多麗的地方。

只不過，這時不是日落黃昏，而是午後不久。

天空中火傘高張，日頭毒辣辣的，要不是站在樹下，不被晒得頭昏眼花才怪。

日頭雖然毒辣辣的，樹蔭下却很陰涼，蕭原倚站了一會，感到有點累，便乾脆坐在地上，閉目養神。

才閉上眼，腦海中便浮現出多麗清麗的臉影，蕭原忙張開眼，甩甩腦袋，硬是將多麗的臉影從腦海中甩掉。

自從那一次見過多麗後，他便沒有再到這裏，他不想再見到多麗，免得心裏內疚不安。

自從他發現自己原來喜歡上多麗後，他便有一種犯罪的感覺，特別是每當想起張鳳琴的時候，那種感覺更强烈。

他既然不想再見到多麗，自然亦沒有到過土司府，也沒見過水旺土司。

要不是天氣實在太燠熱，他又以爲多麗不會在這個時候出現，他不會走到這裏來的。

山裏村寨的環境，實在平靜，平靜得令蕭原感到有點悶。

若不是脚傷還未好，他早已離開寨子，繼續去追捕搜尋饒深的下落。

撿起一片葉子，無聊地將它撕碎，突然間，一聲叫喚令到他差點從地上跳起來。

那是一聲欣喜若狂，突如其來的叫喚：「蕭原，終於見到你了！」

不用看，只聽那清脆的聲音，蕭原已認出，那人是多麗！

一個他忘不了，又不想見到的傜家姑娘。

叫喚他的果然是多麗。

多麗一下子出現在蕭原的面前，笑靨如花，兩道清靈的目光射在有點不知所措的蕭原的臉上，輕盈地蹲下來，「蕭原，你怎麼一直不到這裏來，害人家在這裏等了你幾日！」語帶輕嗔。

蕭原吸口氣，强笑道：「多麗姑娘，對不起啊，那幾日我脚上的傷惡化，下不了地，所以沒有來。」他不得不對多麗說謊。

多麗馬上緊張地道：「如今好多了吧？」

蕭原禁不住直看着多麗。「敷了幾天葯後，好多了。」

「能夠走動了吧？」多麗關心地問。「走動時還痛嗎？」

蕭原很少說謊，如今睜着眼向多麗說謊話，心裏感到有一種犯罪的感覺，因而神情也有點不大自然，幸好多麗看不出來。

「還有點痛，走動時，若不用拐杖，只可以走幾步。多麗姑娘，多謝妳的關心。」蕭原硬着頭皮說謊下去。

多麗似乎放心了，輕舒口氣，說道：「我阿爸很想見你，偏偏你這幾日不出來，我又不……好意思到帳幕去

找你……今日剛好有空，跑出來看看你是否在這裏，眞巧，終於見到你！」

說話時，向蕭原露齒一笑，看得蕭原雙眼發直，忘其所以。

多麗起先沒有察覺，突然發覺蕭原直直地看着自己，心頭不由「砰」地跳了一下，臉上一陣發熱，害羞地垂下頭來。「蕭原，你怎麼哪？」聲音有如蚊子一樣。

蕭原却聽到，恍似當頭响了一記焦雷，心神震動，霍然從忘形中驚醒過來，刹那間感到臉上火燒般熱辣辣的，不知如何是好。

兩人都垂下頭，不敢看對方一眼，氣氛尷尬。

蕭原尷尬得直想一頭鑽到地下。

他在心裏責備自己，爲何一見了多麗，便不能自制，做出失態的事來。

他感到一陣內疚及不安。

——對不起張鳳琴。

但是，那是情不自禁的。莫非自己愛上了多麗？此念陡生，驚得他直冒冷汗。不會的，那是不可能的！

他在心裏極力否認，抗拒那個念頭。

事實上，他無法接受那個念頭。

「蕭原，你在想甚麼？」傜家兒女一向對男女之情較漢族人來得開放，因此，多麗很快便恢復過來，不再感到尷尬。

蕭原正在胡思亂想之際，突然聽到多麗的話，嚇了一跳，不自然地抬頭瞥了多麗一眼，詞不達義地道：「沒有……呀……我有甚麼……想的……」

多麗看到蕭原那惶亂的樣子，禁不住「噗嗤」一聲笑出來。「蕭原，你怎麼哪？」笑看着蕭原。

蕭原心裏更加惶亂失措。「多麗姑娘，對不起，我要回帳幕……換藥了。」

多麗聽說他要走，大感意外。「你的傷口發痛？要不要我扶你回去？」

蕭原搖搖頭，用手撐着站起來，多麗忙幫他一把，扶他起來，眼中滿含情意地看着蕭原。

站起來，蕭原抱歉地對多麗道：「多麗姑娘，我自己可以走回去，改日，我跟妳去見妳阿爸。」

多麗有點不捨地放開手，「明天好嗎？這個時間，我到這裏來。」兩眼期盼地看着蕭原。

蕭原被她看得心頭一軟，「嗯，我明天這個時候在這裏等妳來吧。」

話出口，他又感到一陣後悔。

多麗高興得拍掌歡叫：「太好哪，蕭原，我明天來找你，慢慢走啊。」

蕭原咧嘴一笑，拄着拐杖，一步一步向帳幕走去。

多麗愛慕地看着一步步走向帳幕的蕭原背影，嘴邊泛起一抹甜甜的笑容。

＊ ＊ ＊

今晚的月色清明，寨子內那些幽靜的地方，盡是雙雙對對的人影。

在寨子一角的一棵樹下，站着一雙男女。

他們輕輕地依偎着。

半晌，只聽男的開口道：「多麗，妳今日見過那個叫蕭原的漢人？」

這雙男女原來是多麗與阿龍。

多麗猛地抬起頭，離開阿龍一點。「是呀。」

阿龍伸手欲執住多麗的手，多麗却將雙手放到背後，不讓阿龍執住她的手。

「妳生氣？」阿龍臉上露出不愉之色。

多麗毫不掩飾。「我見那個漢人，是我的事，不用你管！」

阿龍呼口氣。「我沒有管妳的事啊，不過說說……」

「那還不是管我？」多麗氣呼呼的。「你怎會知道的？暗中跟着我？」

阿龍着慌起來。「多麗，我……是關心妳……才……妳也知道，我多喜歡妳……」

「那就要管我了麼？」多麗沒有被阿龍的話打動。「我不是你的人，我有權去見任何人。」

阿龍急得直搓手，不知說甚麼才好。「多麗，是我錯了，妳不要生氣啊。」

多麗抿抿嘴。「我不高興，我要回家睡覺。」說完便欲離去。

阿龍情急之下，忙將她拉住。「多麗，別走呀，我已經認了錯……」

多麗用力掙開阿龍的拉扯。「阿龍，我也沒有怪你，我今晚沒有心情與你在一起。」說着便走。

阿龍想拉又不敢拉，眼睜睜看着多麗越走越遠，身影終於消失在夜色中，才用力咬着嘴唇，跺跺脚，一拳擊在樹身上，痛得他直吸氣。「臭漢人，壞漢人，想搶走我的多麗，做夢。」又一拳擊向樹身。

但他馬上縮回拳頭——剛才那一拳，弄得他的拳頭痛不可擋，他不想再嚐那種骨折般的劇痛。

「壞漢人，我不會放過你的，」這一次他用脚狠狠地踢向樹身，握着拳頭晃動一下，才氣恨恨地離去。

＊ ＊ ＊

翌日吃過午飯後，蕭原換上一套乾淨的衣服，將鬍子刮淨，整個人顯得精神了很多。

留下來看管貨物的阿寬，看到蕭原那容光煥發的樣子瞪大眼看着蕭原。「蕭老哥，嘖嘖，你原來這麼英俊的。」

蕭原笑笑，「我的樣子也說英俊，那世上豈不是沒有醜人？」

阿寬連連搖頭。「蕭老哥，我說的是實話，你現在的樣子，確是很帥。」

蕭原不想再與阿寬在那上面說下去。「寬哥，我出去走走，活動一下雙

脚，可能會遲一點才回來。」

阿寬道：「你的脚傷還未完全痊愈，小心點啊，不要走得太遠。」

蕭原笑着點點頭。「寬哥，你放心吧，我會小心的了。」朝阿寬揮揮手，走出帳幕外面。

還未走到與多麗相約的那棵樹下，蕭原便已看到多麗站在那棵樹下。

他心裏立時雀躍起來。

本來，他是不想來赴約的，但却終於抵受不了心中的那股强烈的衝動，最後還是屈服在那份誘惑之下。

他雖然知道，那會令到自己泥足深陷，不能自拔，但不知怎的，像被鬼迷一樣，無法抑制得住那種極之强烈的渴望——與多麗見面的衝動。

他知道自己被多麗「迷住」了。

多麗也看到蕭原向她走來，立刻雀躍地向蕭原揮動雙手，跟着向蕭原跑去。

蕭原也興奮地向多麗揮手，加快脚步。

兩人很快便迎上，多麗一臉歡笑，親熱地扶住蕭原。

蕭原的笑容也很燦爛，開朗地對多麗道：「多麗姑娘，妳今日好美。」

多麗向他甜甜地一笑，「我以前不美嗎？」微微側着頭，輕乜着眼，似嗔非嗔的，那神態撩人極了，蕭原幾乎控制不了自己，要將她摟抱在懷中，吻她，幸好他的理智一向比情感强很多，總算及時壓下心中的那股衝動，只是藉勢握住多麗的手臂。

「妳本來就很美，但今日更美。」

蕭原毫不掩飾地讚美多麗。

原來，他在決定來見多麗的時候，已決定完全開放自己，撇開一切，與其諸多顧忌，倒不如放任一下那種無法壓抑的感情，那對自己有益多了，也會令到自己愉快。

多麗眨動一下明媚的雙眼，微微仰起頭。「你不是喜歡我？」

蕭原看着多麗那嬌媚的樣子，幾乎忍不住想吻一下她那誘人的嘴唇，目光一及的刹那，忙吸口氣，硬是將心中那股慾念壓下去。

「多麗，妳確是很美，我說的是實話，沒有騙妳。」長長地舒口氣，心裏才好過一點。

多麗今日不知怎的，聽了蕭原的讚美，毫不羞赧，臉上笑得更歡。「蕭原，你今日也很帥啊！比昨日英俊得多了。」

蕭原接觸到多麗熱情的目光，禁不住臉上一熱，心頭跳動。「多麗姑娘，妳有幾個兄弟姐妹？」他將話題岔開。

多麗眼珠一轉，微微一笑，「我只有一個兄弟，今年才不過十歲。」

「那妳弟弟將來會接替妳阿爸，成爲土司，是嗎？」

「嗯。」多麗點一下頭。

「妳阿爸一定很寵妳，是嗎？」

多麗又點點頭，臉上現出幸福的神色。「阿爸很疼惜我和弟弟，但疼惜我多一點。」

「妳阿爸一定是個很隨和的人。」

「是呀。」多麗道。「阿爹很少發脾氣的，寨子裏的人都說，阿爸與阿爺是兩個人。」

「妳阿爺還在？」

「死了。」多麗臉上沒有一絲哀傷之色。「死了有六年。阿爺的脾氣很壞，動不動就罵人，打人。」

「妳阿爺不捨得罵妳，打妳吧？」

「他發起脾氣來，才不管你是甚麼人，連阿爸也……照樣打罵，何況是我。」多麗似乎不怎麼喜歡她的爺爺——老土司，臉上露出不豫之色。

「寨子裏的人，都怕了他。」

「多麗，妳與那個……阿龍很要好？」蕭原終於憋不住，說出來。

多麗落落大方。「嗯，我以前很喜歡他，他也很喜歡我。」

傜族人對於男女的交往，看得很隨便，不像漢族人那樣，用封建的道德觀念看待男女的交往，在這方面，他們要比漢人開放多了。

因此，多麗對於蕭原那樣問她，一點也不感到難爲情。

蕭原聽多麗那麼說，心裏却有點不快。「妳會嫁給阿龍嗎？」沒來由地，心裏緊張起來。

多麗「咭」地一笑。「我與阿龍要好，並不是一定要嫁給他，在未結婚之前，我們都可以與別的人要好。」

「那妳會不會嫁給阿龍？」蕭原透口氣。

「不會。」多麗瞟他一眼。「本來，我是想嫁給他的，但現在不想了……」說到最後那「了」字，不由自主地，輕輕偎靠在蕭原的肩膀上，嘴角漾起一絲誘人的笑意。

蕭原再也忍不住，輕輕將她摟住。

只要不是白痴，也會從多麗那句話，聽出她的話意來——她是爲了他，才改變主意，不想嫁給阿龍。

蕭原心裏甜蜜蜜的。

「蕭原，你喜歡我嗎？」多麗仰起頭，挑逗地瞟着蕭原。

蕭原再也按捺不住，摟着多麗的手臂一緊，低頭吻落多麗的唇上。

多麗沒有閃避，反而將誘人的嘴唇迎上去。

驀地，蕭原身子一歪，低叫一聲，跌倒下去。

由於他是摟着多麗的，連帶她也跌下去。

這一來，那一「吻」便吻不成。

兩人跌落地上，蕭原痛得發出哼叫聲的，伸手摸着受傷的左脚。

多麗忙從蕭原的身上爬起來，着急地道：「蕭原，你怎麼了？跌着了傷腿？」急急將他拉起來。

蕭原苦笑道：「沒甚麼，我可以自己站起來。」

他口裏說沒甚麼，實則，他跌下

去時，碰着腿上的傷口，痛得他直吸氣。

他之所以突然跌到，是因為他在熱情澎湃之下，忘了腳上的傷，在低頭欲吻多麗的時候，由於身體要微微傾側，恰好那隻受了傷的腳承受了那傾側體重，以至支持不住，跌倒下去。

只不過，那一跌，令到他從情迷意亂中清醒過來，想起自己有了一個未婚妻張鳳琴，禁不住心裏悚然一驚，頓時冷靜下來。

自己既然已有意中人，怎能再對另一個女孩子生情，那不但對不起張鳳琴，也對不起多麗。

他心裏一陣愧責。

世俗的道德觀念，重新在他心裏盤據着。

站起來，深深地吸口氣，蕭原對多麗道：「多麗姑娘，我自己可以走，妳不用扶我，別人看到，會說閒話的。」

多麗眨眨眼，不以為意地道：「你的腳傷還未好，我扶着你有甚麼不好？寨裏的人看到，才不會大驚小怪。」

蕭原聽她那麼說，為免太露痕跡，只好不再說甚麼，任由多麗扶着。

* * *

蕭原終於見到水旺土司。

果然如多麗所說，水旺土司是個隨和的人。

在言談間，水旺土司對蕭原頗為敬重。

原來，傜族人對有本領的人，都很敬重。

一個會玩槍，專門捉拿壞人的人，在傜族人的眼裏，是一個有本領的人。

談說間，很自然的，從蕭原捕捉逃匪的經歷，扯到鎗法上去。

水旺土司在蕭原的面前，極力稱讚阿龍的鎗法了得，是寨裏的第一神鎗手。

蕭原聽着，連聲附和，不好說甚麼。

水旺土司含笑道：「蕭原，你既然是玩鎗的，鎗法一定很準吧？」

蕭原正想謙虛兩句，多麗已忍不住搶着道：「阿爸，蕭原的鎗法好準呀，比阿龍還好！」

她那麼說，是不忿父親一味讚阿龍的鎗法了得，故意那樣說的。那是出於一種對所愛的偏愛。

水旺土司看了愛女一眼，笑說道：「多麗，妳怎知道蕭原的鎗法比阿龍還要好？」

多麗咬咬嘴唇：「我看過他一鎗將從樹上飛起來的一隻雀鳥打下來，阿爸，你說他的鎗法是不是比阿龍還要好？」

蕭原想說話，却被多麗用眼色制止了。

水旺土司道：「蕭原，你的鎗法原來那樣好，失敬了。」

蕭原張口欲說，却被多麗搶截了：「阿爸，你要是不相信，可以叫阿龍與他比試一下鎗法，讓寨子裏的人開開眼界。」說話時，暗中向蕭原打眼色。

蕭原不想截穿她的謊話，只好含笑不語。

水旺土司一口贊成女兒的提議：「好啊！比試一下鎗法，熱鬧一番，開開眼界。蕭原，你不會推却吧？」

不等蕭原說話，多麗已搶着道：「阿爸，他怎會推却？早就想找人比試一下，熱鬧一番，要不悶死了。」

水旺土司馬上道：「蕭原，就這樣決定，明天吃過早飯後，在寨後那塊野地比試鎗法。」

多麗拍手笑道：「好啊！蕭原，明天早上，我到帳幕找你，帶你去寨後野地。」

蕭原這時想反對，很難開口，他亦不想掃多麗的興，只好點點頭。「好吧！」

多麗高興地走到蕭原的身旁，笑說道：「蕭原，你明天一定要勝過阿龍啊！免得他得意忘形，瞧不起人。」

蕭原不知怎說，只好笑而不語。

水旺土司似乎對明天比試槍法的事大感興趣，馬上吩咐下人才吉將消息向寨裏的人公佈。

* * *

翌日，寨子裏的人都像過節一樣，男女老少，齊集在寨後的那塊野地上，場面熱鬧。

那些小伙子都精神奕奕的，穿着整齊，帶備獵鎗弓箭，與那些打扮得像彩雀一樣的姑娘，眉來眼去，說笑打鬧。

水旺土司坐在場中的木椅上，與寨中的幾個老人，巫師在說着話。

阿龍今日打扮得好不英武俐落，他是寨子裏公認的神鎗手。今日，又可以在衆人面前一顯身手，最重要的，能夠在心上人的面前炫耀一下他的威風，他今日是全力以赴，以搏取心上人的歡心。

可是，多麗直到這時仍未出現，令到他心裏焦急不已，站立不安，無心與同伴笑鬧。

水旺土司也往身後——寨內望了兩三次，看來，他也很心急，怎麼女兒與蕭原還未來？

那些女孩子開始奇怪多麗怎麼還不出現，竊竊私議。

阿龍不知道多麗遲遲未出現，是因為去陪蕭原來，要是知道，他準會按捺不住，跑回寨子去找多麗。

水旺土司站起身來，似乎不耐煩了。

其他的人亦對蕭原的遲遲未到，顯得不滿。

就在這時，有人叫道：「來了，那個叫蕭原的漢人來了，還有多麗。」

所有人的目光都往寨子那面望去

阿龍神奇的射箭術令到全場觀衆歡呼。

，蕭原確是來了，沒有用拐杖，跛着腳一步步走來，多麗在他身旁走着，一副小心翼翼的樣子，像是生怕他會跌倒。

衆人發出一陣歡叫聲，原諒了蕭原的遲到。

只有阿龍緊繃着臉，心裏滿不是滋味。

多麗遲遲未來，原來是去陪蕭原來，他心裏當然不舒服了。

「臭漢人，今日非要將你比下去不可，看你出乖露醜，在多麗面前抬不起頭來。」握着拳，阿龍在心裏對自己說。

蕭原與多麗終於走到場中，多麗忙拿了一張櫈子，讓蕭原坐下來歇歇。

她知道蕭原走得很吃力。

衆目睽睽之下，多麗拿櫈子要他坐下，蕭原感到有點難為情，他本想不坐的，但當他看到多麗那殷切的眼神，他不忍拒絕她的好意，坐下來。

「水旺土司，很對不起，今早肚子有點不舒服，來遲了，讓你們久等，很對不起。」蕭原輕輕撫着那隻受了傷的腿部。

水旺土司看到蕭原在揉着那隻受了傷的腳，忙對他說道：「蕭原，你的腳怎樣？」

蕭原直起腰：「水旺土司，沒甚麼，有點疼痛吧了，支持得住。」

多麗却道：「蕭原，要是支持不住，別參加比試吧！」

蕭原不想掃興：「水旺土司，我雖然不能跑動，還能夠站着比試。」

「那好吧，等一會，叫阿龍與你站着比試鎗法。」水旺土司伸手輕拍一下蕭原的肩頭：「你坐着歇一會，先看看咱寨子裏那些小伙子們顯一下身手。」

水旺土司跟着走到場中，舉起雙手，待圍成一個半圓的族人靜下來，才放下雙手，高聲道：「今日，咱寨裏的人都聚集在這裏，大家都好高興，都想看一下年輕伙子們的本領，現在，就讓年輕伙子們各顯本領，比個高低。」

人羣發出一陣歡呼聲。

「年輕伙子們，首先比甚麼？」水旺土司大聲問聚在一起的年輕人。

「比箭。」那年輕伙子們大聲叫。

「好，就先比箭。」水旺土司說完退回場邊，在那張木椅上坐下來。

那伙年輕人中，有人走出來，將一個草靶插在距場中約十丈外的地上。

那個乾草做的靶子上用鷄血塗了一個紅心，大概有飯碗般大。

對於射箭，蕭原是個門外漢，能夠在十丈外拉弓發箭，射中紅心，他認為了不起。

那羣年輕人中，走出七八個人來，手上執着弓，身上揹着箭，看來，這七八個年輕人的箭法是好的。

阿龍在那八個年輕人之中。

當他走出場中的時候，臉上一點笑容也沒有，狠狠地盯了多麗與蕭原一眼。

多麗一直站在蕭原的旁邊，陪着他，當她看到阿龍走出來的時候，向他抿嘴一笑，那知道却換來阿龍一記白眼，氣得她在心裏哼了一聲，收斂起笑容。

第一個青年開始射箭了。

所有的人都屏息着，觀看那個青年射箭。

弓弦聲响，那個青年射出第一支箭。

「颯」一聲，箭矢射在草靶紅心的左邊上。

人羣中發出一陣歡呼。

依照規距，每個比試的人要射三箭。

接下來的兩箭，那個青年都能夠將之射在紅心的邊沿上。

蕭原看着，認爲這個青年的箭法很好，換上是他，只怕連箭靶也射不中。

第二個青年第一箭便射中紅心正中，圍觀的人羣立時爆發出一陣喝彩聲及鼓掌聲。

但接下來的兩箭，未能保持水準，第二支箭竟然射出紅心外面，第三支箭雖然射在紅心上，只是射中紅心的邊沿。

接下來的五個青年，都能夠射中紅心，但都射不中紅心的當中，總的來說，箭法頗精。

輪到最後的一個了。

——阿龍。

人羣發出歡呼聲。

阿龍意氣風發，有意無意間，看了蕭原與多麗一眼。

蕭原朝他笑笑。

多麗垂下眼瞼，不看他。

待歡呼聲停下來，阿龍搭箭拉弓，射出第一支箭。

箭中紅心正中。

人羣爆發出一陣喝彩聲。

阿龍再射出第二支箭。

又中紅心正中。

人羣爆發出熱烈的喝彩聲：「阿龍，阿龍！」掌聲如雷。

水旺土司與幾個老人也笑着連連點頭，鼓掌。

「颯」一聲，阿龍發射出第三支箭。

第三支箭竟然沒有射在紅心上。

但喝彩聲與掌聲更盛。

蕭原也禁不住大聲喝彩，鼓掌。

阿龍那一箭射得精彩極了。

人羣中爆發出一次震天動地的喝彩聲與掌聲。

水旺土司與幾個老人也站起來，拍掌喝彩。

你道阿龍第三箭射在甚麼地方，令到在場的人如此熱烈喝彩？

原來，他的第三箭射在第二支箭上，令到第二支箭透靶而出，第三支箭則射在第二支箭的孔內。

這簡直神乎其技。

「阿龍！阿龍！」的歡呼聲不絕於耳。

阿龍就像一個英雄人物般，含笑挺立着。

不少女孩子熱情地向他獻花。

獨有多麗沒有向他獻花。

阿龍示威地向蕭原那面看了一眼，當他看到多麗沒有向他喝彩時，他的眼中閃過一絲不豫之色。

在族人的眼中，阿龍是了不起人物，他們都以阿龍爲榮。

水旺土司對蕭原道：「蕭原，阿龍箭法如何？」

蕭原翹起大拇指：「了不起，神乎其技！」

「你要不要試試？」水旺土司笑着說。

蕭原忙道：「我根本不會射箭，出醜不如藏拙。」

「那就比鎗法吧！」水旺土司道。

蕭原點點頭。

水旺土司立刻走到場中，舉起雙手，示意族人靜下來，待族人的歡呼聲停下來，高聲說道：「現在比試鎗法，那一個要比試的，站出來。」

跟着又大聲道：「岩才，將靶子移到二十丈外。」

先前那個「裝靶」的族人馬上走出來，將草靶移走，將一個木靶插在二十丈外的地上。

那個木靶與草靶一樣，不同的是，靶子是用一塊木板做的，上面一樣塗了一個紅心。

除了阿龍之外，有四個年輕人站出來。

另外，還有三個中年漢子。

蕭原也站出去。

多麗本想扶他走出場中的，被蕭原阻止了。

他不想在衆目睽睽之下，引起傜族人的誤會。

算一下，一共有九個人比試鎗法。

水旺土司叫人拿出一支步鎗，一支駁壳鎗，讓比試的九個人選擇用短鎗還是長鎗。

比試開始了。

第一個年輕人選用短鎗。

三鎗有一鎗射中紅心靠邊沿的地方，其餘兩鎗都射不中紅心，但距紅心很近。

第二個是年約三十五六的漢子，亦選用步鎗。

第一鎗射在紅心邊沿上，第二鎗正中紅心（人羣立刻爆發出一陣喝彩聲），第三鎗亦在紅心內。

那漢子似乎頗滿意自己的成績，舉起鎗向人羣揮動幾下，引來一陣熱烈的喝彩聲。

接下來的幾個人，鎗法都不俗，雖然未能射中紅心正中，但都能夠射中紅心，或是距紅心很近的地方。

水旺土司很滿意那幾個族人的鎗法。

現在，只剩下阿龍與蕭原。

蕭原讓阿龍先射。

阿龍也不謙讓，他亦選用步鎗。

「砰——砰——砰——」紅心的當中，出現了二個貼在一起的彈孔。

阿龍發射了三鎗，爲何只有兩個彈孔？莫非他有一鎗射不中鎗靶？

非也，原來他有兩鎗射在同一個地方，所以，才會出現兩個彈孔。

人羣中爆發出熱烈的歡呼聲：「阿龍！阿龍！」

「英雄！英雄！」

那幾個參加比試的年輕人將阿龍抬起來，拋向空中。

喝彩聲與歡呼聲更厲害。

所有人似乎都忘了，還有一個人——蕭原還未比試，他們似乎都認爲，阿龍的鎗法是最好的，別的人都及不上他。

多麗看不過眼，大聲叫道：「靜一靜，還有一個人未比試呀！」

她的叫聲似乎被人羣的歡呼喝彩聲掩蓋了，歡呼喝彩聲並沒有停下來。

幸好水旺土司在高興之中，沒有忘記另一個主角——蕭原，亦聽到女兒的呼叫聲。忙走到場中，舉起雙手，高聲呼叫族人安靜下來。

人羣在狂烈的歡呼聲中，逐漸平靜下來。

水旺土司高聲向族人道：「大家先安靜一下，別忘了，還有一個漢人朋友還未比試，一顯身手！」

人羣聽着，完全安靜下來，所有的目光都落在蕭原的身上。

不少人在指指點點，竊竊低語着，蕭原從那些眼光中，感受到一種無形的壓力。

不少人的目光都透着不以爲然，及瞧不起的意思。

只有多麗的目光是鼓勵的。

本來，蕭原決定不搶阿龍的風頭，但眼前的情形，他若是輸給阿龍、寨裏的人都會瞧不起他，再加上想起多麗到帳幕找他時對他所說的一句話：咱傜族人只瞧得起英雄，對狗熊嗤之以鼻！又看到阿龍那種驕傲的樣子，他決定讓傜族人開開眼界，對他心悅誠服。

他走到場中，將身上帶着的匣子鎗取出來。

所有的目光，都射在蕭原身上。

阿龍輕蔑地斜睨着蕭原。

多麗禁不住走前幾步。

阿龍立刻走向多麗：「多麗，妳怎麼不與我一起？還生氣？」

多麗勉強笑笑：「那麼多人圍在你身邊，你顧得了那一個！」

就在這時，蕭原略爲瞄準，食指一扣，連射三鎗。

鎗靶的紅心正中，只有一個彈孔！

三顆子彈從一個彈孔中穿射過去。

換言之，三鎗都射在同一個地方。

那刹那，人羣被蕭原的鎗法弄得呆住了，但是，跟着便爆發出一陣轟雷般的喝彩歡呼聲。

「漢人朋友了不起！」

「漢人朋友好鎗法。」

水旺土司與幾個老人看着，都被蕭原那奇準的鎗法弄得目瞪口呆，一會，才喝彩連聲。

多麗歡喜得拍掌歡跳。

阿龍臉上連一絲笑意也沒有，緊抿着嘴。

蕭原抱拳向人羣連連拱揖，口裏謙說：「獻醜了，獻醜了。」

水旺土司走上前去，翹起拇指，大聲道：「蕭原，你的鎗法果然了不起，叫我們大開眼界。」

阿龍不忿地道：「土司，射死物不算甚麼，顯不出眞本領，我要跟他比一下射活物的本領！」

水旺土司笑對蕭原道：「蕭原，你接受阿龍的挑戰嗎？」

不等蕭原回答，多麗已搶着道：「蕭原，接受呀，你會贏的！」

阿龍沉着臉，哼了一聲。

蕭原也想挫一下阿龍的銳氣，讓他知道天外有天，人上有人，戒掉那種目空一切，驕傲自大的驕氣，當下點點頭：「水旺土司，我接受。」

水旺土司馬上扭頭對才吉道：「才吉，準備雀鳥！」

才吉答應一聲，提着一個頗大的雀籠子，走到水旺土司面前。

水旺土司對蕭原、阿龍兩人道：「等一會，我會叫才吉在數丈外，放出籠裏的雀鳥，看你們能否三鎗打下三隻雀鳥來。」

蕭原與阿龍都點點頭，表示同意。

阿龍跟着提出一個條件：「土司，他用慣了那支鎗，而我使用的是你拿出來的鎗，那不公平，爲了公平起見，我提議他不能用自己那支鎗，用土司你拿出來的駁壳鎗。」

水旺土司連連點頭，看着蕭原：「你同意阿龍的提議嗎？」

蕭原點頭道：「爲了表示公平，我同意不用自己的鎗。」

「既然你同意，那就開始比試。」水旺土司道：「你們兩個誰先來。」

阿龍立刻道：「蕭原，這一次我讓你先。」

蕭原道：「那我不客氣，先射了。」向水旺土司點一下頭，走前去拿鎗。

他一向慣於用短鎗，所以，他選了那支駁壳鎗。

水旺土司示意才吉準備。

蕭原檢查一下那支駁壳鎗，試着瞄準一下，準星沒有偏差，才對水旺土司道：「土司，可以開始了。」

觀看的人羣全部靜下來，全神觀看蕭原怎樣開鎗射下在天上飛着的雀鳥。

他們當然對蕭原的鎗法極之佩服，不過，說到底，他們都想阿龍勝過蕭原。

「才吉，開始！」水旺土司呼叫。

十丈外的才吉答應一聲，伸手入籠中，捉了一隻小於拳頭的雀鳥出來，往上一拋。

「撲刺刺」一陣振翅聲中，一隻雀鳥騰飛起來。

所有的人都全神看着蕭原與那隻飛起來的雀鳥。

蕭原在那隻雀鳥飛起來的時候，目光一抬，盯着那隻顯得有點驚慌的雀鳥，也不瞄準，握鎗的手往上一揚，「砰」一聲，開了一鎗。

那隻驚飛着的雀鳥應聲猝然折墜下來。

人羣立時爆出一陣喝彩聲。

多麗看着，直拍掌。

那隻雀鳥墜跌地上，寂然不動，身上有血漬。

絕無疑問，那隻雀鳥是被蕭原一鎗打下來的。

阿龍緊抿着嘴唇，臉上一絲笑意也沒有，緊張得手心直冒汗。

他根本就沒把握將飛動的雀鳥一鎗打下。

才吉又放出第二隻雀鳥。

蕭原待第二隻雀鳥飛起來，才又開了一鎗。

鎗聲響，鳥折墜。

第二隻雀鳥又被蕭原一鎗打下來！

人羣發出雷動般的喝彩歡呼聲。

水旺土司與幾個老人都露出敬佩的神色，情不自禁地大聲喝彩、用力拍掌。

他們都是第一次看到如此高明、神乎其技的鎗法，眞可說是大開眼界。

才吉很快又放出一隻雀鳥——第三隻。

這一次，蕭原讓那隻雀鳥飛得高一點，才開鎗射擊。

一鎗將那隻雀鳥打了下來。

喝彩聲震天動地：「漢人！好鎗法！」

「漢人！了不起！」

「漢人！英雄！」

多麗走到蕭原的身前，忘情地摟住他，在他臉上吻了一下。

在衆目睽睽之下，多麗公然吻他，蕭原可從來沒有試過，窘得他羞紅了一張臉，難爲情得不知所措。

但是，沒有人取笑他們，人羣仍在喝彩。

阿龍的臉色難看極了，狠狠地盯了蕭原與多麗一眼，別轉頭。

水旺土司瞧到女兒在族人面前，摟着蕭原吻了一下，他臉上先是露出讚許的笑容，繼之又搖搖頭。

原來，他們這裏的風俗：若是男女相悅，不論男或女，若是在衆人面前主動吻對方，那就表示他或她喜歡那個人，別的男女看到後，便不會再追求他或她。

換言之，多麗那一吻，等於告訴族中的所有人，她喜歡蕭原，別的年輕小伙子不用再向她追求。

那就怪不得阿龍的臉色那樣難看了。

多麗已向他表示，她已移情別戀。

其實，「移情別戀」未免太嚴重了。要知道，傜族人對年輕男女的交往——談情說愛一向採開放的態度，每一個男女，只要他(她)一日未結婚，都可以選擇，轉換對象，但若結了婚，便不能三心兩意，要相守到老。

所以，那些族人雖然明知多麗以前與阿龍相好，如今却移情別戀，一點也不感到驚奇與不能接受。

終於，到阿龍顯本領了。

一直以來，他都是族人心目中的英雄，這一次，頭一遭給蕭原比了下去，若再被比下去，那他在族人的面前，便面目無光了，所以，他這一次一定要將蕭原比下去，爭回彩頭。

也因此，他很緊張。

他選用的仍然是步鎗。

他已擺好了架式。

所有的人都靜下來，看看阿龍能否在這一次的比試中，將那個漢人——蕭原壓下去。

由於太緊張的關係，他拿鎗的手有點發顫。

才吉放出第一隻雀鳥。

阿龍深吸一口氣，手上的步鎗迅即一擺，「砰」的開了一鎗。

那隻雀鳥應聲向下一墜，人羣立刻爆發出一陣喝彩聲。

下墜的那隻雀鳥突然雙翅亂拍，掙扎着斜飛起來。

人羣立刻停止了歡呼。

阿龍的臉色開始發青。

好明顯，阿龍雖然一鎗打中那隻雀鳥，但只是打傷牠，並沒有一鎗將之打下來。

有人發出噓聲。

就在這時，那隻掙扎着欲飛起來的雀鳥突然悲叫一聲，一頭向地上墜跌下去，在地上拍動翅膀，掙扎悲鳴。

說起來，那隻雀鳥雖然仍未死，但已被打下來，阿龍的臉上頓時展露出笑容。

人羣再度發出歡呼聲。

蕭原大力鼓掌。

可是，才吉放出第二隻雀鳥，阿龍那一鎗却只是射下那隻雀鳥的幾片羽毛，那隻雀鳥驚鳴聲中，雙翼一陣亂拍，倉皇地往遠處飛去。

人羣中沒有發出半絲聲息，每一個人的臉上，都露出失望的神色。

阿龍呆望着那隻驚飛遠去的雀鳥

，臉上白得沒有一絲血色。

他射不中那隻雀鳥。

他不能將那隻雀鳥射下來！

他第一次輸了。

輸給一個漢人。

——輸給一個情敵。

這個臉可丟得大了。

他無法忍受。

他輸不起。

驀地，他將手上的步鎗扔掉，張口大叫：「我輸了！不用再比了！」緊握着雙拳，霍地轉過身，對蕭原道：「蕭原，你厲害！」一陣風般，向寨子那邊狂奔而去。

所有的人都默默看着狂奔而去的阿龍，半晌，突然有人高聲叫道：「輸不起的人，不是英雄！」

人羣頓時起了一陣騷動。

事實上，在傜族人的眼中，無論是在男女情愛，還是比試本領，得失輸贏是平常事，輸得起，贏得了的人，才是英雄。

「漢人蕭原贏了！」水旺土司高聲宣佈。

人羣立刻爆出一陣熱烈的歡呼喝彩聲：「漢人！漢人！蕭原，蕭原！」

「蕭原第一！蕭原英雄！」

歡呼喝彩聲一浪高過一浪。

多麗高興得拉着蕭原的雙手直跳。

歡呼過後，那些年輕人一擁而去，將蕭原抬起來，高高地拋起來，高呼：「蕭原！蕭原！」

要不是多麗想到蕭原的腿傷還未痊癒，恐怕會碰傷他的傷口，大聲呼叫那些年輕人不要再拋，那些年輕人不會將蕭原放下來。

接下來，寨子的年輕男女唱歌跳舞助興。

水旺土司走到蕭原的面前，翹起大拇指：「蕭原，你果然好本領，了不起！」

蕭原謙道：「土司，你過獎了，是阿龍兄弟讓我……」

「蕭原，你不但好本領，也是個不驕不躁的人，你別謙了，你的本領勝過阿龍啊！」水旺土司笑着打斷蕭原的話：「他的品性也不及你。」

「阿爸，我沒有說錯吧？」多麗笑得好燦爛，有如一朵盛開的山茶花。

水旺土司看着愛女，搖搖頭：「多麗，妳是阿爸的女兒，阿爸早就知道，妳的眼光一向不差。」

多麗的臉忽然紅起來：「阿爸，我去跳舞。」一擰腰肢，跑入場中，加入歌舞的行列。

「來，到那邊喝酒。」水旺土司一拉蕭原，走向原先坐着的地方。

情迷蠻夷　野人搶劫

梁廣中的「馬幫」來到紅花寨，就像他們去到龍岩寨時一樣，引起黑倮人的哄動。

照例，在安頓下來後，梁廣中帶了一份禮物，到土司府去拜會黑山土司。

黑山土司接見了梁廣中，收下那份禮物，談說了一會，梁廣中便告辭，離開土司府，返回廣場——馬幫紮營的地方。

梁廣中才走，饒深便在黑山土司的面前出現。

黑山土司詫道：「有事嗎？」

饒深點點頭：「土司，發財的機會來了。」

黑山土司怔了一下，疑惑他看着饒深：「發財？無緣無故的，怎會發財？」

饒深蠱惑地一笑，放低聲音道：「土司，馬幫的老闆剛才不是來拜會你嗎？」

黑山土司疑惑地看着饒深：「是呀，那又怎樣？我們想發財，與馬幫有甚麼關連？」

「土司，你不是連這也想不到吧？」饒深奸笑着，看到黑山土司仍然不明白地看着他，只好不再拐彎抹角：「馬幫每一次來做生意，帶回去不少財物吧？」

黑山土司眨眨眼，似乎有點明白饒深的意思了：「是呀，每一次，他們做完生意後，帶回去大批山貨金沙，還有一部份大洋。」

「土司，咱們只要向他們下手，那不就發財了嗎？」饒深眼中閃射着貪婪的目光。

「嗯！」黑山土司用力點一下頭，但馬上又連連搖頭：「不成的，若傳開去，那裏還有馬幫敢販運貨物到咱們這裏做生意？官府也會派兵來剿捕咱們，這劃不來！」

頓一下，又道：「梁老闆，還有他阿爸，二十多三十年來，都運輸貨物到咱們這裏做生意，公平交易，相安無事，咱們怎能向他們下手。」

饒深陰狠地道：「土司，要做大事，要發財，便要心狠手辣，不能心存婦人之仁！」

一頓，接着又道：「土司，你要成爲這個地方上的唯一大土司，一定要有錢財才能辦到，有了錢，可以買槍械，有了槍械，實力就壯大起來，才有能力統轄這個地方，你明白嗎？」

黑山土司想想，連連點頭：「但是，我怎能在自己的地方向他們下手？」

他已被饒深那番話打動了。

能夠統轄這個地方，成爲至高無上的大土司，別族的人都要聽他的，這確是很具誘惑，何況，黑山土司一直以來是個野心很大的人。

一個具有大野心的人，對權力亦具有很大的慾望。

饒深看出黑山土司已意動，心裏暗喜，忙道：「當然不能夠在這裏向他們下手。咱們可以在快走出山裏的時候，向他們下手，甚至將裝束改變，那些漢人縱使能夠逃掉，也不會知道

是咱們幹的，還可以嫁禍給別族的人，一箭雙鵰！」

黑山重重點一下頭：「饒深，你這個主意很好！」

他雖然沒有說同意與否，饒深却聽出，黑山經已同意他的辦法。

「土司，你別擔心他們被劫後，不會再來做生意，只要有錢，有人手，我們可以派人到外面販運貨物回來做買賣，不讓那些馬幫賺咱們的錢，土司，單是從販運貨物所賺到的錢，數目便很可觀吧？」

黑山土司被饒深說得大爲動心，握着拳頭晃動一下，咬牙道：「好吧，就依你的主意去做。」

饒深大喜：「土司，我敢拍胸口，擔保做得乾淨俐落。」

「好，那就依照你的辦法去做。」黑山土司下決定。

饒深向黑山土司深深一躬：「土司，爲了報答你不殺之恩，我會全力替你效勞！」

黑山拍拍饒深的肩頭：「好好幹吧，我不會虧待你的！」

饒深應了一聲：「是！」

* * *

「多麗，妳老實對我說，是不是喜歡那個漢人蕭原？」水旺土司認眞地對女兒說。

多麗用力點一下頭：「是啊！阿爸。」

水旺土司咳一聲：「妳不是與阿龍要好的嗎？」

多麗點了頭：「阿爸，以前是，現在不喜歡他了。」

「爲甚麼？」水旺土司的語氣有點嚴厲。

「他這個人心胸窄……總之，我不再喜歡他。」多麗輕輕咬着嘴唇，一臉倔强。

水旺土司嘆口氣，態度軟下來：「阿龍那孩子確是有點心高氣傲，浮浮躁躁的，大概一直以來，都被族人捧上了天，未免飄飄然，那個漢人蕭原挫了他的銳氣，對他來說，是件好事，讓他知道，人上有人，天外有天，希望他可以戒掉那份驕氣與浮躁，說到底，他也是個人材。」

「阿爸，我不會回心轉意的。」多麗睜着那雙淸靈的大眼，毫不畏怯地看着父親。

水旺土司又嘆口氣：「多麗，妳已長大了，你們年輕人的事，我幾時管過了？」

「阿爸，我的好阿爸。」多麗抱住父親的臂膀，歡跳起來。

水旺土司愛惜地輕拍着女兒的肩背：「多麗，阿爸寵壞妳了。」

多麗直笑：「阿爸，我乖啊！」

那小女孩般的俏皮神態，逗得水旺土司笑起來：「多麗，妳就是會逗阿爸開心。」

但他很快便止住笑聲，正色道：「多麗，妳老實對阿爸說，妳喜歡那個漢人，蕭原？」

多麗頓時收起笑容：「阿爸，我好喜歡……他！」

雖說傜族對男女情愛的事很開放，但多麗畢竟是個女兒家，臉皮嫩，說起「新歡」，自不免感到有點羞臊，因而臉上微紅。

「多麗，別忘記，他是漢人啊！」水旺土司加重語氣：「妳也知道，一直以來，咱族人從沒有與漢人通婚的。」

「阿爸，我不管他是漢人還是甚麼人，我只知道，我喜歡他，他也喜歡我！」

「妳怎知道他喜歡妳？」水旺土司直看着女兒：「他對妳說？」

「不是。」多麗搖搖頭：「我看出來的，從他的神態及眼神看出來的！」

水旺土司有點着急地道：「多麗，妳想清楚了？」

多麗點點頭：「阿爸，自從第一次見到他，我就被他吸引，喜歡上他。我曾經想忘記他，但不能够，時常想起他，我知道，我喜歡上他了……」

水旺土司聽女兒那樣說，知道勸說不了，不由嘆口氣：「多麗，妳怎知他成了親沒有？」

多麗充滿自信地道：「阿爸，他今年雖然已二十九歲，我相信他還未成親，他幾乎終年在外四出追捕壞人，隨時會遇到兇險……沒有女人願意嫁給他的。」

「哈哈，那不過是妳一廂情願的想法，萬一他成了親，怎辦？」水旺土司哈哈笑起來：「那時候，你不是失望更大嗎？」

多麗咬着咀唇，固執而又天眞地道：「他不會成了親的，我從他的臉上看出來！」

水旺土司在心裏嘆口氣：「多麗，妳怎麼凡事都往好處想？」

多麗馬上接口道：「阿爸，這不好麼？往好處想，起碼煩惱少些，開心一些。」

「唉，眞拿妳沒辦法。」水旺土司直搖頭：「就算他還未成親吧，但他不一定肯答應留下來啊！」

多麗頓時爲難起來，咬着嘴唇不語。

水旺土司輕輕拍一下女兒的肩背：「多麗，寨裏多的是年輕人，妳不喜歡阿龍，大可以在他們當中選擇一個呀。」

多麗搖搖頭：「我只喜歡他一個。」

「唉，不是阿爸潑冷水，那多半會沒有結果的！」

「不！」多麗堅決地道：「他要是不肯留下來，我跟他走！」

「妳捨得阿爸阿媽？」水旺土司着急起來。

「當然捨不得。」多麗臉上現出依戀之色：「但我可以時常回來看望你們啊！」

「多麗，妳太天眞！」水旺土司嘆口氣：「要是他的家鄉在很遠的地方，要回來，可不容易呀！」

「阿爸，就算他的家鄉住在天脚底，我也會回來看望你們！」多麗認眞地道。

「唉，不說了。」水旺土司知道無法說服女兒改變主意，只好作罷：「既然妳喜歡，那就由着妳吧。」

「阿爸，你眞好。」多麗高興得摟着父親，一臉歡笑。

水旺土司却笑得有點苦澀。

* * *

「蕭原，你成了親嗎？」多麗微微仰起頭，依偎在蕭原的肩膊上，心裏緊張得「蹦蹦」直跳。

天上的月兒像是怕羞般，半躲入一片雲絮中，四下裏一片幽靜。

蕭原這時候已不能自己，雖然明知不能陷入這段情中，但却身不由己，他已被這段異族情緣困住了。

他曾經掙扎過，但却徒費心力，他揮不脫那魔障，無法自拔，只好陷溺下去。

樹影下，他仍然清楚地看到多麗那微微張開、誘人的咀唇，以及那雙將他靈魂吞噬了清靈眼眸，心裏不由泛起一股激情。

情不自禁地，他伸手將多麗摟住，輕聲道：「我要是成了親，怎會再幹這種玩命的營生？」

「太好了！」多麗低低地歡叫一聲，將頭靠在他的左肩胸上。

蕭原感到一陣溫暖，輕輕地撫着多麗的秀髮。

他心裏却極之矛盾，理智與情感在交戰着。

（事後，他怎也不明白，爲何自己當時會那樣糊塗。）

一直以來，他都是一個理智，冷靜的人，要不，他早已陷入那個女賊的情網之中。

情之一字，確是令人無法解釋。

半晌，多麗突然仰起臉，帶點羞怯地道：「你……喜歡我嗎？」滿眼的柔情蜜意中，透出一絲怯怯的不安。

蕭原看着多麗那張淸麗的臉龐，再也無法把持，頭一低，吻落多麗的唇上。

他用行動代替了說話。

更勝千言萬語。

多麗的反應好熱烈，緊緊地將蕭原摟住。

蕭原也緊緊地摟住多麗，四片嘴唇緊緊地貼在一起，黑暗中，兩個身體也合而爲一……

在不遠處的黑暗中，一雙怒火熊熊的眼睛在窺視着。

多麗與蕭原已渾然忘却了身外的一切，浸沒在愛的甜蜜中。

* * *

梁廣中在紅花寨逗留了八日。

第九日，他們整理好交易得來的山貨等物，離開了紅花寨，返回龍岩寨。

在這八日中，他們已將帶到紅花寨的貨物賣清光。

其實，是交換清光才對。

他們帶來的貨物不算少，但離開時，帶走的貨物比帶來的還要多。

梁廣中的馬幫才離開紅花寨，黑山土司馬上將饒深叫來：「梁老闆的馬幫已離開寨子，返回龍岩寨，要不要派人跟着？」

饒深搖搖頭：「土司，他們飛不了的，不用派人跟着他們，免得被他們發覺。」

一頓，又道：「但要派人查清楚，他們從那一條路出山外。」

黑山土司打斷饒深的話：「不用派人去查，他們出山，只有一條路可走！」

跟着補充一句：「從龍岩寨那邊出山外，只有一條路可以行騾馬。」

饒深大喜。「那太好了，天助土司你成大事！咱們只要派人伏在那條路上等着，待他們經過時，一擁而出，殺他一個措手不及，那就大功告成！」

「不會失手？」黑山土司有點擔心。

「土司，包在我身上，保証不會失手！」饒深拍一下胸口。

「就那樣做！」黑山土司把心一横。

「土司，事不宜遲，請馬上選派人手。」饒深唯恐黑山土司會改變主意。

「別急。」黑山土司擺擺手，「梁老闆的馬幫最快也要後日才會起程出山，明天才選派人手不遲。」

頓一下，又道：「爲免走漏消息，這件事不宜宣揚開來。」

「土司，若不想消息外洩，我有一個辦法。」饒深忙說。

黑山土司一聽，馬上打斷饒深的話：「說出來聽聽。」

饒深道：「土司，若想保密，很容易，只要不將目的在動手之前告訴你的士兵，那就不怕會有人將消息傳出去。」

「嗯。」黑山土司點點頭：『我怎麼想不到？這件事在動手前，只有你我知，沒有第三個人知道，秘密極了！哈哈，饒深，你眞有頭腦。』

「土司，你過奬了。」饒深奉承地道：「土司，你英明神武，將來一定可以統轄一方，封將封王。」

黑山土司樂得哈哈笑起來：「饒深，你替我做事，若有那麼一天，你也可享榮華富貴。』

「謝謝土司恩德。」饒深向黑山土司深深一躬身。

黑山土司心裏大是受用，連聲大笑。

* * *

「蕭原，我終於找到你了！」一聲怒喝忽然自身後响起，從那生硬的漢語，蕭原聽出是寨裏的傜族人。

他轉過身，一股勁風陡然襲向他的頭面，心中一驚的刹那，本能地偏

頭斜身，「颯」一聲，一團拳影從他的耳邊擦過。

他乘勢斜竄出兩步，倏然轉過身來，一眼看到出手襲擊他的是誰！

阿龍！

他摸向腰間的手立刻縮回去。腰間插着那支從不離身的匣子槍！

「阿龍，你想怎樣？」蕭原吸口氣，壓下心裏那股怒氣。

阿龍一拳擊空，馬上跳轉身，一面怒恨之色。「臭漢人，我要好好教訓你一頓，」怒叫聲中，撲向蕭原。

蕭原腿上的傷雖然仍未完全痊愈，但已能行走，却不能太用力，那當然會影响到他的行動，眼見阿龍揮拳撲擊過來，急忙斜退一步，避過來勢。「阿龍，停手！要不，我對你不客氣！」

阿龍那裏肯聽他的，有如一頭猛虎般，脚步一竄的刹那，又撲向蕭原。

蕭原身形急閃，擊出一拳。

「噗」一聲，拳頭重重地擊在阿龍的小腹上，痛得阿龍「呃」地叫了一聲，彎下腰來。

蕭原沒有再出手，反而退了一步，「阿龍，走吧，就當剛才的事沒有發生過！」

阿龍彎着腰，用手捂着肚子，垂下頭，似乎痛不可擋，沒有理會蕭原的話。

蕭原不想再逗留，免得多麗來到時看到，哼了一聲，厲聲道：「阿龍，別再胡鬧！多麗不喜歡你，並不是因爲我！至於她爲甚麼不喜歡你，你怎不去向她問個清楚？」

原來，他約了多麗在此相見，不知怎的，多麗未來，阿龍却突然出現。

蕭原說完話，欲向多麗走來的那個方向迎上走，他不想多麗看到他與阿龍的爭執，不，應該說是打鬥。

他才往那個方向走了兩步，彎着腰的阿龍突然直起腰來，兇狠地喝道：「蕭原，你搶走了多麗，我要一槍打死你！」

蕭原聞聲心頭劇震了一下，霍然停下來，扭頭望向阿龍。

阿龍可不是虛言恫嚇，他的手上確是緊握着一支土製的短火，雖然是用火葯鐵砂的，在這樣近的距離下，頗具殺傷力。

蕭原不由倒抽一口氣，極力保持鎭定，以平靜的語氣道：「阿龍，別亂來，這樣解決不了事情，你要是開槍，會後悔莫及的！」

阿龍紅着雙眼，眼角連連搐動！

「臭漢人！我不會讓你搶走多麗的，爲了多麗，我甚麼事也幹得出來！」

在阿龍說話時，蕭原一直盯着阿龍握搶的手，隨時準備應變，同時，心裏一直後悔自己太大意，以至如今身陷險境中。

若阿龍開槍，他肯定躲不過。

「阿龍，你聽我說，我沒有搶走多麗，你信我，我雖然喜歡多麗，但不是我追求她的，是她先來找我的，你放下槍，千萬別幹傻事。」

「你說謊！」阿龍眼中射出妒恨的火光：「一直以來，多麗與我要好的，自從你來了後，她才不喜歡我！要不是因爲你，多麗不會不喜歡我的！」

蕭原一直眨也不眨地注視着阿龍握槍的手，只要他食指一扣，他便全力閃避，希望不會死在阿龍的槍下。

這樣死在阿龍的槍下，他認爲不值得。

「臭漢人，我得不到多麗，你也別想得到！」阿龍的情緒好激動，突然握槍的手一抬，指向蕭原的臉部。

蕭原的一顆心頓時停止跳動！

「臭漢人，你去死吧！」阿龍從齒縫中迸出那幾個字，食指一勾。

「阿龍，你幹甚麼了！」一聲急促的呼叫驀地傳來，阿龍扣在槍機上的食指頓時僵住！

蕭原頓時透口大氣，那顆心恢復跳動。

那刹那，他有一種死過翻生的感覺。

他雖然在阿龍食指欲扣的刹那，欲全力閃避，但却沒有把握能够避過那一槍，因爲，那種土製短火殺傷力雖然不及他身上的匣子槍，但殺傷面很廣，射出來的鐵砂會散開來，像一面網子那樣向前罩射，因此，無論你的反應多快，動作多敏捷，肯定不能倖免。

阿龍被那聲呼叫嚇得呆住，兩眼往叫聲傳來的方向望去，臉上陣青陣白，一副不知所措的樣子。

蕭原不敢再拿自己的生命來冒險，乘機閃到一棵樹後。

他聽出剛才呼叫的是多麗。

多麗及時趕來，救了他一命。

發出呼叫的人確是多麗，她像一陣風般來到阿龍的面前，那雙淸靈的眼睛憤怒地看着阿龍，尖厲地道：「阿龍，眞想不到你的心腸這樣惡毒，想殺死蕭原！你以爲殺死他，就會令我再喜歡你嗎！你想歪了，我不但不會再喜歡你，也會恨你一生一世！你知道嗎？」

阿龍臉上陣青陣白，抖着咀唇道：「多麗，你爲甚麼不喜歡我？我們一直都要好的呀！自從那個臭漢人來了後，你便變了心，說呀，你是不是被他迷住了？」

多麗坦然道：「阿龍，我以前是喜歡你，但不是很喜歡，我也沒有打算一定要嫁給你！不錯，蕭原來了後，打從第一次見到他，我的心便被打動！我知道，我眞正喜歡的是他，我也不知道怎會那樣的，總之，他才是我眞心喜歡的人，所以，我不再與你來往，寨裏的好女娃多的是，只要你願意，還怕找不到一個好女娃！」

阿龍聽着多麗的話，握槍的手頹然垂下去，身子也佝僂起來，虛弱地喃喃道：「別說了，我不要聽，是我傻，我怎高攀得起妳！」

由於兩人說的是傜話，蕭原自然聽不懂，但從兩人的神情、語氣，多少猜到一點意思。

當他看到阿龍頹然垂下握槍的手，他摸在腰間的右手才放下來。

他知道阿龍不會，也不敢傷害多麗。

傷害土司的女兒，那是大罪，會牽連家人受罪的。

「阿龍，你走吧，我不會將這件事告訴阿爸的，也不會告訴任何人！」多麗說着走向站在樹下的蕭原，不再理會阿龍。

阿龍忽然抬起頭，怨毒地盯了蕭原一眼，將短火收藏起來，灰溜溜地走了。

這一走，阿龍便沒有再在寨子裏露面，連他的家人也不知他去了那裏。

經阿龍這一鬧，蕭原與多麗都沒有心情談情說愛，兩人在樹下說了一會話，便分手各自回去。

＊　＊　＊

梁老闆的馬幫從紅花寨回來，龍岩寨又掀起了一陣熱鬧。

看到梁廣中的馬幫滿載而回，蕭原也替他們感到高興。

他幫着將貨物從騾馬上搬下來。

梁廣中看到他動手搬貨物，忙上前道：「蕭朋友，你身上的傷還未痊愈吧？快到那邊坐着歇歇，要不，弄着了傷口，可不是玩的！」

蕭原忙道：「梁老闆，你放心吧，搬搬東西，不會弄着傷口的，何況，身上那些傷都好了。」

「你腿上的傷呢？」梁廣中指一下他的左腿，你走起來，還有點拐啊！走！走！快到那邊坐着。」不由分說，扶着蕭原便往帳幕的門口那邊走去：「待搬好那些貨物，我再與你說話。」

蕭原拗不過梁廣中，只好在帳幕門口的左邊坐着，看着他們將貨物搬入帳幕內排放好。

直到吃晚飯的時候，梁廣中才有空閒與蕭原說話。

爲了犒勞那些辛苦了一天的伙計，也爲了這一趟的買賣完成，梁廣中特地向寨裏的人家買了幾隻鷄，一口豬，都宰了，弄了好幾個菜，還有酒，就在帳幕前擺開借來的木板桌，圍坐着吃喝起來。

這一頓晚飯最豐富了。

每一個人都很開心。

很快就這一兩日內，他們就會起程回去，與家人相聚，想想也叫人高興。

吃喝得差不多，梁廣中才有空與蕭原說話。「蕭朋友，這一兩天內，我們便會回去，你跟我們走嗎？」

蕭原搖搖頭。「梁老闆，我很想跟你們走，但我不想放過那個逃匪，讓他逍遙法外，我自幹上這一行，從來沒有放過一個被我追捕的逃匪，我不想破例，一定要捉到那個逃匪，我才會回去！」

「蕭朋友，我好佩服你！」梁老闆拍一下蕭原的肩頭：「祝你盡快捉到那個逃匪，若經過吉倉，記着到我家去作客。」

「一定，一定！」蕭原替梁廣中斟滿酒。「祝你一路平安到家。」舉杯與梁廣中的杯子一碰，喝了一大口。

梁廣中說一聲：「承你貴言。」亦喝了一大口。

放下杯子，梁老闆忽然拍下自己的頸頭：「蕭朋友，差點忘了告訴你一件事。」

蕭原道：「甚麼事？」

「就是你托我沿途打聽可有漢人出現那件事。」

「是否有消息？」蕭原停筷看着梁廣中。

「嗯！」梁廣中點一下頭。「聽紅花寨的人說，最近捉到一個漢人，本來要殺了的，最後黑山土司放他一條生路，留在黑山土司府內。」

「那漢人姓甚麼？」蕭原心裏大爲着急。

「不知道。」梁廣中搖搖頭。「那些黑倮人大都不會說漢話，自然亦聽不懂，只有黑山土司與三幾個懂得說漢話……」

「那你怎不問問黑山土司？」

「黑山土司這個人喜怒無常，性情兇惡，我不敢問他，一來免得打草驚蛇──黑山土司一定會告訴那個漢人的；二來，那個漢人若不是你要捉的逃匪還好，若是，黑山土司既然收留他，肯定會包庇他，他知道我打聽他的下落，很可能不放我們回來，然後派人來龍岩寨下手殺你，那時候，不但我們可能活不了，你也很危險，所以，我不敢冒這個險，還是等你去查清楚那個漢人是否你要捉的逃匪較好。」梁廣中停頓一下，苦笑一聲。「蕭朋友，你會說我膽小怕死，但我家中有妻兒要養……我確是怕死，希望你明白。」

蕭原伸手拍拍他的手背，眞心實意地道：「梁老闆，別這麼說，你已經幫了我一個忙，我明白的，我很感激你的幫忙，說眞話，你是個好人，我很高興認識你這個朋友。」

「蕭朋友，記着有機會到我家坐坐。」梁廣中道。

「一定。」蕭原認眞地說。

「來，乾了這一杯。」梁廣中拿起杯子。

「彭！」蕭原拿起杯子，碰一下梁廣中手上的杯子，一口喝乾杯中的酒。

＊　＊　＊

這一晚，蕭原很久也睡不着。

他在想着梁廣中所說的那個漢

人。

被黑山土司收留了的那個漢人。他認為那個漢人九成九是饒深。

照說，既然知道饒深的下落，他只要到紅花寨去捉人便成。

但是，這裏是三不管的地方，土司就是土皇帝，官府也管不着，黑山土司既然收留了饒深，肯定不會那麼輕易將饒深交出來，那裏又是黑山土司的勢力範圍，他在這裏人單勢孤，要是硬來，只怕討不了好。

當然，他可以向水旺土司求助，但很可能會造成黑倮與傜人兩族發生衝突，這是他不願意見到的。

他不想為了他的事情，令到黑倮人與傜人流血，死人，自己的事情，還是自己解決。

但是憑他一人之力，很難與黑倮人對抗的。

這是最棘手的地方。

也因此，他才會躺在床上不能成眠。

思來想去，他也想不出一個能夠將饒深捉住，又不會與黑山土司發生衝突的辦法，後來他決定到時見機行事，才漸漸入睡。

* * *

梁廣中的馬幫離開龍岩寨了。

他們是大清早起程的。

蕭原與多麗，還有寨裏的不少人——婦女與孩童，送馬幫出寨外。

直到梁廣中的馬幫走出老遠，蕭原與多麗等人才返回寨中。

由於梁廣中的馬幫離去，蕭原只好接受多麗的好意，到她家裏去住。

雖然搬到多麗家中，但蕭原並不是住土司府內，而是住在土司府旁邊的一間屋子內。

那間屋子是屬於水旺土司所有的。

返回那間小屋子內，多麗關切地問：「蕭原，要不要再睡一會？」

蕭原搖搖頭。「睡夠了，再睡，會變肥豬。」

多麗露齒一笑，偎在蕭原的肩膊上。「你要是變了肥豬，我可不喜歡呀！」

蕭原伸臂輕輕將她摟住，在她臉上親了一下。「多麗，不管妳變成甚麼，我也一樣喜歡妳。」

多麗的身子蠕動一下，偎靠得更緊，陶醉地道：「不騙我？」

蕭原又吻了多麗一下。「要不要我發誓？」

多麗沒有說話，用兩片嘴唇堵住他的嘴，不讓他說話。

蕭原嗯了一聲，手臂一緊，與多麗熱烈地吻起來。

這時候的蕭原已深深陷入那種熾熱的情愛中，被多麗的熱情熔化了。

這時候的他，眼中、心中，只有一個多麗。

墮入情愛中的男女，全都將身外的事情忘記了，心裏就只有對方。

蕭原與多麗這時候確然忘記了外面的世界。

愛情，確是叫人着迷。

* * *

一般來說，在山區裏販運貨物的馬幫，都僱有保鏢隨行，以防遭到土匪，或是山裏部族的搶掠。有些資本少的商人，會結合起來，組成一個馬幫，共同僱用保鏢，謀取利益。

資本大的，當然可以不用與別人組成馬幫，賺取的利潤當然較大。

梁廣中的父親當年也是與幾個小商人合伙，組成馬幫，到山裏做生意，後來聚了足夠的資本，才自成一個馬幫，長年在山區裏打轉，一半靠運氣（雖然遭遇過三幾次搶劫，損失不大），一半靠辛勤，總算掙到一口飯吃，還將馬幫傳給兒子。

說眞的，梁廣中一直將馬幫視作命根，沒了馬幫，他不知怎樣謀生。

對於今次買賣所得的收穫，他很滿意。

一路上，他都在想着，回到家後，怎樣好好地享受幾天天倫之樂，然後準備下一次進山的貨物。

對於帶進山裏販賣的貨物，是要花一番心思的，既要買辦一些日常必需的物品，也要買辦一些新奇花巧的貨物，那樣，才會受山裏那些部族的歡迎，要不，帶去的貨物賣不出，那就會白走一趟，蝕大本。

兩個擔任保鏢的伙計走在前面，一個押後，其他幾個伙計則照顧那些駄着貨物的騾馬，順着山路往前走。

這條山路，梁廣中他們走過不知多少次，閉着眼睛也能夠走出山外，沿途每個地方是轉彎，還是下斜坡，都瞭如指掌。

在這條路上，雖然曾遭遇過兩三次搶劫，總的來說，還是安全的。

俗語有謂：小心駛得萬年船。這條路雖然算得上平安，但梁廣中仍然不敢大意放鬆，一路上都小心留意，恐唯發生意外。

走了半日，看看天上的日頭已快升到當中，也該歇歇吃晌了，恰好又來到一處較開闊的土坡上，梁廣中吩咐就在這裏歇下來。

將那些騾馬拴好，放下草料袋讓騾馬吃草料，梁廣中與幾個伙計也坐下來，拿出乾糧與水，吃起來。

一個保鏢坐在高處放哨，留意附近的動靜。

他們吃的是糕餅之類的乾糧，也有那晚吃剩的鹵豬肉。

他們很快便吃完乾糧，其中一個伙計替下那個放哨的伙計。

其他的伙計則去檢查那些騾馬駄着的貨物有否鬆了，或是歪了，順便餵那些騾馬喝水。

梁廣中也沒有閒着，在那個替下來的伙計吃完乾糧後，幫着將那些東西收拾起來。

將一切收拾好，梁廣中便招呼那些伙計都坐下來，再歇一會。

那些伙計都在地上坐下或躺下，好好地歇一會，準備再起程趕路。

走了半天山路，他們確實都有點累了，要知道，走山路不比在平地上行走那樣輕鬆，吃力多了。

「阿寬，這一次回去，拿了工錢，夠錢討老婆了吧？」一個伙計阿江笑着對阿寬說。

阿寬臉上一陣發熱，有點難為情地道：「討老婆，有甚麼夠錢不夠錢的，少有少做，多有多做，我再不娶她，只怕她會不答應。」

「阿寬，不管怎樣，那頓喜酒可不能少了我們的份兒呀！」阿貴笑着嚷嚷。

驀然間，「砰」地一聲，一下槍聲劃空傳來，那個坐在高處放哨的伙計阿武身子一歪，發出一聲痛叫，從坐着的那塊石上跌下來。

梁廣中與幾個伙計大驚失色，但卻沒有慌亂，有的竄向那塊大石，有的撲向槍響那個方向，有的跑向被槍聲驚得慌跳驚嘶的騾馬那邊。

梁廣中最先撲到那塊大石前，一眼看到那個跌下來的伙計，阿武右胸靠肩頭的地方血漬殷然，忙對跟着撲來的那個伙計阿貴道：「快替阿武包紮傷口。」

阿武痛哼着對阿貴道：「別管我，我自己包紮傷口！」

阿貴遲疑一下，阿武咬着牙向他直擺手，他才跟着撲到大石的旁邊，伏下來，往槍聲傳來的方向望去。

梁廣中已爬上大石上面，趴下來，往槍響的地方開槍。

他隨身帶着一支駁殼槍。

槍聲有如爆炸一樣，響成一片。

阿貴看到，坡下那片草地中，人影閃現，往坡上衝來，他咬着牙，向下開槍射擊。

連他在內，一共有五個伙計兼任保鏢。

沒有槍的三個伙計則照顧着那些騾馬。

梁廣中眼見不能阻擋從坡下衝上來的匪徒，忙向拉着騾馬的三個伙計叫道：「快將騾馬拉到北面，繞路往回跑，快！」

那三個伙計答應着，急急拉着那些騾馬往土坡的北面跑去。

幸好那些騾馬都很馴，而且懂人性，雖然被槍聲所驚，都沒有發狂亂跑，聽從那三個伙計的拉扯，跟着跑。

阿武已早早將肩胸上的傷口紮好，掙扎着來到阿貴的身邊，忍痛往下開槍。

「梁老闆，那些人好像不是土匪！」阿貴向梁廣中大聲叫。

那些人看上去確是不似土匪，很像是一伙野人，只有幾個人穿上完整的衣服，其他的不是赤着上身，便是

用布塊圍着下身，或是頭上戴着樹葉做的帽子，臉上都塗着泥巴，看上去怪形怪相的，根本認不出是那一個部族的人，因爲，他們從未見過如此打扮的部族人。

說他們是野人，又不像，他們的手上都拿着支槍或是土製的獵槍，野人不會有槍械的。

「老闆，他們是甚麼人？」阿江在一棵樹後驚詫地大叫。

梁廣中同樣不知道那些人是甚麼部族的人，只好回道：「我也不知道那些人的來歷呀！」

那些像野人般的傢伙大約有十多二十人，而梁廣中他們只有六個人，衆寡懸殊，他們雖然拚命抵抗，仍然阻擋不了那些「野人」衝上來。

六個人分別佔據有利的位置往坡下一個勁開槍，希望可以盡量爭取到時間，讓照顧騾馬貨物的三個伙計往回走遠一點。

那些「野人」雖然越衝越上，梁廣中與五個伙計仍然咬牙撐着，硬是不退。

那些「野人」中，要算那幾個穿着像樣的漢子的槍法最厲害，其中又以那個使駁殼槍的槍法最準，不但射去梁廣中頭側的一縷頭髮，還射傷了一個叫洪生的伙計的肩頭，幸好只是擦傷了皮肉，傷不重。

那個握駁殼槍的漢子的臉上，亦用泥巴塗汚了臉面，頭上包着一塊布，梁廣中他們都看不出他的本來樣貌。

他們却看出，那漢子是那伙「野人」的頭領，全都聽他的指揮。

終於，梁廣中他們守不住，不得不往後退。

由於阿武受了傷，所以，梁廣中着阿武先走一步追上騾馬。

阿武忍着傷痛，往北面走去。

梁廣中他們退到幾棵樹下，守在那裏，阻擋那些「野人」的攻擊。

他們一退，坡下的「野人」立刻攻上去，叫囂着衝撲向梁廣中五人據守的地方。

突然間，他們聽到阿武的驚叫聲：「不好了，阿林他們在坡下被截住，騾馬被搶去，阿林三人都被殺死了。」

梁廣中五人一聽，有如當頭響了個轟雷，驚得呆住。

呆了一呆，梁廣中很快便回過神來，失了騾馬，等於失了身家性命，他大叫一聲：「快去搶回騾馬貨物！」第一個跳起來，往後跑。

才跑出幾步，突然大叫一聲，斜跌在地上，跟在他後面的阿貴忙上前去扶起他，着急地問：「老闆，你怎麼呀？」

梁廣中咬着牙，哼了一聲：「不要緊，擦傷了腿側的皮肉，不礙事的，快追！」跳起身來，拐着腳急急往土坡北面跑去。

阿貴四人且戰且跑，阻擋那些「野人」追上來。

那些野人緊追不捨，似不將梁廣中等人追上，決不罷休。

梁廣中跑到土坡的北面，一眼便看到阿武倒在地上不動，坡下鎗聲大作，一顆子彈從他的身邊射過，差點便射中他，忙將身體彎低，跑到阿武的面前。

這段時間內，他望到坡下有近十多個「野人」衝上來，他的身家性命，那些騾馬貨物，全被搶了，幾個「野人」正急急趕着那些騾馬，往西面跑去。

他雖然心如刀刺，驚急萬分，仍然着急阿武的生死，伸手去推阿武的身體，「阿武！」

阿武一點反應也沒有。

急忙將阿武翻轉過來，梁廣中一眼便看到阿武的小腹上有一個血洞，滿是鮮血，氣息全無。

這情形，阿武肯定死了。

「阿武！」他仍然狂叫一聲，跟着抬起手上的駁殼鎗，一口氣將剩下的子彈射光。

兩個怪叫着的「野人」應鎗跌倒，滾下去。

其他的「野人」窒息之後，跟着又一擁往上衝。

梁廣中眼見貨失人死，氣紅了眼，將短鎗插在褲頭上，拿起阿武掉在地上的步鎗，向那些野人射擊。

那些野人學乖了，左竄右跳，發出怪叫，往上衝。

「老闆，我們前後受敵，怎辦？」阿貴突然撲倒在他的身旁，氣促地說。

緊接着，阿江、阿寬、阿洪亦撲倒在梁廣中的附近，往退下來的那邊開鎗射擊，阻截那些兇猛地衝前來的「野人」。

梁廣中扭頭望去，只見那些「野人」已衝得很近，鎗火從他們頭上、身邊亂射過去，轉回頭看一下，坡下的「野人」亦已快衝上來，眼下的情勢對他們極之不利，難怪阿貴那樣着急。

「跟他們拚了！」梁廣中一時間失去了理智：「無論如何，也要搶回那些貨物！」邊嘶叫，邊發狂般往衝上來的「野人」開鎗。

阿貴却很清醒：「老闆，若是拚命，咱們只有死路一條，不但搶不回貨物，老婆孩子也成了孤兒寡婦！」

阿貴的話有如當頭棒喝，將梁廣中震醒過來：「衝，衝出一條生路！」

阿洪道：「老闆，往那裏衝？」

一言又提醒了梁廣中，他打量一下情形，咬咬牙，第一個跳起來，嘶叫道：「往下衝，只有往下衝，才衝出一條生路！」叫聲中，他已像一頭狂牛般，往下衝！

阿貴三人眼見老闆不顧一切地往下衝，只好亦發一聲喊叫，跟着往下衝。

自坡下往上衝的「野人」怎地也料

不到，梁廣中五人全不顧生死地衝下去，却被梁廣中五人的來勢嚇得呆窒了一下，就這刹那之間，有幾個「野人」中鎗倒下。

那些「野人」更加慌亂，忙亂地開鎗，躲避。

梁廣中五人抱着拚命之心，其勢有如出柙猛虎，銳不可擋，一下便衝過了那些「野人」，立刻掉轉鎗口，向那些「野人」的背後開鎗射擊。

又有兩個「野人」中鎗倒下。

上面那伙「野人」已經衝到梁廣中五人剛才趴着的地方，居高臨下，但却不敢往下開鎗射擊，免得誤傷了自己人。

梁廣中這一次衝對了方向，在他們之上的「野人」成了他們的擋「箭」牌。

五人拚命往坡下衝下去。

坡上那伙「野人」怪叫着往下衝。

那些在半上不下的地方被衝散的野人亦轉過身來，往下追，亂開鎗。

梁廣中等人頭也不回，拚命往下衝，落荒而逃。

從上面追下來的野人一個勁開鎗射擊，鎗火從梁廣中五人的頭上、身邊亂射過，五人全不理會。

五人終於衝到坡下，梁廣中急喝一聲：「快停下還擊！」首先撲到一棵樹下，趴下來，往坡上衝下來的野人射擊。

阿貴四人亦各自竄撲到可以遮掩的地方，向那些「野人」射擊。

那些「野人」被那一陣鎗火阻停下來，各自閃躲，暫時不敢往下衝。

梁廣中五人也沒有繼續射擊，守在那裏。

雙方僵持住。

那只是短暫的時間，很快，坡上的「野人」開始轟動起來。

有些閃閃掩掩地往下竄，其他的自左右兩邊往下掩抄。

梁廣中五人急忙開鎗射擊，但却阻止不了那些「野人」往下竄抄。

「老闆，跑吧！」阿貴急聲叫。

梁廣中也看出，再不跑，可能跑不了，忙道：「跑！」往後飛跑。

阿貴四人向那些「野人」各開了一鎗，才跟着往後急跑，追上梁廣中。

五個人落荒而逃，也不理會在後面緊追不捨的「野人」，以及在頭上飛射過的鎗彈。

五個人此刻只有一個信念——跑得越快越好，只要能夠擺脫那些「野人」的追殺，就保得住生命。

那些「野人」似乎非要捉到他們不可，一直窮追着他們。

幸好五人都是慣走山野的，要不，準會支持不住，被那些「野人」追上。

五人只好沒命地往前奔逃。

他們能否逃脫得了，連他們自己也不知道。

* * *

紅花寨後面左邊，有一個小山谷。

那裏，是黑倮族人的禁地。

除了族中的巫師、土司之外，任何人要進入那個禁地，除非得到巫師與土司的準許，否則，擅闖之人會被活活燒死。

所以，黑倮人都不敢擅進那個小山谷。

但這時候，却有幾個人在小山谷內。

由於天色開始放亮(是早晨時分)，山谷內晨光雖弱，但已能夠看清楚谷內的情形。

那幾個人站在谷內一處崖洞前，在說着話。

在那個崖洞左邊不遠處，有一個新搭起來的草棚，棚內拴着十多匹騾馬。

只聽當中的一個人說道：「土司，若是將那批貨物脫手，足夠買十多支鎗，一批子彈及火藥，有了鎗械火藥，咱們向一些較小的村寨下手，待到有足夠的鎗械，就可以去攻打龍岩寨，那時候，土司你就可以將水旺土司的轄地搶過來，山裏的天下，就是土司你的了！」

看清楚，說話的人原來是饒深。

他臉上的泥巴仍未抹去。

這樣看來，截劫了梁廣中的騾馬貨物的「野人」，是饒深他們裝扮成那樣子的。

那個草棚內的騾馬，就是梁廣中被搶走的十多匹騾馬。

不知他們將貨物收藏在那裏。

他們裝扮成那個古裏古怪的樣子，是要掩飾眞正的面目身份，免得被梁廣中等人認出他們是甚麼人。

這一着，他們做到了。

身形高大的黑山土司被饒深說得滿心歡喜，哈哈大笑起來：「饒深，若有那一日，少不了你的好處。」

其他三個黑倮人也笑起來。

那三個黑倮人中，有一個是巫師，另外兩個是黑山土司的心腹。

在黑倮族人，巫師的地位僅次於黑山土司，如今族中兩個地位最高的人狼狽爲奸，黑倮族人對他們所說的，當然深信不疑，沒有人反對。

原來，黑山土司在開始行動之前，先叫巫師對族人說，神報夢給他，黑倮人將會成爲這個地方——山裏各族人的頭人，所有的村寨都會歸黑倮人管轄，黑倮人會高高在上，若要實現神的意思，黑倮族人都要聽從黑山土司的話，因爲，黑山土司代表神，任何人若違抗黑山土司的話，神會降災難那一家人。

黑倮族人像別的部族一樣，很迷信，特別對自己部族所尊奉的神迷信，巫師既然那樣說，他們都深信不疑，黑山土司要他們去搶劫梁廣中的馬幫，他們便去搶，沒有人提出異議。

「饒深，這一次死傷了十多個人，

又被梁老闆與幾個伙計逃脫了，會不會得不償失了？」黑山土司高興過後，立刻想到實際的問題，臉上一點笑容也沒有。

饒深看到黑山土司這麼快便變了臉色，忙道：「土司，咱們雖然人多，使用的大多數是土製的獵鎗，只有不到十支漢陽造的步鎗，火力不夠猛，梁老闆他們使用的，全是火力猛烈的鎗械，咱們才會死傷了十多個人，要是咱們的人用的都是洋鎗，咱們不但沒有人傷亡，他們也逃脫不了！」

一頓，接着又說道：「所以，咱們必需盡快將那批貨脫手，買一批鎗械回來，才能夠打垮水旺土司！」

「嗯！」黑山土司臉上神色緩和下來：「饒深，到山外將貨物脫手的事，就由你去辦！咱黑倮人不懂得到外面買賣的門道。」

「土司，賣貨，買鎗的事，包在我身上！」饒深拍拍胸口。

黑山土司道：「那明天便將貨物運出山外賣掉！」

饒深却搖頭道：「土司，這太急了吧？萬一梁老闆與他的伙計不死心，四出找尋打聽，只要稍為走漏風聲，便會被他們追尋到咱們身上，為了萬一起見，我認為等一些日子，待風聲過後，才將貨運出山外脫手。」

黑山土司奸滑地「嘿」笑一聲：「饒深，你們漢人有句俗語說：『打鐵趁熱』。咱們立刻將貨物運出山外脫手，只有好處，沒有壞處，就算梁老闆他們查到咱們頭上，貨物已經不在，找不到貨物，他們便不敢指認咱們搶了他的貨物，你說是不是？」

饒深想想，覺得黑山土司說得有道理，連連點頭，心裏却對黑山土司這人加了幾份小心，覺得他不簡單，並不像表面那樣是一個沒有頭腦的蠻族人。

「土司，你打算甚麼時候將貨物運出山外？」饒深問。

「今天晚上。」黑山土司道：「我會叫阿虎與阿土跟你出山，他兩個很能幹。」說時，伸手拍一下站在他左右兩邊的「心腹」的手臂。

饒深口裏連聲道：「有阿虎與阿土跟我一道出山，那太好了。」心裏却暗罵：「老狐狸，派兩個人跟着我，還不是怕我一去不回，挾着錢溜之大吉？」

巫師看看天色，見晨光滿谷，開口說道：「土司，天已大亮，回寨再說吧！」

黑山土司不由張口打個呵欠：「嗯，回寨吧！」

五個人急急走出山谷，返回寨內。

幻夢必醒　匪盜落網

蕭原睡得正酣，被一陣突如其來的嘈雜聲驚醒過來。

他忙爬起身來，聽聽外面到底發生了甚麼事。

睡在他身邊的多麗也醒過來，張開眼睛問道：「蕭原，外面那樣喧嘈，不知發生了甚麼事。」說着她也坐起身來，身上蓋着的布被子從她身上滑下去，露出赤裸雪白的上身，豐滿挺秀的胸脯。

蕭原側身傾聽着：「一定發生了甚麼事，要不，外面不會那樣喧嘈。」

回頭看到多麗那誘人的裸體，忍不住伸手在她身上輕輕撫摸着。

多麗身子一歪，偎在蕭原身上，微微閉上眼睛，享受蕭原的愛撫。

兩人既已睡在一起，當然發生了關係。

那是多麗採取主動的。

就在兩天之前的深夜，多麗悄悄摸到這裏來，向蕭原投懷送抱，蕭原無法抗拒，那一晚，多麗便睡在他那裏。

起初，蕭原還有點擔心這樣做不大好，被寨裏的人及水旺土司知道後，會責怪他，後來聽多麗說，傜家人的習俗，若男女相悅，在未成親之前，可以睡在一起，族人不會覺得那是不道德的事情，蕭原才放下心來。

事實上，兩人都在熱戀着，經過那一夜後，這兩晚多麗都是睡在蕭原的屋子裏。

傜家人的習俗雖然允許相悅的男女未婚便睡在一起，但也有一條規矩，無論男或女溜到相愛的人家中，都要在深夜時候，不准被人看到。

外面依然很喧嘈，蕭原在多麗那迷人的胸脯吻了一下，輕聲道：「多麗，我出去看看發生了甚麼事情。」

多麗依戀地看着蕭原：「不會發生甚麼大不了的事情的，要不，早已吹號了……」

蕭原邊抓起衣服穿上，邊道：「還是出去看看好些，多麗，妳多睡一會吧。」抓起褲子穿上。

「要是沒甚麼事，快點回來呀。」

多麗躺回床上，拉起被子，蓋在身上。

蕭原答應一聲，從床上站起來，往外面走去。

走出屋外，蕭原才發覺，這時候不過是破曉時份，天色黑暗。

廣場那邊却很光亮——是火把光，喧嘈的人聲，是從廣場傳過來的。

附近那些屋子都有燈光透出來，看來，寨子裏的人家都醒過來了。

他急急向廣場走去。

走到廣場，只見火把光晃亮，滿是人，連小孩也在其中。

由於人聲很嘈雜，他聽不大清楚到底發生了甚麼事情，但却看到，在人羣的當中，似乎有幾個人在說着話。

他擠入人羣中，一眼看到，被人羣圍着的當中，有幾個人或坐或站，衣衫不整，身有血漬，正在激動地說着話，禁不住吃驚地叫道：「梁老闆，

發生了甚麼事？」

他口裏那麼叫，心裏已猜到發生了甚麼事，一定是遇上土匪！

被人羣圍着的幾個人，正是梁廣中與三個伙計。

他們本來是五個人的，如今只有四個，那一個可能凶多吉少。

蕭原跟着看到，站在梁廣中對面的，是水旺土司，忙向他招呼一聲。

梁廣中聽到蕭原的叫聲，馬上往他那面望去，一眼看到他，激動地叫道：「蕭朋友！」語音中帶點哭音。

蕭原擠到梁廣中的面前，伸手握住他的手臂，關切地道：「梁老闆，你受了傷，發生了甚麼事，弄成這個樣子？」

梁廣中抖着聲道：「蕭……朋友，我們遇到土匪，死了幾個人，騾馬貨物都被搶去，我們差點也逃不了……」

「你不是說，那條路還算平安的嗎？怎會遇上土匪的？」蕭原問。

梁廣中像是老了十年般：「蕭朋友，我不知怎樣說，說那些人是土匪，又不像，倒像是一伙野人，但他們又有鎗械，唉，我不知怎樣說……」

「蕭原，那些人是偽裝成那個樣子的！」阿貴突然大聲叫：「他們不像是土匪，土匪不會拿獵鎗的！」

阿貴也受了傷，坐在地上。

「我認為，那些人是那一個部族的人裝扮成那個樣子，免得我們認出他們是甚麼人。」阿江接口道。

他沒有受傷，但身上却有幾處地方擦破了。

水旺土司開口說道：「梁老闆，你們死裏逃生，又驚又累，先休息一下吧，好嗎？」

蕭原也道：「你們也要料理一下身上的傷口，土司說得對，先歇歇吧！」

梁廣中點點頭。

事實上，他們經過一日一夜的驚險，逃竄，早已疲累不堪，幾乎支持不住。

水旺土司道：「梁老闆，我這裏有間空屋，到這裏躺躺吧！」

梁廣中感激地道：「土司，謝謝你。」

水旺土司擺擺手道：「別客氣，你是我的老朋友呀！」

「土司，他們大概都餓了，可否弄些食物給他吃？」蕭原對水旺土司說。

水旺土司點頭：「梁老闆，走吧！」

梁廣中與阿貴等人互相攙扶着，跟着水旺土司走去。

蕭原扶着梁廣中。

人羣馬上讓開一條路。

＊　＊　＊

睡了一覺後，加上又料理過身上的傷口，換過乾淨的衣服，梁老闆四人都精神多了。

四個人當中，以阿洪受的傷最重，近臀部的地方中了一鎗，蕭原已替他將子彈取出來。

他們能夠逃脫那些「野人」的追殺，可說是奇跡。

原來，是那個叫阿寬的伙計救了他們四個人的。

阿寬說得上是捨命救他們脫險。

那是他自願的。

那一日，他們五個人往前奔逃，後面那伙「野人」窮追猛打，也不知逃了多久，五人都感到筋疲力盡，幾乎跑不動，就在那時，他們看到前面有一個樹林，便拚盡一口氣，跑入林中。

阿寬却在跑入林子之前，中鎗跌倒。

已經跑入林中的阿洪與阿江不顧危險，立刻返身跑回去救起阿寬，冒着鎗火，將他拖入林中。

阿貴與梁廣中匿在樹後，一個勁向追上來的「野人」射擊，阻止他們繼續追撲上來。

總算將阿寬救入林中，他們也可以喘口氣。

阿江查看阿寬身上那裏中了鎗，發覺他背上中了一鎗，子彈從前面射出來，忙替他敷上雲南白藥，撕破一件衣服，替他包紮好。

梁廣中與阿貴、阿洪則守在林邊的樹後，往外射擊，阻止那些野人追入林子。

憑他們三個人，根本很難阻止那些三四倍於他們的野人的撲攻，三人支持了一會，眼看無法阻止那些野人的撲攻，只好往林中逃去。

他們要帶個奄奄一息的阿寬一起走，但阿寬不答應。

他自知活不了，不想連累梁廣中四人，有感於四人不顧一切救他入林，他要四人快逃，不要理他，他要守在林邊，阻止那些「野人」的撲攻，好讓他們有時間跑得遠一點，起初，梁廣中四人都不肯留下他逃命，阿寬對四人說，就算他們帶他走，他也活不了，與其五個人死在一起，那何不讓他死前做件好事。四人看出阿寬確是很危殆，又看到情形危急，那些「野人」快撲到林前，只好忍着悲痛，留下阿寬，四人往林中逃去。

臨走之前，梁廣中執住阿寬的手，激動地道：「阿寬，你放心……我會替你照顧家人，不用擔心他們，只要我有飯吃，你父母他們也不會餓着！」

阿江在臨走之前，撕下身上一塊衣布，跑入林中的左方，將那塊破衣布掛在樹下的一叢荊棘之上，但四人却筆直地往林中跑去。

他那樣做，是要誤導那些「野人」追錯方向。

事後，証明他的辦法奏效，那些「野人」果然從阿江掛着衣布的那個地方追下去，他們四人才能逃脫「野人」的追殺。

阿寬獨自留下來阻擋那些「野人」的攻撲，總算在臨咽氣之前，替梁廣中四人爭取到逃跑的一點時間。

四人當然逃脫了，但想起遇害的阿寬阿武等五人，心裏便難過得很。

蕭原看到梁廣中四人精神不錯，才放下心來。

說到底，梁廣中他們曾救過他，於他有恩，如今他們出了事，他好應該替他們出一分力的。

說眞的，蕭原是一個很重情義的人。

自從知道梁廣中他們遇劫後，他已在心中下了決心，無論如何，也要替他從那伙不知是土匪，還是野人的手上，奪回被劫的騾馬貨物。

他要梁廣中詳細地將事發的經過，說一遍給他聽。

梁廣中從頭到尾，將事情對他說了一遍。

阿貴三人補充了一些梁廣中疏忽了，或是看不到的一些情節。

聽完四人的說話後，蕭原肯定地對梁廣中道：「梁老闆，正如阿江所說，那些人絕對不是土匪，絕無疑問，是這山裏那一個部族的人裝扮成那個樣子的，目的就是令你們認不出他們是甚麼人！你們想查，那就困難了，甚至無法查出他們是甚麼人，他們就可以逍遙法外！」

梁老闆與三個伙計連連點頭，表示同意蕭原的看法。

但是，梁廣中很快皺着眉頭道：「要說是這山裏的那一個部族的人幹的，以前可從來沒有發生過啊！之前發生的幾次，擺明了是土匪幹的，這山裏各個部族的人，我都很熟，也未發生過被他們搶劫的事情，算一算，從我阿爸開始到這山裏來做買賣也算上，足有三十多年，與各部族一直都相安無事。我可想不通，爲何這時候，才動了歪心邪念，向我們下手！」

這個問題，梁廣中的三個伙計──阿江、阿貴與阿洪答不出來，蕭原更加答不出。

蕭原第一次到這山裏來，對這山裏的情形根本不熟悉，叫他怎說？

阿貴突然說道：「老闆，會不會其中一個村寨的人，聽了甚麼人的唆擺，才會動了貪念，搶劫我們？」

「有可能！」阿洪附和阿貴的猜度：「既然這山裏的各個村寨一向跟我們都相安無事，斷不會無緣無故搶劫我們的，一定有因由，阿貴說的最有可能。」

「嗯！」梁老闆也認爲阿貴說的不無可能。

但他跟着便嘆口氣：「就算眞的是這山裏那一個村寨的人幹的，這山裏連大帶小，算算總有十多二十個村寨，分佈在這山裏的每一個地方，若要逐一走遍那些村寨，只怕半個月也走不完，要查出來，只怕不容易，我們只有四個人啊！就算查出來，就憑我們四個……」嘆口氣，連連搖頭。

蕭原忙道：「梁老闆，你忘了我嗎？再說，還可以請水旺土司出面幫忙，事情在他管轄的地方發生，在情在理，他也該插手幫忙，要不，那裏還有人敢販運貨物到這山裏來做買賣？最終，受害的還不是他們！」

「老闆，蕭原說得對，我們可以請水旺土司幫忙！」阿江道。

「嗯，我也會這麼想，就是怕水旺土司不答應幫忙，既然你們這樣說，待會我去找水旺土司，跟他說說看。」

頓一下，神態悲痛地道：「就算找不回那批貨物，也要替死去的阿武阿寬五個人討回血債！怎能讓他們白死呀！那會一輩子也不安樂的！」

「老闆，你說得對，阿武他們那筆血債，一定要討還！」阿洪握着拳頭晃動一下。

蕭原突然若有所悟地道：「梁老闆，我從阿貴剛才說的那句話──會不會其中一個村寨的人聽了甚麼人的唆擺……令我忽然想起，紅花寨的黑山土司不是收買了一個漢人嗎？而那個漢人有可能是逃匪饒深，若那個漢人眞是饒深，那黑山土司就極有可能聽了他的唆擺，搶劫你們的驢馬貨物！」

停一下，跟着又道：「梁老闆，你想一下，這些年來，你們都沒有出過事，那個漢人才在紅花寨出現，你們便遇劫，這未免太巧合了吧？想來想去，我認爲紅花寨的嫌疑最大！」

「老闆，蕭朋友說的大有可能，黑山土司貪錢又兇狠，若有人慫恿，他們眞會幹出那種事來的。」阿洪道。

阿貴也道：「聽蕭朋友那麼說，令我忽然想到，搶劫我們的『野人』有可能是黑倮人裝扮成那樣的，老闆、阿江、阿洪，你們還記得嗎？那些『野人』都用布塊或是樹葉甚麼的，將腦袋包起來，我懷疑他們那樣做，是要將頭上的三撮品字形的頭髮掩藏起來，免得被我們一眼認出他們是黑倮人！」

一頓，又說道：「誰都知道，只有黑倮人才會將頭髮剃成品字形，那些『野人』若不是頭上有甚麼特別的地方，犯不着要將腦袋包起來！」

「說得對呀！」阿江一拍大腿。「那些人極可能是黑倮人裝扮的。」

梁廣中用力點一下頭。「聽你們那麼說，我認爲搶劫我們的，肯定是黑倮族人！」

「梁老闆，正所謂捉賊要拿贓，我們剛才所說的，只是猜測之言，並沒有眞憑實據，因此，就要去查個清楚，要查到証據，那就可以請求水旺土司出面，向黑山土司索還騾馬貨物……」

不等蕭原說完，阿洪道：「我們馬上到紅花寨去查個明白！」

梁廣中搖搖頭。「阿洪，現在是甚麼時候了？天快黑哪！紅花寨距這裏幾十里路，就算會飛，也要一段時間，何況，我與阿貴、阿江都受了傷，行走不便……」

阿洪打斷梁廣中的話。「老闆，我一個人去查！」

「阿洪，你一個人去，很危險的！」梁廣中大搖其頭。「這不是鬧着玩的，我們已死了五個人，我不想你……出事。」

阿洪着急地道：「老闆，若等你們的傷好了才去查，只怕甚麼也查不到，黑山土司不將貨物賣了，或是收藏得嚴嚴實實才怪！」

阿貴道：「老闆，阿洪說得有道理啊！」

蕭原開口道：「梁老闆，我跟阿洪去紅花寨，兩個人有個照應，不會有甚麼危險的。」

「老闆，有蕭朋友跟我去，那成了吧？」阿洪一副迫不及待的樣子。

梁廣中遲疑地道：「阿洪，那是我們的事，怎好將蕭朋友牽連在內？」

蕭原忙道：「梁老闆，不要說你們曾救過我，咱們既然認識，算得上是朋友，你們出了事，我好應該幫忙的，還有，黑山土司收留的那個漢人有可能是饒深，我早就想去查一下的了，正好一併去查個清楚！」

梁廣中看着蕭原的左脚。「蕭朋友，你的脚傷……」

蕭原一笑。「痊癒了，沒有甚麼不妥，我本來就打算在這一兩天內，去紅花寨走一趟，看看黑山土司收留的那個人，是否逃匪饒深。梁老闆，你放心吧，我們不會出事的。」

「蕭朋友，謝謝你的幫忙。」梁廣中向蕭原拱手致謝。

蕭原忙閃開去。「梁老闆，別這樣，你救了我，又怎麼說？」

「救傷扶危，應該的！」梁老闆道。

蕭原接口道：「朋友有難，拔刀相助，也是應該的啊！」

阿貴忍不住說道：「好了，好了，老闆，蕭朋友，不要再客氣了，再客氣下去，那就變得矯作了。」

梁廣中與蕭原聽阿貴那麼說，相視一笑，不再說客氣話。

「蕭朋友，明天大清早，我們便趕去紅花寨。」阿洪道。

「好！」蕭原點一下頭。

梁廣中道：「蕭朋友、阿洪，記着要小心啊，若黑山土司眞的搶了我們的貨物，被他們捉住……他們肯定不會放過你們的！」

阿洪道：「老闆，放心吧，有蕭朋友跟我去，不會有危險的！」

蕭原正色道：「阿洪，你別以爲我是個……了不起的人，我與你們一樣，都是平常人，別對我……」

阿洪卻道：「蕭朋友，你別謙了，你若不是一個有本領的人，又怎會幹那一行，與那些兇惡的匪徒打交道，可不是鬧着玩的，是不是？」

「你們在說甚麼呀，這樣高興。」屋外突然响起多麗的聲音。

蕭原與各人往外張望，只見多麗手上提着一個大竹籃子，走入屋內。

蕭原忙站起來。「多麗，送飯來？」

多麗露齒一笑。「是呀，你們只顧說話，忘了該吃晚飯哪！」

梁廣中笑說道：「多麗姑娘，要妳送晚飯來，眞過意不去。」

多麗邊將手上的竹籃子遞給蕭原，邊笑道：「梁老闆，你對我那麼好，你們出了事，我該表示一下心意的。」

「多麗姑娘，你眞好！」阿貴由衷地說。

多麗沒來由地臉上一紅，瞟了蕭原一眼。「怎麼不點燈啊？快點燈吃飯吧！」

聽多麗那麼說，梁廣中等人才發覺，屋內一片暗黑，阿洪忙擦着一根洋火，將燈點亮，屋內頓時明亮起來。

蕭原將竹籃子放在木枱子上，揭開蓋在籃子上的布巾，將飯菜拿出來。

「還熱的，快吃呀。」多麗催促各人。

各人也不客氣，馬上坐到枱子前，吃起來。

多麗坐在蕭原的旁邊，含笑看着各人吃飯。

* * *

這一晚深夜，多麗又來到蕭原的屋子內，跟他一起睡。

熱戀中的男女，有機會睡在一起，自不免歡好起來。

那是愛與慾的結合。

歡好過後，兩人愛戀地互相摟抱着。

半晌，輕輕舒了口氣，蕭原說道：「多麗，明天我要到紅花寨去。」

多麗半閉着的眼眸陡然睜開來，詫異地道：「到紅花寨幹嗎？」

蕭原輕輕撫着多麗的髮絲。「查一下那個被黑山土司收留的漢人，是否逃匪饒深！」

「很危險的呀？」多麗輕輕地撫着蕭原壯實的胸膛，担心地說。「人生路不熟的，那些黑倮人強悍好鬥……我好担心……」

蕭原忙安慰她。「多麗，放心吧，這些年來，我都是一個人追捕那些被通緝的逃匪，甚麼兇險艱難沒有經歷過？都一一應付過去，只要小心一點，不會出事的！」

多麗依依地道：「不可以不去嗎？」

蕭原道：「我從來未試過半途而廢的！男子漢做事，要有始有終，妳明白嗎？」

多麗輕輕點一下頭。「但是，我……心裏……捨不得你離開……我。」

蕭原心頭一熱，忍不住吻了多麗一下。「我又不是不回來，眞傻氣！」

多麗緊緊地摟着蕭原。「你一定要回來呀！」

蕭原又吻了多麗一下。「嗯！妳放心吧！」

多麗沒有再說話，身體在蕭原的懷中蠕動着，雙手也在蕭原的身體上輕撫着，蕭原的體內頓時火燒般熱起來，他的雙手亦在多麗那滑膩的胴體上游移起來。

年輕人有的是精力，情慾亦特別旺盛，愛撫的結果，兩人又熱烈地歡好起來……

* * *

翌日，天還未放亮，蕭原便與阿洪離開龍岩寨，趕往紅花寨。

多麗將蕭原送出屋子後，她亦返回家中。

躺在床上，她盡在想着心事。

對於蕭原，她是眞心的。

要不，她也不會「以身相許」。

她也知道蕭原是眞心喜歡她的。

但她心裏却有一個憂慮。

她怕蕭原不肯留下來。

她從未聽說過，有那一個漢人，會爲了苗蠻女子，甘願留下來的，除非是走投無路，爲情勢所迫。

這種例子少之又少。

也因此，她一直不敢問蕭原是否成了親，她不想聽到自己最怕聽到的回答。

所以，她的心情很矛盾。

她也曾想過，若蕭原不肯留下來，而又願意帶她走的話，她願意跟他走。

但她又顧慮到，自己不知能否適應外面的生活。對於外面的世界，她一無所知，外面的世界，對她來說，是既神秘又新奇的，也因此，心裏有一種莫明的恐懼。

說眞的，她實在捨不得父母以及弟弟，還有那些族人，這裏的生活雖然比不上外面的世界，但總是鄉里鄉親的，一旦離去，怎割得斷那種濃濃的親情與鄉情？

她的心情雖然矛盾，對於這段情，她却絕對沒有後悔！

她是一個敢愛，敢做的人。

要不，她也不會「拋棄」了阿龍，投入蕭原的懷中。

對於阿龍的失踪，她一點也不放在心上。

事實上，她是在阿龍失踪了兩日之後，才聽聞消息的。

熱戀中的男女，眼中、心中，只有愛戀的情人，那裏容得下別的人！

* * *

蕭原與阿洪在當天晚上便來到紅花寨。

這條路阿洪走過不下十次，當然熟悉，加上兩人又是騎了騾馬去的，所以，才能夠在天黑後，趕到紅花寨。

兩人並沒有馬上進入紅花寨，在寨外找了個隱蔽的地方，將兩匹騾馬拴好，然後坐下來歇一會，才吃乾糧。

兩人在離開龍岩寨時，經已帶備了乾糧及水壺。

騎了一整天的騾馬，胯下可不好受，特別是蕭原，他很少騎馬的，下了騾馬後，兩條大腿像是僵硬了一樣，仍然保持騎馬時的姿勢，雙條腿要好一會才能夠完全伸直，屁股痳木得沒了知覺，好久，才恢復知覺。

吃完乾糧後，兩人爬上附近的一塊大石，躺下來睡一會。

兩人決定在下半夜才潛入紅花寨內查探。

長時間的騎馬，會令人很累的，蕭原與阿洪很快便睡着。

也不知睡了多久，蕭原突然從酣睡中驚醒過來。

他並沒有立刻坐起身來，霍然張開眼後，依然躺着不動，左手悄悄摸向插在褲頭上的匣子鎗，雙眼轉動着，凝神傾聽附近的動靜。

耳中聽到阿洪的鼻鼾聲，隱隱約約地，還聽到極之輕微的脚步聲，就像野獸掩襲獵物時脚步聲那樣。

蕭原就是在睡夢中，感覺到那似有若無的脚步聲而突然驚醒過來的。

他是個在睡夢中也保持警惕的人。

那感覺是與生俱來的。

憑着那種與生俱來的警惕，他逃過幾次殺身大難。

那似有若無的輕微脚步聲輕捷地向大石掩近，蕭原慢慢地扳開槍機。

他並沒有叫醒酣睡中的阿洪，恐怕他在驚醒後，出於本能的，做出一些動作來，令到那掩近的「東西」(由於他不知道悄然掩近來的是人還是獸，所以，只好暫時以『東西』來稱呼之)做出對他不利的舉動，或是將之嚇走，所以，他決定由他對付那「東西」。

他雖然看不到那「東西」，但却感覺到那「東西」的接近，驀地，他聽到一聲弓弦「崩」响聲，那剎那，他疾忙做了一個動作！

伸手一推身旁的阿洪，同時間自己亦往外滾開去！

由於他不能確定襲擊他們的人發箭射向他或是阿洪，所以，他只好自己往外滾開去的同時，亦將阿洪推開去！

「錚」一聲，箭矢射在他躺着的地方，洩出幾點星火！

他從石上滾落地上的剎那，疾聲喝道：「阿洪！有人襲擊，小心！」

阿洪被蕭原推得打了個滾，頓時醒過來，聽到蕭原的喝聲，有如兜頭淋了一盆冷水，完全清醒，心頭驚震中，趴在石上，一把將身上的那支駁殼鎗抽出來！

他甚麼也看不到。

自然亦弄不清楚襲擊他們的人在那裏！

「颯」一聲，一支箭矢從剛好自石上滾落地上的蕭原身上疾射過去。

蕭原若不是在那瞬間從石上滾下去，肯定被那支箭矢射中。

絕無疑問，襲擊他們的人精於箭

術。

蕭原本來想開鎗，但又改變了主意。

他恐怕鎗聲會驚動了紅花寨的黑倮人。

而更主要的是，由於不知襲擊他們的人是甚麼人，是否懷有惡意，還是出於本能的敵意，因此，他不想誤殺好人！

「誰？」阿洪趴在石上疾喝一聲：「站起身來，要不開鎗！」他已發覺到在大石前面約三、四丈遠的一塊石上，蹲着一團黑影。

阿洪雖然性子急，但不是一個莽撞的人，他雖然才驚醒過來，但已意識到，眼前的情形，不宜胡亂開鎗。

那團黑影霎眼間自那塊石上竄躍落地上，飛快地往後面竄奔。

驟眼看去，那黑影的動作有如野獸一樣，阿洪却知道，那是人！野獸是不會放箭的。

「站住！」阿洪厲喝，手上的鎗對準那飛快竄奔的黑影：「否則開鎗！」

蕭原從地上跳起來，急喝道：「阿洪，別開鎗！」

眨眼間，那黑影已竄沒於黑暗中。

兩人沒有追。

兩人都知道，在這種黑夜之中，加上對附近的地形不熟悉，要追上那黑影並不容易，說不定還會遭到暗算，所以，兩人都沒有追下去的打算。

「阿洪，你沒有被射中吧？」蕭原走到阿洪趴着的那邊，關切地問。

阿洪坐起來：「我沒事，你呢？」

蕭原也搖搖頭：「不知那個人是甚麼人，半夜三更的，襲擊我們！」

「會不會是黑倮人？」阿洪有點緊張地說。

「有可能！」蕭原道。

阿洪更加緊張：「蕭原，那他們豈不是發現了我們？」雙眼往四下裏張望一遍，才繼續說道：「我們還偷入紅花寨查探嗎？」

蕭原以肯定的語氣道：「當然要偷入紅花寨查！」

「那……我們豈不是自投羅網？」阿洪着慌地說。

蕭原露齒一笑：「阿洪，鎮靜一點，別踩着繩，便當是蛇，就算那個人是黑倮人，並不表示黑倮人發現了我們的來意，你想一下，若黑山土司的族人發現了我們在紅花寨外出現後，你以爲他只會派一個人來襲擊我們嗎？只怕剛才我們早已被大批黑倮人團團圍住了！這時已被他們捉住！阿洪，我敢說，那個人就算是黑倮人，他不過是偶然發現了我們，想殺了我們，拿走我們身上的財物，如此而已！」

聽了蕭原的話，阿洪覺得蕭原說得有道理，心裏定下來：「蕭原，希望像你所說的那樣。」

頓一下，又道：「你知道嗎？落在黑倮人的手上，死得很慘的呀！他們會將落在他們手上的人斬手剁脚，然後用火慢慢烤死……」

蕭原打斷阿洪的說話：「你怕了？」

阿洪怔了一下，跟着挺挺胸：「怕甚麼？要是怕，我也不會來！」

蕭原拍拍他的肩頭：「我早知你是個不怕死的人，既然被那個人驚醒了，且別管他是甚麼人，時候也差不多了，橫豎睡不着，提早一點摸入紅花寨。」

「好呀！」阿洪爲了表示自己不怕死，馬上從石上跳落地上。

蕭原將鎗插回褲頭上：「阿洪，到了紅花寨外，若是發現情形不對，便不要摸進去。」

「嗯！」阿洪聽蕭原那麼說，心裏定了很多。

「走吧！」蕭原一拉阿洪的手臂，往紅花寨那面走去。

兩人的身影很快便沒入黑暗中。

* * *

紅花寨內一片沉寂。

蕭原在阿洪的帶領下，先在寨內各處悄然走了一轉，並沒有發現被搶去的騾馬貨物，跟着，他們潛入黑山土司的家中。

在黑山土司的府內，兩人同樣沒有甚麼發現，亦找不到那個漢人的下落。

悄然溜出土司府外，阿洪忍不住道：「蕭原，莫非我們猜錯了，不是他們幹的？」

蕭原道：「別這樣快下結論，何不找一個黑倮人問一下？」

「都睡了，難道摸入屋向黑倮人查問？」阿洪猶豫地道。

「摸入屋子太冒險了，他們必然有人在寨內巡更放哨的，找那些人較容易！」蕭原說。

阿洪點點頭，兩人便往寨後走去。

仍是阿洪帶路。

由於他曾跟梁廣中到紅花寨買賣貨物不下十次，對寨子裏的情形可說是瞭如指掌，他知道在寨後那面，設有崗哨。

在寨後的一處地方，他們找到一個放哨的黑倮人。

兩人很輕易便制住那個在放哨的黑倮人。

阿洪懂得說黑倮語，便由他發問。

「梁老闆的貨物藏在那裏？」

那個黑倮人閉口不語，睜着一雙兇光閃射的眼睛，瞧着阿洪與蕭原。

阿洪用鎗嘴抵在他的嘴巴上，惡狠狠地道：「說，要不一鎗打爆你的嘴巴，讓你做個啞巴鬼！」

那個黑倮人眼中兇光頓斂，換上驚恐之色：「我不知道！」

「是不是你們搶了梁老闆的貨物？」

那個黑倮人又閉上嘴巴。

「媽的，你說不說？」阿洪用鎗嘴戳一下那黑倮人的嘴巴。

那黑倮人悶叫一聲，仍然不說話。

「我一鎗打死你！」阿洪咬着牙喝道。

那黑倮人渾身震了一下，終於開口。

說得正確一點，他不是開口，而是張口——大叫一聲！

在靜夜中，那一聲怪異的叫聲驚心動魄，震破了夜空！

「你媽的！」阿洪怒叫一聲，手起鎗落，狠狠地砸落那黑倮人的頭上。

那黑倮人腦袋一歪，暈死過去！

就在這刹那，附近响起一陣厲呼怪叫聲，跟着是一陣鎗聲與箭矢激射聲——往蕭原與阿洪那邊射過去。

阿洪與蕭原急忙趴下來，瞥到幾條人影向這邊撲奔過來。

「走！」蕭原疾喝一聲，往寨外奔去。

阿洪罵了一句粗話，向那幾條奔來的人影開了兩鎗，才跟蕭原往外跑。

這刹那之間，寨子內像是煮沸了的一鍋水那樣，狗吠聲、人嘈聲，响成一片。

蕭原陡地停下來，待阿洪跑上來，跟着向追撲前來的人影開了一鎗，才護着阿洪繼續往外跑。

陡地，左側鎗聲爆响，鎗火激射向兩人，幾條人影怪叫着向這邊奔過來。

蕭原往那邊開了兩鎗，與阿洪飛快地往前奔跑。

自側面那邊返撲過來的人影立時被鎗火所阻，慌亂地四下閃避開去。

但自後面追撲前來的人影却緊追不捨。

蕭原與阿洪拚命往前奔。

鎗火自後面及側面追着兩人的身影曳射！

兩人眼前追着的兩撥人緊追不捨，不得不停下來，轉身向後面及側面追來的人影開鎗射擊。

那兩撥人影頓時被阻停下來。

兩人立刻又返身往前飛奔。

就這樣停停跑跑的，兩人始終無法阻得了那兩撥人的追擊！

兩人心裏都很焦急。

兩人只好亡命地往前跑。

跑入一片樹林內，兩人總算暫時擺脫了那些黑倮人的追逐。

兩人却不敢在樹林中久留，因爲，兩人聽到黑倮人發出的鬼叫怪嘯聲迅速地移近樹林，兩人急忙自林子的左側穿出去。

黑暗中，兩人不辨東西南北，只是往前拚命飛奔。

也不知跑了多久，兩人突然發覺後面的叫囂聲消失了，兩人不由將脚步放緩下來。

扭頭往後面望一眼，看不到人影，阿洪大大地吐口氣：「終於擺脫他們了。」

蕭原却不敢放鬆下來，繼續往前奔：「阿洪，別大意，跑得越遠，越安全。」

阿洪雖然跑得上氣不接下氣，但想到若被黑倮人追上，落在他們的手上的下場，不由機伶伶打了個冷顫，倒吸一口氣，急忙加快脚步往前跑。

直到跑入一個山谷內，兩人才虛脫般，躺在地上，一個勁喘氣。

* * *

「天快亮了。」阿洪突然從地上跳起身來：「這裏不知是甚麼地方，距紅花寨多遠，黑倮人會不會追到來！」他一口氣說出三個問題。

蕭原慢慢地坐起來，四下打量着，慢聲應道：「這個地方，山谷看來不大，這麼久那些黑倮人也沒有出現，我看，他們不會追到來的了……咦，這裏像是有人居住的。」

「赫！」阿洪被蕭原最後那句話嚇得心頭狂跳了一下，差點沒有跳起來，身子一縮，蹲了下去：「這山谷有人住的？」

蕭原沒有阿洪那樣慌張，但也將鎗拔出來，伸手一指：「你看到那邊有一個草棚嗎？」

阿洪順着他的手指處望去，在一處崖下，果然有一個頗大的草棚。

這個小山谷內居然有一個草棚！

那表示這裏有人經常到來或是居住，阿洪緊張得不得了，兩眼不住地四下搜視着。

天邊雖然露出一抹曙光，但山谷內仍然很黯黑，兩人只能夠隱約看到山谷內的情形。

「那邊有兩個山洞！」阿洪望着草棚那邊。

蕭原早已看到，已躡足貼着崖脚，往那兩個山洞掩過去。

阿洪蹲着不動，掩護蕭原。

蕭原很快便掩到第一個山洞前，探頭往裏面張望。

洞內雖很黑，蕭原仍然隱約看到，靠近洞口的地方，放了兩副棺木。

兩副棺木都是豎起來，靠着洞壁的，就像一個人站着那樣。

山洞內放着棺木，那表示洞內不可能有人，有可能是那一個部族停放棺木的地方。

蕭原向阿洪打了個「沒有人」的手勢，繼續向靠近草棚的那個洞口掩去。

第二個山洞似乎是空的。

蕭原看不到洞內有甚麼東西。

遲疑了一下，他貼着洞口邊走入洞內。

洞內沒有人，但却有兩包東西。

由於那兩包東西放在洞的裏面，所以，蕭原要走入洞裏面，才發現那兩包東西。

確定洞內有那兩包東西後，蕭原

才走到那兩包東西前，從身上取出一個洋鬼子製造的手電筒，亮着，照着那兩包東西到底是甚麼物品。

那是兩個不太大的貨包。

蕭原忽然心頭一動，這兩個貨包好像是梁廣中裝載貨物的貨包！

他急忙走前去，解開綁着貨包口的繩索，看看裏面裝着甚麼東西。

第一個貨包內裝着零星的貨物——幾塊布料，幾雙鞋子，以及紅黃藍白黑的綫團，還有一些日常的用品。

這些東西，不都是梁廣中帶來販賣的麼！

蕭原將第二個貨包的繩索解開。

就在這時，洞口有人輕聲叫道：「蕭原，你沒事吧？」

原來是阿洪見他走入第二個山洞後，久久不出來，怕他發生甚麼事情，竄到洞口前，着急地向洞內呼叫。

蕭原認出是阿洪的叫聲，忙向洞外道：「阿洪，你快進來看看！」

阿洪答應一聲，快步走入洞中。

看到阿洪走近來，蕭原說道：「阿洪，你看看這兩個貨包內的物品，是不是你們被搶去的貨物的一部份！」

阿洪走到蕭原的身邊，一眼看到那兩個貨包，馬上說道：「赫！這兩個貨包不就是我們被搶走的貨物當中的兩個嗎！我認得的！裏面裝的是在山裏賣剩的貨物，一個貨包內裝着賣剩的布料、鞋子、綫團等物，一個裝着首飾、脂粉等貨品……」

蕭原早已看過第二個貨包內裝着的物品，裏面裝載的，正是阿洪所說的首飾、脂粉之類的物品。「阿洪，裏面裝載着的，正是你所說的物品。」

阿洪激動地道：「這確是我們被搶去的貨物中的兩包！不知是甚麼人放在這裏的？」

「當然是搶去你們那批貨物的人放在這裏的了！」蕭原道。「走，我們到外面搜查一下，其他的貨物是否放在別的山洞內！」

兩人走出山洞，經過那個草棚時，阿洪忽然放慢脚步，邊走邊看着草棚內那些牲口糞便，走到草棚那一頭時，他失聲低叫起來。「蕭原，這草棚內可能拴過我們被搶去的騾馬！」

蕭原雙眼精光閃閃。「對！阿洪，這裏一定是那些搶了你們的貨物的人用來收藏騾馬貨物的地方！」

阿洪與奮地用力點一下頭。「絕無疑問！」

跟着又道：「想不到，無意中發現了那些賊人收藏貨物的地方！」

蕭原道：「最要緊是查出甚麼人幹的，否則，無法將其餘的貨物找回來，也不能將那些人懲辦。」

阿洪道：「對！我們找找看，說不定，可以找到從中查出那些人的身份的東西。」

蕭原「嗯」了一聲，馬上往前走去。

結果，兩人在山谷最裏，位於正中的地方，發現一塊聳立着的石柱。

那根石柱足有兩人合抱粗，上面雕刻滿了奇形怪狀的花紋，仔細辨認，有飛鷹、有猛虎、有蛇、有獅……形態生動。

最奇特的是，石柱的頂部，雕刻了一頭神態兇猛，作勢往下縱撲的黑豹！

那是名副其實的黑豹！

也不知那塊石本身是黑色的，還是用顏料塗黑的，總之，那是一頭黑豹！

阿洪看到石柱上那頭石雕的黑豹，失聲叫起來。「蕭原，果然是黑倮人幹的！石柱上的黑豹是黑倮人崇拜的神物，我在紅花寨內的廣場上，看到一根木柱上，雕了一頭黑豹，豎立在廣場的南面，完全與這根石柱一模一樣，每逢有喜慶節日，寨裏的黑倮人都會向那根木柱舞蹈膜拜！沒有錯，是黑倮人幹的！」阿洪與奮得幾乎語無倫次。

蕭原也與奮起來。「阿洪，你沒有認錯？」

阿洪肯定地點點頭。「我敢用人頭担保，沒有認錯！」

蕭原四下打量一眼。「那這裏是甚麼地方？」

阿洪怔了一下，突然驚恐地道：「這裏是黑倮族人的禁地！我記起來了，我曾聽紅花寨的黑倮族人說，寨後有一個小山谷，是他們黑倮族的禁地！裏面不但供奉了他們崇拜的黑豹神，也放着歷代土司及巫師的靈柩，禁地內下了符咒，除了土司與巫師可以進入之外，其他的人若不經許可，擅自闖入去，便會被符咒所中，會被豹神噬去靈魂，不得超生轉世，黑倮族人對那禁地都很敬畏，不敢走近那禁地半步！」

吸口氣，阿洪担心地道：「這裏肯定是黑倮族人的禁地，我們闖了進來，不知谷中所下的符咒，會不會在我們身上生效！」

蕭原拍拍阿洪的肩頭，安慰他。「別驚怕。降頭，落蠱、巫咒之類的古怪，都是古人編造出來，嚇唬那些迷信的人的！那有這種事！我們躲在這裏倒是很安全，這裏既然是他們的禁地，他們倒是不敢輕易進來搜查的！」

阿洪聽蕭原那麼說，才沒有那麼驚怕。「這時候，那些黑倮人只怕正在附近搜尋我們，我們若走出這禁地外面，很可能會被他們發現，既然這裏安全，那就呆到天黑後，才溜出去吧！」

蕭原點點頭，拍一下身上背着的一個小布袋。「幸好身上還有乾糧帶着，要不，便要挨餓了。」

阿洪也拍一下背在身上的水壺。「還有小半壺水，總比乾啃那些乾糧要好！」

「找個地方躺一會，要不，怎等得

到天黑？」蕭原兩眼四下張望着。

「到放着兩個貨包的山洞內睡一會，好嗎？」阿洪看着蕭原。

蕭原搖搖頭。「那裏不大安全，萬一黑倮人得到准許，進來搜查，必然會搜那些山洞，我們豈不是變成甕中之鱉？還是找一個隱蔽點的地方較好。」

結果，兩人在谷中的那根「圖騰」後面那堵山壁上，找到一處頗隱蔽的地方，在那兩丈多高的崖壁上，有一處凹入去的地方，只可以容兩人躺着，由於崖壁邊長滿了野草荊樹，恰好將凹入去的地方遮蔽住。

兩人爬上去，躺下來，輪流放哨睡覺。

大概那些黑倮人都想不到，蕭原與阿洪會闖入那處禁地躲藏起來，從天亮後到天黑那段時間內，谷中很安靜，沒有人闖進來。

而谷外也沒有甚麼特別的動靜。

天才開始黑下來，蕭原與阿洪便溜出黑倮族人的禁地外面，辨別了方向後，兩人飛快地往西北那個方向奔去。

西北面，就是龍岩寨所在的方向。

兩人很快便消失於夜色瀰漫的山林間。

* * *

翌日晚上，蕭原與阿洪總算平安回到龍岩寨。

多麗自蕭原走後，一直坐立不安，睡不安寧，每日都到梁廣中他們的屋子去等着蕭原回來。

看到蕭原與阿洪走入屋子，多麗第一個發出歡叫聲，跳起身，撲迎上去，也不怕當着梁廣中等人的面前，張開雙臂，一把將蕭原緊緊摟住。「蕭原，你終於回來了！」

當着那麼多人的面前，蕭原眞難爲情，一張臉又紅又熱，一副尷尬發窘的樣子。「多麗，別這樣，他們會笑的啊！」焦急地在多麗的耳邊輕聲說。

梁廣中與阿江、阿貴看到多麗對蕭原親熱的情形，禁不住發出會心的笑容，但三人很快便不再理會兩人的親熱，歡叫一聲，迎向阿洪，七嘴八舌地說起來，令到阿洪不知回答那一個才是。

梁廣中看到阿洪一臉疲困的樣子，忙說道：「快讓阿洪坐下來歇一會再說話吧！」

阿江與阿貴聽梁廣中那麼說，才發覺阿洪神色疲累，衣褲破了幾處，忙將他扶到枱子前，讓他坐下來。

梁廣中立刻倒了兩碗水，將一碗遞給阿洪，一碗遞給蕭原，說道：「蕭朋友，快過來坐下喝口水！」

多麗也不避羞，扶着蕭原走過去。

阿洪與蕭原先後一口氣喝光一碗水。

「還要嗎？」梁廣中看着阿洪問。

阿洪長長地舒口氣，搖搖頭。

阿江接口問：「餓嗎？」

阿洪摸摸肚子，「餓透了。」

多麗馬上道：「我回去弄些飯菜來。」看了蕭原一眼，急急往外走。

梁廣中四人看看往外走的多麗，又看看蕭原，一齊咧嘴笑起來。

蕭原一張臉頓時火燒般發熱，臊得不敢抬起頭。

好一會，梁廣中首先開口道：「阿洪，你與蕭朋友查到甚麼？」

阿洪立刻精神一振！「老闆，正如蕭原所猜，搶走貨物的人，就是紅花寨的黑倮人！」

「眞的？」梁廣中與阿江、阿貴幾乎是同時脫口失聲問。

「嗯！」阿洪用力點一下頭。「我與蕭原在他們的禁地內——寨後不太遠的一個小山谷中，發現兩個貨包，裏面裝着的，正是這一次賣剩了的貨品！還有，谷內有一個草棚，裏面遺留了一些牲口糞便，我們用來馱貨物的騾馬，可能會被圈在這裏。」

歇口氣，跟着又道：「好驚險，我與蕭原潛入紅花寨，被黑倮人發現……幾乎逃脫不了！」

「阿洪，從頭到尾再說一遍好嗎？」阿貴心癢得很。

阿洪看一眼蕭原。「蕭原，你來說吧。」

蕭原這時已從羞窘中回復過來，聽阿洪那麼說，咧嘴一笑，點點頭，將這一次去紅花寨探查的經過，發生的事情，一五一十說出來。

梁廣中與阿貴、阿江聽完蕭原的敍述後，手心都捏了把汗。

就在這時，多麗提着一個飯籃進來，梁廣中與阿江、阿貴忙幫手將飯菜擺放在枱子上。

蕭原與阿洪眞是餓極了，也不客氣，馬上吃起來。

多麗坐在蕭原旁邊，情意柔柔地看着他。

蕭原感到有點不自然。

吃飽後，待多麗收拾好碗筷，梁廣中再也按捺不住，開口說道：「蕭朋友，謝謝你幫我們查出搶劫我們的人是紅花寨的黑倮人！」

多麗停手，有點意外地道：「果然是紅花寨的黑倮人幹的？」

蕭原點點頭。「在黑倮人的禁地內，找到兩袋被搶去的貨物。」

「黑倮人爲甚麼要這樣做？」多麗詫訝地道：「一直以來，黑倮人雖然好勇鬥狠，但沒有幹過劫掠的勾當，怎會忽然間幹出這種事來的？」

「一定是受了那個漢人的唆擺！」阿洪道。

「查出那個漢人是你要追捕的那個逃匪嗎？」多麗看着蕭原。

蕭原搖搖頭。「找不到那個漢人，因此，無法查出，那個漢人是否我要捉拿的逃匪。」

「老闆，既然已查出是黑山土司的

族人搶了我們的貨物，我們到紅花寨去跟他們理論，要他們交還貨物。」阿貴握着拳頭，用力晃動一下。

阿江與阿貴連聲附和。

梁廣中却連連搖頭。「就憑我們四個去討回那批貨物？只怕貨物討不回，我們亦活不了，不被黑倮人生吞活殺了才怪！」

「我們可以向水旺土司求助，請他替我們出面，向黑山土司討還貨物。」阿貴道。

「對，只有水旺土司出面，才能替你們討還貨物。」蕭原同意阿貴的提議。

「多麗，妳阿爸會不會幫忙？」蕭原跟着轉對多麗說。

多麗咬咬嘴唇。「我不知道，我會替你們向阿爸說。」

梁廣中也沒有把握，但眼前只有水旺土司才夠份量，替他們向黑山土司討還被搶去的貨物，只好抱着不妨一試的心情道：「天已晚了，明天我去找土司說話，請他幫忙。」

跟着對阿洪，蕭原說道：「蕭朋友，阿洪，快去洗個澡，好好睡一覺吧。」

兩人的身上確是很髒，聽梁廣中那麼說，頓時感到身上有些癢，忙站起身去洗澡。

多麗忙對蕭原道：「我去替你拿衣服來！」不等蕭原答她，急往外走。

待多麗走出屋外，梁廣中笑對蕭原道：「蕭朋友，多麗是個好女子，你眞有辦法，這麼快便令到她喜歡你。」

「蕭原，我眞羨慕死了。」阿江道。

「蕭原，你眞好艷福！」阿貴羨慕得很。

蕭原怕他們再說，忙拉了阿洪，往屋後走去。

* * *

翌日，梁廣中、蕭原兩人去見水旺土司。

多麗陪着兩人。

水旺土司在聽了兩人的叙述及請求後，爽快地道：「黑山土司居然幹出土匪的勾當來，這件事我要是不出頭，那還有王法嗎？日後，還有商販敢進山做買賣嗎？只怕他們越幹越猖狂，沒有馬幫可搶，便向別的村寨下手，有一日，會搶咱龍岩寨來的！」

頓一下，接又道：「梁老闆，你放心，我一定會出面，替你向黑山土司討還那批貨！」

蕭原與梁廣中都想不到，水旺土司會如此爽快，梁廣中大喜過望，忙道：「土司，謝謝你，謝謝你肯替我出面，討還那批貨物。」

水旺土司搖搖手。「梁老闆，不要說我們是老朋友了，就算不是，在公在理，我也應該出頭的！」

「爹，你準備怎樣做？」多麗開口問。

水旺土司看一眼女兒，似有責怪之意——女孩子說甚麼正經大事！但他仍然回答女兒的話。「我會派人去紅花寨，對黑山土司說，要他將搶走的貨物全部交還梁老闆，否則，我會寫一封公文，送到有關的衙門去的！」

頓一下，又道：「梁老闆，你放心，黑山土司不敢不將你的貨物交還給你的！」

梁廣中忙道：「土司，謝謝你的幫忙。」

「老朋友，還說這種客氣話。」水旺土司搖搖手，「來，我們喝杯酒。」

梁廣中與蕭原不好推辭，便留下來，陪水旺土司喝酒。

水旺土司今日似乎心情很好，頻頻向兩人舉杯邀飲。

男人喝酒，女人不得參與，因此，多麗早已迴避。

喝了一會，水旺土司忽然瞧着蕭原。「蕭原，聽多麗說，你很喜歡她？」

蕭原冷不防水旺土司會提起他與多麗的事，心頭「突」地跳了一下，臉上微熱，有點尷尬地道：「土司……我確是很喜歡多麗。」

「你是眞心的？」水旺土司一直瞧着蕭原。

蕭原顧不了難爲情。「是。」

「你願意爲多麗留下來？」

蕭原猶豫了一下。「土司，這個問題，我還未想過，不知怎麼答你。」

水旺土司喝口酒。「那你想清楚，再告訴我，不要想得太久。」

蕭原點點頭。

「我只有多麗這個女兒，你若不願意留下來，可以帶她走，只要你好好地待她。」水旺土司說完，一口將杯中的酒喝光。「當然，我希望你會留下來。」

蕭原沒有說話，拿起杯子，一口喝掉那杯酒。

「蕭原，你是一個了不起的男子漢，我好高與你做我的女婿！」水旺土司臉上露出賞識的笑意。

蕭原遲疑一下，才說道：「土司，你太看得起我了。」

水旺土司哈哈笑起來，「年輕人謙虛是好的，但不要太過自謙，那會自貶身份！」

梁廣中不便說甚麼，只有坐着聽兩人說話。

* * *

水旺土司派了兩個人到紅花寨去。

第四日，那兩個被派去紅花寨的人終於回來。

兩人帶回一個好消息。

黑山土司答應將梁廣中的貨物，全部歸還！

但却有一個條件。

水旺土司不得將紅花寨黑倮人的所爲，上報給有關的衙門。

若水旺土司答應，於兩日後，在他們之間的轄地交界處——紅土溝，

交還梁廣中那批被搶走的貨物！

黑山土司派了一個人跟隨水旺土司那兩個「特使」回龍岩寨，將黑山土司的口訊帶回去。

水旺土司不想與黑倮人結仇，引起爭論及械鬥，答應了黑山土司的要求。

但他亦要那個黑山土司的「特使」帶一個口訊給黑山土司，只此一次，若黑倮人再犯，他決不包庇！

那個黑山土司的「特使」帶了水旺土司的答覆及口訊，馬上趕返紅花寨。

對於黑山土司的「誠意」，水旺土司似乎深信不疑。

蕭原却另有看法，他提醒水旺土司。「土司，你不覺得黑山土司答應得太爽快了嗎？其中可能有詐！」

水旺土司搖搖頭。「黑山他敢不答應歸還梁老闆的貨物嗎？事情已經敗露，他不答應，難道等着官兵進山來剿滅他們嗎！」

梁廣中也覺得，蕭原的懷疑未嘗沒有道理。「土司，黑山既然敢幹出這種事來，我看，他可能已打算豁了出去，他們的話不能深信，還是提防點好。」

「阿爸，蕭原說的未嘗沒有可能呀，萬一黑山與他的族人來個一不做，二不休，那怎辦？」多麗忍不住開口幫着蕭原說話。

水旺土司看了蕭、梁兩人一眼，默然半响，才說道：「嗯，黑山這個人貪錢奸惡，小心點總不會吃虧，好吧，到了交還貨物那一日，我們小心提防便是。」

蕭原道：「土司，這還不夠，還要提防他們偷襲寨子！」

水旺土司看着蕭原，好一會，才道：「你到底想我怎樣做？」

蕭原低聲將他的主意說出來。

蕭原才說完，多麗馬上道：「阿爸，蕭原這個主意很好呀，萬無一失。」

梁廣中也說好。

水旺土司點點頭。「到時，就照蕭原你的主意去辦吧！」

* * *

深夜。

紅花寨的人都睡了，一片沉寂。

黑山土司的府內也一片黑燈瞎火的，裏面的人似乎亦已進入睡房。

在一間敞室內，有兩個人坐着，坐在黑暗中。

「饒深，你的主意眞的可行？」坐在敞室正面當中的人開口說話。

「土司，你放心吧，我敢擔保，可以一舉攻佔龍岩寨！」坐在左首邊的那個人說。

「爲甚麼不在交還貨物時，乘機攻寨？那不是可以攻其無備嗎？」坐在當中這個人顯然是黑山土司。

坐在左首的饒深道：「土司，萬一他們對我們一口答應交還貨物的事有所懷疑，那一定會想到其中有詐的，我們在那個時候去攻寨，萬一他們早有防備，那就不堪設想，就算咱們攻不破龍岩寨，也不能一網打盡他們，留下了後患，對我們極之不利……」

「嗯！」黑山土司信服地點一下頭。「聽你這麼說，你那個主意確是妙絕，那就依你的主意去辦吧！」

饒深的雙眼在黑暗中目光閃閃。「土司，想不到他們居然查出是我們幹的，打亂了我們的計劃，要不，也不用首先去對付龍岩寨！」

「饒深，我有點擔心，不能一下子吞掉龍岩寨。」黑山土司用手抹一把臉。

「吞得下的！」饒深滿有信心地說：「只要我們傾盡全力去攻襲龍岩寨，他們措手不及之下，一定應付不了我們的襲擊！」

頓一下，又道：「本來，應該在有足夠的力量後，才去對付龍岩寨的，但既然情形突然有變，只好隨機應變，冒一點險，土司，這樣做有利也有害，好處是，若一舉攻下龍岩寨，鏟除了水旺土司，那就輕易地吞掉了水旺土司的所有轄地，不用費時費力，一點一點地侵吞，壞處是，沒有十足的把握。」

握着拳頭晃動一下，饒深又說道：「成大事者，不但要有膽色、魄力，也要敢於冒險！」

「嗯！」黑山土司用力點一下頭，跟着又皺起眉頭道：「已將大部分貨賣了，那裏弄回那麼多的貨物，交還給梁老闆！」

饒深似乎早已成竹在胸，馬上說道：「叫寨子裏的族人拿出財物，湊足那個數目，還給梁廣中吧，你可以對族人說，誰自願拿出財物應急，在攻下龍岩寨後，雙倍還給他們！你的族人一定會熱烈响應的。」

黑山土司想了一下。「嗯，眼前，只有這個辦法了！」

「土司，那時侯，在這山裏，你就唯我獨尊，所有的村寨都在你的管轄之下了！」饒深大拍馬屁。

黑山土司樂得哈哈直笑。

* * *

紅土溝是一條乾溝，每年，只在春夏兩季的下雨天，才有山水淌流，其他的日子，乾巴巴的。

紅土溝的這一面，是水旺土司的轄地，另一面，則歸黑山土司管轄。

交接貨物的時間在午後。

梁廣中、阿江、阿貴、阿洪，還有水旺土司派出的一隊寨兵，人數約二十人，在一個叫阿藍的隊長帶領下，於午前已來到紅土溝。

紅土溝約五六尺闊，上面有一道石板橋，供人畜通過。

交接的兩方，就在橋的兩邊相見，然後進行交接。

看看已快到約定的時間了，仍不見有人在橋的那邊出現，梁廣中他們有點心焦了，不住地翹首張望。

「他媽的，會不會騙我們？」阿江不耐煩地來回走動着，不時踮起脚尖張望。

梁廣中心裏雖然很急，口裏却說道：「阿江，別急，還未到約定的時間！」

話聲未落，阿洪突然叫道：「來了。」

四個人之中，以阿洪的個頭最高。

梁廣中三人忙伸長脖子往前望去，果然來了。

一隊人馬從遠處的一個山脚後轉出來，走在最前面的，是一個黑倮人——黑山土司得力手下——阿木。

梁廣中四人都認識阿木，所以，一眼便認出來。

那隊人馬不快不慢地往紅土溝這面走來，漸走漸近，梁廣中四人甚至看清楚，那些騾馬，正是他們被搶去的牲口。

「老闆，怎麼只有一些貨物？」阿貴失聲叫道。

不用阿貴說，梁廣中、阿江、阿洪早已看到，十三匹騾馬中，只有六匹馱着貨物，其他的都是空空如也。

他們遇劫時，十三匹騾馬都馱滿了貨包的。

「老闆，他們只交還一部份貨物，這怎成？」阿貴忿忿地道。

梁廣中擺擺手，打斷阿貴的話：「弄清楚再說！唉，能夠得回一部份貨物總比血本無歸要好呀！」

看着那隊「人馬」向紅土溝走來，他們沒有再說話，定定地看着。

黑倮人那隊人馬終於走到紅土溝前，在石板橋的那面停下來。

阿洪張口想向溝對面的黑倮人呼叫，梁廣中却及時示意他不要說話，然後請阿藍與阿木說話。

梁廣中的見識畢竟比阿洪三人要多，做事也有分寸，這件事既然是水旺土司代他出頭的，他派阿藍陪他們來，阿藍當然代表了水旺土司，因此，交涉之事，亦應該由阿藍出面與黑倮族人的阿木面對面去說。

阿藍走到板橋的當中，不再往前走。

那是表示尊重黑山土司的權位。

因爲，再往前走一步，便踏入黑山土司的轄地，那就是不尊重黑山土司的權力。

阿木向站在橋當中的阿藍打了個手勢，跟着走上石板橋。

兩人就站在石板橋上說起話來。

兩人說得很快，聲音時高時低，梁廣中四人都聽不大清楚兩人在說甚麼，只知道兩人在說着交還貨物的事。

足足說了有一刻鐘，兩人才住口不說，阿藍轉身走回來，對梁廣中道：「梁老闆，阿木說，你們的貨物大部份已被他們賣掉了，只剩下六匹騾馬馱着的那些貨物，他們爲了賠償你的損失，以一批貴重的藥材，珍貴的毛皮，還有批金砂銀砂，價值與被他們賣掉的貨物差不多，作爲賠償，你若是沒有甚麼意見，他們便將騾馬交還給你們！」

梁廣中聽說黑倮族人肯賠償，大喜過望，連聲道：「阿藍，我同意，同意。」

阿藍於是轉身向站在橋上的阿木打了個手勢，阿木回了個手勢，然後走回去，吆喝族人將那些騾馬拉上了橋。

阿藍示意梁廣中着人到橋中拉回騾馬。

不等梁廣中吩咐，阿洪已走上橋，在橋中接過拉着第一匹騾馬的黑倮族人遞過來的韁繩，往回拉。

後面的騾馬一匹跟着一匹，走過石板橋，來到梁廣中他們那一邊。

那些騾馬大概懂人性，看到熟悉的主人，發出歡鳴聲，將腦袋伸向梁廣中四人的身上，親熱地挨擦着。

四人也親熱地摸摸那匹，拍拍這匹，開心得直笑。

「梁老闆，快看看他們賠償給你的貨物，若滿意，他們便回去。」阿藍提醒梁廣中：「他們賠償的物品，在第六匹騾馬上。」

梁廣中忙招呼阿洪與他一起檢查第六匹騾馬馱着的貨包。

那是兩個大貨包，兩人合力將之搬下來，打開看看裏面裝着的，是否阿木對阿藍所說的貨品。

沒有錯，兩個貨包內，分別裝着珍貴的毛皮及藥材，還有兩袋金砂與銀砂。

梁廣中略爲估計一下，那兩個貨包的價值大概與失去的貨物相抵，少不了多少，能夠得到賠償，已是萬幸，那裏還斤斤計較，於是對阿藍點點頭。

剛好，阿貴與阿江亦查看過五匹騾馬馱着的那些貨包，裏面裝着的都是他們做買賣時，換回來的較普通的山貨，先後向梁廣中揮手示意，那些騾馬馱着的貨包裝着的，都是貨物。

阿藍於是隔着紅土溝，大聲向對面的阿木呼叫，舉手打個手勢。

對面的阿木回個手勢，然後，與十幾個同來的族人往來路走去。

阿貴高興地對梁老闆道：「老闆，眞想不到，被搶去的貨物，居然得回，我簡直不敢相信，這種事，從來沒有發生過。」

阿洪却道：「雖然得回貨物，但阿武他們却不能夠復活！」

聽阿洪那麼說，四人的心頭頓時沉重起來。

阿藍過來對梁廣中道：「梁老闆，該走了，要不，天黑前，趕不回寨！」

梁廣中吐口悶氣，對阿貴三人道：「人死不能復生，我會照顧他們的家人的，走吧，免得天黑前趕不回去，又發生意外。」

阿貴三人點點頭，於是，四人在前後照應着那些騾馬，往回走。

* * *

梁廣中他們終於趕得及在天黑之前，趕回龍岩寨。

寨裏的人聽說他們平安回來，都趕到廣場上歡迎他們，很快，廣場上滿是男女老少。

蕭原與多麗也到廣場上去湊熱鬧。

廣場上，像過節般熱鬧。

好不容易擠入人羣中，見到梁廣中四人，蕭原忙向他們招呼。

梁廣中高興地走到蕭原面前，握着他的手：「都要回來了，他們賠償給我們，眞想不到。」

「他們賠償甚麼給你們？」蕭原笑着問：「怎麼只有那些貨物？」他看着六匹騾馬上馱着的貨物。

「其他的貨物，他們都賣掉了！」梁廣中道：「他們賠償了一批貴重的藥材，毛皮，還有兩袋金砂銀砂給我們，蕭朋友，黑山土司居然肯賠償，眞想不到。」

「他們既然賣了大部份貨物，怎不將貨款賠償給你們？却拿那些東西來賠償？」

被蕭原那一說，梁廣中先是怔了一下，繼之連聲道：「是呀！他們怎不將貨款交還給我？他們應該將貨款交還給我的呀！」

「這其中一定有甚麼古怪！」蕭原心頭突然跳動一下，「黑山土司應該不是一個那麼好相處的人，要不，他也不會幹出匪盜的勾當。」

蕭原心裏總覺有點不妥，但一時間又無法說出來。

「蕭原，他大概怕我阿爸會向上面的衙門舉報他，所以，他不敢不交還貨物。」多麗說。

「蕭朋友，寨子裏沒有發生事情吧！」梁廣中問。

「沒有呀！」多麗接着說：「我們還擔心你們會不會出事，你們回來了，放心了」

跟着又道：「知道你們回來後，我阿爸已吩咐才吉叫守候在寨內各個要緊處的寨兵解散，回家去。」

蕭原心頭陡地一動，他終於猛然驚悟心中的那點不妥是甚麼，疾聲道：「多麗，妳阿爸眞的叫才吉解散了寨兵？」

多麗點點頭：「我出門去找你時，聽阿爸對才吉那麼說的。」

「多麗，快跟我去找妳阿爸！」蕭原心裏陡然生出一股不安的感覺。

「甚麼事呀？」多麗問。

「見到妳阿爸，妳自然知道。」蕭原拉着多麗就往外走。

但他馬上又停下來，扭頭對愕然看着他的梁廣中道：「梁老闆，快將騾馬拴好，叫阿洪他們準備好，可能隨時有事發生。」

「蕭朋友，你到底想到了甚麼？」梁廣中着急地問。

蕭原猶豫了一下，才對梁廣中說道：「梁老闆，我懷疑是黑山土司不將賣貨的貨款還給你，可能拿來買了鎗械武器，直到如今，他們毫無動靜，一是有可能我猜錯了，黑倮人沒有甚麼陰謀；二是我們沒有猜錯，但却比我們想像的還要陰險，他們大概猜到我們恐怕他們有古怪，因而有所防備，於是，便耍陰謀了，不乘機偷襲寨子，好讓我們以爲猜錯了。從而放鬆提防，他們才來個突然襲擊！」一口氣將他的想法說出來。

梁廣中聽蕭原那麼說，再看廣場上擠着的人羣，在笑着說着，全都輕鬆高興，那一個會往壞處想！再想起多麗剛才所說，已解散了防守在寨中各個要緊處的寨兵，萬一不幸被蕭原言中，黑山土司就在龍岩寨放鬆了戒備的時候，突然襲擊，那……他禁不住倒抽一口冷氣，心裏陡然升起一股恐慌，忙對蕭原道：「蕭朋友，你說的未嘗沒有可能，快去對水旺土司說。」

看到兩人神色那麼緊張，多麗也感到不安，急急對蕭原道：「快去見我阿爸，對他說。」

蕭原對梁廣中道：「快叫廣場上的人回家，別聚在廣場上！」邊說，邊與多麗擠出人羣。

「砰砰，啪啪……」一陣鎗聲就在這時驀然響起，聽鎗聲，是從寨子的左後側傳來的。

這個時候，天色幾乎全黑下來。

廣場上的人頓時驚得亂了套、小孩哭喊，大人驚叫，婦女尖呼，你奔我跑，混亂極了。

蕭原與多麗幾乎被爭相奔逃的人羣撞跌，衝開。

鎗聲一陣緊過一陣，而且還傳來一陣怪吼聲，聽一下，鎗聲與怪號聲，起碼從三四個地方傳來。

蕭原用力拉住多麗，大聲呼叫道：「別慌，別驚怕，快跑回家去，不要亂跑，是男子漢的，都拿起鎗，趕去土司衙門，聽從土司的指派，打退攻寨的賊人。」

沒有人聽他的，人羣依然狠奔豕突。

蕭原起先不明白那些人爲何不聽他說的話，跟着便醒悟到，那些人不是漢人，而是傜人，大都不會說漢話，自然亦聽不懂他說甚麼，忙對多麗道：「妳快照我的意思，大聲對族人說。」

多麗放聲用傜族話，照着蕭原剛才所說的話意，叫了一遍。

狠奔豕突的人羣頓時鎮定下來，不再你推我撞的，亂奔亂跑。

驀地，一陣急密的鎗聲響起，廣場上有幾個人尖叫痛哼着，跌倒下去。蕭原忙大叫：「快趴下來！」一拉多麗，趴在地上。

灰黑夜色中，有一伙人向廣場衝過來，邊跑邊開鎗向廣場射擊。

那伙人肯定不是寨子裏的人，自己人不會打自己人的。

換言之，那伙人是攻寨的賊人，九成九是黑倮族人！

賊人已攻入寨中了。

蕭原食指一扣，朝那伙衝過來的人掃了半梭子彈。

跑在頭裏的幾個人應鎗跌倒下去。

後面的人立刻散開，躲避。

「砰砰……啪啪……」廣場上跟着響起一連串鎗聲。

從廣場衝過來的人又有兩個中鎗倒下。

蕭原知道開鎗射擊的，是梁廣中與他的三個伙計——阿貴，阿洪、阿江。

蕭原邊向那些仍繼續閃竄躍奔過來的人開鎗射擊，邊疾聲對多麗道：「妳快帶廣場上的人到安全的地方。」

多麗猶豫着。

「快呀！」蕭原發急地催促多麗。

咬咬嘴唇，多麗才離開蕭原的身邊：「你要小心呀！」快速地向後轉，低聲對趴在地上的族人道：「別驚怕，快往後爬，跟我來。」

那些撲過來的人被蕭原與梁廣中四人的槍火所阻，都掩藏起來，不敢再往前衝。

蕭原暫時鬆口氣。

起碼，廣場上的婦孺等人在他們的掩護下，往安全的地方撤去。

不過，他很快便發覺到情形不大妙。

寨內不但有很多處地方起火，也有幾處地方槍聲急密，驚呼慘叫聲響成一片，這情形，不用說，賊人已從幾個地方攻入寨內。

幾處有槍聲響起的地方中，以土司「府」那面的槍聲最激烈。

看來，賊人想攻入土司府，只要殺死或是捉到水旺土司，那就可以控制龍岩寨。

一念及此，蕭原大急，急忙扭頭向梁廣中四人叫道：「梁老闆，快衝去土司府！」猛地從地上竄起來，邊向那些掩躲着的賊人開槍，邊疾衝前去。

梁廣中四人亦從地上跳起來，邊開槍射擊，邊往前衝。

這時候，他們都忘記了危險，也無懼死亡，心裏只有一個念頭，將攻入寨內的賊人殺死，趕出寨外，保住龍岩寨。

五個人像猛虎出柙一樣，不但衝過那些賊人的狙擊，還將那幾個掩躲着的賊人全部打死打傷！

那一共是七個賊人，連同先前被射倒的幾個，大概有十三四人。

「他們是黑倮人？」阿洪大聲叫。

那些被打死擊傷的，確是黑倮人，他們沒有再裝鬼扮神，每一個都是本來面目，也沒有掩飾獨有的標誌，頭髮剃成品字形。

「蕭朋友，不幸被你猜中了！」梁廣中在後面高聲說。

蕭原無暇理會梁廣中的話，一個勁往土司府跑去。

這時候，寨內一片混亂，天色雖然全黑下來，由於寨內火光處處，比傍黑的時候還要光亮。

蕭原與梁廣中五人衝到土司府前，立刻被一陣射來的槍火所阻，無法再衝入土司府內。

五人立刻找地方掩蔽起來，開槍還擊。

土司府內一片光亮。

原來，土司府有大半地方着火燃燒，火光熊熊，照得附近一片光亮。

火光映照下，蕭原五人清楚地看到，最少有三十多個黑倮人從兩面攻打土司府。

而土司府內，只有一處地方還未被大火波及，一座小高樓！

那座小高樓用石、木、竹搭建成，共有三層，第一層是用石塊砌成的，第二層用木，第三層用竹，槍火就是從小高樓的二三層向那些黑倮人射去，阻止那些黑倮人攻入小高樓。

從小高樓射出的槍火，蕭原估計裏面有十個人左右。

自兩面的小高樓攻擊的黑倮人雖然分出一小部份人截擊蕭原五人，他們的攻勢仍然很猛烈，叫囂着，不斷向小高樓發動攻擊！

小高樓的人若不是居高臨下，佔了地形上的優勢，早已經守不住，被黑倮人攻進去了。

蕭原猜測，小高樓內的人極可能是水旺土司與他的家人，還有幾個「親兵」，他們雖然極力據守，從眼前的情形看來，他們據守不了多久。

因爲，小高樓若被火勢波及，他們便無法再守下去。

蕭原忽然想到，黑倮人爲何不用火攻小高樓，若用火攻，樓內的人早已守不住！

他先是感到奇怪，跟着便明白過來，黑倮人想生擒樓內的水旺土司，用他來要脅寨內的人放棄抵抗，舉手投降。

小高樓內的人雖然拚命射擊，那些黑倮人仍然步步進逼，越攻越近。

蕭原看出，小高樓遲早會被黑倮人攻入去。

眼前的情形，必需要盡快援救小高樓內的人，但這談何容易！

他們所在的地方雖然距土司府很近，但其間却隔了一塊空地，要衝過那塊闊約十多丈的空地，才能到達小高樓，十數丈的距離不算闊，但要越過，可能比登天還難。

因爲，在越過那塊無遮無擋的空地時，很難不被黑倮人發射的槍火射中，除非是不怕刀斬槍擊的鐵人！

黑倮人對小高樓的攻擊越來越烈。

蕭原心裏大急，與梁廣中稍爲商議後，他與阿洪強行衝越過那塊空地

，梁廣中與阿江、阿貴掩護他倆。

第一次，兩人才衝出丈外，便被黑倮人猛烈的槍火逼退回去。

第二次，衝出四五丈，無法再往前衝，阿洪還被槍火擦傷了皮肉，不得不退回去。

跟着，他們再試了兩次，都無法越過那塊空地，只好放棄。

黑倮人已攻到小高樓前。

小高樓內的人仍然頑抗。

蕭原心急如焚。

驀地，他們的背後槍聲大作，匿在一棵樹後的阿江「呃」地慘叫一聲，歪倒在地上。

蕭原與梁廣中三人大吃一驚，急忙扭頭回望，只見十幾個黑倮人呼叫着，開槍向他們衝來！

四人立刻開槍還擊。

一輪射擊之下，總算暫時將後面那十幾個黑倮人截停下來，但土司府那邊，負責截擊他們的黑倮人，乘機向他們衝過來。

蕭原他們頓時陷於危境之中，腹背受敵！

他們只有四個人，而黑倮人合共有二三十人，槍火雖然不很厲害，蕭原四人仍然無法應付得了！

四人雖然拚命向兩面衝過來的黑倮人射擊，仍然阻擋不了，前後兩面的黑倮人越衝越近。

四人仍然負隅頑抗！

小高樓那面，黑倮人已攻入小樓的底層！

蕭原四人甚至無法突圍！

那些黑倮人發出叫人心寒的嗥叫聲，有如虎狼般，兇猛地撲向蕭原四人。

蕭原四人自忖必死，當然不甘心束手待斃，把心一橫，咬牙頑抗到底！

他們已絕了生望。

驀地，土司府那邊槍聲大作，攻擊小高樓的黑倮人頓時大亂，不少人倒下！

從土司府那邊衝過來的黑倮人立時慌亂起來，返身往回奔，抗擊突然襲擊他們族人的一伙人！

自後面衝向蕭原四人的黑倮人也被眼前的突變弄得呆窒了一下。

蕭原與梁廣中三人眼見機不可失，喝一聲「衝！」有如出柙猛虎般，竄撲向後面那伙黑倮人！

首當其衝的幾個黑倮人立時中槍倒下。

其餘的黑倮人回過神來的時候，蕭原四人已衝入他們當中，有如虎入羊羣，手上的短槍連响，當者披靡！

由於那些黑倮人拿的都是長火(步槍及獵槍之類的武器)，吃力也在這裏，不但不及蕭原四人手握短槍的靈活，也恐怕傷了自己的族人，所以，他們才會大爲吃驚。

眼見勢頭不對，那些黑倮人立刻四散奔逃。

本來十數人的，但卻只有六七個人跑得了。

蕭原他們沒有追擊，立刻返身撲向土司府那邊。

一羣人突然呼叫着自廣場那邊衝來，聽聲音，是寨子裏的人！

蕭原四人不由停下來，那羣人眨眼衝到來，領頭的一個，赫然是多麗！

後面的都是傜人，由老年到少年都是男的，手上執着各種各樣的武器，人數有四五十人。

「多麗？」蕭原急叫一聲。

「蕭原！」多麗歡叫一聲，撲向蕭原。

後面的人羣繼續往土司府衝去。

蕭原一把拉住多麗：「快去救妳阿爸！」跟着人羣往前跑。

梁廣中、阿洪、阿貴經已繼續衝往土司府，跑在人羣的前面。

寨內，仍有兩三處地方有槍聲响起，也有人開始救火。

＊　＊　＊

攻擊小高樓的黑倮人雖然已攻入底層，但被突然殺來的一伙傜人突襲之下，陣脚大亂，但仍然想攻上樓上，活捉水旺土司，威脅族人。

那伙黑倮人據守在小高樓下，抗擊向他們攻擊的傜人，同時，全力往樓上攻去。

蕭原多麗與那羣人衝到土司府前，那伙黑倮人眼見勢色不對，想溜已來不及，被圍堵起來。

剎時間，槍聲與喊殺聲震天動地。

那些黑倮人左衝右突，終被一小撮人突圍而出。

自那邊堵擊黑倮人的那伙傜人中，有一個人跳上一塊石上，舉槍向突圍而逃的那撮黑倮人開了一槍，射倒一個黑倮人，振臂高呼：「追，殺光黑倮人！」從石上跳下來，疾追向那撮黑倮人逃竄的方向。

火光中，可以清楚地看到那個人的樣子。

「阿龍？」人羣爆出一陣呼喊聲。

那人確是阿龍，雖然臉上長滿了鬍子，衣衫破爛，族人仍然一眼便認出是他！

十幾個人傜人吶喊一聲，跟着阿龍追下去！

被困着的黑倮人眼見無法突圍，大勢已去，不得不棄械投降。

傜族「戰士」將那些投降的黑倮人綁起來。

被困在樓上，差點落在黑倮人手上的水旺土司與妻兒、「親兵」，從小高樓上走下來。

人羣發出歡呼聲。

就在歡呼聲中，寨內其他幾處地方的鎗聲逐漸沉寂下來。

大概，那些黑倮人從傜人發出的歡呼聲中，猜到這一次的行動已失敗，無心再打下去，都溜了。

小樓下及小樓前的地上，倒着不少屍體，有黑倮人的，也有傜人的，人們只顧歡呼慶祝，沒有去理會那些屍體。

多麗眼見父母弟弟無恙，開心地跑前去，撲入母親的懷中。

蕭原站在一旁，看着人羣歡呼跳躍，水旺土司高舉雙手，揮動着，接受族人的歡呼，他也高興地笑起來。

笑着，他不覺地扭頭往四下裏掃視一眼，倏地，他的笑容一下子凝住，全身神經綳緊。

那無意的一掃之間，他瞥到一具屍體動了一下。

那具屍體被另一具屍體壓着。

蕭原不敢立刻走過去，免得狗急跳牆，他突然用手摸着肚子，裝出內急的樣子，急急斜向那具動了一下的屍體走去。

他一直捂着肚子，攢眉咧嘴的，一副肚子痛的樣子，從那具屍體的脚前走過。

那具屍體一點動靜也沒有，蕭原在那剎那，以爲自己眼花看錯了。

就在走到那具屍體脚前的剎那，他陡地停下來，一脚踏落那具屍體的左脚踝上。

那屍體頓時發出一聲痛叫，上身彈起來。

蕭原的動作好快，右手一伸，手上的鎗已抵在那具彈起來的「屍體」的鼻子上。

那「屍體」頓時僵住不動，雙眼驚疑地注視着抵在他鼻子上的鎗嘴！

「是你！」蕭原一眼看清楚那「屍體」的面目，禁不住脫口疾叫出聲：「饒深！」

那「屍體」的臉上雖然有血汚，身上也穿着黑倮人的衣服，頭髮也剃成品字形。但那樣貌却改變不了，確是逃匪饒深！

蕭原料不到會意外地捉到饒深，一時間，大感詫愕！

這眞是得來全不費功夫！

「饒深，你的報應到了！」蕭原冷冷道：「天有眼，要你落在我的手上！哼，一定是你唆擺黑倮人幹出這種事來的！」

饒深臉色慘白，沒有吭聲。

「起來！」蕭原厲喝一聲。

饒深推跌壓在他大腿上的屍體，灰溜溜地站起來。

「黑山土司呢？」蕭原喝問。

「逃了！」饒深垂着頭答。

「殺了他，殺死他！」突然間，歡呼跳動的人羣向饒深衝去，揮動着手上的鋤頭、棍棒、獵槍、利刀等物，聲勢嚇人！

人羣呼叫的是傜話，饒深雖然聽不懂，但從那憤怒的呼喊聲，再蠢笨的人也猜到，其意不善。

他嚇得雙脚發軟，跪倒下去。

＊　＊　＊

阿龍與十幾個追下去的•家漢子回來了。

他們追截不到黑山土司及跟隨他突圍竄逃的七八個黑倮人，被他們走脫了。

雖然捉不到黑山土司，寨裏的人都將阿龍當作英雄，向他歡呼致敬。

原來，是阿龍在最危急的關頭，帶了寨中十多二十個人，突然襲擊正在全力進攻小高樓的黑倮人，不但解了被困在小高樓上的水旺土司等人的危困，也解救了蕭原與梁廣中等人。

至於他怎會在失了踪後，又突然出現，據他說，自那次的比試鎗法輸了給蕭原後，感到面目無光，羞於在族人面前出現，便帶了獵鎗弓箭，跑入寨後的山林中，打算這一輩子也不回寨子，在山林中過其野人生活，但心裏放不下父母弟妹，因此，盡在寨子附近的山林留連，這日，在黃昏時，他已在距寨子不很遠的山林前，發現有人在離寨子很近的一個土崗後集結，由於天色昏暗的關係，他看不清楚那些是甚麼人，但却猜到，那些人似乎會對寨子不利。他雖然憤恨多麗的移情別戀，亦不滿族人對蕭原的歡迎、尊敬，但寨子裏有他的父母弟妹，寨子裏若發生甚麼事，父母弟妹可能會遭殃，加上那一份濃厚的鄉族之情，他決定暗中監視那些人，看看他們在搞甚麼鬼！

那些黑倮人竟然襲擊龍岩寨！他驚急之下，乘亂摸回寨子，好不容易偷偷召集了二十多個族人，帶備鎗械，向鎗聲最激烈的土司府那邊掩撲過去！

就靠了他們那支奇兵，龍岩寨才能轉危爲安！

難怪他被族人視爲英雄。

他又可以在族人面前抬起頭來了。

他忽然覺得，族人是世上最公正、最可愛的人。

他原諒了多麗的移情別戀。

他也不再妬恨蕭原，視他爲敵。

他還坦然向蕭原承認，那一晚在紅花寨外，蕭原與阿洪睡到半夜時遇襲，那個襲擊他們的人就是他！

他向蕭原認錯。

蕭原原諒了他。

一個人在一生中，總會犯錯的，知錯能改，值得原諒。

事實上，蕭原一直感到對不起阿龍。

而且，他也犯了錯。

做了對不起張鳳琴的事。

事實上，有時午夜夢迴，便禁不住想起張鳳琴，良心發現，心裏極度不安。

他深責自己居然一時糊塗，鑄下大錯。

對於與多麗的那段情，他不知怎樣去處置。

＊　＊　＊

龍岩寨的傜人都是單純、樂天的

人，他們很快便忘了差點被黑倮人攻佔了寨子這件慘事，幹活的幹活，被燒掉屋子的，在族人的合力幫忙下，重建家園，一切與以前沒有甚麼分別。

土司府也在重建中。

梁廣中這一次沒有甚麼損失。

黑倮族人交還給他的十三匹騾馬及貨物，全都沒有丟失不見。

唯一的損失是，阿江受了重傷！

總算是不幸中的大幸——死不了。

爲了阿江，他們只好留在龍岩寨一段時日。

這一日，他們終於離開龍岩寨，出山返回吉倉。

因爲，阿江的傷好了很多，加上他們都惦掛着家中的親人，都不想悶在龍岩寨，而且，是阿江先提議走的，所以，他們便在這一日起程返回吉倉。

想不到的是，蕭原也與他們同行。

梁廣中他們都感到很驚詫，看到蕭原一臉痛苦、失落的樣子，他們都問他。

但他們都猜到，蕭原離開龍岩寨，必是與多麗有關。

莫非蕭原與多麗情海生波？

可以這麼說。

一路上，蕭原都悶不吭聲。

不由自主地，他又想起多麗那一晚對他說的話。

那一晚，多麗異常熱情。

歡愉過後，多麗忽然起身穿上衣衫，蕭原大感奇怪，因爲，這段日子以來，多麗都睡在他那裏，天亮才走的，從未試過睡一會便走，忙問多麗爲何離去。

多麗咬着嘴唇，深深地看了他一眼，說道：「蕭原，我知道你不會留下來的，你心裏有另一個女人，你念念不忘她……」說到這裏，她眼中留下淚來。

蕭原正想說話，多麗已接着說下去：「你一定好奇怪我怎會知道，是不是？是你在睡夢中說出來的，你叫着那個女人的名字，你很痛苦、後悔！這幾日，我聽到你有三晚叫着那個女人的名字，有一晚，還說對不起她，不知怎辦才好……你知道嗎？我偷偷地哭了……你深愛的不是我，是那個女人……我好失望、痛苦……我知道，你不是屬於我的……但我好高興與你在一起的這段日子，我這一生也忘不了……你走吧，回到你深愛的那個女人的身邊，忘了我，不要爲了我而留下來，我不想你痛苦、爲難，只要你記着我……你跟梁老闆他們走吧，我不會再見你，但我會一生一世也記着你……」突然轉身，掩着臉，跑出屋外。

蕭原被多麗的話弄得怔愕不已，待他驚覺多麗轉身往外跑，想拉住她，已來不及，忙跳起身來，叫一聲「多麗！」顧不了赤身露體，追出去。

追到門前，猛然醒覺自己一絲不掛，多麗已跑得不見了影蹤，蕭原頹然坐在門前。

這一晚，他沒有闔過眼。

之後，他再也沒有見過多麗，多麗也沒有找過他。

他到土司府去找多麗，土司府的人對他說，多麗串寨子去了，十天半月不會回來。

那幾日，蕭原失魂落魄的，他知道，多麗是認真的。

那幾日，他也認真地思想過，他確是深愛着張鳳琴，雖然他也愛多麗，比較之下，他發覺愛張鳳琴多一點，而且，他確是不想永遠留在這荒蠻之地，他不是荒蠻世界的人！

終於，他忍痛負疚，跟隨梁老闆的馬幫，離開了龍岩寨。

他雖然離開了多麗，但他永不會忘記她。

騾馬在山路上走着，鈴聲叮噹，響個不停。

蕭原留戀地回頭往龍岩寨那面張望一眼，滿眼山林忽然幻變成多麗那張清麗的臉龐，他禁不住在心裏叫一聲：「多麗，原諒我！」

蕭原看不到，在龍岩寨前面一個山頭上，有一條俏麗的身影站立着，望着那條通往山外的蜿蜒山路。

（全文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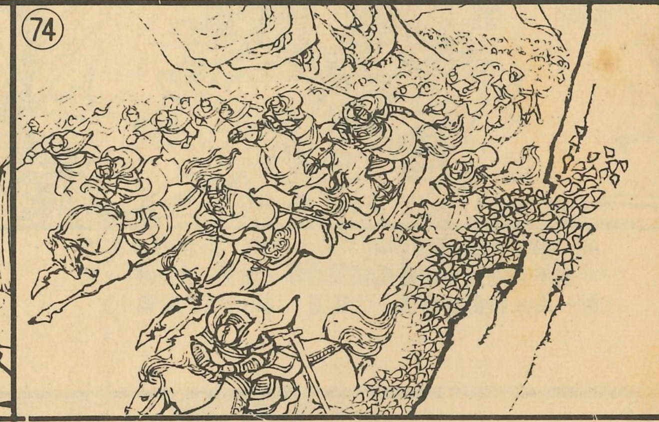
三國演義之卅七

空城計（三）

徐正・編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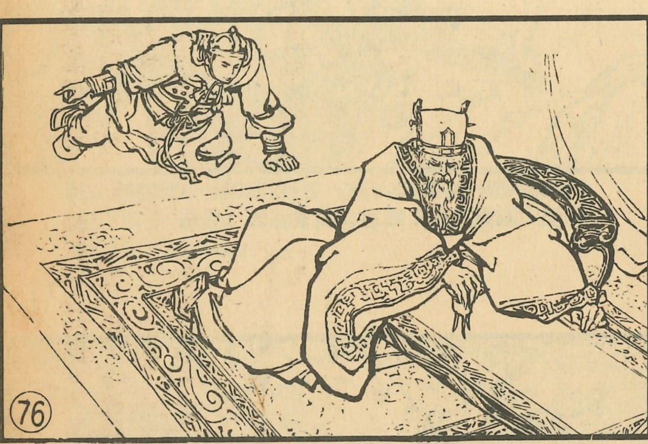
73　司馬懿驚道：「果然中了埋伏了！」慌忙拍馬奔逃。魏兵丟了好些輜重，跑了一陣，又聽見山谷裏鼓角喧天，前面一面大旗，綉着「龍驤將軍關興」字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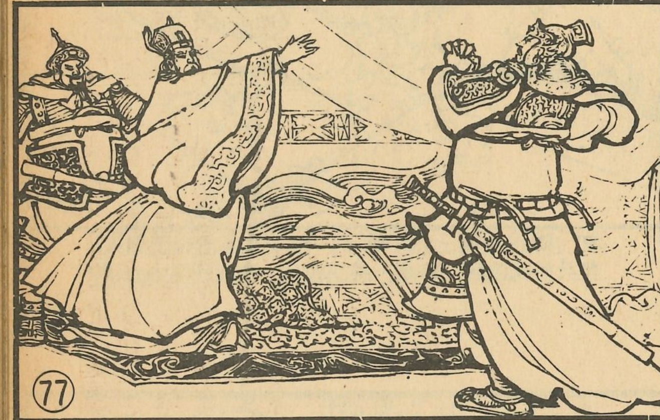
74　魏兵不知山裏埋伏着多少兵，不敢接戰，慌慌張張，棄甲拋戈，奪路奔回街亭去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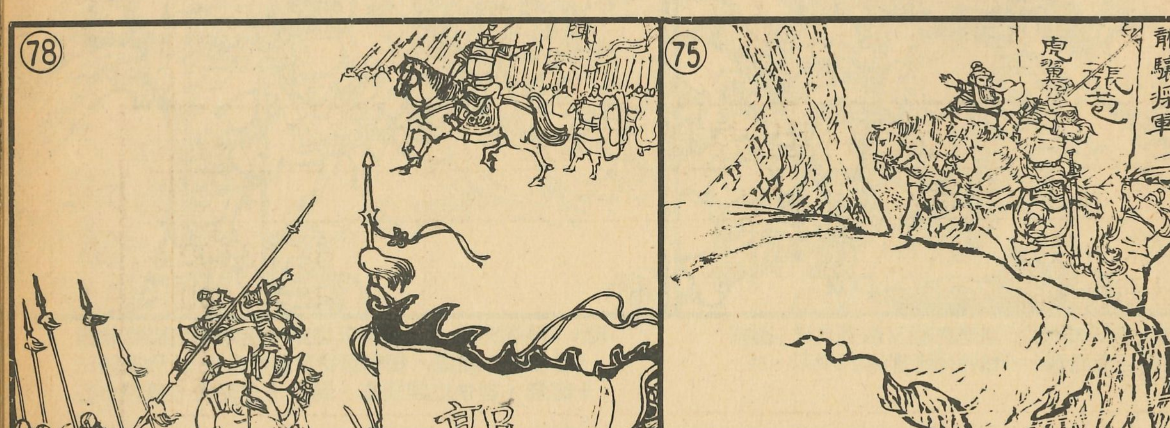
75　關興、張苞也不追趕，收拾了魏軍丟棄的軍器、糧草，向陽平關撤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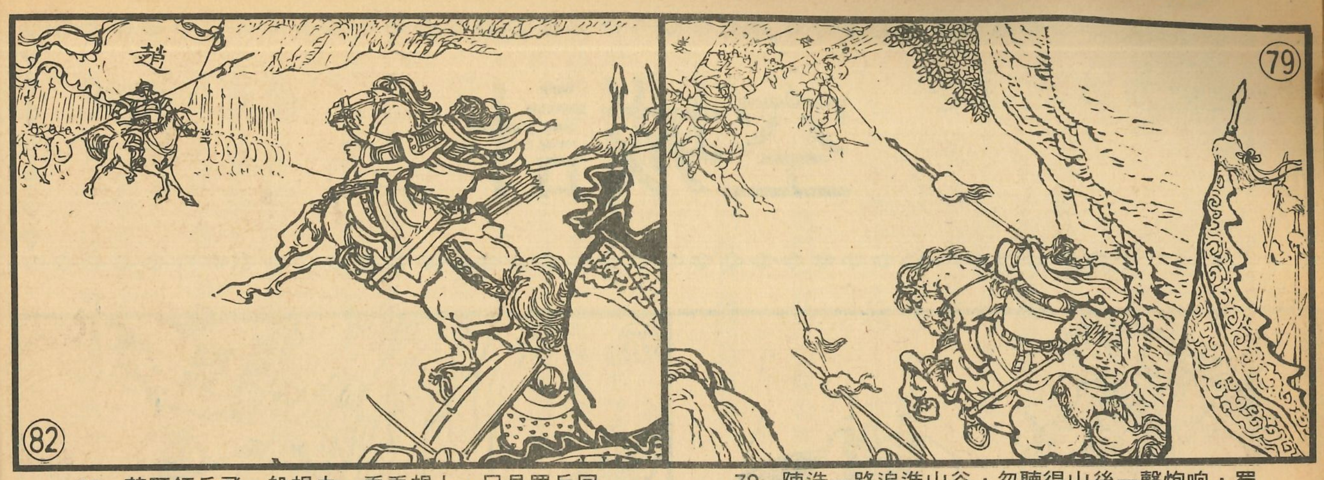
76　司馬懿奔回街亭，檢點下來，雖然丟了些輜重，人馬却沒甚麼損失。正在慶幸，忽然探馬連連報到，說西城是座空城，並無埋伏；北山裏也只有五六千蜀兵，並不敢出來厮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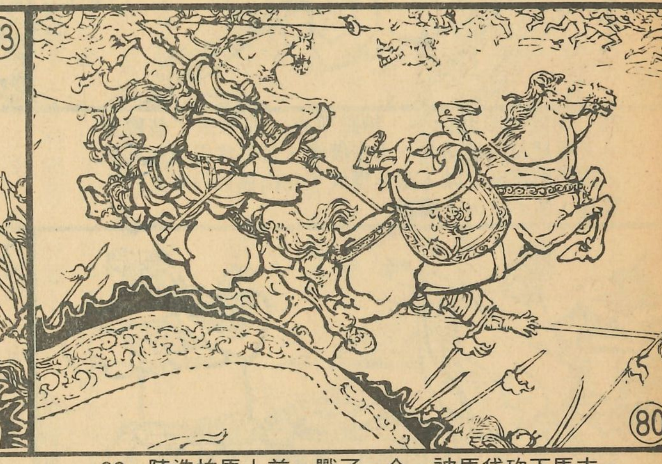
77　司馬懿氣得目瞪口呆，連連嘆氣道：「我不如孔明！我不如孔明！」又探到孔明已經向漢中退去，便派大將郭淮，帶兵前去追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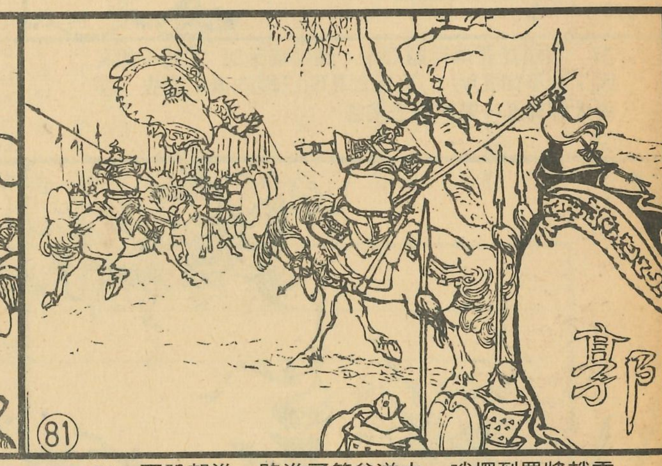
78　郭淮分兵兩路，叫先鋒陳造帶領一路兵抄山谷小路追趕，自己帶領一路兵從箕谷大路進軍。



79 陳造一路追進山谷，忽聽得山後一聲炮响，蜀軍漫山遍野殺來，爲首大將是姜維、馬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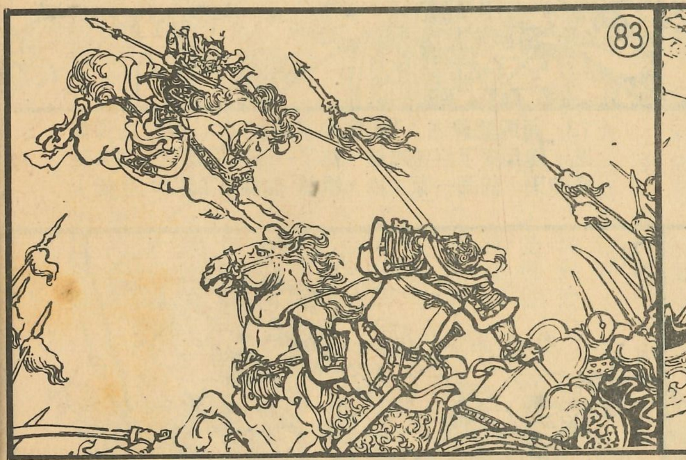


80 陳造拍馬上前，戰了一合，被馬岱砍下馬來。魏兵紛紛逃散。姜維、馬岱收兵，連夜回漢中去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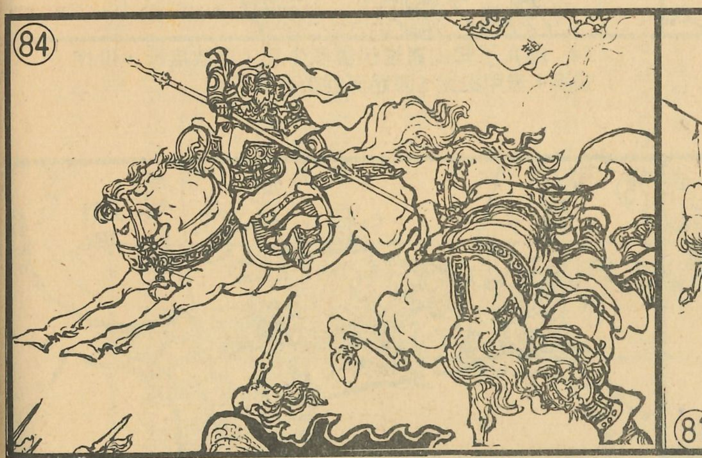


81 再說郭淮一路進了箕谷道中，哨探到蜀將趙雲，正在領兵撤退，便喚部將蘇顒吩咐道：「你帶領三千輕騎，趕快追趕蜀軍，趙雲十分英勇，須要小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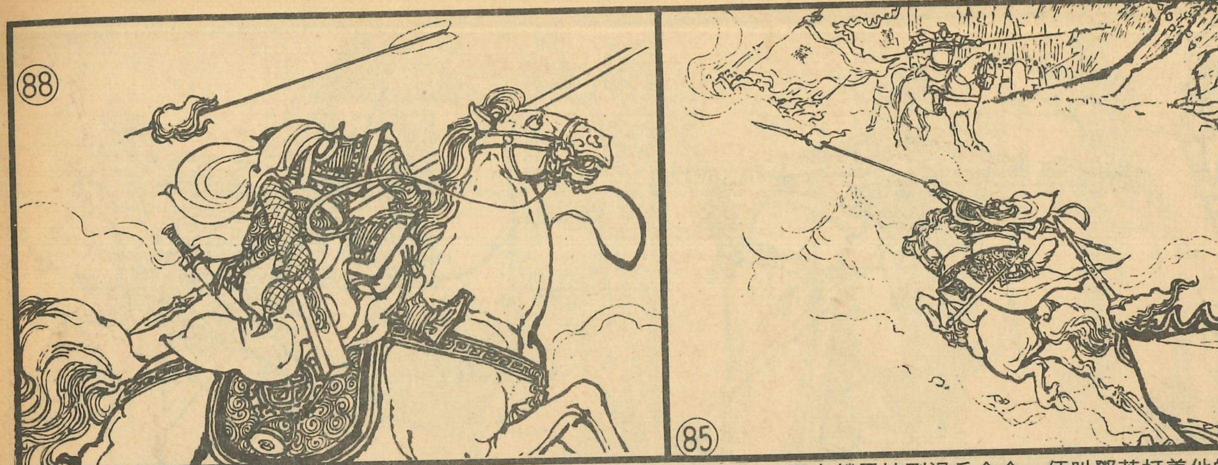
82 蘇顒領兵飛一般趕去，看看趕上，只見蜀兵回過身來，站住陣脚，陣中閃出「趙」字旗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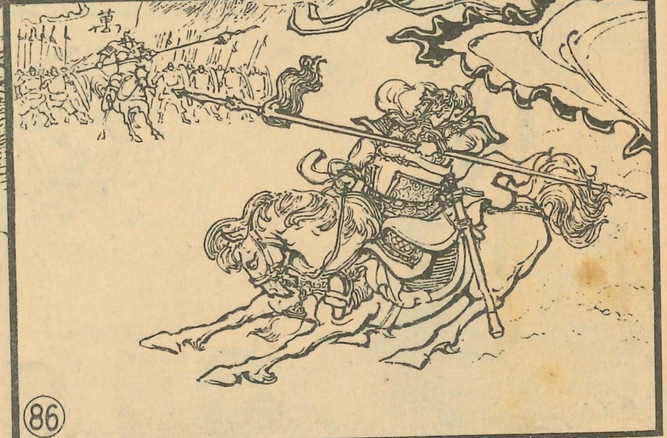
83 蘇顒記起郭淮吩咐，心中害怕，急忙收兵後退。走不到幾里，忽聽得喊聲震動，撞出一彪人馬，爲首一員大將挺槍躍馬，大喝道：「認得趙子龍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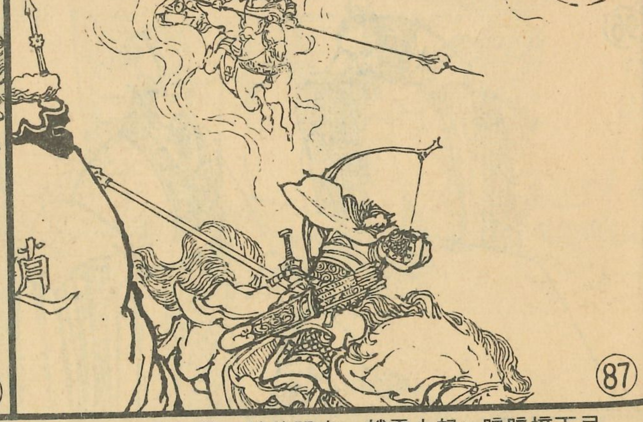
84 蘇顒大驚，暗想：「這裏怎麼又有趙雲？」稍稍遲疑，不防趙雲馬到，一槍把他挑落馬下。



85 原來趙雲接到退兵命令，便叫鄧芝打着他的旗號，押着糧草先走，自己在谷裏埋伏。他槍挑蘇顒，追殺魏兵。前面郭淮部將萬政趕到，攔住了趙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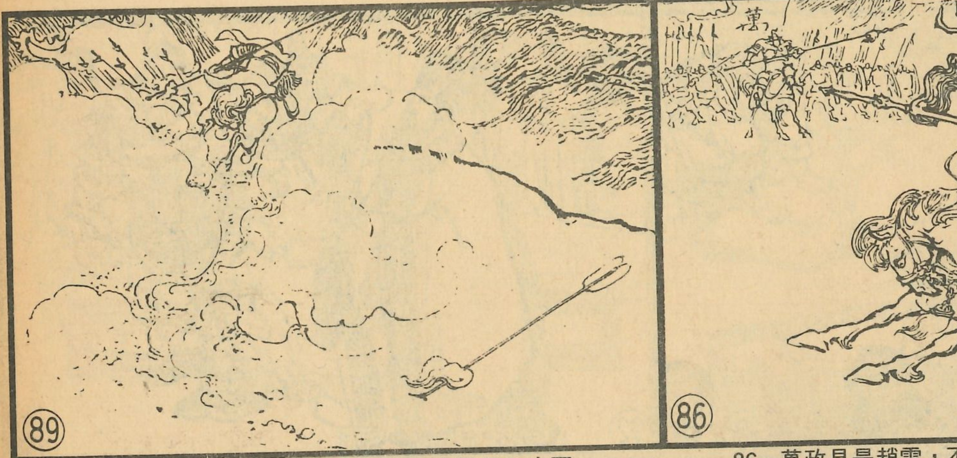


86 萬政見是趙雲，不敢前進。趙雲却勒馬挺槍，只等厮殺，直等到黃昏時候，才撥回馬頭，緩緩退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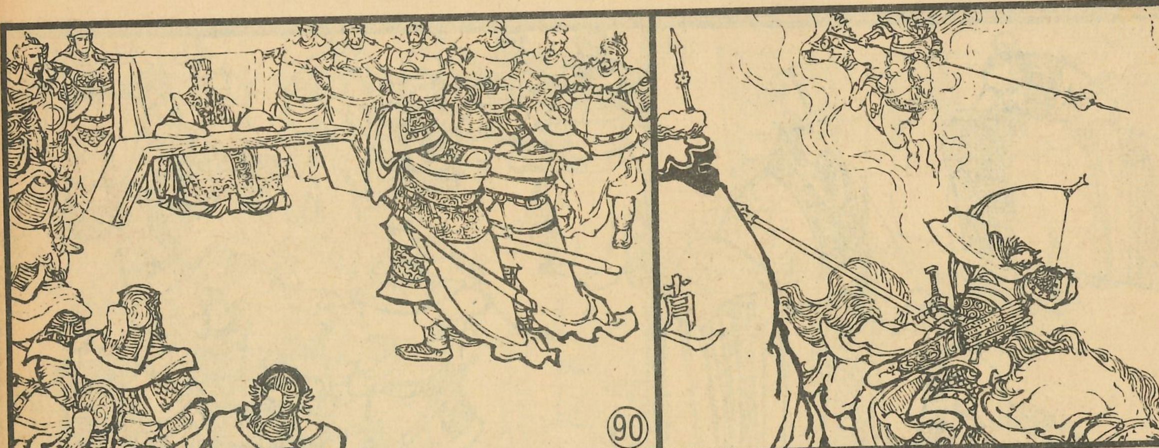


87 萬政不捨，隨後跟來。趙雲大怒，暗暗摘下弓來，等萬政走近，回身就是一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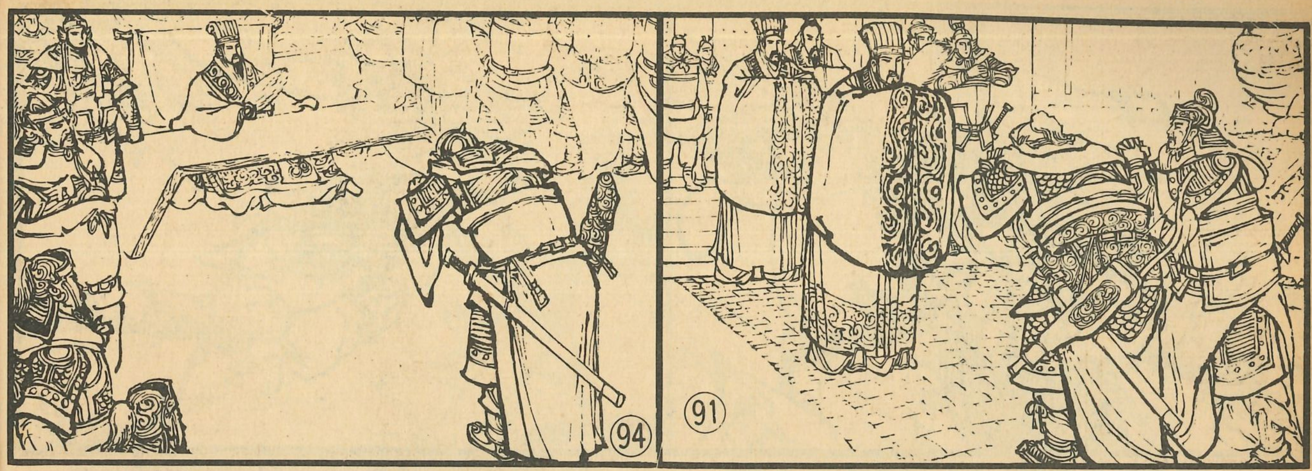
88 萬政慌忙躲閃，這一箭射中他的盔纓，嚇得他跌下馬來。趙雲用槍指着他道：「我饒你性命，回去快叫司馬懿來送死！」



89 萬政被部下救起，扶上馬背，奔回谷口去了。趙雲會合了鄧芝，護着車仗人馬，自回漢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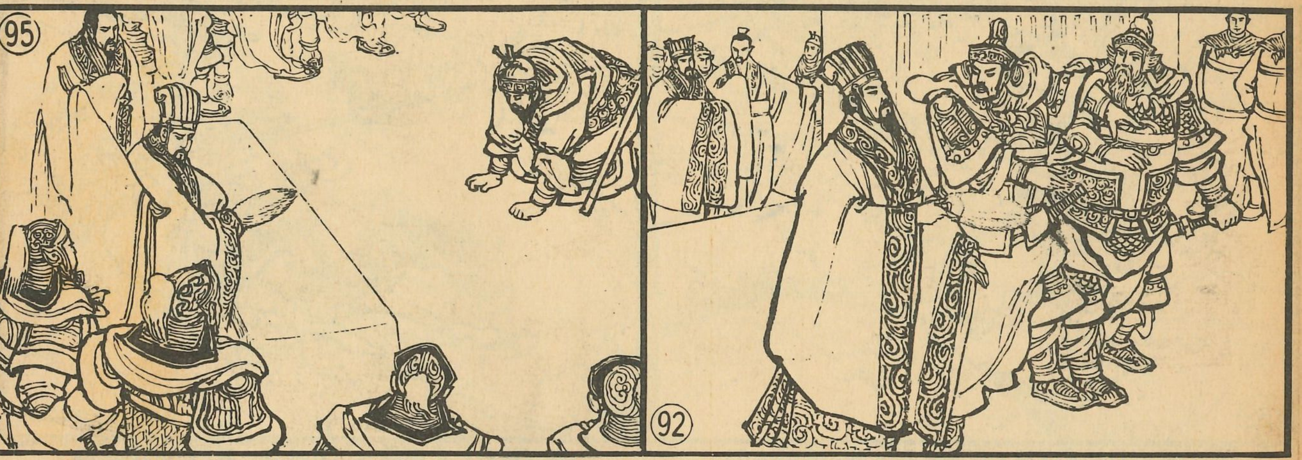


90 且說孔明退回漢中，檢點人馬，只少趙雲、鄧芝二人，他心中憂慮，忙喚關興、張苞，帶領人馬，前去接應。



91　二將正要動身，趙雲、鄧芝已經到了，人馬輜重，毫無損失。孔明大喜，親自出來迎接。趙雲慌忙下馬道：「敗軍之將，哪裏敢勞丞相迎接。」

94　正在說話，馬謖、王平、魏延、高翔都回來了。孔明先喚王平進帳，責他不能諫阻馬謖，誤了大局。王平把與馬謖的爭執和交戰經過，一一說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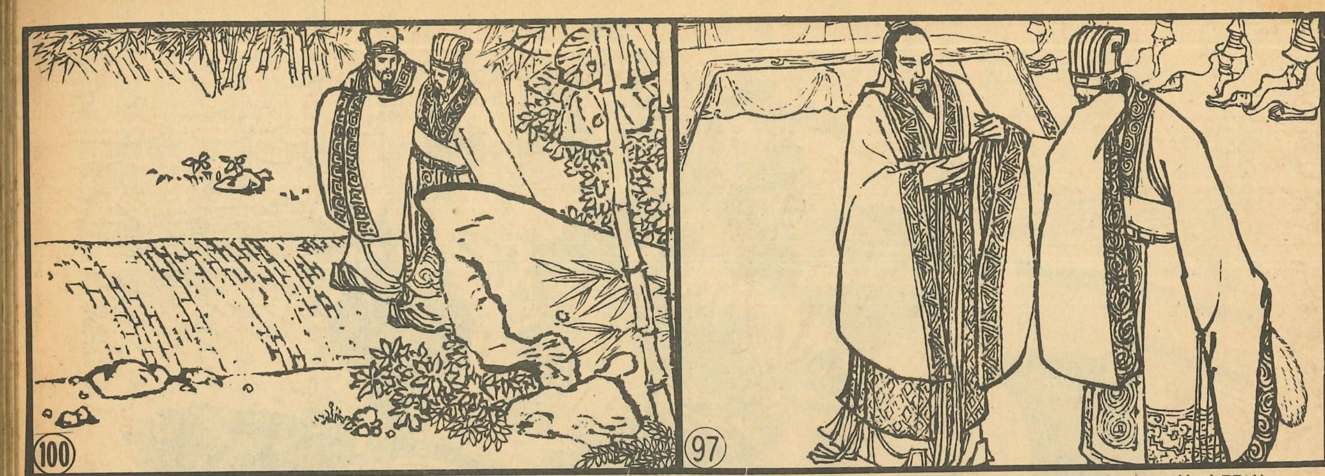
92　孔明道：「這次兵敗，全是我用錯了人的緣故。各路人馬都有損失，只有子龍不少一人一馬，是甚麼原因？」鄧芝便把趙雲親自斷後，斬將立功的事一一說了。

95　孔明喝退王平，傳喚馬謖進來，怒氣勃勃地說：「你枉讀兵書，不知變化，剛愎自用，不聽諫勸。如今誤了大事，軍法難容，倘不把你明正典刑，我怎麼能服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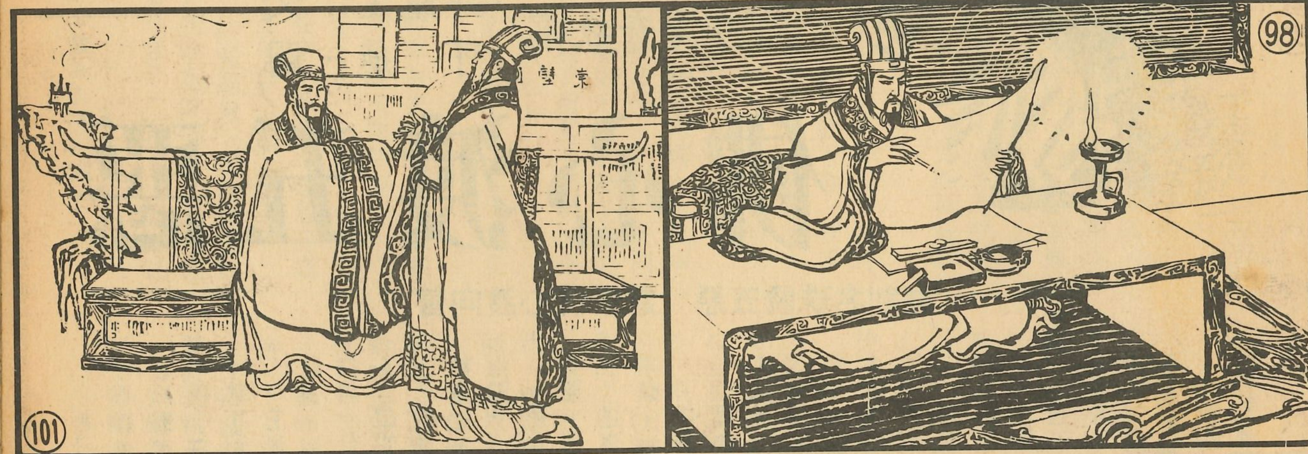
93　孔明大喜，撥出金銀、絹疋，犒賞趙雲部下。趙雲辭謝道：「這次兵敗，我們都有責任，怎敢受賞。請把金帛放在庫裏，等兵將立了功再賞。」孔明聽了，更加佩服。

96　他回頭叫人推出行刑。參軍蔣琬求情道：「現在正在用人的時候，請丞相赦了馬謖，讓他立功贖罪。」孔明道：「軍法嚴明，才能練成精兵；不斬馬謖，軍紀怎樣維持？」便喝令把馬謖推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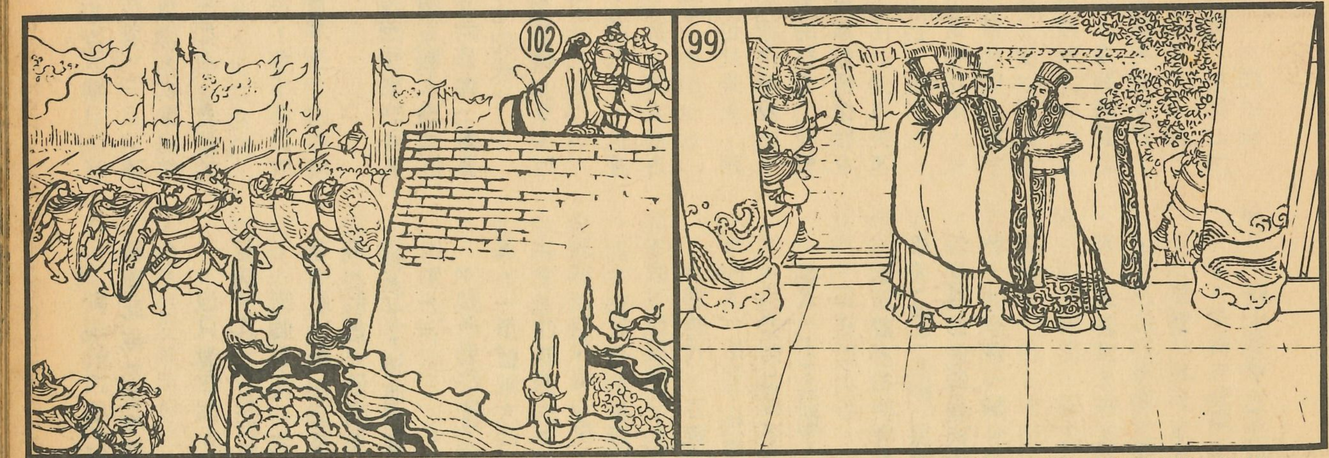
97　行刑的押走了馬謖，孔明痛哭起來。蔣琬問道：「馬謖犯了罪，丞相依法行刑，又爲甚麼痛哭？」孔明道：「我不是哭馬謖，是恨我用人不當。先帝在時，曾說，馬謖言過其實，不可大用，我沒有記住這話，以致大敗，所以傷心。」

100　費禕勸道：「勝敗兵家常事。丞相現有雄師數十萬，可以再去伐魏。」孔明道：「我軍屯在祁山的時候，多於敵軍，不能破敵，反爲敵破。主將不明，兵多有甚麼用！」



98　當天晚上，孔明寫了一份表章，請後主治他的敗軍之罪，革去他的丞相職位。

101　費禕道：「那怎樣才能伐魏呢？」孔明道：「從今以後，大家留心國事，多多指出我的短處，才能爲伐魏軍事做好準備。」費禕聽了，十分佩服。



99　過了幾天，後主派費禕到漢中慰問孔明。費禕只怕孔明慚愧，故意賀道：「聽說丞相得了姜維，可喜可賀。」孔明怒道：「兵敗而回，是我的罪過，得一個姜維，有甚麼可賀！」

102　從此，孔明在漢中撫慰百姓，訓練士卒，屯積糧草，製造攻城渡水的器械，一心一意，準備再出祁山。（本段完）

佛刀傳奇故事　臥龍生・文　可飛・圖

佛心渡五惡

寶劍名珠誘五惡　慈航佛心渡向善

老刁河的水像瘋子，天晴日麗時，平靜無波，緩緩的流着，一旦來陣狂風驟雨，山洪立刻暴發，水量逾常十倍，狂濤翻滾，湍流如洩，暴野的寸草不留。

它源起於桐柏山中，會千溪而成巨流，河面不寬，流量不長，山洪發作得十分快速。

但它却橫貫在東、西往來的官道上，河面上也曾築起過石墩木橋，但都無法抵受山洪、湍流的暴虐，悉遭摧毀。

所以，百里刁河不見橋，東、西交通，全憑着船隻擺渡。

這裏的渡船很大，渡人馬，也渡車轎，每一艘渡船上，都有三人操舟，一個船老大，兩個助手。

這裏是棉花渡口，也就是東、西大道的來往關卡，在刁河兩岸設植了八根大木樁，四條粗大的絲索，分繫兩岸木樁上，船老大只掌舵穩住船身，兩個助手攀索推舟，往返倒也快速方便。

棉花渡口兩岸，全是棉花田，秋收時節，花絮破殼，迎風起伏，數十里一片絮白，由而得名。

過午時分，東向的渡船上，已上滿了人，船老正要開船，遙聞蹄聲急驟，耳際間響起了一個哄亮的聲音，道：「船老大等一等！」

四匹快馬，護着一頂八抬藍絨大轎，飛奔而來。

騎馬的四個大漢，都跨着腰刀，轎簾低垂，看不到轎中坐的是甚麼人。

但只看四個兵弁的氣勢，就可想見轎中人一定是位官員。

四個兵弁，一般的藍色勁裝，足登薄底快靴，左首一人，繫着大紅腰帶，似是一個頭目，皺皺眉頭，道：「船老大，請他們借借光，讓一些位置出來。」

船老大打量了來人一眼，心中盤算，一頂藍絨大轎，八個轎夫，四個兵弁，四匹健馬；實在是擠不下了，只好打躬作揖的說：「各位鄉親、路客，大老爺急事渡河，各位能讓的，就等候下班渡船吧！」

那時代，官威高重，船上有一大半的人，拾起了包裹，下了渡船。

兵弁頭目四下打量一眼，又站起一批人，下了渡船。

留在船上的，只有六個客人了，一個頭戴方巾的青衣書生，一個手中舉着「鐵口直斷」招牌的看相先生，一個身軀修偉的黑衣大漢，一個挺着大肚子的孕婦，陪着孕婦的是一個年輕漢子。

船角處，還坐一個身材瘦小黑衣人，低着頭，倚壁而坐，不知是睡着了，還是打馬虎，逃避下船。

腰繫紅帶的頭目，似是很滿意了，才下令轎夫登船。

轎中人不知是自恃身份，還是懶

得見人，也未掀轎簾看一下。

轎、馬上船，足足折騰了半個時辰。

船老大收起旱烟袋，抬頭看看天色，突然吁口氣，道：「官爺，天氣有點不對啦！明早過渡如何？」

「你胡說甚麼……」兵弁頭目看看一天麗日，拉下臉道：「快些開船，公務緊急，那還能等到明天。」

船老大解纜把舵，但嘴裏却自言自語的說道：「刁河水急呀！來如疾風……」

「船老大……」看相的先生開了口，道：「我出門前看過黃曆，今天是大吉大利的好日子，放心啓碇開船吧。」

船老大搖搖頭，渡船向前行去。

船到河心，突見一道閃光劃空，緊接着一聲悶雷，震得人耳鳴不已。

一陣涼風急襲而過。

青衣書生霍然站起，冷冷的說道：「看相的，只怕你看錯黃曆了，悶雷摧急雨啊！」

「加把勁，過了河太爺有賞。」說話的是腰繫紅帶子的兵弁頭目。

坐在轎中的人，似是深得了一個穩字，急閃悶雷，仍未能讓他掀開轎簾看一眼。

但眞正知道危急臨頭的，是船老大，只聽他大聲喝道：「把緊索繩。」放開舵把，拉開一片油布，露出兩隻鐵錨，似是要在河中間下錨了。

那腰繫紅帶子的頭目吃了一驚，道：「船老大，你這是幹甚麼？船在河心，抛錨停舟，是存的甚麼心啊！」

「官爺，刁河水急，山洪來得快，去得也快。」船老大道：「抛下鐵錨，大伙兒合力把住絲索，抗過這一陣山洪的峯頭，就算逃過這一劫了，這裏河面寬，水勢就在這一陣洪峯頭上，一盞熱茶工夫就撐過去了，要是被洪峯冲下三百丈，進入了三十里險灘急流，這船就非毀不可。」

藍衣紅帶人突然拔出腰刀，冷冷說道：「你敢下錨，我就砍下你一條手臂，船上人都給我聽着，一齊動手，攀索渡河，誰敢不動，我就先要他的命，丢下河裏餵魚。」

他舉刀吆喝，殺氣騰騰，還眞有點嚇人，除了孕婦之外，那黑衣大漢、看相的、青衣書生，連陪着孕婦的年輕漢子，全部站了起來，攀索推舟，果然，船速加快了不少。

船老大歎息一聲，道：「來不及了！」

紅帶頭目轉頭看去，只見一座洪峯，如大山傾倒一般，滚滚而下，才入目光，已到百丈之內，不禁一呆。

這是極少見到的景觀，好看至極，但却把人陷入了生死一髮之間。

「放開手，抓緊船身，讓船逐流而下吧！這是九死一生的機會，是生是死，大家各安天命了。」船老大聲喝叫着。

兩個助手，當先放開絲索。

他們久年擺渡，深知山洪的可怖，也知道船老大說的全是眞話。

「護住轎子。」兵弁頭目還刀入鞘，搶先伏下身子，抱住轎子一角，另外三個兵弁，依樣畫葫蘆，各抱着大轎一角。

看相的苦笑一下，道：「果然是看錯黃曆了，這一下只怕是在劫難逃了。」

青衣書生朗朗吟道：「白石蓮花誰所供，六時常捧佛前燈。」

洪峯湧至，渡船被洪峯打入水中，但渡船是平底，不會積水，立刻又被湍流湧起，浮現水面，但已遠離渡口百丈以外了。

只見那黑衣修偉大漢，雙腿紮着馬步，就像釘在船上一般，除了衣服盡濕之外，穩穩的站在那裏。」

青衣書生也沒事，左手抓着船板壁，盤膝而坐，右手還握着書箱、寶劍，竟是連一件東西也不肯損失。

看相的仰卧在船板上，「鐵口直斷」的布招兒，剛好蓋住了頭臉，僵直的躺在那裏，像是被黏在甲板上一樣。

那中年漢子和孕婦雙臂相挽而坐。

四個藍衣勁裝的兵弁，仍然緊抱着藍絨轎子，但轎子已被洪流冲倒。

妙的是轎簾未被洪流撞開，仍然看不到轎中人面。

倒是那兩個操舟的助手，和八個轎夫，四匹健馬，全已被洪流冲走。

不！還有一個身材瘦小的黑衣人，也已踪影不見。

船老大經驗豐富，雙手緊抱舵把，使渡舟航向未偏，也保住他未爲洪流冲走。

甩去一臉水珠兒，船老大看清楚了船上人物的形態，心中十分震驚，忖：「天啊！這是怎麼回事？這些人都是神啊！坐、卧、站、躺，似都在原地未動，那麼强大的洪流，竟然未把他們冲走！」

他很想轉過頭去，看看那頂轎子，只是急流奔馳，船快如箭！不敢分神旁顧。

如果過了三十里險灘急流，水入湘江，急流轉緩，還能保住這條船，一個失神，舵向偏撞險灘岩石上，這艘船就非毀不可了，三十里急流中，水如落瀑，再好的水性，也無法保住性命。

所以，船老大不敢分神。

他也明白了，還能留在船上的人，就算不是神，也不是普通的人，一般的强壯漢子，都會被那股洪峯冲走，不是借舵把穩住身子，船老大就無能抗拒那股强大的洪峯壓力，早已被捲入洪流中了。

可是，這些人，都未借外力幫助，竟然能安然無恙。

「老大，看兩岸青草茂盛，可否停下船歇一歇呢？」黑衣大漢一面說，一

面在飛馳的木船甲板上行了過來。

他落脚如樁，保持了身體平衡，如同行在平地上一般。

船老大看得呆了，但仍然未忘記回話，道：「停？怎麼停啊？」

黑衣大漢笑一笑，突然飛起一脚，甲板上一隻鐵鎖，竟然疾飛而起，帶着一陣鐵鍊的叮咚之聲，拋向岸上。

木船打個轉，撞向河岸。

這一段是黃土河堤，岸邊滿生水草，木船撞入了水草中，不但停了下來，而且木船無損。

黑衣大漢哈哈一笑，道：「抱歉啊！抱歉，船又靠回了西岸。」

青衣書生緩緩站起身子道：「命中註定河西死，豈能輕舟渡河東。」

看相的突然一挺而起，腿未打彎，手未借力，就那麼畢直的起來啦！笑一笑道：「黃曆不會錯，這一卦是兇中帶吉啊？」

目光轉注到孕婦和年輕漢子身上，接道：「兩位，露露傢伙吧？已到了見眞章的時候。」

這時，四個兵弁也站了起來，而且，扶正了那頂藍絨大轎。

他們肅然而立，一排橫擋在轎子前面。

中年漢子放開了挽手並坐的孕婦，笑道：「看相的，好一招，『直豎鐵板』的身法，沒有三二十年的精湛內功，很難做到，閣下大概是生死一判蕭湘子？」

「好眼力！」蕭湘子淡淡一笑，道：「可是兄弟眼拙……」

理一下鬢邊飄飛的長髮，孕婦也站了起來，笑道：「惡書生，蕭湘子，韓鐵腿，江湖五大惡人已到了三個，我們夫婦不來，豈不是一大憾事？」

怪呀！水一冲，人未受傷，但却把懷的孩子冲走了，大肚子頓復常態。

敢情懷孕的大肚子，竟然是一種僞裝。

「山南栽花山北開，千里無痕的花娘子花迎風，也趕來了，眞是幸會啊！幸會！」一襲青衣的惡書生笑得有點牽强，似是被灌下了一口味道不正的烈酒，心裏不舒服，還要裝出一副笑臉來。

蕭湘子看着那年輕漢子，道：「你就是大巧若拙，咫尺天涯的于伯威了。」

「誇獎，誇獎，蕭兄還是想起兄弟了。」

只聽千里無痕，咫尺天涯這兩個綽號，就不難瞭解這一對夫婦是甚麼的人物了。

「五大惡人之中，你們夫婦最爲神秘……」一身黑衣，身軀修偉的韓鐵腿道：「一向神出鬼沒，今天法身顯現，必有所爲了。」

「于某人也覺得奇怪，你們三位天南地北的各在一方，怎麼會突然聚集了在刁河渡船之上呢？」

「甚麼人能把五大惡人設計到聚會一處，我書生實在是不能不佩服他。」

「容易呀！咱們五個人，不會爲金銀所動！」蕭湘子侃侃而談，道：「但如有一兩件稀世珍寶出現，而咱們五個人又都得到了消息，用不着別人再花心思設計，咱們就千方百計的趕來了。」

「例如是……」韓鐵腿道：「是件甚麼樣的寶物呢？」

「韓兄是考量兄弟了！」蕭湘子道：「例如辟毒珠、魚腸劍，這兩件江湖奇珍，就足以讓兄弟我動心了。」

「兩件奇珍，失踪了一百多年，怎麼會同時在一起出現呢？」于伯威道：「咱們只怕是上當了。」

「于兄一向是精打細算！」韓鐵腿道：「想不到一句謠傳之言，竟也把你們夫婦給勾出來了。」

「反正我們也閒着沒事，」花迎風笑道：「不怕一萬，只怕萬一，萬一魚腸劍、僻毒珠眞的出現，錯過了，豈不是可惜得很，珍奇寶物動人心啊！韓兄可別見笑，我們夫婦的氣量不大。」

這番話言外有意，說明了寶物一旦出現，絕不容別人染指。

韓鐵腿仰天大笑，道：「花娘子說得是啊！寶物一旦出現，那就要各憑手段取得了。」

蕭湘子道：「我說韓兄啊？有道是雙拳難抵四手，于伯威夫婦聯手對敵，咱們單打獨鬥，可不是他們兩個人的敵手。」

「寶物不是有兩件麼？」韓鐵腿道：「如若蕭兄願和韓某合作，咱們各取其一？」

「好辦法，只是誰該得珠？誰該取劍？」蕭湘子道：「還得先有一個決定才好。」

「容易，容易，咱們划拳作注，勝者先取。」韓鐵腿人高馬大，但心思愼密，是一位粗中有細的人物。

「寶物還未出現，兩位就施展出縱橫術了！」惡書生道：「需知是否眞有武林奇珍，還很難說，看看這渡船上蕭索景物，寶物會藏在何處呢？」

所有人的目光，都投注那頂藍絨大轎之上。

「惡書生說得對，搞不好，這只是一個陷阱，」咫尺天涯于伯威道：「想想看，單是讓我們五大惡人，都聽到這個消息的本領，就非同小可了，何況，兩件奇珍，何等名貴，江湖上，想得到的人何至千百，爲甚麼只有我們五個人趕來呢？」

「不錯！」惡書生道：「別人早已存心引誘我們進入圈套，如今咱們五個人還不能步步爲營，聯手合作，應付危局，這後果就十分可怕了。」

韓鐵腿目光轉動，四顧了一眼，道：「除了我們五大惡人之外，兄弟實在瞧不出會有甚麼危機？」

花迎風格格一笑，道：「鐵腿兄啊！惡書生說的對，畢竟是讀書人，思慮週詳，就算咱們免不了一場火併，但至少要等到寶物出現，再動手搶奪不遲，這會兒嗎，最好是捐棄成見，找出奇珍，查明內情再作打算。」

「好，五大惡人就破天荒的來一次聯手合作！」韓鐵腿道：「不過醜話說在前面，在未有找出寶物之前，彼此可不能暗施算計。」

五大惡人，都是歷練豐富，深明利害的人物，一陣相互諷刺之後，竟然得到個聯手合作，追查內情的結論。

五個人各有絕技，眞要聯手對敵，江湖道上，可眞是罕有敵手了。

「一言爲定，先查內情！」惡書生目注攔在轎前的四個藍衣勁裝人，接道：「四位一身武功，自然不是一般的兵勇，用不着再擺架勢，我們身份已經說明，你們四個酌量一下，應該如何？也該作個決定了。」

「久仰五位大名！」仍由那腰繫紅帶的頭目說道：「不敢相瞞，我們都是天虹鏢局的鏢師，區區邢奇，忝爲副總鏢頭，改扮兵弁，只是受命客人所囑！」

「轎中是甚麼？」韓鐵腿道：「可就是你們保護的鏢貨？」

「不是貨，是人！」垂簾啓動，緩步行出一個身材瘦小的黑衣人，接道：「這件事和邢副總鏢頭們無關，他們摰人錢財，聽人吩咐。」

只看衣着，正是那位坐在船角消失不見的黑衣人，不知何時，躲入轎子裏了？

「是你！」韓鐵腿大感意外的，道：「設計謠言，引誘我們五個人來比的，也是你了？」

黑衣人點頭一笑，露出一口整齊的白牙，道：「猜對了，不過，不是謠言，僻毒珠，魚腸劍，全都在此。」

五大惡人全都聽得一呆。

「果眞如此，那是不虛此行了！」花迎風道：「小妹子，妳的化粧手法不錯，可是瞞不過我的眼睛。」

「我只是在臉上擦了一點黑烟粉，可不是甚麼易容改扮，也沒有刻意要隱藏甚麼。」

「能不能把魚腸劍、僻毒珠拏出來，讓我們開開眼界？」蕭湘子說出了最爲關心的事。

其實，五大惡人，有誰不關心這件事呢？

「可以，但我先要把話說明白，你們可以看，不能出手搶……」

惡書生急急接道：「好，我們答應。」

「唉！原本選了一個很適當的地方，要給五位看的，想不到一次山洪暴發，把一切都改變了……」

「可惜妳所精心設置的圈套，全派不上用場了。」蕭湘子打斷了黑衣人的話，說：「這叫作人不該死，五行有救啊！」

黑衣人笑一笑，道：「人有千計，天有一算，更顯得福禍無常，可憐那四匹長程健馬，恐怕已逐波而去，喪生於洪流之中了。」

言下之意，似是人都已得救。

「小姑娘，正事要緊，讓我們先看看那兩件武林奇珍。」惡書生道：「人間災難萬千，生死之間，一憑造化，二仗修持，所以，世間衆生的際遇，就各有不同了。」

黑衣姑娘點點頭，道：「讀書萬卷，應爲世用，修持技藝，化度衆生，書生，你這毫厘之差，易謬千里之誤，豈可不愼乎？」

「姑娘，閑話太多了。」韓鐵腿冷冷說道：「希望妳眞能拏得出魚腸劍和僻毒珠，否則，不是千里之誤，而是生死殊途了。」

「韓鐵腿，妳可是想殺人了？」

「韓某人行走江湖，殺的人何至數百，豈在乎多殺一二個人？」

黑衣姑娘沉吟了一陣，道：「讓四位鏢師和船老大先行上岸離開吧？他們目睹奇珍，對他們有害無益……」

「不行，這叫作五鬼搬運障眼法，他們帶走了劍、珠，登上岸去，找個地方一埋，」蕭湘子道：「事後，就算能找到他們的人，也未必能找到東西，小姑娘，這麼辦吧！我們看到劍、珠，立刻就放他們上岸，如何？」

「好吧！」黑衣姑娘無可奈的伸手由懷中取出一把短劍，和一顆全身黑亮，雞蛋大小的珠子，高高擧起，道：「不能搶啊！一個人動，我就把劍、珠投入刁河。」

在這等急流之中，就算天下水性第一的高手，也無法取回失物。

果然是無人敢動。

惡書生一把托起船老大，道：「走啊！」忽然一振手腕，竟把船老大一百多斤的身軀拋飛起一丈多高，摔入了岸上的草叢中。

邢奇一揮手，帶着三個鏢師，躍上岸，急急奔去。

五大惡人十個眼珠子，全都盯注在短劍和黑珠之上，看得全神貫注，臉上流露一種貪婪的神情，恨不得一口把短劍和黑珠吞入腹中。

目睹鏢師四人去遠，黑衣姑娘才緩緩說道：「五位，看清楚了吧？」

蕭湘子歎口氣，道：「看清楚了，它只是一把短劍和一顆黑色的珠子，怎能證明它是魚腸劍和辟毒珠呢？」

「問得好，我說不打誑語，諸位也未必肯信，只有証明給諸位看了。」黑衣姑娘，扯開包頭的方巾，披落下一頭長髮，果然是一位姑娘。

只見她收起右手黑珠，抓起一綹長髮，退去短劍之鞘，吹髮迎向利器。

髮未及劍，已然飄散而去，飛落於急流之中。

果然是迎風斷髮，吹毛離刃的寶

劍。

「好劍哪！好劍！」于伯威吁口氣，道：「姑娘把我們邀集於此，以髮試劍，証明寶劍無誤，必有用心之處，現在，可以說明白了。」

「還要不要試試這辟毒珠的眞假？」

「怎麼一個試法呢？」惡書生果然惡毒，打蛇隨棍上，提出了難題。

「簡單啊！千里無痕花娘子的子午斷魂針，是天下十大奇毒暗器之一，中人之後，子不見午，十二個時辰之內必死，除了她獨門解葯之外，天下無葯可救。」黑衣姑娘道：「我和你以身試毒，看看這辟毒珠的效用如何。」

「要在下以身試毒？」

「還有我呀！」黑衣姑娘舉袖拭去了臉上的黑色烟粉，取一方白絹帕，幾番拂拭，現出了本來面目。

嬌容頓現，美艷絕倫，笑一笑，如花盛放，道：「小妹奉陪，以身試毒，一旦珠不解毒，兩個人一齊埋骨刁河，也不致曲辱你惡書生吧！」

「這個……這個……」

「如果寶珠不解奇毒，小妹會及時奉上解葯，」花迎風道：「絕不讓你惡書生命絕於此。」

「對！我保証花娘子一定履約，否則，我一定替惡兄報仇。」韓鐵腿、蕭湘子一齊開口，說的話字字相同，眞是惡性如一，心念互通。

「君子豈肯立危牆之下，這試毒一事，兄弟是敬謝不敏了。」突然飛身而起，衝向黑衣姑娘，其勢如電，扣向右腕。

惡書生一發動，韓鐵腿、蕭湘子、于伯威，竟然一齊出手，攻向黑衣少女。

但在逼近了黑衣少女之後，竟然變爲互相攻向對方。

原來，四個人都怕對方得手，搶走了名劍、寶珠。

蕭湘子攻向了惡書生，于伯威却攻向蕭湘子、韓鐵腿，乘勢橫拍，擊向于伯威。

四個人都是江湖上一流高手，應變能力奇速，中途變招，書生易抓爲拳，擊向蕭湘子，于伯威反手出掌，迎向韓鐵腿。

四個人拳、掌接實，竟是個平分秋色之局。

惡書生怒道：「看相的，你吃錯葯了，名劍、寶珠還不在兄弟手中啊！」

「說得是啊！不過，蕭某覺得，一旦名劍、寶珠落入你惡兄手中，就不如留在那位小姑娘手中安全了。」

惡書生冷笑一聲，道：「這麼說來，蕭兄是衝着兄弟來了？」

「沒法子，爲保護名劍、寶珠，只好得罪惡兄了。」蕭湘子道：「五惡相聚，誰肯坐失這兩件武林奇珍，只好先由我們一決勝負了。」

「蕭兄說得有理！」于伯威道：「把名劍、寶珠留在那位小姑娘手中，等咱們決定奇珍誰屬，再讓她交出來不遲，兄弟是絕不放心，把東西交到諸位手中。」

韓鐵腿縱聲大笑，道：「彼此，彼此，咱們就先打個輸贏出來吧！」

惡書生道：「也好！名劍、寶珠既已出現，這場是早晚難免！」一拳搗出，攻向蕭湘子的前胸。

蕭湘子不閃不避，竟然是一拳迎上。

雙拳相擊，砰然大震中，各自後退了一步。

但雙方立刻又欺身而上，打在一處。

韓鐵腿嘆口氣，道：「于兄，你死了遺下嬌妻，豈不是一大憾事，兄弟可是光棍一條，生死不懼。」

口中說的情意綿綿，人却飛起一脚，踢向小腹。

他一脚能把百斤以上鐵錨，踢飛到河岸之上，力量何等强大，但踢向于伯威的一脚，却是無聲無息，眞是陰惡無比。

于伯威早已蓄勢以待，身子一側，靈動無比的縱到韓鐵腿的身後，搗出了一拳。

韓鐵腿吃了一驚，身子直拔而起，飛了兩丈多高，飄落到船身一角，道：「這是甚麼身法？好生陰毒。」

「兄弟這咫尺天涯的稱號，可不是讓人白叫的，韓兄，現在退走，還來得及啊！」

「給你二分顏色，你就開起染房了，韓某人可是不信這個邪。」飛身而上，雙腿連環踢出。

但見腿影翻滾，似是有幾十條腿，一齊踢了過來。

「這就是韓兄的絕技，七十二彈腿了。」于伯威口中喝叫，人却飛迎而上，滚入了腿影之中。

但聞蓬、啪之聲，不絕於耳，四個人不但比招數變化，也比內功眞力，全是硬打硬接的幹法，似乎是一交手，就拚上了老命。

五大惡人，齊名江湖，各有擅長的絕技，彼此有猜忌之意，也有顧忌之心，平日是盡量避而不見，天地遼闊，江湖浩蕩，碰頭的機會本就不多，就算偶爾見面，不是裝作不識，來個視而不見，就是打個招呼，立刻避過。

尤以咫尺天涯于伯威，千里無痕花迎風夫婦，精擅易容術，行踪詭秘，形容百變，就算行經當面，如果他們夫婦不願見你，你也無法認出他們身份。

五個人利害衝突不大，再加上存心互相逃避，倒也形成了河井之水，互不相犯的平靜。

但在五人的內心之中，却有着彼此爲患的心態，如能剪除對方，不但除去大患，且將形成一惡獨霸的局面，才眞正心中之願。

想歸想，可是誰也不敢表示出來

，恐怕心態一旦披露，引起對手合謀對付，那是非死不可之局。

誰又敢觸犯衆怒呢？五惡同一心意，才保持了微妙的平衡。

但兩件武林奇珍，却使五大惡人形成了直接衝突。

魚腸劍，千古利器，有削金斷玉之利，任何人取得名劍，就可能形成一惡獨大的態勢。

辟毒珠能解百毒，也是花迎風子午斷魂針的剋星。

所以惡書生、蕭湘子、韓鐵腿、于伯威四大惡人，一動上手，彼此深藏的心態，也完全表露了出來，既想獨據奇珍，也想藉機誅除强敵。

是故，一交手就全力施爲，拳掌所指，皆是對方的要害大穴，招招是一擊取命的殺着。

這就逼四個人掏出了壓箱的本領，絕招奇技，全部出籠。

但四個人修爲相若，功力悉敵，縱有奇招出手，也只能取得片刻優勢，立刻爲對方凌厲的反擊，拉成平手，誰也無法取得絕對的致勝之機。

如若一般的江湖高手，能觀看這場大戰，目睹四大惡人的拳脚變化，定當獲益非淺。

只可惜事出突然，大戰發生於激流渡船上，能在場目睹這場絕技大火併的只有兩個女人。花迎風和那位黑衣少女。

花迎風神情緊張，杏眼圓睜，全神貫注場中，夫妻情深，對丈夫自是關注，已暗中取出了三枚子午斷魂針，扣在手中，但却不敢輕易出手。

她技藝精湛，武功成就不在丈夫之下，雖然內力不及丈夫，但毒針手法奇妙，冠絕五惡，如若出手相助，韓鐵腿勢難力敵他們夫婦聯手。

但花迎風心中有顧慮，她心中明白，五大惡人不但功力相若，智計奸絕，也在伯仲之間，一旦出手相助，很可能啓動惡書生和蕭湘子的疑慮，引起三惡聯手之心，那就得不償失了。

因爲三惡聯手之威，絕非他們夫婦能夠抗拒了。

那黑衣少女也看得全神貫注，時而暗暗點頭，讚許四人武功，時而柳眉輕顰，似爲四人惋惜、擔憂。

四大惡人一開始就拚上了老命，不留餘力，只求全力傷敵，大違一般的搏殺比武常規，二百招後，都有着體能消退，力不從心的感覺。

四個人都打出了一身大汗。

花迎風臉上不停的變化，焦慮溢現，似已無法再控制自己。

她如一旦出手，這强弩之末的均勢，必將遭到破壞，勢必造成傷亡，一環失衡，這後果就很難預料了。

「四位暫請住手，聽我一言。」一縷清音，婉出於黑衣少女之口。

聲音雖然清脆好聽，但却字字如箭破空，鑽入了五大惡人耳中。

立刻使五大惡人心生警覺，那名不見經傳，年不過雙十的小姑娘，竟然是有着深厚內功的高人。

四個人立刻停下了手。

事實上，這一陣力拚之後，四人都已經有着疲累的感覺，需要休息。

更重要的是四大惡人，都已心中明白，再打下去，也無法傷到强敵，打盡最後一點力氣，很可能是一個兩敗俱傷的結局，借機下台，大家都保住了面子。

咫尺天涯于伯威心中別有打算，希望四個人都打到筋疲力盡時，花迎風再出手，殺了惡書生、蕭湘子、韓鐵腿三人，豈不易如反掌，但却被黑衣少女破壞了心中計劃，大是惱火，但又不能明白的說出來，長長吸一口氣，穩住喘息，冷冷說道：「姑娘只有兩件寶物，我們夫婦算一份，也無法公平分配，姑娘暗中佈署，把我們集聚於此，究竟是何打算呢？」

他雖然說得隱晦不明，極爲含蓄，但五個惡人，久歷江湖，却已是人中之精，立刻心生警惕，忖道：「幾乎上了他們夫婦的大當。」

惡書生看了花迎風一眼，笑道：「說得是啊！等我們都打得沒氣力了，于家嫂子再出手，不用子午斷魂針，也可以把我跟蕭兄、韓兄輕易除去了。」

「不錯，不錯！」蕭湘子道：「于兄就是這個打算，只可惜咱們打昏了頭，忘記還有花娘子在一側虎視眈眈了。」

「倒是小姑娘救了咱們，」韓鐵腿道：「花娘子山南栽花山北開的手段，可是出了名的陰狠，咱們竟然忘懷了，眞是大意得很啊！」

于伯威本想出言反駁，但見三人已成聯合之勢，擔心越描越黑，竟然忍下去不開口了。

「三位眞是多慮了，小妹可沒有這個打算！」花迎風嬌笑一聲，道：「拙夫和三位一樣，都是頂天立地的男子漢，小妹眞要幫了他，他可未必高興，說不定一怒之下，會把小妹休出家門，這種傻事，小妹可不願幹。」

「縱是謊言也很動人，」惡書生道：「于家嫂子，妳可眞是名不虛傳啊！」

「人不該死，五行有救！」蕭湘子笑道：「黃曆上說，今兄弟有難，必有貴人搭救。」

韓鐵腿哈哈一笑，道：「惡書生，蕭湘子你們兩位兄台，和我韓某人聯手，也不知道能不能勝過于老弟夫婦兩人，花娘子的子午斷魂針，可是天下十天奇毒暗器之一呀！」

聽五大惡人開口，眞是字字尖刻，句句挑撥，連橫合縱，暗算敵手，果然極盡惡毒之能事。

「五位說夠了沒有？」黑衣少女道：「你們如此的言詞刻薄，充滿着機鋒殺意，大有互相置對方於死地用心，

如何能共生於世，難道就不能坐下來心平氣和的談談麼？」

「小姑娘！」惡書生淡淡一笑，道：「如論心機之深，佈局之詭，五大惡人都不如妳了，妳佈下了一個死局，引來了我們五個人，讓我們互相殘殺？」

「我不是這個意思。」黑衣少女急急說道：「我引五位聚會一處……」

「小姑娘，惡書生說得不錯，兩件寶物，却引來了我們五大惡人……」于伯威打斷了黑衣少女的話，接道：「我們要五去其三，才能各得一件，于某想不通的是，妳如此年輕，怎會有這等心機？甚麼人唆使妳如此作爲，希望妳說個明白，需知五大惡人，個個都是久歷江湖的人物，見識何等豐富？縱然一時被妳騙過，也會很快的找出破綻。」

韓鐵腿一皺眉頭，道：「于老弟說得有理，我們五人，天各一方，而且行踪飄忽，單是追查我們行踪，告訴我們這個消息，就不是一個人能夠辦到了。」

「對！小姑娘，說出幕後人物，放下劍、珠二寶，上岸去吧！」蕭湘子道：「我保証不留難妳。」

黑衣少女沉吟了一陣，歎口氣，道：「看來，今日之事，很難善了……」

「姑娘的意思？是想和我們一決勝負了，」惡書生冷冷的接道：「以妳這點年紀，就算練過武功，能有多大氣候，憑甚麼獨抗我們五人？」

黑衣少女忽然微微一笑，把魚腸劍和辟毒珠放在甲板上，道：「諸位如果自信有能力把劍、珠帶走，盡管請自行取去吧！」

惡書生、蕭湘子、韓鐵腿、于伯威，四人相互看了一眼，果然，無人敢伸手去取劍、珠。

剛才一番惡戰，已考驗出了四人的功力，彼此單挑，也要力拚到最後一口氣，才可能分出生死，如有人膽敢先取劍、珠，必將遭到另外三人的全力合擊。

事實上，四人心中並無仇恨，只因心懷貪欲之念，不願坐視劍、珠落入別人之手，先除一人，就會少一個競爭敵手，致於那人是誰，四人心中並無一定的目標，那一個先取劍、珠，就可能是另外三人下手合擊的對象。

黑衣少女忽然盤膝而坐，自言自語的說道：「人如七日不食，就算不死，也只剩下一口氣了，再高明的武功，也難施展，這寶劍、奇珠會落入何人手中，就要看誰能支持到最後一刻辰光了。」

五大惡人都未接口，但却都聽得清清楚楚，各人暗中運氣調息，盡量調節體能，希望能堅持到最後一刻辰光。

黑衣少女緩緩閉上眼睛，雙手合十，不再理身外之事，安心打坐，寧靜平和，透出了一身禪味。

五大惡人都似是受到一些感染，竟也都緩緩坐下，運氣調息。

但他們心懸名劍、寶珠，又忌強敵在側，無法眞正安心靜坐，表面上靜坐未動，內心中却是翻覆折騰，千迴百轉，尋思着應對之策。

夕陽西下，晚霞流照，急湍的河水中，幻起了波動的彩光，景物出奇的幽美。

一陣急風吹來，飄起了黑衣少女披肩的長髮，髮絲拂面飛舞，黑衣少女却似渾然不覺，飄飛髮絲中，透出了一張寧靜的臉龐，禪味更濃。

* * *

夕陽無限好，只是近黃昏，晚霞消退，夜幕已垂。

「四位慢慢的熬下去吧！小妹可是不奉陪了。」花迎風突然站起了身子。

「于大嫂，五大惡人，生死同命……」惡書生道：「少了一個花娘子，豈不是美中不足？」

「說得是啊！花娘子，留下來吧……」蕭湘子道：「棄夫遁逃，琵琶別抱，如何對得起于兄弟呢？」

「看相的，你胡說些甚麼？」花迎風怒道：「當心我撕爛你的臭嘴。」

韓鐵腿冷冷接道：「蕭兄說得不錯，妳飽餐歸來，于兄弟也許就沒有機會吃妳帶回來的山珍海味了。」

花迎風吁一口氣，道：「咱們沒有帶乾糧，我去爲諸位採購一些吃喝之物，你們可以耗下去，總不能不吃東西啊！」

「花娘子是用毒的高手，兄弟餓上六七天，未必會死！」惡書生道：「吃了妳帶來的食用之物，那是非死不可了。」

「不錯，不錯，蕭某人寧可餓死，可不願被人毒死。」

「咱們無法在武功上分出高低，只有比一比耐餓的功夫了，未經大家商量決定，誰也不能飲水進食。」韓鐵腿道：「有人偷食、飲水，就是我們的公敵，大家合力對付他，韓某人別無他意，但求得公平二字。」

花迎風不敢走了，緩緩坐下，道：「小妹聽說，耐饑忍餓的功夫，女人可是天生比男人强些，二位的算盤只怕是打錯了。」

沒有人再理會花迎風，花娘子幾度手握毒針，不敢輕易出手，暗施計算。

五大惡人的貪念和奸狡心態，造成了一場江湖上從未有過奇怪比試，饑餓大競賽。

漫漫長夜過去了，但隨之而來的是曝露在烈日下的乾晒之苦。

五大惡人也確有一股狠勁，熬過一夜風露，也忍受了一天的日晒。

饑火已難忍，口渴更難挨！

惡書生、蕭湘子、韓鐵腿、于伯威四個人更是難受，他們在激烈打鬥

時，出了一身大汗，已需補充水分，又熬了一日夜滴水不進，都已感到舌燥口乾的痛苦，雖有一身深厚的功力，也有渴苦難挨的感受。

「這樣熬下去不是辦法！」惡書生道：「就算餓不死，也會渴死。」

「兄弟一向有飲茶的習慣，每天至少要喝兩壺上好的名茶雀舌！」蕭湘子道：「現在只要能喝一杯冷水，也就十分滿意了。」

「這個結，總要解開，」韓鐵腿道：「難不成眞要熬到饑渴暈倒，才來解它不成？」

「三位的意思是，咱們可喝些水，吃點東西了？」于伯威道：「大家都同意，兄弟絕不反對！」

「只怕我們都上了小姑娘的當啦！」花迎風道：「我們都餓到全身無力的時刻，她再出手收拾我們，那是摧枯拉朽，易如反掌了。」

「不對呀！她和我們一樣忍受饑渴，我們體能不支，她也一樣體力消退，」韓鐵腿道：「那裏還有餘力來收拾我們？」

「笨哪！這一切都是她所策劃，自然在她掌握之中。」花迎風道：「屆時自會有人來此接應。」

只覺花迎風說得有理，韓鐵腿就閉口不再反駁。

「目的呢？」惡書生道：「我想了一天一夜，却一直想不明白，如是只想殺了我們，何不設下埋伏，逐個擊破，却讓我們五惡聚齊，放眼當今江湖，有誰能對抗五惡聯手的威力？」

「正因爲我們個個身負絕技，天下無人能制服我們。」花迎風道：「才讓我們五惡聚首，來個自相殘殺！你們不是已經打過一架了嗎？」

于伯威搖搖頭：「不對，不對，我們昨日那場惡戰，確是都出了全力，但並不是眞的爲了爭取名劍、寶珠拚命，只是借其名，把潛藏心中的隱秘反映了出來，試看五惡中誰的武功最高，竟是功力悉敵，並列第一，這一戰，也消去了我們心中的塊壘，此後，再無人會有爭霸魁首的念頭……」

「說得對！」蕭湘子道：「眞要有人想以名劍、寶珠，誘使五惡拚命，那就太低估五惡的智慧了，我們打這一架，是早就存心要打，打過了，心願已了。」

「這就是我想不明白的地方了。」惡書生道：「不是陷阱，也沒暗算我們的用心，翻船事出偶然，眞叫人想不通了，小姑娘，說出來吧！」

黑衣少女緩緩睜開眼睛，嫣然一笑，道：「五位不但武功高强，而且都具有過人的才慧，聚在一處，更是智珠明朗，洞察細微，小妹好生佩服。」

「慚愧得很！到現在爲止，我還想不通姑娘的用心何在？」于伯威道：「遊戲到此爲止，希望姑娘作個明白解說。」

「諸位只不過饑餓了一日夜的時間，就有着乾渴難耐的感覺！」黑衣少女神情忽轉嚴肅，道：「可是天下百姓，有多少人在饑餓中掙扎。」

「那是好人要辦的事，我們是惡人，管不了賑濟救難的好事！」惡書生道：「姑娘和我們說這些，可是找錯人了？」

「是啊！妳幾時聽過惡人作好事的？」蕭湘子道：「這是緣木求魚，不說也罷。」

「說得也是，」黑衣少女道：「諸位不談世道人心，又想和我說些甚麼呢？」

「就談談魚腸劍和辟毒珠吧！」韓鐵腿道：「妳只有兩件珍物，却招請了我們五個人來，妳準備如何交代呢？」

惡書生雙目盯注在黑衣少女臉上瞧了陣，微微一笑，道：「現在，有三件了，兄弟不取劍、珠，這位小姑娘由我帶走就是。」

花迎風格格一笑，道：「惡兄弟呀！動了春心啦！小姑娘的武功如何？我們雖還不太清楚，但她美貌如花，才慧過人。」

「最重要的是，她想動我們去惡向善，改邪歸正，兄弟帶走她最大的用心，就是要把她變成一個小惡女，」惡書生接道：「三年之後，兄弟相信江湖上就有六大惡人了。」

「兄弟也曾想過，我們這惡人之名，是不是眞正名副其實。」蕭湘子道：「兄弟看相爲業，雖然時常遇上一些窮途潦倒的人，求我指點迷津，但施以賄賂，要我說幾句謊言的客人，更是絡繹不絕，說幾句謊言嘛！就一個惡人而言，應是家常便飯，小事一段，可是很多時候，我竟然爲此大感不安，常會冒着夜雨嚴寒，出去查看，當我看到一個年輕的小寡婦，竟被我受人賄賂後幾句的謊言，逼得上吊自絕時，竟然無法控制心頭一股怒火，立刻出手殺了兩個陷害她的族人！」

「可惜呀！可惜，斬草不除根，春風吹又生。」黑衣少女對惡書生要帶走她一事，似是一點也不放在心上，反而興緻勃勃的接了一句。

「小姑娘，你是說那個禍根，就是我蕭某人了？」

「是啊！族人聯手，逼害那位小寡婦上吊自殺，想是志在謀產了！」黑衣少女接道。

「對！而且是一筆大的財產，良田數百頃，我蕭某人只得到二十兩銀子，是不是該殺了他們？」

黑衣少女道：「如果，他們能分你一半，你就不會殺他們了，逼死那位可憐的、貞德兼具的少寡婦，你也心安理得了。」

「這個，這個……」蕭湘子長長吁一口氣，道：「我蕭某人聚財千萬，這一生也花用不盡，區區數百頃田地，豈會放在眼中，送給我，我還嫌它累贅呢！」

黑衣少女道：「那你爲甚麼，要殺

了他們呢？」

「只是出一口不平之氣罷了。」蕭湘子回答之後，突然一怔，似是觸動了甚麼，開始凝神思索起來。

黑衣少女目光轉注到于伯威的臉上，道：「你嬌妻如花，夫唱婦隨，夫妻二人，齊名江湖，應該是天下最快樂的人了。」

于伯威笑一笑，道：「天下五大惡人，我們夫婦佔有其二，人生如此，還會有甚麼不快樂的事呢？只不過……」

只不過怎麼樣？于伯威沒有說，黑衣少女也未追問，却把目光轉注韓鐵腿的臉上，道：「你殺人沒有是非之念，全憑好惡爲主？」

「這就是我韓某的快樂了，看不順眼的，出手就宰了他，是非且向一邊放，生殺全在喜怒間，我隨心所欲，爲所欲爲，這份逍遙自適，就算是皇帝老子，也沒有我韓某快樂。」

「你殺了很多人，可曾有過悔恨？」黑衣少女道：「我是說心中不安。」

「倒有一次，韓某殺了一個向人討債的漢子，只因他討債吵鬧，壞了我的酒興，事後，知道他是被人坑陷，鬧得生活無着，我殺了他，留下了孤兒寡母，心中忽然不安，入夜之後，親自送他們家母、孤兒一萬兩銀子。」

黑衣少女道：「唉！討債的，未必都是壞人，你心中本有是非，只是不夠明朗罷了，所以，常常殺害無辜。」

「會是這樣嗎？」韓鐵腿也開始沉思起來。

「惡書生，你讀過萬卷書，也行過萬里路，善惡之分，是非之辨，你是瞭如指掌，你的一切作爲，也都是明知故犯？爲甚麼自甘惡字當頭，莫非是心有塊壘，憤世嫉俗。」黑衣少女目光緩緩由五大惡人臉上掃過，接道：「諸位有才藝，也聚集了無數的金銀財寶，却又能傲嘯山林，遊戲人間，但諸位都缺了兩個字。」

「缺甚麼？」花迎風道：「我最擔心的事，是五大惡人之間意氣火併，如今他們既已和好，我心中再無憂慮！」

「德行！」黑衣少女接道：「你們甚麼都有，只是缺德，有此一憾，你們就永陷愁苦、憂慮之中，無法自拔，也無法得到眞正的喜樂。」

「我不相信。」花迎風道。

「眼前就有一事証明，魚腸劍、辟毒珠，就放在甲板之中，都是你們極想取得之物，爲甚麼不伸手去拏呢？你們之間，是否眞正和好了呢？私欲不消，貪念不除，你們仍然生活在互相猜忌、防範之中！」黑衣少女道：「這一個難關，你們就無法渡過。」

惡書生哈哈一笑，道：「我說過，我棄寶取人，姑娘，咱們這就離開。」

黑衣少女臉上一片平靜，微微一笑，道：「你要帶我走？能不能先告訴我，爲了甚麼？」

「妳美麗又多才慧，我惡書生閱人多矣！能使我心生傾慕的，姑娘是第一個人。」

「如果我長得不美，而且活不過十二個時辰了，你還要不要我？」

「由我惡書生身側護花，怎會有此等事情？我說得很認眞，姑娘，我們之間，會有很大的變化，不是我把妳變成惡女，就是妳把我變成好人，難道妳不願賭一下嗎？」

「說得有些道理，只是太自私了！」黑衣少女道：「我們走了，留下他們四個人，會是一個甚麼結果？」

「唉！誰能取到魚腸劍，仗其鋒利，就可能凌駕他人，成爲五惡之首，所以，他們不會放棄。」惡書生道：「我無法勸服他們，也不能阻止，只有攜美而歸了。」

黑衣少女突然動了，黑影一閃，撲向了花迎風。

花娘子坐姿未變，雙掌已連環劈出。

黑衣少女迅快如風，花娘子掌勢劈出，她已坐回原位，只是手中多了兩支子午斷魂針，嫣然一笑，道：「對不住啦！花姐姐，我早已留心看妳的藏針之處，才能輕易得手。」

這一着身法如電，來去之間，奇幻絕倫，五大惡人如夢初醒般，才知道這位年輕的少女，武功絕不在他們之下，身法的快速、奇幻，更是五人難及，立刻全神戒備，五人一般心意，全都注視着黑衣少女。

只見她揚起左手，拉開黑衫衣袖，露出一條羊脂白玉般的左臂，右手中兩支子午斷魂針，突然刺入左臂之中，五大惡人全看得心神震動，臉色大變，一下子楞在了當場。

子午斷魂針中人必死，兩支毒針，其毒加倍，死亡時間亦將提前。

但那黑衣少女却神色不變，視死如歸，大概就是如此了。

「就憑諸位適才一陣愕然，就給了我殺死諸位的機會。」黑衣少女道：「但諸位都是人間奇才，我不忍殺傷諸位，降魔需借金鋼杵，諸位爲甚麼不把有用的才華武功，用在濟困扶危，救人救世之上呢？有益於世，自己內心中也能充滿喜樂。」

緩緩站起身子，接道：「惡書生，我們走吧！」惡書生搖搖頭，道：「中了子午斷魂針，不能走動，那會促使毒性發作，花娘子，拏出解葯吧！」

黑衣少女淡淡一笑，道：「生同羅幃，死同穴，才是人間的眞愛，惡書生，這麼快就變了心啦？」

「服下解葯，再走不遲！」惡書生道：「要我眼看你毒發而死，倒不如拚了這條命取到解葯。」

忽然站起身子，道：「花娘子，拏解葯出來！」

「辟毒珠就放在眼前，何不試試它的功效如何？」花娘子道：「解葯就在我的身上，辟毒珠如若無效，再服解

葯不遲。」

惡書生舉步向前行去。

韓鐵腿、蕭湘子、于伯威，忽然一齊站了起來，道：「惡書生，停下來。」

原來，辟毒珠和魚腸劍放在一起，取珠時間順手取劍，那就防無可防了。

惡書生不敢再動，天下沒有人能夠擋得住三大惡人的聯手一擊。

黑衣少女又緩緩盤膝坐下，道：「諸位，想想我的話吧？我不知道自己還能活多久？希望在我死去之前，諸位能得到一個結論，要如何分配兩件奇珍？」

言罷，閉目而坐。

于伯威歎息一聲，道：「三位，怎麼辦？」

蕭湘子道：「蕭某人不要名劍、寶珠了，救這位小姑娘的性命要緊！」

「她本來有殺我們的機會，但她沒有下手，」韓鐵腿道：「她用自己性命來感化我們。」

「是，她能取走我的子午斷魂針，殺我易如反掌，取我身上毒針，豈不比殺我更難！」花迎風道：「伯威，我佛說法，頑石點頭，難道我們連頑石也不如麼？」

「這些年來，我們獨行其是，不理會人間是非善惡。」惡書生道：「我們可曾眞的得到過快樂。」

「對啊！我們要殺人，爲甚麼不殺些壞人！」韓鐵腿道：「小姑娘說得不錯，我們以爲自得其樂，可是想想我們所作所爲，又何曾眞正快樂過？」

「我們剛才已經死了，現在是重新再生。」于伯威苦笑一下，道：「她不是一個小姑娘，而是渡人救世的菩薩化身。」

轉頭看去，只見黑衣少女端然靜坐，神色莊嚴，全然沒有中毒之徵。

花迎風突然行近少女面前，緩緩跪了下去，道：「謝謝女菩薩不殺之恩。」

黑衣少女臉上微現笑意。

惡書生、蕭湘子互望一眼，齊齊走了過去，在花娘子的身側跪下。

于伯威也跟着跪了下去。

韓鐵腿大叫一聲，道：「罷了，罷了，朝聞道，夕死可矣！」也緩緩跪了下去。

惡書生道：「適才冒犯仙子，還請仙子鑒諒，就算我胡說八道算了。」

黑衣少女睜開雙目，微笑如花，道：「我不會怪你的，恭喜諸位脫胎換骨，重獲新生，其實，諸位都是深具善根的人，三個月後，我們在峨嵋山金頂絕峯再見，我恭候五位大駕光臨，聽經三月，我還有要事托五位。」

盤坐的身體，突然緩緩向上升起。

奇怪，甲板上的魚腸劍、辟毒珠，竟也跟着升起，移上河岸，消失不見。

「這究竟是武功，還是佛法？」蕭湘子提出心中的疑問。

「是武功，一種絕傳的神功！」惡書生道：「名字叫慈航渡五惡，諸位，三個月後，咱們在金頂見面，書生先走一步了。」

韓鐵腿、于伯威、花娘子、蕭湘子微微一笑，道：「不錯，是慈航渡五惡。」四人相視一笑，破空而去。

（全文完）

未了情

文·菁/麥
圖·飛/可

武俠掌篇

錯殺愛侶遁空門　犧牲生命償父債

已是薄霧時份，但看四邊羣山如拱，丘巒起伏，卻已隱在蒼茫的暮色裏，在那邊蜿蜒山路上突然轉出來一個年約二十許的少年，看他施展起了輕功，如疾矢似的往前馳去。

剎那間，這少年已馳至前邊不遠的林邊。就在這時候，卻有一點銀光劃空而過，往他的面門直撲而至，好個眼明手快的人，暗叫一聲：「不好！」

隨着身形微卸，斜斜飄開了丈許，腳甫沾地，在耳門後襲來一陣勁風，當下他那敢怠慢，右手微舒按着腰間一柄明晃晃的金刀，心中一愕，厲聲喝道：「何方鼠輩，竟敢暗箭傷人！」

話猶未了，長空忽地升起一陣夜梟般的笑聲，這少年藉着微光運目瞧看，卻見從一塊石後邊，突地竄出一名身段矮短，渾身黑色輕裝打扮的人，斜着一對白多黑少的眼珠，望着他冷笑不已。

這少年雖然明知來者不善，但仍沉住氣，問道：「在下岳天聲因有要事在身，急於趕路，未知因何事故開罪閣下，尚請明示！」

對方大搖大擺的行前兩步，卻不答話，突然右肩一搖，挺起五指便往他腰間抓去，這少年似早有防備，一招「分花拂柳」，便將來招擋過，接着腕部一翻，隨即施展出大擒拿手法，眼看要將對方的腕部擒住，不是，這一着出招雖快，但對方變招更快，斜步沉腕，反戟指點向他腕部脈搏而來。

岳天聲暗自捏了一把汗，急忙縱退丈許，才可以堪堪避過了。

奇怪的是對方並不進招，祇是仍然兀立在那裡不動，岳天聲已知遇到了勁敵，隨即拔出腰間金刀，展開架式，嚴陣以待，對方不慌不忙，祇從腰間中一掏，手中突然多了一條古怪的兵器。

岳天聲斜眼瞧那兵器，見是一條長可六尺，狀似精鋼打成的軟鞭模樣，祇是卻沒有軟鞭的柔軟，但見對方一抖手腕，連進數步，那條怪兵器竟如游蛇般直朝他的腰部捲到，岳天聲那敢怠慢，刀從步走，一式「鐵拐降龍」，連消帶打的橫砍對方腰部。

這人嘿嘿的冷笑一聲，祇一晃身便打刀鋒邊緣掠過。岳天聲知道遇上了勁敵，當即抖擻精神，刀法一陣緊似一陣，連進數十招以上，卻仍佔不到半點便宜……

再搏打片刻，岳天聲於是將刀法一變，施展出師門絕學「游龍刀法」，刀光閃處，矯若游龍，對方那一件軟兵器想也是磨練過不少火候，每遇險招，都能化解開去，還是勝負未決，百招過後，岳天聲看準對方露出一個破綻，趁着他的軟兵器斜搶過來，招數用滿了，於是立即橫刀近身，沉肘翻腕，一招「樵夫問路」刀鋒連捲對方

腕臂之間，眼看他除非棄掉兵刃，否則這一條右臂便要硬生生的被卸下來。

這人一聲長嘯，立把脖子一仰，倒身往後便躍，岳天聲低叱道：「那裡走！」跟着標身而上，隨即變招橫劈對方下盤，看他身懸半空，無法閃讓，可是間不容髮當中，這人左腳先往右腳背輕輕一點，借勁使勁，竟能在半途中收住身形，斜躍出兩丈以外。

岳天聲不禁一愕，祇得硬着頭皮再度橫刀上前，於是兩人又復鬥在一起，本來他的功力不弱，祇是臨陣經驗仍淺，一沉不住氣，刀法便開始變得有點凌亂，對方似覺有機可乘，身形一緊，他手上軟兵器如急風驟雨般往他身上各處直捲過來，岳天聲手法稍慢半點，刀鋒突被對方那軟兵器的尾端纏個正着，顧得沉刀抽身時，冷不防對方身形更快，欺身近前，左指便朝他腰間的「閉氣穴」戳下，欲避無從，正在閉目待斃之間，乍聞風聲一響，隨即聽到一聲慘厲呼叫，睜開眼睛看時，只見對方以手按着臂部，連退數十步外，跟着身形一長，回身如飛的撲竄而去了。

因為事前的轉變來得突然，使他愕住了好一會兒，仰望晴空無雲，月白如鍊，心裡暗想是誰出手相救時，突見叢林中人影一閃，走出一位身穿長衣的少年，看他意態閒散，一搖三擺的行前說道：「想不到這老賊也有栽在我手上的一天！」

岳天聲拱手為禮道：「多蒙尊駕出手相救，在下岳天聲衷心的感謝，請問閣下高姓大名？容當異日圖報。」

這少年書生答道：「岳兄何用多禮，小弟姓南宮單名一個英字……」

岳天聲不禁脫口道：「尊駕莫不就是名滿江湖的玉面書生？」

南宮英微笑道：「賤號何足掛齒，岳兄未免過獎了！」

兩人雖則初度相見，卻是說得十分投機，倒忘了置身荒野之外，還是南宮英先道：「岳兄準備到那兒去？不要躭擱你的行程，小弟就此告別，後會有期。」

岳天聲那肯讓他別過，忙說道：「天色已晚，南宮兄如不見棄，咱們何不結伴前行，看那裡有喝吃的地方，就讓岳某作一次東，同飲一杯，聊表謝意如何？」

南宮英道：「小弟四海為家，本無所謂，祇是……」

岳天聲岔住道：「南宮兄何必再作謙讓。」

到底南宮英推不過對方的一番好意，結果眞的是答應下來了。

不夠一頓飯的時間，兩人便已來到了一處小鎮，地方雖小，倒也熱鬧，岳天聲找着一家兼賣熟食的酒肆，進去坐下之後，要了幾款小菜，一壺好酒，便和南宮英一邊暢飲，一邊相談起來。

岳天聲再次提及剛才跟自己相鬥的老頭兒，不知是誰，自己與他無仇無怨，為何突施暗算。

南宮英道：「不是小弟冒昧，想岳兄多半是初出道兒的好漢？」

岳天聲愕然的道：「南宮兄怎會知道？」

南宮英道：「這老賊綽號叫做黑煞神君，在黑道上是鼎鼎大名的人物，能在江湖走動的人，幾乎無人不識，想岳兄定是在路上露了財物，惹起他的垂涎。」說到此，目光忽然落在他腰間掛着那柄寶刀上面。

岳天聲省覺道：「對了，他可能是看上了我的寶刀？」

南宮英道：「單看你那刀鞘上綴着的寶石，耀眼奪目，已知是不尋常之物了。」

吃罷，岳天聲提議就在這小鎮上歇宿一晚，找着一間店棧，兩人分別要了房間，這一晚，南宮英復在岳天聲房間裡談到了四更時分，方始別過回房就寢。

翌日，岳天聲醒來已是日上三竿，起來忽覺頭昏目眩，以手摸了摸自己的額角，才知道在發高燒，想是昨晚偶然染上了風寒的緣故。歇不了許久，南宮英過來看他，才知道岳天聲突然生起病來了，連忙吩咐店小二去請當地的大夫替他診視。

豈料這一病使他臥榻床笫之間，半月未癒，幸得南宮英煎藥煮茶，照顧週到，才漸漸的有起色。

這夜，岳天聲忽然從夢中醒轉，乍覺寒熱盡退，人也變得清醒了許多，無意中轉過頭來，卻瞥見床上躺了一個人，竟是南宮英，心中暗想莫非他整夜照料自己，疲乏中便睡了，復想自己跟對方不過祇是萍水相逢，卻難得如此義氣的朋友，若非得他兩番幫忙，自己怕早已丟掉了性命，更談不到此番前去報仇雪恨了！

室內孤燈如雲，南宮英偶然轉側了一下身子，頭巾脫落，這一來使岳天聲大吃一驚，萬料不到這俊美少年，原來是易叙而弁的女子，但見她一把柔亮的青絲，挽成雲鬢在頭頂上，杏臉朱唇，明艷照人，一時間看得岳天聲意亂情迷，心頭忐忑地跳個不停。

岳天聲暗裡又想，南宮英有心扮男人裝束，必然不想別人窺破她的隱私，當下便動手把她的頭巾扶正，豈料這一來竟驚醒了她，南宮英妙目微啟，發覺岳天聲怔怔的向她望着，才知道自己一時失慎，敗了行藏，隨即羞得滿面通紅，一翻身從床上坐起，忽忽把頭巾整理好，便要開門出去。

岳天聲連忙上前攔住道：「岳天聲無禮，決非存心揭破姑娘行藏秘密，萬望原諒！」

南宮英不語良久，然後喟然嘆道：「孤男寡女，共處一室，究竟是不好的，天聲兄何必要攔我強留在這裡？」

岳天聲正容道：「姑娘是我的救命恩人，即使要走，也該留下居處，不致岳天聲將來無處尋訪。」

南宮英見對方陳詞懇切，思索有頃，返身回房中坐下，問道：「我先問你一句，天聲兄病中頻頻發夢囈，說有大仇在身，恨未能報，小妹倒想知道一二，未知天聲兄能否見告？」

岳天聲長嘆一聲道：「不瞞姑娘，岳天聲此行是趕着去尋覓殺父仇人。」

南宮英詫道：「令先嚴與誰結下仇怨？」

岳天聲道：「此事也不甚詳細，祇記得家父彌留之際，曾再三囑咐，說殺他的是永威鏢局神劍手李榮光，岳天聲銘誌在心，拜在名師門下，苦練刀法十年，這次前去找他，志在報却這深仇大恨。」

南宮英忙插口道：「令先嚴可就是河南三定鏢局的總鏢頭金刀岳中玉？」

岳天聲一愕道：「姑娘怎麼如此清楚？」

南宮英不答，祇道：「天快亮了，咱們先各自休息去，待明天再詳細說罷。」

却料不到南宮英此去，即如黃鶴。

岳天聲一直候至翌日中午，仍不見她到自己房中來，問店小二，方知道她早在天破曉時便已結清房租離去。

岳天聲惘然呆立，心頭若有所失，要是夜間得罪了她，却又不似，看來南宮英絕不是一個寡情薄義的女子，但又為何不辭而別，却始終想不透其中道理。

當天下午，岳天聲急於起程，也就結束停當，乃把那一柄寶刀掛在腰中，離開了那家客店，一路曉行夜宿，望江西進發而去。

好不容易找到了永威鏢局，經過駐局鏢師通傳，岳天聲給招待進偏廳坐下不久，便進來一名五十來歲的大漢，先朝他身上打量了一下，拱手問道：「鄙人是李榮光，未知尊駕是誰？到來有何指教？」

岳天聲冷笑一聲，隨即將來意道出，李榮光神色陡變，但仍力持鎮靜道：「你當日年紀還輕，大概不曾詳細清楚這事經過，其實那並非李某的過錯。」

岳天聲倏地拔出腰間寶刀，厲聲道：「從來血債血償，咱們今天除非在刀劍上見個高下，此外，便沒有甚麼話可說！」

岳天聲更不再打話，縱身一躍，刀隨人到，一式「力劈華山」朝對方胸腹疾削，李榮光側身移步，刀鋒堪堪在他腰間溜過，跟着連消帶打，揮劍直指對方肩部。

岳天聲一提左腿，換步移形，疾走對方背後，「推窗望月」右掌陡出，李榮光心中一驚，縱步躍前，雖然及時避過，但背心還感到熱辣辣的襲來一股勁風，足見對方功力已有相當造詣，當下那敢怠慢，着着加意提防，互拆數十招，強弱之勢依然未決。

祇是岳天聲年紀較輕，而且志切報仇，一招快似一招的越鬥越勇，李榮光則別有用心，一來不敢把手上長劍跟他寶刀碰上，這未免稍居下風。

再鬥十數回合，岳天聲刀刀進逼，李榮光祇有閃避，突然聽他厲叫一聲，肩膊一斜，左足陡往對方下盤掃去，李榮光身形一起，身子尚懸未定。

岳天聲突然變式，左掌直打對方脅部，這一招出手奇快，李榮光防不勝防，自念難逃劫數，突從外間撲來一人，擋在兩人之間，岳天聲發覺這人身形甚為熟悉，欲要收勢，已來不及，祇聽得蓬然一聲，對方應聲倒在數丈以外。

岳天聲與李榮光同時一愕，爭着趨前察看，中掌的不是別人，正是不辭而別的南宮英，祇見她氣若游絲，說道：「幸而我能及時趕到，救了我父親一命……」

岳天聲悔疚中乍聞此語，驚問道：「妳……妳說李榮光是妳父親？」

南宮英點點頭，才斷斷續續的說出往事經過。

原來南宮英果然是李榮光女兒，祇是並非嫡出，她母親原也是江湖成名的女豪傑，因小故與李榮光鬧翻，帶南宮英出走，此後兩人沒有再見面，故此南宮英自小跟隨母姓，後來她母親逝世，南宮英便尋着父親相認，至於其父與岳天聲先父岳中玉的結怨，也是事出偶然。

原來，當年兩人在江湖同享盛名，在一次宴會中碰面，最初互逞武功，繼後因意氣之爭演成動武，本來祇言明切磋性質，但岳中玉求勝心切，迫着李榮光出手誤傷了他，已然懊悔莫及，明知岳中玉傷在內臟，便拿出家秘製「還魂丹」給他吞服，但岳中玉礙於面子，毅然拒絕，李榮光待席散了後往訪岳中玉，才知他已遷返河南，其後復聞他不久便即傷發而亡，十年來李榮光對這事內疚不已。

南宮英言罷，還殷殷向岳天聲叮囑道：「有道是冤家宜解不宜結，這次，是為學武之人有所警惕……」

待要再說下去，氣忽轉促，眸子一反，便咽上了最後的一口氣。

岳天聲悲痛莫名，回想恩怨往事，都有如過眼雲烟，更念及南宮英臨終遺言，不禁萬念俱灰，當下協同李榮光料理好了她的後事，從此遁跡空門，不知所踪了。

（全文完）

毒手觀音

江湖恩怨錄

石磊·文　可飛·圖

老來喜獲嬌妻　隱居棗林避世

三更過後，岳老爹為遠遠的蹄聲驚醒，他極為詫異，這偏僻的地區，怎會有人路過？因為當地是冀魯邊境的荒涼地區，是當年黃河的故道，到處都是沙礫、土地貧瘠、稼穡不生，祇能種植棗樹，隨之自然生長，離此北行二十里左右，才是人烟稠密的金灘鎮，南下十里左右，才是往來水陸官道的東館，當地幾年來從無外人到此，一因道路高低不平，又到處都是窪地，此外便是孤零零東一叢、西一叢的棗樹，荒無人烟。

岳老爹是當地大名府一家大棗莊所聘請的老武師，這家大棗莊，就是這名叫三尖屯，週圍三十里所有棗林的業主，三尖屯是當地較為高亢之處，建有三個大倉，作為秋收後，收儲各種乾棗，因此才起這個名的，在春夏二季，三尖屯是毫無人踪，祇有岳老爹一個人居住此處，因他愛當地與世隔絕，清幽恬靜，到了秋冬，棗莊才派人來，一面修葺棗倉、一面收成，然後運至棗莊，再銷售各地。

這時正當冬盡，所產棗子早已晒乾，打了蒲包，但等春初雪溶，河道解凍，就有人來運出，這時棗莊派來之人，早已回去渡歲過新年了，祇剩下岳老爹一人在此。

岳老爹起身靜聽，這蹄聲似向三尖屯而來，他慌忙起身，匆匆穿上皮衣，摘下壁上懸掛的厚背刀，便推開門，悄悄閃到門外，向蹄聲來處看去。

原來岳老爹所住的，乃是棗倉旁一座棗林內，在棗林三四丈內，開闢一些空地建屋，極為隱蔽，不知的人，在棗林旁邊過，絕對見不到內中建有座小屋，樹身參差，正把那小屋遮住，但屋旁一個方向，是能看到棗林外的一切情形。

蹄聲突然一停，岳老爹聽出正在北倉一面，這時，又遠遠傳來一大片蹄聲，漸漸近前，先前停下的蹄聲，重又急促响起，轉眼越過棗林前。

岳老爹借着微弱的月光看去，是匹黑色駿馬，盪開四蹄飛馳，馬鞍上却無一人，這匹空馬馳出約二三十丈，後面又有六七匹馬如風捲殘雲般如飛的趕來，向這空馬急追下去了。

岳老爹縱出棗林，這六七騎業已遠去，他沉思一陣，一拂頷下銀鬚，立往北倉撲去，倉房面積廣大，在突起的土丘上，足有三四畝大小，都用粗大棗木作柱，還用三四尺厚禾草作頂，所有幾十里週圍的棗林收成，全儲藏在這三個棗倉之內，當地嚴冬，下起雪來，積上三五尺雪是不足為奇，春來雪溶，滿地是水，這大丘高二丈左右，正是絕好建造棗倉之地，岳老爹到了北倉，朝東一面，正是來路，首先用眼搜索，沒有什麼異狀，兜了過去，也無發現，乃由西首鑽上土丘，貨倉內一片烏黑，岳老爹便去貼耳在地聆聽，聽出倉內有粗濁的呼吸

聲，從呼吸斷續中聽來，這人業已受了重傷。

岳老爹由倉牆外繞至東面，這棗倉向東南一帶，都有落地板門，西北則全部用泥砌設，那是爲防風雨，他看出東面有一扇板門，推開之後，祇是虛掩着，沒有關緊，他在板門前反覆思量，看剛才情況，定是江湖中仇殺，自己業已退出江湖，在此隱居，原可不理這等閒事，走開算了，但一想到這人已受傷，聽呼吸斷續，所傷不輕，見死總不能不救，再說這人又潛逃至自己所監守的棗倉之內，難道任其死在其中？想到這裡，便輕輕的乾咳了一聲，然後沉着嗓音道：「後追來騎，業已遠去，老朽是這裡管倉之人，朋友有受傷沒有？」

倉內沒有應聲，岳老爹再問一遍，也沒有反應，他再貼地一聽，這呼吸聲漸漸急促，岳老爹輕輕推開板門，一打火摺，向內看去，在火光一閃之中，他看出進門二丈左右的中間走道上，俯伏一人，穿的一身黑衣襖褲，一動不動，慌忙縱進倉內，把火摺晃亮了，祇見這人後股和肩頭，已中了二支短箭，箭上羽毛，早爲流出血水凝結爲紫黑色，待一看到此人面龐，不禁一怔，原來還是個女子，肩頭股間襖褲，早結成堅硬一片，想是血水流出之後，爲寒風一吹所凍住，岳老爹一探她鼻息，已極爲微弱，知非從速急救不可，忙把這女子抱起，托在肩上，用火摺一照地下，倒沒有血漬，便重出倉來，把木板門托上，疾往棗林中趕去。

一到屋內，岳老爹把她俯卧在床上，點起油燈，仔細一看，這女子約莫有二十七八歲年紀，面色青白，櫻唇已發紫，雙目緊閉，但從挺秀的鼻樑，彎彎的二道娥眉看來，這女子長得極爲清秀，一摸她左腕脈，脈息緩慢，看出所中二箭之處，乃非要害，這樣微弱的氣息，定是失血過多所致。

乃把門窗緊閉，下了布簾，在甕中倒出一小杯烈酒，由懷中取出一個小磁瓶，傾出一顆黃豆大的黑色藥丸，化在酒中，用手托起她的頭，用姆指和無名指把她的上顎骨捏開，把一小杯藥酒灌了下去，然後用被將她全身蓋了起來。

約莫一頓飯光景，這女子的鼻息漸粗，岳老爹一看她面色，已略趨暈紅，忙取出一個小藥箱，用燈油調了一些藥末，準備好之後，揭起被，露出肩頭，用利剪把週圍凝固血漬的衣衫剪開，看這袖箭約有一寸長左右射進肉內，岳老爹左掌按住她肩頭，右手雙指鉗住箭身，慢慢的把箭鏃拔了出來。這女子連聲哼了一陣，岳老爹用另一種藥末先倒進了創口，然後再把燈油調好的藥末，用箭上的羽毛輕輕在創口四週圍塗抹了一陣，再由小箱中取出舊布條，想替她包紮肩頭，一時之間却呆住了，他一邊沉思，一邊用手撚弄頷下銀鬚，自言自語道：「老朽這般年紀，難道還避什麼男女之嫌？」說完，一整臉色，把她肩頭傷處剪開了衣衫，再剪到脅下，然後用布包上，由她脅下穿過胸前，布條斜肩替她包紮好，再照樣替她醫治好股上箭傷，蓋好被，讓她安睡。

岳老爹檢好藥箱，取過二枝袖箭，就燈下一看，不禁微吃一驚，祇見箭鏃上鐫有連環套的雙圈，原來追踪而來的，是禹城徒駭河雙套環的「白眉無常」韓湘手下，這是魯西著名黑道中頑兇，這女子不知道是什麼人，怎麼會與這等黑道中人結怨？對這女子看上了一眼，就把二枝袖箭，丟進了小藥箱內。

翌晨，一陣馬蹄聲，把岳老爹由竹椅上驚醒過來，他一看床上的女子，正睜大眼對他怔視，老爹看她面色蒼白，眼光之中，隱含着冷漠神態，便道：「老朽前去看看是什麼人。」把桌上厚背刀懸向長衣腰間，輕輕掩門閃了出去。

林外來的共有十幾騎，爲首一個四十開外的中年人和一個三十不到的壯漢，二人勒馬緩行，後隨的個個人强馬壯，老少都有，但看出決不是普通下人之類。

那壯漢對身旁中年人道：「關兄，這毒婦前晚中了小弟二枝『銀羽箭』，又竄逃了一日一夜，一直不停，沒有機會止血，就這樣也教她筋疲血盡，她不可能匿避這棗林，四無遮蔽，凍也把她凍死，若分頭搜索，看來要搜遍這周圍棗林，非花幾個時辰不可，依小弟愚見，猜她在這棗倉之內匿避，較有可能，還是先搜搜棗倉！」

那姓關的中年人道：「韓老弟，搜這附近棗林，已屬犯險，這棗倉萬萬搜不得，若爲令尊所知，責怪下來，擔當不起，你年輕任性，這位前輩，眞得罪不得。」

姓韓的壯年人道：「目前我們已進入棗林中心一帶，遇見了你所說的這位前輩，那又怎麼說？」

姓關的把馬勒定道：「那還可以說這一帶都是棗林，我們迷路誤闖而入，若是搜這棗倉，那是明擺着有爲而來，不把這位前輩放在眼中，因此引出事來，後果不堪設想，你不知這位前輩來歷，回去後向令尊一問便知了，愚弟也是聽令尊告誡才知一點內情。」

姓韓的壯年人對四週觀望了一眼，又對三座棗倉瞥上了一眼，面上露出迷惘神色，一時之間，似決不定主意，姓關的在旁又道：「韓老弟，你說她中了你二枝『銀羽箭』，沒有時間止血，別的不說，這早晚沒有人替她止血醫治，血也早流盡了，若是有人搭救，則也早離此到別處匿藏了，何況她的馬，又是在龍王廟附近河邊找到，不一定會在這三尖屯中藏身下來，

也許在棗林以外跌下馬來，黑夜之中看不清楚。」

姓韓的壯年人道：「我們分四路而追，莫海由此追到龍王廟，一見是匹空馬，一面命人向前和附近搜索，一面倒退回來尋查，直到棗林爲止，這一段路，都是荒地，無處匿蔽身形，始斷定在這棗林之內，若眞在棗林內跌下馬，這樣嚴寒冬天，她不會匿藏，祇有逃入棗倉之內，我們這樣大隊前來，這位前輩未見現身，怕不在這裡，關兄，小弟想冒一冒險，向這棗倉看上一遍，決不翻動什物，不露痕跡，若不見她踪跡，立即撤退可好？」

姓關的中年人想阻攔，這姓韓的壯年濃眉一竪道：「一切事都由小弟負責，不關你關兄的事。」

說道，回身對後面叫道：「你們在此等待一會，不許亂走。」看他身形一晃，由馬鞍上直飛而起，一掠二丈，落到棗倉斜坡之上，又一縱，已到了這棗倉前，姓關的也飛身隨在他身後，先後進了棗倉。

林中的岳老爹，面色沉了下來，他想舉步出林，但對身後小屋瞥上一眼之後，重又立刻停下步來。

那邊二人，已搜完了第一座棗倉，向第二座棗倉撲去，接連搜過三座棗倉，這二人都先後回到了這夥人前，姓關的面色凝重，姓韓的壯年人微含怒意，縱身上馬，一揮手，向原來之路飛馳而去，後隨十幾騎，也跟踪而去，直到馬蹄聲業已沒聽聞，岳老爹才冷哼了一聲，回到那小屋中去。

岳老爹把小屋所有窗門開啓，一看這女子還對他怔視，便在竹椅坐下來道：「女娘兒，妳怎會和雙套環這夥黑道中人結怨？」

這女子一聽岳老爹道出對方來人身份，不禁混身一震，本仰卧在床，想撑了起來，可是才一動，就「啊」的叫了一聲，黛眉深鎖，痛得咬咬牙强忍。

岳老爹道：「妳忍點痛，這是妳創口新肉崩裂引起，老朽的三花清毒散，是著名的止血生肌的金創藥，妳雖失血過多，但所服蛇血歸元丹足可補償妳所失，祇要靜養幾天，便能復元，老朽既伸手援救了妳，不必躭憂什麼，還沒有人敢來這三尖屯放肆，妳是什麼人？可否相告老朽知麼？」

那女子俯伏一陣，才苦笑道：「前輩仁心，惜是所救非人，空負了前輩這份慈悲心腸，並糟蹋了良藥，小女子實是死有餘辜。」

岳老爹聽了大奇，這女子怎麼說出這等話來，便道：「妳既自認死有餘辜，那爲什麼要如此亡命而逃？老朽倒要聽聽原因。」

那女子緊緊咬住下唇，蒼白的臉上，昇起了一股悲憤神情，冷冷的哼了一聲道：「小女子一身殺孽，滿手血腥，江湖上不知有多少人欲得之而甘心，祇要小女子一在江湖上露面，莫不聯合羣起而攻，小女子也抱殺得一個是一個，前輩不知小女子心地邪惡，若知是怎麼樣一個人，便深悔出手援救，認爲死有餘辜了，小女子亡命而逃，乃想留得這條命在，仍有機會可殺自己心目中要殺的人。」

岳老爹越聽越奇，這女子自認心地邪惡，可見本性尚是忠厚，眞正的邪惡之輩，反倒僞善，陰險難測，聽這女子一說，岳老爹知她必有難言之隱，便道：「江湖自有恩怨，妳心目中有要殺之人，必有怨恨，江湖羣起圍攻，看來事情必不尋常，妳抱殺得一個是一個的心理，想是已到無可奈何地步了，老朽久歷江湖，知道這等處境，這算不得是心地邪惡而自卑到死有餘辜的地步。」

那女子慘哭一聲，對岳老爹瞥上了一眼，有點冷嘲之意道：「這位前輩，眞個心慈，小女子心地不邪惡？哈哈……嗯……」她哭得慘苦，再一睜目道：「弑公婆，掌斃丈夫，手刃親生兒女，世上還有較小女子手段毒辣，心地邪惡的嗎？」說完，裂人心肺般悲叫一聲，然後伏枕飲泣。

岳老爹聽了，陡然一驚，睜大了眼沉聲問道：「妳……妳……莫非是近年來江湖中傳說的『毒手觀音』嗎？」

女子抬起頭來，珠淚滿面，然後微一頷首道：「不錯，小女子正是關內東北一帶所有江湖中人欲得而甘心的『毒手觀音』，五年來在小女子手下喪生的，已有八十七人，無一不是冀魯兩地中雄霸一方的門下子弟或是成名梟雄，現已結下了八十七個對頭怨家，如何會不到處爲人追踪？」

岳老爹道：「聽說妳在冀魯兩地，凡遇到江湖中人，不論有仇無仇，祇要一看到對方身懷武功，便格殺不論，可有這個傳說？」

毒手觀音苦笑道：「是有這樣傳說，但事實上並不盡然，小女子從不錯殺無辜，所殺俱是仇家。」

岳老爹駭然道：「妳有這許多仇家？老朽倒忽略了，還未請教妳的姓名？」

毒手觀音遲疑了一陣，然後才道：「爲了隱蔽，不使人明瞭小女子來歷，才有這等遇到江湖上懷有武功的格殺不論荒謬之說，前輩是小女子的救命恩人，無隱瞞必要，小女子姓布，閨名玉秀，還未請教前輩名諱？」

岳老爹口中在連唸布玉秀三個字，心中則在沉思，江湖之中，似未聽說有過姓布的，這女子能手刃這許多仇家，武功必有極高成就，爲何祇知她外號，沒聽說過她這姓名？便對她道：「老朽姓岳，是這大名府萬隆棧所聘請的武師，照顧此處附近棗林和這棗倉，老朽當年也曾走過鏢，現因年老，不想長途跋涉，又愛此處清靜，平素外人踪跡不至，是個老年人修心養性的好住所，才在這裡擔承這個職位，一般棗莊中青年夥子，他們都叫

老朽爲岳老爹，聽妳所說，妳必有不可告人身世，妳雖自認心地邪惡，但老朽意料，必有別情，老朽既伸手援救了妳，祇本見死不能不救這一點上，妳且休息，有話慢慢再談吧，老朽替妳弄一點吃的是也。」

岳老爹舉火煮食，並備了一點湯水，給布玉秀飽餐了一頓，囑她安心養傷。就出了小屋，先到幾個棗倉查勘。

在棗倉沿東南一面的正門上，釘有一塊五寸週方的標記，標記上繪有紅色的八枝梭標，排作圓型，釘上的日子很久，標記上積有灰塵，現在這塵灰已有人拂拭過，似已看到過這標記，岳老爹再往棗倉山上察看了一遍，鼻中冷哼一聲。

他在這週圍兜了一陣，快近黃昏時，才手中携了一隻野兎和二隻山雉，還有一些野菜，回到小屋去，推門一看，布玉秀正睡得香甜，亦不驚動，就把野味剝洗乾淨，悠閒地坐在門外燒烤。

布玉秀在飽餐之後，又酣睡了幾個時辰，體力恢復，她受的本是硬傷，故醒來之後已能坐起，祇是身上一套衫褲，已爲岳老爹療傷時剪開，尤以股上露出一大段，晶瑩的膚色，都顯露在外，下不得床，祇好倚卧在床上沉思，等到岳老爹燒烤好進屋，見她醒轉後坐在床上，便從床下拉出衣箱，取出幾件衣衫道：「這是老朽的衣衫，妳將就一點的換上吧！老朽估計妳休息三天，創口便能痊癒，到時便沒事了。」

岳老爹退出屋外，等她換好衣衫，才把燒烤好的野味和煮好的菜蔬取了過去，並倒了一碗酒給她，以便飲了功能活血。

一連五天，岳老爹對布玉秀呵護備至，每日必出外弄一點野味來佐餐，布玉秀的肩頭和股上的箭傷，業已收口，已能在室中走動了。

岳老爹在這五天中，除過問布玉秀的傷勢外，對她身世反倒一點沒有問過，布玉秀原本有難言之隱，也深恐岳老爹問起，一連幾天，都愁眉深鎖，蓋她在這幾天中，已看出岳老爹名雖是一家棗棧中聘請的武師，但在氣息上和動作上看來，則決不是普通的武師，但自己來歷却不想告人，故大感爲難。

這一晚，岳老爹在晚餐過後，對布玉秀道：「老朽在這幾日出外獵取野味，發現棗林外東西兩端，都有人監視這棗林，一連四天，今日才始撤走，是否眞的撤走還是明撤暗中仍在監視，老朽不知，妳不可走動，今晚老朽想趕去大名府，替妳買一點衣衫，即晚趕回，若聽到一點異動，妳可向棗林深進十餘丈，那邊幾棵大棗樹下，有不少洞穴，都堆滿枯枝，可在內匿躲，這是老朽在嚴冬之時，取用燃料之處，妳創口還未復原，不可與人動手。」

布玉秀聽了，點了點頭，岳老爹略一裝束便立即動身，布玉秀在他去後，便吹熄了燈，獨自出屋在棗林中走走，雖則股間創傷一用力尚隱隱作痛，看來是必無大礙。

下弦月色如弓，斜照冰凍荒地，閃起粼光，四週萬籟無聲，一片凄清，布玉秀斜倚在樹旁，放眼望去，處處都是光禿禿交錯的大片棗林，她看看自己身上寬袖布袍，不禁長嘆了一口氣，爲了仇家，五年以來，沒有安定過，所刃仇人，都是强仇門下小輩，主要的對頭却一個近身不得，輾轉各地，不知備受了多少艱苦，從未如現今那樣有個人呵護過，這等清靜的過日子，不禁百感交集，呆立在當地。

她站得時間一久，左股間隱隱作痛，她不期而然用手撫摸傷口，突然一個念頭襲上心頭，想起了岳老爹在替她療傷之間，曾將褲管傷處剪到腰間，包裹這傷口，勢必見到自己下體，一再想到肩頭傷處，裹傷布帶，由胸口貼肉自脅下纏到肩頭，心中不禁大跳，說不出一股什麼滋味。

第二天黃昏以前，岳老爹已趕了回來，他買來了不少食物，僱一輛車送到棗倉前，才打發了趕車的伙伴去，他把東西搬進了小屋後，笑對布玉秀道：「老朽估計，妳靜養七八天，就可復原，老朽已命人在十日後送來一匹駿馬，爲妳走時代步，這幾套衣衫，以便妳在路上替換。」說完，解開了幾個大包，除了衫褲外，還有一件皮袍。

布玉秀對岳老爹注視不瞬，岳老爹一看她美眸之中，射出二道異樣的光采，雙頰起了紅暈，嘴角微含笑意，心中大感詫異，這五天來，布玉秀一直神情冷漠，黛眉深鎖，怎麼今晚突然會有這樣的神態？不由得一愕。

布玉秀却笑道：「謝謝你這等關懷，可有什麼好食的？」語氣也極親切平和。

岳老爹指着各種包裹道：「有風鷄、各種臘肉和醃的羊腿，足夠半個月吃用。」

布玉秀忙拆開包裹，把一些食物放到桌上道：「今朝到現在，祇食了一點乾糧，現在煮一點熱的吃可好？」說完，便動手去整理鍋灶。

半個時辰之後，桌上羅列不少食物，布玉秀更倒了酒，和岳老爹對酌，布玉秀一直微露笑意，幾杯下肚之後，突然開口道：「小女子傷癒之後，也不想走了，我知你在此，一個人極爲孤單寂寞，想和你作個伴。」

岳老爹聽了，爲之一跳，不知布玉秀是什麼意思？本來她稱岳老爹爲前輩，現在居然直說是你，口氣大是不同，忙道：「這是爲了什麼？」

布玉秀感嘆一聲道：「我五年來一直顚沛流離，足跡遍踏了冀魯二地，

從未如此安定下來，昨晚你走之後，我獨自一人，在這林外散心，百感交集，覺得這幾日所過的清靜日子，大堪留戀，你不但對我有救命之恩，從這幾日來對我呵護備至的情形看來，我走了之後，今生想是無法報答了，我也想過，你說愛此地清靜，但祇一個人總是感覺有點凄涼的，因此我有陪伴你的心意而不想走了。」

岳老爹笑了起來道：「老朽居此將近十五年，祇覺自由自在，從無冷清或凄涼之感，此次對妳相助，早對你說過了，不能見死不救，一點沒有要妳感恩圖報之意，老朽對妳呵護，乃是聽妳所說，知妳必有凄絕人寰的深仇大恨，才有這許多仇家，憑妳一個弱女子，向冀魯二地江湖所有人尋仇，憐憫妳遭遇，始起了同情之心，妳決不要有這等的想法，妳因傷留此療養，是權宜之計，傷愈後再不走，在這荒僻野地，同居一室，老朽與妳，雖則在年紀上相差幾十年，總還有男女之嫌。」

布玉秀聽了，搖頭道：「我一生剛烈，心意一決，很難挽回，否則也不會弒公婆和手刃丈夫兒女了，你要知我自幼遭遇凄慘，直到嫁了丈夫生了子女之後，也未得過一點溫暖親情，這五日來，是我畢生難忘的日子，我覺得世上之人，無一較你爲親，始有這種心意，你說你我年紀上相差幾十年，這在我倒並不爲意，你爲我療傷之時，我雖嫁過丈夫，生過兒女，但雪白之體，總已爲你撫摸和見過，還有什麼男女之嫌？」

岳老爹聽得驚跳起上來，退開坐椅，對布玉秀目瞪口呆，不知如何置答，好一會，才臉色一沉道：「老夫一生光明正大，從不作違心之事，妳這樣說算是什麼意思？將老夫比作什麼樣人？難道當老夫救妳，是爲了妳感恩圖報嗎？妳這樣出口，是以小人之心而度君子之腹了，豈可陷老夫於不義之地？如今老夫才知妳心地眞的邪惡了。」

布玉秀道：「人之初、性本善，我心地邪惡，乃是後天之事，我明知行爲邪惡，但自問還有善良本性，我對不認爲心折的人，是自認邪惡，對你，我却不認爲邪惡了，你逼我感恩圖報，那才是違心，行徑卑劣和不義，有損你光明正大的德性，如今是我甘心願意的留此爲你作伴，那又有什麼不對？我正因爲你是宅心仁慈，俠義過人，才對你心折，你除爲我療傷，冀我早日復元，還準備馬匹，預備我上道，却一點不追問我身世，可見你眞爲救人而救人，一點不欺暗室，眞是大丈夫行徑，像這樣俠骨正氣的漢子，那裡去找？有說我一肚子怨氣，二代寃仇，沒有一個人可以訴說，遇到了你這樣一個人不訴說，還有誰可以訴說？除非在你眼中，認爲我是卑鄙無耻，不堪爲伍的才會婉拒，我雖有外號『毒手觀音』，然這是對付死仇强敵，除此之外，我較普通女人更善良，你何必眞當我是個心地卑劣之人？」說完，鼻尖一酸，二行珠淚，翻滾而下。

岳老爹搖頭道：「老夫已近古稀之年，一生從未敗德，若認妳是個卑鄙無比的女子，不會這樣對妳呵護，正如妳所說，早後悔莫及了，老夫乃完全爲了同情妳遭遇。老夫爲了避世，在此隱居，故才不追問妳身世，免得牽入無謂糾紛之中，妳欲訴說滿肚子怨氣，却錯認了人了。」

布玉秀一抬頭，二道目光微含怒意道：「原來你認爲我這份心意，是爲了要你牽入漩渦不成？聽你所說，你當年不過走過鏢，如今是棗棧聘請的一位武師，以你成就，怕沒有資格牽入這漩渦，我雖不能說功力絕頂，但在這五年之中，却會過不少陣仗，在武邑我力戰冀東三雄，個個爲我擊斃掌下，在魯西河東，劍誅黃河七賊，在徂徠山麓，會戰魯境羣雄，在三十幾人中，也能突圍而出，此次去禹城雙套環，則吃了單身獨騎的虧，爲他們暗箭所算，我之强仇大敵，無一非冀魯二地雄霸一方的人物，豈是要你牽入這漩渦，你能起了作用麼？我不因年紀懸殊，武功高低，這樣心甘情願，便是爲了你心地善良，能刻意呵護我，唉！男女結合，在我輩江湖中人，用不到顧什麼世俗之見，祇要心意相合便算了。你不明白女人心意，我對你心意已決，你要推辭，我祇有二條路可走，一是你譬言沒救了我，二是我認你爲强仇大敵。」

這眞是教岳老爹啼笑皆非，天下眞有這種任性潑辣的女子？便問道：「妳沒將掌斃丈夫，手刃親兒之事忘懷？」

布玉秀冷笑道：「那是我發現丈夫父子，都是殺我全家眞兇之一，反認賊作夫，一旦得知之後，怎不爲父母兄長報仇，手刃親兒女，乃是爲了不給他家遺下孽種，現在別的不說，我留此不走了，我祇知生平除了這個已死的丈夫外，第二個撫摸和見到我清白之軀的便是你，你可明白我這話的心意？」

直聽得岳老爹手足無措，驚呆得說不出來，布玉秀見此情形，突然一笑道：「我知道這樣坦率說出心意，必會使你吃驚，但對你這樣一位仁義凜然之人，我有這心意，不說出來，永無稱心如意的地步，還不如坦率的說了出來好，你和我目前居住在一起，已沒有什麼男女之嫌，這樣吧，你若認我不是卑劣無耻，就成了夫婦，否則就這樣同居一地，互相呵護吧，可是你別想趕我走！」

岳老爹重又坐了下來，眞是深悔之一念之仁了。布玉秀却對他一舉杯道：「我非蛇蠍，你不必擔心，我敬你一杯。」

岳老爹無可奈何，祇得舉杯。

岳老爹在這五日之中，雖和布玉秀相對，從未有對她仔細端詳過，這時仔細一看，才看清布玉秀端正之中，更清秀脫俗，是一個風華絕代的美人兒，暗暗嗟嘆自己垂老之年，居然還會博得這樣一個女人傾心。

當晚，布玉秀便將床整理，鋪了二個被窩表示雖不同被共枕，也需同床，然後毫無羞澀的脫下衣衫，要岳老爹爲之換藥，岳老爹到此地步，也不得不順從她的蠻潑心意，爲之換藥。

一連七八天，布玉秀傷已痊好，體力也已復元，這一晚聯床夜話，布玉秀才將她的身世詳告了岳老爹，岳老爹聽了之後，不禁大爲感動。

原來布玉秀本姓衛，她父親二十五年前，本是魯東艾山黑道中著名的「地煞星」衛布，雄霸山東半島，與冀東韓莊「天罡星」馮運，共稱爲「天地雙兇」，當年之兩地所有黑道中人，莫不趨炎附勢，向二人結交，曾經聯合三十六人，互相團結，名爲「三十六天罡會」，東北一帶的黑道之中，從此有了堅强的聯合，聲息相通，這三十六人中，內有黑道下三門中頑兇，便仗勢橫行不法，無惡不作。

這時居於魯冀兩地的江湖中不列於三十六「天罡會」中人，紛紛起而爲民除害，與「天罡會」中人形成水火，但總因「天罡會」人多勢衆，又下手狠毒，不按江湖道義，聯合暗中襲擊，凡在冀東兩地開山立寨的，都爲逐個擊破，祇剩下幾個膽小無作爲的，才能保持不被消滅，當時的「天罡會」就雄踞冀魯兩地。

「天罡會」中主要人物，正是「天罡星」馮運和「地煞星」衛布，不想這事驚動了一位遁世的武林中前輩，那是居於沿海琅琊山中寧心庵的水緣大師，她得知了「天罡會」在兩地跋扈情形，擒賊先擒王，首先趕去韓莊，找到了馮運，要他改過自新，約束「天罡會」不許作惡，並顯示她蓋世神功，相隔二丈，一掌擊倒近門處一座牆壁，才把馮運鎮住，其次便是上艾山找這衛布，也以同樣手法警告，因艾山離琅琊較近，水緣大師便着衛布，每隔三個月上她寧心庵去，詳告約束「天罡會」後之近況。

誰知「天罡星」馮運爲人陰險，他陽奉陰違，衛布爲人較爽直，又幾次去寧心庵，受水緣大師感化，果眞改過，不許「天罡會」中弟兄去非法胡爲，一爲他得知有人再去作惡，便趕去懲處，因此魯地東南一帶，倒再無橫行不法之事發生。

可是也因此引起「天罡會」中弟兄對他離心，暗中有人組了「天罡七煞」，排擠了衛布，衛布在「天罡會」三十六寨中，原本有十六寨是屬於他手下，在魯地東南一帶，都聽他指揮，主寨的有魯山、抱犢崮兩地，魯山爲「金刀」郭天坤，抱犢崮是「流星三飛」黃省三所座鎮，這二人都是未聯合「天罡會」時，已與衛布是生死之交。

「天罡星」馮運五十整壽，假屏鳳山祝壽，衛布到時往賀，酒醉後夫婦雙雙爲人殺死在客房中，同時艾山海天寨，也爲人蕩平，衛布二子玉劍、玉棋也在寨中爲人所屠殺，祇有第三女兒玉秀，那時祇有四歲，因爲天花，不能吹風，與一小婢居於山後一石洞中，逃過了劫難，這小婢原是衛布之妻「女羅刹」孔珠娘近身愛婢，也有一身武功，名叫小秀，一見山寨爲人蕩平，山寨中人都已被殺滅口，便知事不尋常，在石洞匿伏了二天，便抱了玉秀，在深夜逃下山來，她在上房之時，聽衛布和孔珠娘談起過寧心庵水緣大師之事，料定這次山寨遭難，必是主人手下叛變，便立即抱了小主，趕到寧心庵，將情形稟告水緣大師。

這位遁世已久的水緣大師，因此下山追究這事，「天罡會」中所有三十六寨中人，有一半已匿逃無踪，未匿逃的則推說是匿逃之人下的毒手，反說他們早受衛布感化，業已改過了，水緣大師因此追究不出結果。

衛玉秀和小婢小秀，就留在寧心庵中，十五年後，水緣大師涅槃，這衛玉秀已得了水緣大師一生眞傳，並從小秀口中，得知全家慘死之事，故在水緣大師安龕之後，立即與小秀下了琅琊，追索這屠殺全家的血海深仇的仇人。

她得知「金刀」郭天坤和「流星三飛」黃省三是父親生死之交，便首先去魯山參見郭天坤，郭天坤不信她是衛布之女，經小秀將過去情形相告，郭天坤又見她長得與「女羅刹」孔珠娘一模一樣，才始相信。

「金刀」郭天坤立即命人飛騎去抱犢崮邀請了黃省三父子來魯山，見面之後，計劃爲衛布追查當年屠山之事，可是一晃半年，毫無訊息，據郭、黃二人所言，當年屠山元凶，早已爲水緣師太追查所擊斃，祇剩下幾個幫兇，他們也曾追踪過，早已逃匿無踪了，至於在屏鳳山殺她父的，後來偵查出是蒙陰寨楊氏兄弟，第二年在禹城已爲「天罡星」馮運追踪到而手刃，早爲她父母報了仇。

這時衛玉秀剛正十九歲，見識不多，深信父母之怨已伸，同時黃省三之子黃韜，年少英俊，在魯南算是小輩中英豪，乃由郭天坤出面，代替故友衛布作主，將衛玉秀下嫁黃韜，以小秀下嫁他愛徒柳青。

蓋他們上魯山參拜見郭天坤，首先遇到的，便是柳青，阻他們上山，小秀與之動手，不到三招，便將柳青手掌劈翻，如不是小秀掌下留情，否則早已送命，柳青武功盡得郭天坤眞傳，一柄厚背劈風刀，威力不在郭天坤的七寶金刀之下，與小秀赤手空拳

交手，還封不住五招，故郭天坤見了這位世侄女，不得不另眼相看。

黃省三父子來魯山時，黃韜聽說柳青武功不及這位世妹手下一個侍婢，大爲不服，欲想領教一下，衛玉秀知他想考驗她的武功，以測她是否有這份功力能爲父母報仇？故親自起身陪這位世兄走上幾招。

黃韜家傳流星劍法和一手三飛暗器手法，稱雄魯東，可是一交手，長劍便受制在衛玉秀隨手拈來之竹筷之下，四十九式流星劍法，一式都未展開，劍招甫展，已爲衛玉秀竹筷封住手腕脈，沒有一招不是臨時應變的劍勢，直看得旁坐的黃省三，侷促不安，黃韜施出一手三飛暗器，在衛玉秀一雙雙竹筷鉗夾之下，全數收下，二十一枚稜角金花，一枚無缺，始知這位世妹，已得了雲台派前輩水緣大師的眞傳。

衛玉秀下嫁了黃韜之後，感覺公婆和丈夫，對之都十分恭謹，翌年便生了一個兒子，第二年又產下一女，本來就這樣做個賢妻良母下去，誰知晴天霹靂，在第四年中，小秀突然一病不起，衛玉秀趕去魯山探視，業已身死，她一眼看出小秀屍骸，有藍色小點，宛如中毒，心知有異，她在吊祭之後回轉中途，突又折返，夜上魯山探視，發現柳青極爲悲傷，「金刀」郭天坤正在勸慰，從語氣中聽出，小秀果爲她們毒斃，乃因小秀已探出他們秘密，再偸聽下去，不禁手足冰冷，原來當年殺他父母，不是別人，正是「流星三飛」黃省三，前去艾山屠殺的，則是「金刀」郭天坤，二人背叛衛布，忘了結拜之義，與「天罡星」馮運，暗中另結「天罡七煞」，乃下此毒手，衛玉秀聽得了七煞名頭之後，立即回歸抱犢崮，出其不意，只點了黃省三夫婦穴道，然後把黃韜制服之後，數說他父子罪狀，就一掌將黃韜擊斃，命人領來兒女，當着黃省三之前一一點了死穴，然後一劍一個把他夫婦殺死，一把火把抱犢崮燒得一乾二淨，再連夜趕到魯山，在郭天坤還未知抱犢崮被焚之前，輕易把他誅戮，也把魯山屠個鷄犬不留。

從此以後，她冀魯兩地，到處亂闖，一遇到江湖中人，便刻意和他們打上交道，在言談之中，一知對方與「天罡會」有關的，或是「天罡七煞」的門下，立即翻面下毒手要他們的命，於是「毒手觀音」之外號便由此而起。

因爲她不但長得秀麗，言談之間極爲輕浮，一般江湖中人，總當她是江湖中的蕩姬淫娃，都向之兜搭，沒知道遇到了尅星。

在這五年當中，她單人獨騎，接連用各種方法，手刃了八十七個「天罡會」和「天罡七煞」手下，除郭天坤、黃省三外，另有二煞早已去世，七煞尚餘三煞，却因防備甚嚴，人手衆多，無法近身，這三煞是韓莊「天罡星」馮運，雙套環的「白眉無常」韓湘以及屏鳳山「黑天王」甘天生，這次因爲禹城找「白眉無常」韓湘，但歷年往來各地，下手太歹毒，風聲漸漸洩漏，有人更從她武功上看出，是水緣大師雲台派門下，再加上魯山和抱犢崮二地爲人屠殺得鷄犬不留，這三煞早嚴密戒備，但不知這「毒手觀音」爲何專和「天罡七煞」爲難？她一到雙套環，立即中了「自眉無常」的圈套，因知她武功高强，若是過手，無人接得下她，故在雙套環要道設伏，在她來時，立即以暗器招待，各式各樣的暗器雖從四方八面飛射而到，她還是仗着手中一把長劍磕封突圍而出，正當退出埋伏之處，戒備稍爲鬆懈之間，突爲身旁窺伺者以連珠弩所襲，閃避不及，股肩各中了一箭，落荒而逃，來到這三尖屯，已奔逃了一日夜。

她在這五年到處尋「天罡會」和「天罡七煞」一點也沒露出痕跡，故改姓了布，以免「天罡會」和「天罡七煞」中人得知是專尋他們報仇而有準備，終因日久而爲他們知道來歷，到處嚴防了。

岳老爹聽到衛玉秀說後激動，乃是因她所說本性邪惡，並不是眞正的邪惡，她弒公婆丈夫，手刃親生兒女，完全爲了父母血仇，而所殺八十七人，無一不是爲冀魯兩地百姓所恨之刺骨的黑道中人，其中還說到小秀那樣的義婢，以及武林前輩水緣大師這等悲天憫人的俠義心腸，他向衛玉秀道：「以妳武功，以及妳這樣的品貌，江湖之中，儘有不少年輕有爲的俠義之士可附托終身，爲何却垂青到老夫身上？老夫至今仍未解？你這樣陪伴老夫，豈非躭誤了妳的青春？」

衛玉秀長嘆了一口氣，幽幽的道：「你有所不知，我自四歲到心寧庵，小秀祇有十多歲，庵中生活不但清苦，大師爲了感化家父改過，招來全家殺身之禍後，大師心中，也不無難過，我六歲練功起，到十九歲大師涅槃，十三年中，大師督促甚嚴，一心想將本身絕藝，傳授給我，期望極切，一點不假詞色，因此一點沒得到慈愛，後來下嫁黃韜，他父子又因懷有鬼胎，對我步步提防，見面時祇强扮笑面，討我歡心，又一點沒有眞的親情。

「不是我認爲殺我父母兄長的仇人早已死亡，從未再事提起，加上已爲他們生了兒女，怕亦和小秀一般，爲他們暗中毒斃了。

「在這五年之中，我到處奔波，所遇到的男子，居心沒有一個善良的，都是見色起意淫邪之輩，你年紀雖較我爲大……」說到這裡，衛玉秀對岳老爹媚眼斜視了一眼又道：「可是爲人正氣，替我療傷之後，那幾日對我呵護，完全是位長者之心，一點沒涉及其他，你每日出外給我獵取野味烤燒，這種情誼，連我以前丈夫都不及，我

在臨盆之時，他祇不過來慰問一句便算了，因此我對你這份情誼，早已存在心中，你救我命，還可說是不能見死不救，這份情誼，乃是無意之間流露，如何會不教我暗中感激？像你這樣一位能對我體貼而又善良的人，我不附托終身，再去找誰？你即使不願要我，就這樣做個掛名的，常伴在一起，我也甘心。」

岳老爹兩眼望在屋頂，若有所思，好一會兒才道：「老夫一生不欺暗室，對男女之愛，二十多年，從未想到，妳雖然這樣說，但被外人眼中看來，豈非有『一樹梨花壓海棠』之嫌？想來總覺得不相配。」

衛玉秀聽他語氣，已不是峻拒，便笑道：「你爲何沒想到『藤灌附青松』？我實有寄托之心，世途茫茫，你沒有想到我離開此處，飄泊無定，還有血仇未報，照目前情形，也必要謀定而動，待對方疏於防範，再作打算，我孤苦無依，你教我到那裡去？」說完，撐起身，以手托腮，對岳老爹媚視，倒看得岳老爹心如鹿撞，滿面通紅。

不到三日，岳老爹頷下一把銀鬚剃個淸光，他身材瘦長，面色紅潤，不是兩鬢已斑，望之眞似五十許人，衛玉秀也容光煥發，美眸中，蘊有異采，兩人把掌櫃送來準備給衛玉秀動身的那匹駿馬，一騎雙跨的出獵，在這三尖屯週圍三十里內，時見他們儷影，馳騁在夕陽影裡。

臘盡春來，棗棧命人出了棗倉中貨，前後幾個月中，當地就無人至。

這一日清晨，岳老爹騎馬前去大名府，購備糧食，幾十里路程，快馬二個時辰可到，估計黃昏前可回，不到中午時份，有四騎馬直向三尖屯馳來。

衛玉秀一聞馬蹄聲，立即準備，她知道這三尖屯從無外人到來，就縱出棗林，匿伏在棗倉土丘上。

這四騎人馬，當先二個是五十以上老者，後面二個年紀已大，一個是七十開外，另一個也有七十左右，個個神定氣足，到了土丘下，向四面張望，突然間，那個最年長的老者，對土丘上喝道：「那一位在上面，請露面相見如何？」

衛玉秀聽了，吃了一驚，這老者耳目倒是精靈，來的既有四個，多半是敵非友，仍匿伏不動，看看是什麼路數？這老者見無人現身答話。鼻中冷哼一聲，身形猛然由馬鞍上縱起，足有二丈上下，相隔四五丈，凌空一個轉折，已橫移到土丘上。

衛玉秀見這時無所遁形，她瞥見這老者左足剛點到土丘上，還未立穩，便猛然一掌劈出。

老者看淸土山匿伏的是個年輕少婦，正想喝問，不道對方出手快疾，已一掌劈來，百忙中袍袖一揮，橫擋這掌風，誰知大出意外，這少婦掌勁極猛，一袍袖阻不住，險些爲她掃落土丘，身形一晃，一個猛旋，左足一點，身形立即拔起，凌空向少婦撲到，右手疾伸，乘下撲之勢，抓她肩頭。這少婦不慌不忙，一沉腰，玉掌一招「獨劈華山」，向老者下撲身形攔腰劈去。

老者口中喝道：「好掌法！」凌空一扭腰，突收左手，雙掌一併，一招「推窗迎月」，硬接了一掌，「蓬」一聲，老者身形凌空被擊退四尺，立即落地，那少婦也蹬蹬的退了二步。

這時颯颯颯三聲，另三個老者都離馬鞍竄了上來，衛玉秀一看他們三人身法，無一不是高手，心中大駭，不等三人立定，雙掌已交錯劈出，這三人並不還手，都在衛玉秀勁急掌風中左閃右避的斜閃出去，分站四角，把衛玉秀圍定了，衛玉秀冷冷的道：「怎麼？想四打一個？」

那年紀最大的老者問道：「妳是什麼人？匿在這土丘上作甚麼？」

衛玉秀冷哼一聲道：「姑奶奶倒不報姓道名，你們來這尖屯作甚麼？」

那個六十以上老者喝道：「老夫所問的是妳！妳這個女子如何這蠻橫？憑妳也配老夫們四個來對妳一個？」

衛玉秀看出四個老者，無一不是身懷絕技，若是聯合動手，自己絕不是他們對手，一聽這老者這樣說，便乘機激道：「即使你們四個一齊動手，姑奶奶也不放在心上。」

那個老者果被激怒，叱道：「老夫倒要看有妳有多大功力，老夫亦久未舒展手脚，來！老夫先讓妳三招。」說完一閃身，已欺到了衛玉秀身前。

衛玉秀嬌叱一聲道：「你別說得大方，等會兒却鬧得手忙足亂，接姑奶奶的掌！」左手勾心探去，右手迅速無比的一招「黑龍橫江」，橫掃而出，掌風由右至左，那老者左右閃避既不及，說過讓她三招，又不能出手封擋，雙足一點，身形直拔而起，他身形才一縱起，衛玉秀左掌已是一招「一炁三清」，一招三式，掌風跟隨掌勢隨老者身形疾湧，這老者凌空一扭一箍，避過兩式，第三式無法閃避，祇得以肩承受，幸掌風勁力在第三式已不强，但也把老者身形震出一丈以外。

衛玉秀冷笑一聲，身形直竄過去，揮掌便攻，老者漲紅着臉揮手封格，二人立即展開掌勢過招。

剎那間，各攻守了二十多掌，看來是勢均力敵。另三個老者，看了大感詫異，這女子身法步法，無一不是到達上乘境界，掌法也詭異無比，那年紀大的老者，業已看出了她的掌法，便在旁道：「詹老弟停手，愚兄有話問她。」

和衛玉秀過手的老者，一撤掌縱了開來，這老者問道：「女娘兒，雲台派與妳有什麼關係？優雲大師與水緣大師是妳什麼人？」

衛玉秀對他打量了一眼道：「水緣大師可說是授業恩師，尊駕難道相識？」

老者道：「老夫是優雲大師方外之交，水緣大師祇見過一面，聽說六年前她已涅槃，妳說她『可說是妳授業恩師』，這是什麼意思？」

衛玉秀道：「她老人家未收我爲徒，但却授我武功，我心目中，已認她是恩師了。」

老者一眼瞥到了棗倉門上釘的標記，他指着標記道：「妳可見所釘八棱？那是魯南蒙山『八臂哪吒』岳震前輩的標記，東北一帶江湖中人，誰不見此標記震懾？妳在此匿伏，已犯大忌，老夫等乃應他之召前來，傳話之人，祇說有人對他標記不敬，見此標記，還入門搜索，因此趕來代爲立威，妳既是水緣大師傳人，說來不是外人，想是年輕不懂江湖經歷，快離此去吧，以後不可再來此誤闖。」

衛玉秀聽了，睜大眼道：「你四位來此找隱居於此的岳老爹？」

老者點頭道：「不錯！他近來隱居於此，不提舊事，人人都以岳老爹相稱，妳已見過他了？」

衛玉秀一皺秀眉，口中喃喃道：「『八臂哪吒』岳震，岳老爹！」她突然一拱手道：「尊駕可賜示名諱？」

老者道：「老夫唐雲旌！」他指着另一老者道：「這位是詹天風，另二位是繩池周釗、沈陽明，都是岳老爹的結義兄弟，看情形，妳似和岳老爹相識的了？」

衛玉秀粉面通紅道：「原來四位伯叔是來找岳老爹的，他今晨去購買一點食物，黃昏前可回來，四位請進林去獻茶吧！」說完，低頭先縱下土丘，四人接連而下，牽了馬兒，隨衛玉秀進了林中，到了小屋前，繫了馬匹，走進小屋，一看到內中情形，四人大惑不解，互相望了一眼，詹天風問道：「岳兄可居此地？」

衛玉秀點點頭，沒有答話，詹天風追問道：「不知妳這位姑奶奶是岳兄什麼人？」

衛玉秀聽了，剛褪去的紅雲又重現了起來，略一沉思道：「我姓衛名玉秀，路過此地，見此地幽靜，想在棗倉內小住一時，不想岳老爹居於林中，彼此相識，我出師門未久，不知岳老爹便是『八臂哪吒』岳震，祇覺他獨自一人孤獨，常來和他作伴而已，幾位請稍坐一會，我去煮茶。」說完，便走出小屋。

四人枯坐半個多時辰，不見這衛玉秀回來，再一打量屋中，似不像岳震一人居住，大家面面相覷，有點莫名其妙，都在心中打了一個結。

又等了半個時辰，還不見衛玉秀，周釗見屋內有柴火，就找到現成的肉和酒，彼此吃喝起來。

直到黃昏，才聽得蹄聲傳來，四人出林一看，遠處一騎馬，身後也牽了一匹，馬背上都是包袱，向林中這一面而來，土丘上一條人影，縱下向前迎去，攔住馬上人說了一陣，就去牽另一匹馬，那人馳近，四人一看，俱都一愣，心中也立即明白。

岳震先把四位兄弟拉進屋內，就約略把經過情形相告，唐雲旌笑道：「老弟斷弦之後，心灰意冷，在此遁世，想不到還有這樣一位紅粉佳人傾心相就，眞是前世良緣，白髮紅顏，將是武林中佳話了。」

岳震笑道：「大兄，這弟婦怕羞，剛才已對弟說過，不敢相見了，但如何可不相見，只是見面時千祈不可取笑，以免弟婦怕羞溜走，沒了今晚吃的。」

四人都含笑點頭，岳震乃出林拉了衛玉秀進屋，和四人見禮，岳震知道他們這幾天要來，因此早已備了吃的，在當晚飲談之時，衛玉秀才知岳震招他們前來，一爲雙套環「白眉無常」韓湘手下，見了標記，還搜索棗倉，非去立威不可，二是「天罡七煞」尚遺留三煞，爲衛玉秀對頭仇家，岳震既認衛玉秀爲妻，非助她報仇不可，這三煞都是黑道中人，而且又是極惡之輩，不爲報仇，也應爲江湖除害。

他們飲聚了三天，便立即動身，「八臂哪吒」岳震，爲當年魯南武林前輩，未退隱前，早已威震山東，唐雲旌外號「七擒手」，隱居贛邊九宮山，與「水上飄」詹天風，是著名的「龍虎雙雄」，另二位周釗、沈陽明外號「繩池雙煞」是刀聖呂豪的門下，六陽刀法，威震天下，衛玉秀得這五位武林前輩從旁相助，加上她本人武功亦達上乘境界，故不到一月，便把韓莊「天罡星」馮運、禹城雙套環韓湘、屏鳳山甘天生，一一誅戮，掃平了「天罡七煞」，替衛布全家報了血海深仇。

(全文完)



上文提要：一別二十多年，余顧南終見到金主完顏晟，但彼此立場、意見有很大的分歧，互相舌劍唇槍爭辯起來，余顧南欲以當年結義之情；打動完顏晟放棄侵略大宋及釋放其徒，但完顏晟却態度强硬，終談不合攏，於是余顧南倏地動手，脅持完顏晟，威逼其釋放懷南及保証他們安全回國，更與他斷絕兄弟結義之情，回國途中，又巧遇擄懷南來金國的周英明等三人，將其懲誡一番……

天涯俠客無刃刀故事

西門丁・文
可飛・圖

烽火大俠

入苗疆尋寶藏　得財物贈義軍

走出店門不遠，便見幾名女眞人在追一位漢人，那漢人一身浴血，汗流浹背，女眞人去勢洶洶，一望即知，那漢人若落在他們手中，必無生理。

余顧南油然生出同情心，施展輕功，幾個起落已攔在那幾個女眞人面前，其中一個怒道：「快讓開，否則連你也殺了。」

另一個未待余顧南答話，便揮刀砍殺。「既是漢人，何必浪費時間。」余顧南眼明手快，斜閃半步，飛起一脚，將那女眞人踢飛。

其他女眞武士見狀，紛紛抽出兵刃來，却被余顧南打得落花流水，紛紛受傷，女眞人好勇鬥狠，最能糾纏，宋軍與之交鋒，每至筋疲力盡時，女眞人猶十分驍勇，是以屢戰屢敗，這幾個武士不甘心失敗，相扶而起，丟下狠話：「南蠻子，你有種的便報上名來，不要跑。」

余顧南哈哈笑道：「你老爺姓余雙名顧南，隨時候敎。」轉頭一望，不見徒弟之踪影，走了幾步，見一家麵店有漢人，進內一問，方知蕭懷南去追那個被追的浴血漢子，余顧南循血跡追下去，很快便在小巷內追上。

「閣下傷得如何？」

那漢子反問：「你是甚麼人？」

余顧南沉吟了一陣，當下告之實情。

那漢子倏地跪下：「在下盧成羣……久聞余大俠的大名，因此方敢求你一件事，請你送我到斜對面那條小巷內，找一位姓牛的人，我有十分重要的事非找到他不可。」

蕭懷南反問：「你又是甚麼人？咱們爲何要幫你？」

「在下是太行山八字軍王彥將軍手下之探子，有緊急軍情傳遞回去，速速。」盧成羣邊說邊轉頭回望。

蕭懷南分不清他所說是眞是僞，不敢作主，只顧望着師父，余顧南毅然蹲下，着盧成羣伏在他身上，道：「南兒，你護後。」他展開輕功，直奔進對面小巷內。「牛壯士家住那裡。」

盧成羣道：「前面那漆黑的木門便是。」余顧南走前，盧成羣抓起門環敲打起來，三重兩輕，一連敲了三次，裡面方有人問道：「誰啊？」

「八伯伯來了，快開門。」

「是那位八伯伯？」

盧成羣答道：「是王家的八伯伯，家住王屋山。」

大概對上了暗號，木門便打開了。開門的是位四十左右年紀之漢人，却一身女眞服飾。那漢子一見到盧成羣受傷，立即讓開，道：「快進來再說。」余顧南師徒連忙進內，漢子伸頭向外看了幾眼方將門關上。

盧成羣道：「牛大哥，這位是大名鼎鼎之余顧南余大俠，這是他徒弟，余大俠，此便是我義兄牛堅。」余顧南邊跟牛堅點頭，邊將盧成羣放下地

來。

盧成羣向牛堅打了個眼色，牛堅會意，道：「賢弟，待愚兄先扶你進房休息。」當下兩人進房，廳內只剩下余顧南師徒。

過了半晌仍不見他倆出來，蕭懷南有點不耐煩，余顧南知他倆必在交換軍情，忙向徒弟打眼色。可是又過了兩盞熱茶工夫，猶不見他倆出來，連余顧南亦覺奇怪，連聲咳嗽。

房內方傳來盧成羣之聲音：「對不起，在下倒忘記了，余大俠與令徒可回去了，大恩大德沒齒難忘，只是在下傷重未能下床相送，幸好彼此均是爲了國家和百姓盡力，方稍減愧疚。」

蕭懷南有點不高興，余顧南却道：「盧兄弟，你住在此處未必安全，是否要再轉移？余某願意效力。」

「不必客氣，此處有地窖，賢師徒離開之後，咱們便轉到地下去，安全得很。」

余顧南不强人所難，遂與徒弟越牆而出，幸好外面沒有人，只見石板地上，有斷斷續續之血跡，使余顧南心頭平添一抹陰影。

余顧南後衣雖染了血，但他了無畏懼之色，大步走回客棧。次日師徒倆又拉馬上路，至城門附近，忽聞蕭懷南「啊」地喚了一聲，他抬頭望去，只見旗杆上掛着一個人，可不正是盧成羣。

盧成羣雙眼圓睜，眼珠子幾乎蹦出來，胸膛凹下去，落在余顧南這種大行家眼中，一望即知他是先被人以重手法擊斃，然後再掛上旗杆。

蕭懷南雙眼幾乎噴出火來，余顧南則轉頭回望，不見有其他屍體，方稍稍放心。兩人出了城後，余顧南道：「但望牛堅能逃出魔掌，否則盧成羣死得太不值了。」他怕徒弟不明白，忙又解釋：「盧成羣故意不逃跑，便是爲了引開金兵視線，掩護牛堅回國。」

蕭懷南感動地道：「盧壯士雖然死了，但他是爲了民族而死的，眞是雖死猶生，大英雄之所爲也。」師徒兩人路上不再躭擱，不一日已至德州地界。

德州在河北東路及山東西路交界之處，遼國未亡時，此處仍屬宋境，但如今已爲金兵所佔領。大金國國力正盛，如日方中，宋室腐化已久，加上金兵驍勇善戰，大軍所到之處，宋將不是被殺敗，便是開城投降，上下對朝廷信心全失，老弱婦孺都逃難去了，青壯年則不甘心當亡國奴，等候時機，揭竿而起。

余顧南師徒一路所見，十室九空，一片荒涼慘況，心頭如壓了塊大石，沉甸甸的，誰都不願開腔。兩人在德州好不容易才找到一家小飯館，匆匆塡飽肚子。余顧南看看天色，日頭已偏西，但他歸心似箭，乃道：「南兒，咱們出城去吧！」

兩人走出德州城，走了一程，忽然余顧南站住，沉聲道：「樹後是甚麼人？給我滾出來。」

「施主早應該猜到。」話音剛落，樹後便走出一位和尚，正是南渡。

「閣下眞是有心人，沿途跟踪，這種不辭勞苦之精神，敎余某佩服之至。」余顧南冷冷地道：「但未知此處是貴國之境，還是仍屬我大宋所有？」

南渡首先打了個哈哈，道：「此本是貴國地方，但如今已是我囊中物，是以此處實是甚佳之地點，誰也不吃虧，施主認爲如何？」

余顧南態度出奇地冷靜，先向徒弟打了個眼色，示意他退後，同時緩緩抽刀。「對余某來說，在何處較量都是一樣，亮兵刃吧！」

南渡神色一動，含笑道：「貧僧曾聽人說施主近年來已不用玄鐵寶刀，改使木刀……今日眞敎貧僧受寵若驚。」

余顧南笑道：「只因身上沒有木刀，因此才會抬舉你。」他走至一棵大樹前，看了幾眼，揮刀砍下一根橫枝，再用刀削掉枝葉，光禿禿的變成一根比拇指稍粗之棍子，然後將刀拋給徒弟。

南渡見狀，面色再一變，笑道：「施主果然瞧得起貧僧，貧僧便以這對肉掌向你討敎幾招！」所謂人的名，樹的影，他從未見過余顧南，但亦不敢大意，言畢亦攞下門戶，如臨大敵。

余顧南冷笑道：「閣下是少林寺弟子？」

「有何奇怪之處，少林寺乃異族人所創！你不必去少林寺查訪，貧僧在該寺地位低微，且籍籍無聞，而且少林寺並非我唯一之習武之所。」

「大師所得之少林絕技，原來是偷學的，那就更加不簡單，佩服之至，以你目前之功力，足可當羅漢堂住持！」

南渡哈哈大笑。「一個羅漢堂住持算得了甚麼？我今貴爲大金國國師，怎會將一座小小的少林寺放在眼中。」

「眞是狂妄，沒有少林寺，你今日能當上金國國師麼？飲水思源，也不該說這種話。」

南渡眉宇間露出怨毒之色，冷冷地道：「若非少林寺還有幾個好人，若我不是飲水思源，敝國大軍早已上山將其枚平了。」

余顧南亦聞說少林寺表面上是出家人淸靜之地，實則裡面等級森嚴，規矩繁複，勾心鬥角之心甚盛，料他厠身其間，爲了學武，必然吃過不少苦頭。

蕭懷南站在一旁見他們一人一語，說個不停，甚感不耐煩，却不知兩大高手，利用交談，都在找尋對方之空門及破綻。

最後一句說畢，兩人便如兩尊石像般，挺立不動。蕭懷南一顆心提了起來，想起師父那天晚上所說的話，更是忐忑不安。

那兩名高手，不言不動，過了兩盞茶工夫，余顧南右手微揚，雙膝微曲，作出撲擊之勢，南渡比他更快，也不見他如何作勢，已向余顧南射去，他人未至，雙掌已發出，帶起一片罡風，把地上之沙石都刮了起來。

余顧南身子微微一偏，右手樹枝斜擊南渡之肩膊，適才他所作一切都是爲了誘敵，南渡武功雖高，但若論江湖經驗及比武較量之經驗，實遠不如余顧南。

南渡雙掌正想印出，眼前已失去余顧南之踪影，微吃一驚，乍聞肩膊上風聲响，忙不迭卸肩退步，不料余顧南那一擊，依然是虛招，一見對方卸肩，手腕一沉，再向前一送，把樹枝當作判官筆，刺向南渡胸前「璇璣穴」。

這一記才是眞正絕招，雖無花巧，却能致人於死命，南渡也直至此時方知余顧南眞正厲害之處，他已至信手拈來皆是妙招之境界。

當下南渡不及細思，立即頓足倒退，他退余顧南立進，如影隨形，緊纏不放，南渡先機盡失，只能固守求站穩陣脚。

余顧南攻勢一展開，便如長江之水般，源源不絕，霎時間，只見樹影不見人形，南渡一子下錯，滿盤皆落索，由始至終，均處於守勢，至此方知余顧南名不虛傳。

兩人以快鬥快，眨眼間已過了百餘招，形勢仍未改變。余顧南見對方失却先機，依然能夠應付，心中亦暗暗佩服，同時亦看出南渡臨場經驗不足。

看看又過了三四十招，但見余顧南攻勢稍緩，南渡猶如在大海中撈了一塊木板般高興，不及細思，只道余顧南久攻之下，氣力不繼，是以大喝一聲，右袖撥開余顧南之樹枝，左掌反攻擊向對方脅下。

却不知道正是余顧南算準他臨場經驗不足，故意引他上釣的，南渡左掌剛印出，余顧南之左掌亦迎了上去，他一直以樹枝主攻，引南渡疏忽其左掌，其實以他今日功力之深，放眼天下無一足懼。

余顧南一掌推出，掌風驟起，南渡連忙把眞力提高至八成，說時遲，那時快，只見余顧南一側身，那一掌倏忽沉下再起。

這個動作疾如閃電，令人不及細思！變生肘腋，南渡來不及變招應付，只能盡速將掌撤回！「嗤」地一聲响，左袖已爲余顧南撕破！電光石火之際，余顧南右手樹枝迴擊，南渡接應不暇，肩膊被抽個正着。

余顧南得手之後，身子倒飛，抛下樹枝拱手道：「承讓！」他態度謙虛，毫無輕視對方之色。

南渡臉色慘烈，那根樹枝對他根本不能造成傷害，但他內心却比死還難過，胸膛不斷地起伏着，半响方道：「施主果然名不虛傳，貧僧技遜一籌，無話可說。」

余顧南道：「大師未必是技遜，余某只是經驗方面稍勝，使大師完全沒法施展己之所長，僥倖而已，幸勿見怪！」這倒非盡是謙虛之詞，所謂識英雄重英雄也。

南渡猛吸一口氣，道：「施主武功雖然厲害，但對貧僧來說，並不可怕，今日之賜，銘感五內，他日有機必再向施主討教一番。」

余顧南不覺有怒：「余某隨時候教，下次再有此情況，絕不會像今次卸掉三成眞力，萬望大師小心提防。」

南渡自視甚高，想不到當了半年國師便栽在余顧南手中，羞愧悲憤莫名，猛地發出一道長嘯，轉身望北馳去，眨眼間只剩下一個黑點。

蕭懷南咋舌道：「這禿驢也不簡單，幸好他還非師父之敵。」

余顧南輕嘆道：「千萬莫小覷他，今日爲師勝得僥倖，他日未必這般幸運，若各憑眞實本領較量，鹿死誰手猶未可知，日後他必是我大宋之勁敵。」

「師父，莫長他人志氣，滅己威風，趁天色未黑，咱們還是趕路吧！」

余顧南精神一振，洒開大步，在前領路。此時已近梁山，更是歸心似箭，晚上只歇了一下，次日又走了一天，至黃昏前，終於到梁山之下。

余顧南抬頭向上望，正想覓路上山，忽然一聲鑼响，草叢中站起十數個漢子，人人均箭在弦上，對準余顧南師徒。余顧南微微一怔，隨即怒道：「你們連我也認不得麼？」

一個大漢喊道：「你是誰，快報上名來，否則莫怪咱們不客氣。」

余顧南見那些漢子十分陌生，又是一怔，只好道：「在下余顧南，忝爲四旗會護法，還不快通知錢總舵主，說余某回來了。」

那漢子哈哈笑道：「四旗會護法，咱們這裡是梁山好漢，只認一個張寨主，不認甚麼護法。」

余顧南吃了一驚，脫口道：「甚麼？此處主人是姓張的！原來的人呢？」

漢子笑道：「原來你還不知道，原先的那些人早已溜啦，如今的寨主是張榮張大王。」

「他們去了何處？」

那漢子似是頭目，道：「誰知道？他們熬不住，在一個多月前溜了，咱們方來接管，念那姓錢的有贈寨之情，咱們也不爲難你，速速離開吧。」

余顧南在猶疑，眼角一瞥，見另一旁草叢中露出一顆腦袋，心頭一動，拱拱手便拉着徒弟走了。

蕭懷南忿忿不平地道：「師父，咱們就這樣走麼？」余顧南不答他，躍上馬背，緩緩馳去，蕭懷南沒奈何，只得策馬隨後。

走了里許，余顧南將馬勒住，停

在道左，蕭懷南又訝然問道：「師父，爲何不走啦？」

「等一個人！」余顧南在馬背上探首而望，過了一陣，果見一條漢子大步跑上來，他覺得有點面熟，連忙跳下馬去。

那漢子喘着氣道：「護法……小的叫駱蹄金……」

余顧南忙道：「駱兄弟，你慢慢說，山寨到底發生了甚麼事？」

駱蹄金道：「自護法走後，寨內兄弟不和，意見紛紜，更因缺乏糧草，離山的弟兄越來越多，最後錢舵主兄弟只帶了數十名親信下山去了。」

「楊護法呢？」

「護法離開不久，楊護法也走了，說是去找幾個志同道合的好手來助，却一直未有回音，護法的夫人及令郎已返回嶗山，夫人臨走時，着小的在此等你，請你回嶗山！」

余顧南大是懊喪，跺足道：「怎地如此不濟，幾個月工夫便散亂了！」一頓又問：「公孫副舵主呢？」

駱蹄金冷哼聲：「那厮恃着在宋軍裡呆過，把自己當作是大將軍，頤指氣使，下面的弟兄都不聽他命令，他自己沒趣，不辭而別。」

余顧南嘆道：「眞是烏合之衆，難怪金兵所向無敵，錢舵主去了那裡？」

「這個小的却不知道！我老家就在此，是以不願離開，請護法帶小的去打金兵。」

「你家裡無人麼？」

「本有母親在堂，旬日前已病逝，如今無牽無掛了。」

余顧南又問道：「這張榮爲人如何？」

「他是漁民出身，爲人頗有義氣，且粗中有細，是位好漢子，小的不願事二主，因此不想加入，山上的人大多是梁山泊的漁民，他們向來都很信服張榮，因此他振臂一呼，便有上百人跟他上山。」

余顧南道：「他既然是條好漢，咱們也不要爲難他，你若無去處，便跟我走吧！」駱蹄金大喜。三人折向東行，余顧南心事重重，際此民族有難之時，他實不願回家，却又怕方菱會擔心，是以暗下決心，回家三天，便立即離開。

蕭懷南見師父悶悶不樂，遂勸道：「師父，咱們回山稟告師母，便下山殺金兵吧，再窩在山裡習武，實在無甚意思！」

余顧南點點頭：「回山後再說。」

二人走了一天，沿途所見盡是戰火之遺跡，余顧南心頭怒火更盛。仰首道：「老天爺作証，吳乞買敢再派兵南下攻打我大宋，余顧南窮其一生，也要與之周旋到底！教女眞人來得去不得！」

蕭懷南忽道：「師父，前面來了兩個騎馬的女子！」余顧南轉頭望去，果見兩騎不緩不疾地馳來，未幾即能分辨出那兩個女子年紀已不輕，待到跟前，雙方都發出驚嘆聲！

前頭那位五十多歲的婦女先喚道：「你這不是小余麼？眞是踏破鐵鞋無覓處，得來全不費工夫！」

余顧南笑問道：「苗姐姐怎會來此地方？」原來此婦人便是紅衣教之副教主苗芳芳。余顧南與她有數面之緣，相處甚是融洽，苗芳芳年紀比他大，一向稱他南弟，是以余顧南回報稱呼她姐姐。

苗芳芳道：「還說呢，我來你們漢人的地方已八九個月，直至如今方查到你住在山東，還不知詳細地點呢，幸虧今日遇到你，省却不少工夫！」

「教主近來可好？」余顧南問道：「苗姐姐是專程來探望我，還是有要事？」

「教主玉體粗安，近來年紀大了，教務很少管，姐姐我也不太愛管，都把一般事務交給下面的人處理，樂得出來走走，算算已有十多年未到過中原了，想不到來得不是時候，碰到金兵入侵！」苗芳芳說至此方發現蕭懷南，急問：「這是你公子麼？」

「不是，乃小弟的首徒蕭懷南！南兒，快叫姑姑！」

蕭懷南見苗芳芳熱情可親，乖乖地喚了聲姑姑。苗芳芳哈哈笑道：「乖乖，我眞是糊塗了，你兒子那有這般大！」

余顧南正想答話，不料苗芳芳又搶着道：「南弟，你一片痴心，感動上天，終讓你娶到方姑娘，姐姐還未恭喜你哩！」

余顧南道了謝反問：「姐姐又是否找到意中人？」

苗芳芳桀桀笑道：「你姐姐這副尊容，有那個男人要？喂，這是你地頭，快找個地方裹腹，姐姐快餓壞了！」

蕭懷南及駱蹄金都暗自好笑，當下由余顧南帶路，未幾即至太平鎮。這太平鎮在泰安州西首，頗爲熱鬧，商業亦繁盛，雖在此非常時期，仍能找到家像樣的飯館。

衆人分頭坐下，這才知道隨苗芳芳而來的少婦乃其姪女苗虹，在紅衣教內充當香主。小二把酒菜送上來，苗芳芳姑姪大概眞的餓極，也不客氣，狼吞虎嚥起來，毫無忸怩不安之態，不失苗人本色。

待飽餐一番，苗芳芳才慢慢喝酒，嘆了一口氣道：「你們漢人說的一句話：人是鐵，飯是鋼，當眞不虛！」

蕭懷南道：「姑姑還不飽可以再吃。」

苗芳芳望了他一眼：「你們都吃飽了否？走吧！南弟，找個地方歇息，我有話與你商量！」

余顧南雖不知她找自己有何事，但早料她無事不登三寶殿，當下會了帳，一行人便找了家乾淨的客棧歇下，余顧南獨自睡一間房，尚未收拾，苗芳芳便來敲門了：「咱們先把話說畢

好去洗澡！」

「苗姐姐有話但說無妨！」

「你還記得當年你到敝教時，帶來了苗凌漢贈與你的一張羊皮圖麼？」

這件事余顧南早已忘記，經她一提才醒起，道：「此圖的秘密莫非姐姐勘破了。」

「那張圖還在不在你身上？且拿出來讓姐姐看看！」

余顧南道：「因一直不知用途，是以放在家內！」

「沒有丟掉就好！」苗芳芳道：「姐姐已發現那個地方，苗凌漢既然慎而重之地要你把羊皮圖轉交教主，裡面必藏有貴重的東西！」

「既然如此，小弟更該交給貴教主！」

苗芳芳嗤地一聲笑了出來：「眞是傻弟弟！教主若要的，早就收去了，何會等到今天？更何況往事不能回味，你最好不要令她回憶前事！」

余顧南道：「那好吧，待姐姐隨小弟回家取羊皮圖，便跟你走一趟苗疆。」

苗芳芳笑嘻嘻地道：「別太清高，是武功秘笈也好，是金銀財寶也好，你都用得上，尤其如今戰亂，更需要財帛，既可解民困，亦可助宋軍打金兵！」余顧南恍然大悟，心情登時興奮起來。苗芳芳又道：「愚姐說得可有錯？」

「說得對極了，眞是一言驚醒夢中人，咱們明早便趕路吧！」

次日一早，余顧南果然一早便催促他們上路，在路上走了三天，終於在日落之前趕到嶗山。余顧南指着山上道：「寒舍就在上面，尚請姐姐移玉步！」他着蕭懷南將馬匹寄放在山下之獵戶家，然後當先帶路。到得家時，天色已黑，但屋內的人聽到聲音，霍地把門拉開，一名少年跑了出來，喜孜孜地喊道：「師父，你終於回來啦！」原來開門的却是蕭懷雁。

余顧南緊張地問道：「你師母呢？」

「師母正準備燒飯，師父，這是……」蕭懷雁見師父帶了幾位陌生人，獨不見哥哥，臉上的喜色一掃而空，緊張地問道：「師父，家兄呢？您找不到他？」

「放心，他在後面！」余顧南引苗芳芳、苗虹和駱蹄金進內，方菱聞得聲音，自灶房跑了出來，一臉喜色，本想跟丈夫說幾句貼心的話，猛地見有外人在場，連忙收斂。余顧南爲他們作了介紹。

苗芳芳熱情地抓住方菱的手道：「方妹，早年知我那顧南弟爲你跑遍天涯海角，咱們都替他擔心，如今你們結成連理，敝教上下莫不爲你倆慶幸！」

二十多年前，濟州正邪大戰，方菱與她有一面之緣，此時見面，彼此年事已長，頗有隔世之感，眞個是又悲又喜，兩人緊緊地握着手。半晌，方菱方瞿然一醒，問道：「大哥，懷南呢？」

話聲剛落，便聞蕭懷南在外面喚了一聲：「師娘，徒弟回來了！」

方菱白了他一眼：「不知天高地厚的傢伙，日後出外可得小心，莫教師父師母擔心！芳姐，你們且坐一下，待小妹去燒飯，只是山上沒有甚麼好東西，怕會怠慢了貴客，懷雁，把那頭公雞殺了吧！」

蕭懷雁回頭道：「師父，固北弟在爺爺那裡！啊，還有一位新來的師弟，也在爺爺那裡！」他向來稱齊雲高爲爺爺。

余顧南訝然問道：「你幾時多了一位師弟？」

「便是師父早年收的那一位，方艮玉！他找上門來了，爺爺見他入門太遲，特地喚他上山，親自調教！」

余顧南嘆了口氣，喃喃地道：「不知他爹爹如今怎樣，懷南，快上山請你爺爺下來一聚，菱妹，家裡還有酒麼？」

方菱笑道：「別的沒有，酒倒還有一罎！」余顧南跟苗芳芳寒暄幾句，便跑進臥室，翻箱倒櫃起來，找了好一陣才把那張羊皮圖端出來。

「姐姐，你認得出這東西畫的是那個地方麼？」

苗芳芳看了一陣，道：「看來確是在大妻山裡的無名峯……」

余顧南脫口道：「大妻山可是綠衣教的地盤！」

苗芳芳笑問道：「你敢陪姐姐去一趟麼？」

余顧南豪邁地道：「莫說綠衣教已經式微，就算在全盛時期，今日小弟亦不怕它，只是要姐姐陪小弟去……」

苗芳芳白了他一眼：「你再說客氣話，便莫喚我姐姐！此去苗疆路途遙遠，南弟若決定去者，須早作準備，速去速回！」談了一陣，齊雲高便携着三位徒孫來了，苗芳芳連忙長身讓座：「二十年不見，前輩風采依舊，教晚輩等十分欽佩。」

齊雲高拂一拂袖道：「老夫老矣，早不復當年之勇，何謂風采依舊？沒的笑掉人家大牙！貴教主可好？」

「託前輩之福，教主玉體粗安，只是近年來，已十分疏懶，不喜走動，未能來請安，晚輩代她致意。」

齊雲高呵呵笑道：「你幾時變得這般客氣，老夫雖已垂垂老矣，但有一點不變的乃依然討厭客套，坐下吧！你怎會來此？」

余顧南這才將情況告知師父，並將羊皮圖呈上，齊雲高看也不看一眼，對苗芳芳道：「看來你仍是熱心人。」

「前輩不會反對吧？」

齊雲高笑道：「徒弟已長大，老夫尚會管他這種閑事麼？若非骨頭已老，老夫亦想去一趟！」

苗芳芳急道：「若前輩肯駕臨苗疆，教主必會倒履相迎。」

「老夫跟你們教主一樣，年紀一大，不愛亂跑。」

當下又閑聊了好一陣，方菱方燒好了飯菜，衆人吃來無拘無束，因爲蕭懷南無恙歸來，連方菱也喝了點酒，席間余顧南扼要地將救徒弟的情況說了一遍。衆人想起昔日大宋與女眞族聯手抗遼，今日反目成仇，都唏噓不已。

蕭懷南見氣氛不對，乃道：「師父還把金國之國師打得沒有招架之力呢！」又繪聲繪影地把經過說了。

余顧南說：「不許替爲師吹噓！下次再動手，爲師未必能勝他！」

齊雲高道：「下次遇到他，還須勝他。大宋官兵已被人打得落花流水，若連咱們也輸給他們，大宋子民的顏面何存！」

蕭懷雁道：「爺爺放心，師父一定能勝那禿驢。」

齊雲高冷哼一聲：「這許多人之中，數你練功最疏懶，看你哥哥一下山便栽了一個觔斗，還不知上進，練不好絕不讓你下山！」

蕭懷雁苦着臉道：「老窩在山上，又怎能進步？」

齊雲高道：「你想下山？哼，給老夫再好好練幾年，否則我們鐘鼎門的臉也全給你丟掉！」蕭懷雁人最聰明，但又佻皮疏懶，聞言吐吐舌頭，向他扮了個鬼臉。

余顧南和蕭懷南亦相繼勉勵他。

余顧南見方艮玉已是個少年，有點靦覥，跟他小時候大不一樣，忍不住問道：「艮玉，令尊近來可好？」

方艮玉黯然道：「自從家父被鐵木上人打傷之後，身子一直很差，因此徒兒不敢離開，後來先父又撒手歸天，徒兒守了三年孝才來找師父！」古時守孝三年，實則兩周年，余顧南聞言唏噓不已。

齊雲高道：「艮玉天資雖不太高，但練武却最能吃苦，仍屬可造之材。」

余顧南道：「徒兒東奔西跑，要師父代我教子授徒，教我心頭難安！」

「廢話！爲師尚未老至不能動彈，要爲師吃飽等死，不是更加難過？國家有難，老夫亦不希望你窩在山裡，大丈夫有所爲，有所不爲，此刻正是你爲民出力之時。」

方菱聽了此話後，心頭沉甸甸的，兵凶戰危，雖說丈夫武功蓋世，仍恐有失。當下吃飽之後，方菱把殘羹收起，衆人又聊了好一陣才歇息。蕭氏昆仲把房讓給苗芳芳姑侄睡，一衆小子全睡在廳裡。余顧南夫婦久別重逢，那裡睡得着覺？

兩人說了半夜的話，又恩愛一番才睡覺。余顧南在家裡只睡了兩覺，便準備下山。方菱因苗芳芳姑侄在等候，不便挽留，只好默默地替丈夫收拾行李。

蕭懷雁悄悄問道：「師父，這次你該帶徒兒下山見識一番了吧？其實師父帶我下山實有莫大之好處……」

余顧南不讓他說下去，截口道：「你不必多說，好好在山上再練一年武，若有成績，一年後，爲師便派人找你去，咱們師徒一齊打金兵。」

一提起金兵，蕭懷雁雙眼便似欲噴出火來。「徒弟一定要把金兵殺得落花流水，方能洩滅國之恨！」

「金兵不是紙紮的，要想報仇，便得練好武功，這次爲師先帶你大哥下山，你好好留在山上，要聽話。練好武功絕對不會教你閑着！」余顧南未能親自調教，對徒弟微感歉疚，忽道：「來，咱們師徒到外面練練刀法。」

蕭懷雁興緻勃勃，提了刀便先出門去，其他人都跑到屋外觀看。余顧南家裡有木刀，取了一柄，道：「雁兒，你先發招！」齊雲高拉着一張竹椅，坐在門口看他師徒餵招。

蕭懷雁爲求取得師父之好感，以便早日下山，一出手全是進手式，余顧南皺眉道：「太快太魯莽了！」他覷得眞切，一刀刺進蕭懷雁之刀隙裡，直抵其手臂。「若遇高手，你早就廢了。」

蕭懷雁這才定下神來，一招一式不敢含糊，先行穩守再求進攻，如此一來，情勢大爲改變。余顧南心中暗道：「雁兒資質果然比乃兄高，日後本門恐怕要由他來發揚光大了！」當下加緊進攻。

齊雲高見不支，便不時暗中提點，使蕭懷雁幾番化險爲夷，余顧南自然知道師父以「傳音入密」指點他，也不說破，鬥了四十多招，方再一招刺中蕭懷雁之脅下。「這一招你本可避開。」

齊雲高接口道：「因爲他不知你小腹之破綻是誘敵之招，還想給你一個好看哩，誰不知恰好中計！」余顧南又指點了他一番，然後收拾行裝，與親人揮手作別，帶着蕭懷南、駱蹄金，隨苗氏姑侄下山。

到了山下，五人取了馬匹，便放馬向西馳去，由山東至苗疆，路途可不短，歷盡風塵，看不盡之戰後慘況，壓得衆人心頭沉甸甸的，待到達苗疆，已是隆冬。

雖已嚴寒，但南方到底與北方不同，並無大雪紛飛之景象。苗芳芳道：「咱們先到敝教，準備一下再去大妻山吧！」反正順路，余顧南當然不會反對。

到紅衣教方知教主紅花仙子尚在坐關，余顧南微感失望，因爲他回程不想再折回來，但苗芳芳反而喜形於色地道：「教主閉關更好，否則她知道了，說不定還會反對。」當下一面下令設宴，一面又吩咐下面的人準備去大妻山。

余顧南只在紅衣教歇了一夜，便嚷着要走。次日一早吃過午飯，苗芳

芳便選派了十來個得力助手，帶着繩索、馬匹、乾糧出發。

一路上，苗芳芳一直擔心綠衣教遺孽會偷襲，但竟然一路平安，無驚無險地到達大婁山下。苗芳芳看了看羊皮圖，道：「咱們先進了山再休息。」

大婁山綿延數百里，形勢十分險要，婁山關更是川黔之交通孔道，高峯有婁山及金頂，不過他們要去的却不是這兩座山峯，苗芳芳只是憑印象及記憶去找尋。衆人在山裡找了七天，方到達苗芳芳認定的地方，也幸虧山上不少獵物，可供射殺，否則乾糧吃盡後，可是個大問題。

苗芳芳邊看羊皮地圖邊找尋，終於停在一塊大石前，回頭喊道：「南弟，快過來看看！」余顧南依言走上前，對照羊皮地圖上之標誌。

「你看是不是此處？」

余顧南抓抓頭皮道：「但圖上並無這塊大石。」

苗芳芳含笑問道：「除此之外，你覺得他處如何？」

「似是地圖上所示。」

苗芳芳嫣然一笑，道：「這塊石頭說不定就是入口，正要咱們搬開。」她回首招來弟子。「大家合力將石頭推開。」那石頭可不輕，那十名女弟子有如蜻蜓撼石柱，大石不動分毫。

余顧南見狀，捋起衣袖，也走上前，苗芳芳等人忙亦過去助一臂之力，余顧南氣勁全注於雙臂上，用力推了一陣，但見那塊石頭慢慢翻下山去，而且速度越來越快。

大石離開原位，即見地上鑽出許多驚慌萬狀的蛇兒，苗芳芳急道：「大家小心一點！」衆人立即散開，幸好那些蛇只是受到驚嚇，無意傷人，往草叢中一鑽，很快便不見踪影。

大石之下有許多個小洞口，當然是蛇窩，苗芳芳與緻勃勃，着人薰烟，把洞內的小東西全迫出來，然後便開始挖掘。「看來下面還有洞天，否則那來的這許多蛇，不過大家還須小心提防。」

紅衣教弟子輪番挖掘，其他人則清理泥土，天色已黑，苗芳芳只好吩咐苗虹點火篝和燒水，看情形非挖掘到底不可。

余顧南低聲道：「姐姐，若找錯地方，豈不浪費氣力？不如先讓她們歇歇。」

「你看這片地泥土雖厚，但顯然不結實，不會找錯地方。」苗芳芳絕不同意。「夜長夢多，萬一綠衣教餘孽聞風而至，不是要多費手脚？」余顧南覺得她說得有理，乃接過一柄鋤頭，使勁地挖掘。

不久已掘了一個深近一丈之地洞，地洞寬度只夠兩個人揮鋤，又掘了一陣，忽聞叮地一聲響，苗芳芳急問：「麗麗，你挖到甚麼？」

「下面有塊石板。」一個女弟子揚首回答。

苗芳芳接過一根火把，躍落地洞，果然靠左那邊有塊平整的石板，平鋪在地，看來那石板尚有一部分被壓在泥下，苗芳芳把火把交給手下，接過鋤頭，向左首挖掘，余顧南與她並肩工作。

挖至半夜，那地洞已成凸字形，地上那塊大石板，亦完全裸露出來，此時苗芳芳雖然興奮，却道：「大家先上去，飽餐一番再說。」

苗虹已煮好了飯，衆人早就餓了，立即狼吞虎嚥起來，吃飽之後，苗芳芳又讓她們稍爲休息一下，便又開始未了之工作。

幸虧是次準備充足，應用之器具全有。苗芳芳先將鐵棍插進石板與泥土相接之處，由她和余顧南先撬起一塊石板。

石板一撬開，便有一股中人欲嘔之氣味，衝天而起，余顧南和苗芳芳生恐有毒，連忙躍上去，先換了一口氣，再閉住呼吸，跑到土洞邊緣觀察。

火光下，但見石板之下，是個看不到底之地洞，洞裡隱隱傳出嘶嘶之聲，苗芳芳忽然將火把往地洞裡丟，回頭道：「多紮些火把，丟下洞裡去。」

那些紅衣教女弟子，顯然久經訓練，很快便紮了十多根火把，引火之後，紛紛丟下洞裡去。苗芳芳又拋下乾草枯枝，起初只有白烟冒出來，過了一陣，枯枝燃着了後，烟反而不見。

火一亮，下面景物漸次清晰可見，一條畢直的石梯，深約二丈五六，盡頭又是石板，鋪砌十分整齊，不用問也知那是個地下室。

苗芳芳喜形於色地道：「再拋些乾柴枯枝下去。」

余顧南問道：「把地下室烘熱，待會咱們下去，不是更難受麼？」

苗芳芳笑道：「這個你便不曉得了，不經此一燒，更加危險。」

忽聞一名女弟子嚷道：「副教主，附近石隙爬出許多蛇虫及老鼠！」

苗芳芳笑道：「這還是其次，最怕地下室關閉太久，充滿死氣，不把死氣趕出來，人進去輕則暈迷，重則中毒身亡！」

又過了一陣，東方天際已露出魚肚白，苗芳芳這才道：「咱們下去吧！」她把苗虹和另外兩個女弟子留在上面，親自率隊。

余顧南一閃身，走在她前面，道：「姐姐，你押後吧！」

苗芳芳將他扯後。「此處情況姐姐較熟悉，還是由你押後吧！」余顧南不放心她，回頭望後，見沒有變化，便落在她後面半步之遙。

地下室有點陰森，鼻孔不斷嗅到絲絲的異味，苗芳芳又道：「此處在此之前是蛇窩！」話音未落，已見到一條

碗口粗細的大蛇，昂首吐信，瞪着她們。苗秀秀忙又道：「小心！麗麗把硫磺拿出來！」

余顧南則回聲道：「懷南，把爲師的刀取來！先不要惹牠，其他蛇兒都跑光，只牠留下來，未知是何原因！」

苗芳芳道：「有三種原因：一是牠不知厲害，自恃道行高，不把咱放在眼內；二是牠身軀太粗，鑽不出去；三是傳言中之靈獸護寶！如今我倒贊成，先不要惹牠！」

當下由余顧南持刀守護，其他人則由他身後穿過去，可是走了幾步，地下室已盡，地上只有些小動物之殘骸，頭頂上由通氣孔處傳來呼呼的風聲，「奇怪，甚麼也沒有！」

余顧南道：「別急，大蛇盤着一物，你們仔細瞧瞧！」苗芳芳回身走來，定睛一望，果見那條大蛇身形中間凸起一大截，似乎壓着一物。余顧南揚一揚刀，那大蛇立即緊張起來，口吐嘶嘶之聲。「有沒有辦法讓牠知道咱們只要牠走開，不想傷害牠？」

苗芳芳沉吟道：「你且把羊皮地圖交我！」余顧南左手入懷，端出羊皮圖遞與她。苗芳芳將羊皮圖望大蛇拋去。那大蛇見有物飛來，身子暴漲幾尺，以身擋住羊皮圖，閃電般低頭張口一咬，把羊皮圖咬住，說也奇怪，只見牠緩緩將羊皮圖放在地上，仔細端詳了一番，再揚頭向余顧南和苗芳芳點頭，然後慢慢移動，向出口爬去。

衆人見狀均嘖嘖稱奇，連忙讓路與牠，大蛇邊爬邊發出叫聲，似乎十分高興，更像牠如今已完成任務，功成身退！

苗芳芳一手提着火把，慢慢走前，余顧南恐有埋伏，連忙跟上去。火光下，但見適才蛇兒盤旋之處有兩口鐵箱，那箱子表面已生綉，但看樣子挺結實，箱子外面還有一把大鎖。

苗芳芳抑住激動的心情，道：「南弟，快把鎖弄開！」余顧南力貫手臂，寶刀一落，「喀察」兩聲，便將鎖劈掉，苗芳芳立即將蓋子打開，但見裡面放滿了金銀珠寶。苗芳芳有點失望地道：「我還以爲是甚麼寶貝，原來是些破銅爛鐵！」

余顧南道：「不是這種東西，還有甚麼？」

苗芳芳嘻嘻地道：「姐姐還以爲是甚麼練功秘笈！其實我眞傻，若有這等寶貝，苗凌漢還會與蕭九城同歸於盡麼！」

余顧南用刀撬起箱內的東西，這才知道下面的都是些珍珠翡翠和珊瑚，比上面的東西，值錢多了！苗芳芳又着人在地下室內搜了一遍，未見有其他寶物，這才令弟子把那兩箱東西扛上去。

一行人走上地面，天色已亮，苗芳芳又着人用痲繩將箱子縛緊，道：「先下山再作打算吧！」

忽聞一聲怪笑：「要下山便把箱子留下來！」接着便見大石後現出數十名穿綠衣的苗人！

苗芳芳見來的正是自己不想遇到的綠衣教弟子，暗吃一驚，表面上却不露絲毫懼意。「敗軍之將何敢言勇！還不給姑奶奶讓開？」

爲首那苗人年約四十年，冷笑道：「苗芳芳，你來到咱們的地頭，拿走咱們的東西，尚敢口出狂言！」

「笑話！這是你們綠衣教的東西？虧你有臉說這種話！」

「不是咱們的東西爲何會在咱這裡？」那苗人道：「不管甚麼道理，今日你們不留下箱子，便休想下山！」

「你們有這種本領麼？嘿嘿，姑奶奶要是你們便會乖乖躲在一旁，保存實力！」

余顧南却料定今日不會善了，是以擺一擺手中刀道：「休說廢話，有種的便來吧！但若有所損傷，可莫怪我！」

苗人怒道：「你是甚麼人？竟能代表紅衣教說話！」

「在下余顧南，也請你報上名來。」

「老子是綠衣教現任刀堂堂主章四月！你若不想做個糊塗鬼便亦報上名來！」

「你還沒聽清楚？在下余顧南。」說到最後的一字。余顧南故意把聲音提高，又低聲道：「咱們只求你們一件事，速速滾吧！」

章四月怒道：「就憑你一句話，咱們就得滾？」

「怕你過不了四月份的生日。」余顧南話音剛落，人已飛射出去，章四月大吃一驚，連忙抬刀相迎，不料他手臂剛抬起，腰間之痲穴已讓余顧南封住，接着又封了啞穴，然後輕輕一脚將他踢翻。他先聲奪人，仍嫌不夠，沉聲道：「我再動手便要殺人了！」

苗芳芳急道：「乖乖的扶你們堂主回去，否則幾個時辰之後，逆血攻心，大羅神仙也難救！」那些綠衣教弟子低聲商量了一下，乖乖扛着章四月下山，紅衣教弟子這才鬆了一口氣。

苗芳芳急道：「夜長夢多，快走！」她首先下山，衆人亦恐生變，急跟在其後，一口氣走了十多里，把扛鐵箱的女弟子累得上氣不接下氣，這才停下來歇息。

余顧南道：「這些東西，姐姐眞的不要？」他見她在沉吟，改口道：「這樣吧，彼此各取一箱，貴教可發展業務，而小弟亦可助義軍反擊金兵，兩全其美！」

苗芳芳道：「你多取一些吧，敝教用不着這許多！」她取了一口袋子，打開一隻鐵箱，將箱內的東西，取出三分一，然後交給余顧南。余顧南想起國仇，也不客氣便收下了。

（未完・十六）

上文提要：江寧城突然發生一宗無頭分屍案，屍分五處高懸示衆，兇手凶殘而且目空一切。奇的是却有三戶人家來認屍，都稱該屍是自家的主人，這三家全都是本城中屈指可數的有頭面人物，這就引起官府的驚駭和緊張，連向來享譽神捕之稱的捕頭鐵山一時亦感棘手，沒有找到死者頭顱無法判定死者身份，因此鐵山父女及其部下便四出偵查，却發現原來案中有案……



羌笛怨

俠義奇情連載故事／高皐・文　可飛・圖

秘訪張宗宇　突遇五刺客

鐵公子道：「好，請問，本城日前發生的分屍案，少總鏢頭縱然沒有見到死者的屍體，也應該知道府衙貼出的公告，以那屍體的高度與令尊相較，顯然有出入，少總鏢頭以爲呢？」

鐵公子又道：「受害者並非令尊，貴局却有人去認屍，並堅稱那屍體就是熊總鏢頭，貴局是何居心，少總鏢頭能不能給在下一個滿意的解釋？」

熊起鳳面色一變道：「你究竟是誰？」

鐵公子道：「這很重要嗎？」

白星接口道：「朋友好膽量，可惜你找錯了地方。」

鐵公子道：「此話怎講？」

白星道：「你想訛詐，是麼，今天你如果不交代一個明白，明年今天就是你朋友的忌辰。」

鐵公子微微一笑道：「你想行兇？好吧，好漢不吃眼前虧，我告訴你我是誰就是。」

他伸手摘下武士巾，露出一頭像烏雲一般的秀髮，然後抱拳一禮，道：「小妹鐵湘菱見過少總鏢頭。」

熊起鳳愕然道：「姑娘是……」

鐵湘菱道：「家父鐵山，現任府衙總捕頭。」

熊起鳳雙拳一抱道：「姑娘原來是江南神捕鐵老英雄的千金，失敬。」

鐵湘菱道：「不敢，小妹冒失得很，請少總鏢頭不要見怪。」

熊起鳳冷冷道：「鐵姑娘喬裝改扮，前來敝局，是奉鐵老英雄之命麼？」

鐵湘菱道：「如果說奉家父之命，倒不如說奉府台之命較爲恰當一點。」

熊起鳳面色一沉道：「鐵姑娘是想以官府的權勢來欺壓咱們！」

鐵湘菱淡淡一笑，道：「少總鏢頭言重了，愚父女甚至府台，都是在替貴局着想。」

熊起鳳道：「哦，這話怎麼說？」

鐵湘菱道：「分屍案是一件擾亂治安，行爲兇狠的犯罪案件。一般守法的良善之人，避之唯恐不及，如非別有用心，任何人都不會故意牽入這件兇案之中的。貴局明知死者並非令尊，偏偏要將兇案往身上攬，請問少總鏢頭，貴局是不是要故意增加官府的困擾，使行兇者得以逍遙法外？」

熊起鳳面色一變道：「姑娘，話不能這麼說，當時也許……」

白星道：「當時咱們總鏢頭失踪，敝局在慌亂之下一時報案，好在咱們總鏢頭與令尊交非泛泛，還望賢父女在府台大人面前美言一二。」

鐵湘菱微微一笑，道：「府台大人爲官清正，勿枉勿縱，只要貴局不涉及其他的情節，這點小事大人不會追究的。」

熊起鳳面色再度一變，道：「鐵姑娘是在懷疑敝局？」

鐵湘菱平靜的一笑道：「少總鏢頭請不要多心，小妹只是有一點不解罷了。」

熊起鳳道：「鐵姑娘有甚麼不解之處？」

鐵湘菱道：「令尊失踪，貴局應該傾全力四處查訪，對麼？」

熊起鳳道：「不錯，咱們已派出很多人四出尋找，但迄無所獲。」

鐵湘菱哼了一聲道：「貴局只怕並未傾全力吧，就小妹所知，貴局全部人數不過五十出頭，現在埋伏在西廂的只怕就有四五十人之多，看來貴局是在全力保護鏢局，對令尊的失踪反而等閑視之了。」

白星道：「鐵姑娘誤會，敝局派出去尋找的弟兄，多半於昨晚返回鏢局，他們暗伏西廂，不過在瞻仰鐵姑娘的風采而已。」

鐵湘菱道：「就算是這樣吧，不過小妹最後對少總鏢頭有一點建議。」一頓接道：「鏢局如果有甚麼困難，咱們願意竭誠相助，咱們唯一的希望是請少總鏢頭與官方合作。」

熊起鳳道：「多承指敎，在下記下了。」

鐵湘菱道：「人們往往爲了一時的利害，而忽略了重大的情節，所謂一失足成千古恨，再回首已百年身，小妹言盡於此，告辭。」

熊起鳳道：「鐵姑娘好走，恕在下不送了。」

鐵湘菱雙拳微拱，嬌軀一擰，逕向門外緩步而去。

她走了，突然而來，忽然而去，像一股飄忽不定的旋風，使人們有一種莫可測忖的感覺。

只是她明朗、嬌柔，又留給人們一股很難忘懷的感情。

因此，當她倩影消失之後，熊起鳳仍呆呆的向門外瞧着。

「公子……」

「啊，白大叔。」

「鐵姑娘已經走遠了。」

「這個小姪知道，我是在想……」

「公子在想甚麼？」

「一失足成千古恨，回頭已是百年身。」

「公子想得太多了，婦人女子之言何必放在心上。」

「不，她沒有說錯，是咱們做錯了。」

「公子是說……」

「他們只來了主婢兩人，咱們却驚惶失措，埋伏下龐大的人力。」

「咱們原來並不知道她是鐵姑娘，爲小心起見，不得不預做安排。」

「白大叔，你的膽量似乎越混越小了。」

「也許，不過這事却是總鏢頭指示的。」

「好，我找爹去。」

在一間秘室之中，他見到了五湖鏢局的總鏢頭熊霸。

「爹。」

「唔，來的是甚麼人？」

「鐵姑娘，鐵總捕頭的女兒。」

「是她？她來做甚麼？」

「不做甚麼，只是兩句忠告。」

「哦？」

「有困難找他們父女，並希望咱們跟他們合作。」

「這……」

「爹，孩兒有幾句話，希望爹不要生氣。」

「我不生氣，你說。」

「孩兒不知道爹爲甚麼要這麼做，但一上來咱們就錯了。」

「甚麼錯了？」

「冒認屍體，等於自露馬脚了。」

「這個……唉，當時爹在極度震撼之下才出此下策，後來爹知道錯了，但做錯的不只爹一個。」

「還有張伯伯、安叔叔。」

「不錯。」

「爹，咱們五湖鏢局名震江湖，黑白兩道的朋友都會對咱們禮讓三分，爹爲甚麼如此害怕，甚至歇業裝死，隱姓埋名，這都爲了甚麼？」

「這個……唉，爹是迫不得已。」

「爹有甚麼苦衷？說啊，爹。」

「不要逼爹，有些事不是你能懂的。」

「不，爹，孩兒不是小孩子了，是非善惡，孩兒會分得清楚，瞧得明白的。」

「不要說了，你走，走。」

熊起鳳不知道他爹爲甚麼忽然如此暴怒，却又不敢不離去，只得躬身一禮，再由那秘室中退了出來。

其實他不知道的何止他爹忽然暴怒，整個事件從開始他就弄不明白。

「也許爹有甚麼不可告人的苦衷，我想張伯伯、安叔叔他們必然知道的。」

這是他的猜忖，他認爲這項猜忖不會太過離奇怪誕，因爲張宗宇、安陸二人與熊霸是一盟在地的兄弟，而且在分屍案中，他們採取的是同一行動。

於是在離開秘室之後，他立即走出鏢局。

熊霸曾經頒下命令，外人固然不得擅闖鏢局，鏢局之人也不得擅自出外，否則不管是何等之人，一律予以格殺。

熊起鳳自然不怕格殺，但他不敢驚動熊霸，好在他熟知鏢局的佈署，因而避實就虛，越牆而出。

北極閣原是一個熱鬧的地方，此時却靜悄悄的闃無人跡。

他走過一條街，通過兩條巷，這裏應該是行人稀少的所在了，他却偏偏遇到三五成羣的行人。

他認爲這是頗爲費解的怪事，却想不到更怪的事接踵而來。

「朋友，此路不通，請你回去。」

「甚麼？這裏分明是可以通行的。」

「識相一點，朋友，我說不通就是不通。」

好，只要你們擱得住本公子，我不走這條路就是。

敢情他們都非常人，也不是偶經此地的行路之人。

熊起鳳迷惑了，如果五湖鏢局的四週都被這般人封鎖，鏢局之人豈不成爲籠中鳥，網中魚了麼？

迷惑就必須求得答案，因此他的雙腿在不停的移動，逕向當面的三名大漢迫去。

「找死！」在一聲冷叱之後，一柄光芒四射的長刀同時向他迎面劈來。

來勢勁急，刀風震耳，熊起鳳雖是身懷絕藝，倒也不敢過於大意。

肩頭輕輕一側，他已讓過刀鋒，左手急吐如電，以食中二指向長刀之上敲去。

噹的一聲響過了，長刀應手而折，使刀大漢神色剛剛一呆，肩井穴上已傳來一陣劇痛。

熊起鳳擧手投足之間就已制住一名大漢，功力之高，當眞是江湖罕見。

「好小子，你敢行兇，大爺廢了你。」

其餘幾名大漢，一陣風似的衝了上來，刀槍並擧，一起向熊起鳳的身上招呼。

別看他們來勢如此兇猛，却碰不到熊起鳳的一絲衣角，拚鬥不過十招，就一個個像木雕泥塑一般，全部被制住了穴道。

熊起鳳伸手撣了一下衣衫，衝着第一個動手的大漢道：「朋友，能夠告訴我你的名號麼？」

「忠一。」

「朋友姓鍾？」

「不，忠義的忠。」

「忠，姓忠的倒是少見得很。」

「你自然不知道甚麼是忠義了，因爲姓熊的是忘恩背本、薄情寡義的人。」

「住口！」

「怎麼？你們能做，我不能說。」

「好，你說，咱們到底做了些甚麼？」

「你爲甚麼不去問你爹？」

「這個……」

「哈哈……」

笑，是情感的發洩，但也能夠傳播出歡樂、恐怖與譏諷。

這幾名大漢的笑聲，似乎除了歡樂一切都有，對恐怖的感受更是入木三分。

熊起鳳是一個胸懷大志的好青年，但對這般大漢的笑聲竟然承受不住。

「住口！」

這一聲叱喝是以內力逼出，餘音嬝嬝，如鳴金石，却無法遏止他們的笑聲。

笑與哭相差不太多，笑聲過久，就變成哭了。

這般人的確是在哭，那狠叫一般的哭聲，具有天愁地慘、草木同悲的功力。

熊起鳳想不到他碰到的是幾個瘋子，這似笑非笑、似哭非哭的怪聲他實在忍受不了。

他想逃，但身影還未移動，這般人忽然一個接着一個的仆倒下去了。

「啊！」

他傻了，目瞪口呆的向這羣瘋子瞧看着。

他們不笑了，也不再哭了，因爲他們已經變成沒有生命的屍體。

熊起鳳面色大變，他只向這些屍體的嘴角瞧了一眼，就知道他們已經吞毒自殺。

現在是大白天，熊起鳳却機伶伶的連打兩個寒顫，他不敢再待下去，足尖一點地面，像落荒之犬一般向着清涼山急急的奔去。

經過一陣奔走，他終於到達了清涼山，瞧到了張宗宇的住處。

「站住！」

「啊！兩位，我是找張伯伯的。」

「你是誰？」

「在下熊起鳳，是五湖鏢局的少總鏢頭。」

「原來是少總鏢頭，失敬，不過大人不在家，咱們不便接待，少總鏢頭請回吧。」

「哦，張伯伯去了何處？」

「到京師去了。」

「何日回來？」

「這個咱們就不知道了。」

「那麼在下就見見張世兄吧！」

「對不起，公子和夫人都跟隨大人去了京師，少總鏢頭有事不妨將話留下，我兄弟設法替你轉達便是。」

「不必了，告辭。」

乘興而來，敗興而回，他並未完全絕望，至少還有一個人可以找，因爲萬寶錢莊的東主是他的安叔叔。

於是，他一轉身形，逕向萬寶錢莊走去。

忽然……

「少總鏢頭，請等一等。」

呼叫來自身側，嬌滴滴的十分悅耳，及轉身向身側一瞥，他的心頭不由猛然一震。

出聲呼叫的是鐵湘菱，她的身旁還有名震江湖的當代神捕鐵山，以及手握兵刃的五名捕快。

此時鐵山踏前數步，微微一笑道：「少總鏢頭，幸會。」

熊起鳳雙拳一抱道：「鐵老英雄好說，請問鐵老英雄是在找在下麼？」

鐵湘菱接口道：「不錯，咱們正是要找少總鏢頭。」

熊起鳳道：「哦，鐵姑娘有何指教？」

鐵湘菱道：「其實也沒有甚麼，只是請少總鏢頭隨咱們去府台衙門走一次罷了。」

熊起鳳愕然道：「是在下犯了王法？」

鐵湘菱道：「這話要看怎麼說了，人命關天，而且是五條，咱們不得不委屈少總鏢頭一下。」

熊起鳳面色一變道：「鐵姑娘，你要弄明白，他們都是吞毒自殺。」

鐵湘菱道：「不錯，他們的確是吞毒自盡的，可是，他們不會是活得不耐煩了而吞毒自殺吧？」

熊起鳳道：「這個……」

鐵山道：「跟咱們走吧，熊少兄，府台大人公正廉明，只要情有可原，他不會爲難你的。」

熊起鳳道：「對不起，在下不能從命。」

鐵山一怔道：「熊少兄，我們是在執行公務。」

鐵山身後的五名捕快立即攔住他的去路，雙方劍拔弩張，搏鬥將一觸即發。

鐵湘菱櫻唇一撇，報以一聲冷哼道：「我原以爲少總鏢頭知情達理，敢情竟是一個不明利害的蠢物。」

熊起鳳怒叱道：「姑娘如再口不擇言，在下可要不客氣了。」

鐵湘菱道：「你敢公然拒捕？」

熊起鳳道：「有甚麼不敢？」

鐵湘菱道：「就算你敢吧，咱們父女可也不是省油燈，再說，公然拒捕的後果閣下可曾想到？」一頓接道：「我不妨再告訴你，此後閣下將被列爲罪犯，天下雖大，只怕難有閣下容身之處了，而且五龍世家門規極嚴，決不會容留敗壞門風的弟子，不必官府通令緝拿，貴師門就容你不得，一失足成千古恨，閣下何不三思？」

鐵湘菱義正詞嚴，每一個字都像利箭一般一直刺進他的內心，他呆呆的立在那裏，半晌做聲不得。

良久，他忽然長長一嘆道：「好，我跟你們走，但有一個要求。」

鐵湘菱道：「甚麼要求，你說。」

熊起鳳道：「五湖鏢局數十口子正遭到生命威脅，我可以跟你們走，但你們必須負責鏢局人員生命的安全。」

鐵湘菱一怔道：「好，我答允你，良工，你立刻傳府台大人的命令，到城防營調集兩百名弓弩手嚴密保護五湖鏢局。」

古良工道：「屬下遵命。」

身形一轉，放步急馳而去。

＊　＊　＊

府台衙門的花廳是接待賓客之處，審問犯人決不會在那裡執行，熊起鳳是被帶進花廳，可見並未將他當作犯人看待。

「草民參見大人。」

「不必多禮。」

「謝大人。」

「聽說你連傷五命，爲甚麼？」

「草民要去清涼山拜訪張宗宇張伯伯，那五人攔住草民的去路不讓通過。」

「於是你就殺了他們？」

「不，他們敵不過草民，是嚼毒自殺。」

「敵不過你也不見得就會死，是麼？」

「是……是的。」

「那他們嚼毒自盡就有點不近情理了。」

「這……」

「熊起鳳，本官要判你一個殺人之罪，你可心服？」

「草民不服。」

「如果你說不出脫罪的理由呢？」

「這……看來草民只得認命了。」

不迫供，不刑求，讓犯者詞窮理盡，不得不俯首認罪，這位知府果然是一位能吏。

此時，鐵山雙拳一抱，道：「大人，屬下想替熊起鳳求一個情。」

知府道：「好，你說。」

鐵山道：「經屬下調查，那五名死者是江北的五名劇盜，平時積惡如山，是死有餘辜之人，而且其中牽扯着極端複雜的江湖恩怨，單憑屬下之力，要破本案十分不易，因此屬下想借重熊起鳳，請大人准許他戴罪立功，如有差錯，屬下願意負責。」

知府道：「好，本府姑準所請，希望熊起鳳不要辜負你的好意。」

鐵山和熊起鳳同時躬身一禮，道：「多謝大人，屬下告退。」

他們退出花廳，鐵山將熊起鳳帶到捕房。

「熊少兄，請坐。」

「老英雄不必客氣，有話但請吩咐。」

「這……好吧，熊少兄既是快人快語，我也不必拐彎抹角了，請問令尊是否仍在鏢局之內？」

「是的。」

「少兄可知道令尊派人認屍的動機？」

「在分屍案發生之後家父就派人將在下找回，在下曾經問過家父，但除了仇家可能上門找麻煩，鏢局正面臨極大的危機之外，他老人家任甚麼都不說。」

「少兄沒有問仇家是誰？」

「問過，家父不說。」

「少兄爲甚麼去找張宗宇？」

「因爲他跟家父有八拜之交，是在下的二伯，當分屍案發生之時，他也曾派人出面認屍，在下認爲他可能知道某些隱情，所以想去向他請教。」

「原來如此，少兄見到張宗宇了嗎？」

「沒有，他家人說，張伯伯已帶着伯母及世兄赴京師去了。」

「哦，少兄由張宅出來，好像不是返回鏢局。」

「不錯，在下是想去萬寶錢莊，安叔叔也是家父的拜把兄弟。」

「這就是了，令尊有幾個拜把兄弟？」

「五個，張伯伯是老二，家父是老三，安叔叔是老五，老大和老四在下

都沒有見過，也不知道他們是誰。」

「熊少兄，有一件事咱們必須說個明白。」

「甚麼事？」

「咱們中華兒女，講的是忠孝節義，但在忠孝不能兩全之時，就應該移孝作忠，這點道理少兄必然懂得。」

「在下懂得。」

「還有一點就是一個仁字，孔夫子說，唯仁者能好人，能惡人，也就是明善惡，辨是非，當好就好，當惡就惡，是以古往今來，才有不少大義滅親的傑出之士。」

「這個……」

「怎麼，熊少兄不同意？」

「老英雄，請你不要逼我。」

「你錯了，熊少兄，老朽只是提醒你罷了，小女說過，一失足成千古恨，回頭已是百年身，如果令尊當眞犯了甚麼差錯，也只有少兄才能爲他洗脫。」

熊起鳳略作沉吟，忽然對鐵山長長一揖，道：「老英雄，家父一生光明磊落，只是善善而不能用，惡惡而不能去，再加上交友不愼，過於重視私誼，才導致今日的錯誤，在下願意竭盡綿力，聽從老英雄的指揮，但望網開一面，爲家父留下一綫生機。」

鐵山道：「好，只要在情理上說得過去，老朽決定全力替令尊開脫。」

熊起鳳道：「多謝老英雄。」

鐵山道：「本案仰仗少兄之處甚多，你亦不必客套了。」

熊起鳳道：「要在下怎麼做，老英雄儘管吩咐，無論水裏火裏，起鳳萬死不辭。」

鐵山道：「老朽想知道張宗宇及安陸的行動，這一點希望熊少兄能夠幫忙。」

熊起鳳現出爲難之色，道：「老英雄，咱們適才只怕錯了。」

鐵山道：「甚麼地方錯了？」

熊起鳳道：「老英雄將在下帶進府衙，又派兩百官兵保護鏢局，這樣，他們還會對在下信任麼？」

鐵山微微一笑，道：「會相信的，因爲我並未派官兵前往鏢局，至於少兄被請來府衙之事，只是爲了那五條人命，好在他們是官府緝拿的要犯，少兄殺了他們，等於爲民除害，經鏢局保釋少兄，豈不合理得很。」

熊起鳳一呆道：「江南神捕果然名不虛傳，不過張伯伯擧家去了京師，起鳳只怕無能爲力。」

鐵山道：「放心吧，熊少兄，張宗宇一家仍在江寧。」

熊起鳳一怔道：「老英雄，這是在下親耳聽說的。」

鐵山道：「少兄太過忠厚了，耳聞不如目見，並不見得會是眞實的。」

熊起鳳道：「老英雄如此猜測，必然有所依據的了，請問……」

鐵山道：「令尊武功如何？」

熊起鳳聞言一怔，他想不出鐵山爲甚麼忽然扯到他爹的武功上面去。

但他知道江南神捕，必有深意，因而據實回答道：「家父保鏢近十年，走遍大河兩岸及長江南北，據在下所知他老人家從未遇到過敵手。」

鐵山道：「這就是了，以令尊如此高深的武功，他爲甚麼還要害怕？」

熊起鳳道：「這個……如非仇敵的功力更高，必然擁有一個可怕的組合。」

鐵山道：「不錯，那麼此去京師迢迢千里，張宗宇他怎敢冒這個險？」

熊起鳳點點頭道：「老英雄智慧超人，觀察入微，果然不愧神捕之名，如果在下猜得不錯，老英雄對本案必然胸有成竹。」

鐵山道：「少兄好說，老朽只不過有一個大膽的假設而已。」

熊起鳳道：「能夠讓在下長點見聞麼？」

鐵山道：「時機未至，現在還不便公開，不過有幾點可以讓少兄知道的。」一頓接道：「第一，分屍案的受害者是外鄉人；第二，受害者與令尊、張宗宇及安陸等三人均爲素識，而且關係頗深；第三，兇手與令尊等也是素識；第四，令尊等明瞭兇手殺人的動機，而此項動機與令尊及張、安二人均有牽連。」

熊起鳳愕然道：「老英雄，這些該不是臆測的吧？」

鐵山道：「不，沒有根據沒有把握的事，老朽怎敢亂說，好啦，咱們先不談這些，少兄可以回去了。」

熊起鳳道：「老英雄，今後……」

鐵山道：「今後有兩件事，第一件，如果令尊能將全部秘密說出來自然再好不過。」

熊起鳳道：「家父十分固執，這一點只怕很難辦到。」

鐵山道：「這個我知道，所以咱們只好多費一點精神，將希望寄望於第二件。」

熊起鳳道：「第二件是甚麼？」

鐵山道：「是萬寶錢莊，希望少兄藉機與他們接近，設法發掘其中的隱秘。」

熊起鳳道：「好，只是咱們之間如何聯絡？」

鐵山道：「北極閣不就在鏢局的左側麼？少兄可以將要說的寫在紙上，投進北極閣第二層之內就可以了，老朽如果有事需要通知少兄，也用紙鏢傳遞。」

熊起鳳道：「這樣最好不過，在下的房間正對着北極閣。」

鐵山微微一笑道：「祝少兄馬到功成，請。」

熊起鳳道了一聲「打擾」，身形一轉，匆匆奔回鏢局。

「稟頭兒，沈伯通有了異動。」

「哦。」

「他準備明早起程，回富陽老家。」

「他一個人？」

「是的，不過另有兩人在暗中釘着他，好像要向他下手。」

「是兩個甚麼樣的人？」

「兩個中年人，身材矮胖，像一對孿生兄弟。」

「一個左眉角有一道刀痕。」

「不錯，頭兒認識？」

「唔，他們是曹州雙龍，有刀疤的是老大，名叫匡龍謀，另一人是老二，名叫匡龍溪，他們擅長五虎斷門刀法，還會一手歹毒的暗器。」

「咱們怎麼辦？」

「讓湘菱與諸葛麟跟下去，瞧瞧匡氏兄弟做甚麼打算，我想此事可能與分屍案的兇手有關，要湘菱小心處理。」

「是。」

報告的是江浪，鐵山因爲分身不開，只得交給鐵湘菱出馬辦理。

＊　＊　＊

由江寧府至杭州，最近的路是經句容，漂陽這條官道。

這條道路也有一截較爲險峻，那就是茅山山區。

一般旅客多半在天王寺鎭上投宿，次日一早結伴通過山區，倒也不會發生甚麼意外。

也許沈伯通的時運欠佳，偏偏他就碰到了意外。

鐵山跟葉知府都猜測他不是常人，他果然跟常人不大一樣。

一般旅客是未晚先投宿，雞鳴早看天，他偏偏睡到日上三竿才起床，吃過早餐還不直接上道，竟跑到天王寺去兜圈子。

當他到達山道的險峻之處，趕路的也只有他一個人了。

更怪的是他竟然不走了，身子向山口旁的石塊上一靠，嘿嘿一陣乾笑道：「累了吧？朋友，咱們歇歇再捉迷藏，你們該不會反對吧？」

敢情他在跟別人捉迷藏，勿怪會這麼陰陽怪氣了。

他這麼拉開嗓門一喊，果眞被他叫出兩個人來，他們矮矮胖胖，像一個模子鑄出來的，唯一的分別是一個左眉角有一道鮮明的刀疤。

「好小子，原來你還是一位高人，只可惜你運氣不好，看來是小聰明害了你了。」

「哦，會有這麼嚴重？」

「當然，曹州雙龍豈是任人玩弄的。」

「啊，你們是匡家兄弟，咱們之間……咳，素無過節。」

這當眞是人的名，樹的影，沈伯通聽到這兩名找麻煩的竟是曹州雙龍匡氏兄弟，他再也不敢輕鬆了。

曹州雙龍是兩個出了名的煞星，在他們的手下從未留過活口，憑沈伯通這點功夫，一旦動起手來，他就只有死路一條了。

好在匡氏兄弟並不像傳說的那麼不講理，神色上倒是挺和氣的。

此時匡龍溪淡淡一笑道：「誰說咱們有過節了，我兄弟只不過跟你打聽一件事罷了。」

沈伯通鬆了一口氣道：「匡大俠要知道甚麼事？」

匡龍溪道：「你叫沈伯通？」

沈伯通道：「正是。」

匡龍溪道：「沈崇道是你的叔叔？」

沈伯通道：「是的。」

匡龍溪道：「聽說你瞧過沈崇道的屍體？」

沈伯通道：「瞧過。」

匡龍溪道：「沈崇道是怎麼死的？」

沈伯通心頭一懍，道：「心病，家叔患心病已有十多年了，此次舊疾復發。」

匡龍溪忽然面色一沉道：「胡說，沈崇道根本就沒有心病。」

沈伯通道：「這是怎麼說？匡大俠，你如何知道家叔沒有心病？」

匡龍溪哼了一聲，道：「咱們兄弟如果不知道就不會來找你了，說實話，沈崇道究竟是怎樣死的？」

沈伯通道：「這個……咳，家叔實在死於心病。」

匡龍溪忽然一掌飛出，啪的一聲脆响，沈伯通的面頰已印上五條紅痕。

這一掌急如電光石火，沈伯通雖是挨了一記耳光，還不明白這一掌是從何處飛來。

「姓沈的，說實話，否則，嘿嘿，你應該知道咱們兄弟對待敵人是不會慈悲的！」

「我不明白，匡大俠，家叔是怎樣死的與二位有何相干？」

「你想知道？」

「如果匡大俠願意賜告。」

「好，我告訴你，沈崇道已被我家堂主收買，是潛伏萬寶錢莊的內綫，現在你總該說實話了吧！」

沈伯通心頭一陣狂跳，全身的肌肉忽然僵硬起來，他想不到曹州雙龍還有主人，更沒有料到沈崇道被人收買，背叛了他服務多年的萬寶錢莊。

於是他吁出一口長氣，道：「眞想不到兩位還有主人，但不知……」

匡龍溪面色一沉，道：「這你就不必管了，快說沈崇道是怎樣死的？」

沈伯通道：「被衣行機所殺，一刀畢命。」

匡龍溪道：「衣行機爲甚麼要殺他？」

沈伯通道：「這個在下就不知道了，在下問過，但他們不肯說。」

匡龍溪道：「你必然得了不少好處，否則你怎會幫助萬寶錢莊欺騙官府？」

沈伯通道：「這……咳，在下也實在鬥他們不過。」

（未完・二）

上文提要：程明山和司空玉蘭乘船渡海，豈料崆峒島主竇金樑買通玉蘭的師兄和船家商老二，欲用蒙汗藥將二人迷倒，二人詐作昏迷，看他們如何對付自己，不久竇金樑出現，先叫劉保祿殺商老二滅口，自己對付程明山、玉蘭，二人奮起反抗，商老二惱怒竇島主害己害人，鑿沉風帆船，害不到島主，却害了不熟水性的程明山，幸玉蘭土生土長，水性極佳，護住程明山和小狗，浮海待救……



新派俠情長篇連載／東方玉•文　可飛•圖

刀開明月環

暗中將計就計　對方深信不疑

「好嘛！」司空玉蘭拗不過他，坐直了身子，說道：「那我就幫你划好了。」

「目前且先讓我試試！」

程明山把小烏抱給了她，一面說道：「你只要坐穩了，用力夾住桅桿，把小烏接過去，用衣服包住了，我會划的，暫時還不用妳幫忙。」

司空玉蘭從他手中接過小烏，回頭望望他，說道：「你要一個人划麼？」

程明山道：「我只是試試看，如果我一個人眞的不行，到時妳再幫忙划好了。」

他抬頭朝前望去，那點白影好像比方才大了許多，這就說道：「那白影好像就是朝我們這邊來的，那一定是船了，妳坐穩了！」

喝聲出口，突然勁貫雙掌，用力朝身後拍去。

他這一施展神功，雙掌威力何等强猛，但聽身後水面上發出蓬然的巨震，水花四濺，激起了一道數丈高的浪濤，一支桅桿經他掌力一推，就像箭一般直衝出去，當眞是乘風破浪，快速已極！

「啊！」司空玉蘭看得忍不住嬌啊一聲，驚喜的道：「程大哥，你原來還有這一手！」

程明山沒說話，雙掌緊接着往後拍出，桅桿去勢未竭，再經他一拍，去勢更快。

程明山這辦法居然有效，心中一喜，雙掌一記接一記的往後拍去，兩人好像乘坐在一支飛箭之上，貼浪低飛，所過之處，海浪澎湃，更助長了推動之力！

司空玉蘭幾乎不敢相信程大哥年紀比自己大不了幾歲，他這份功力，連爹都無法和他比擬！

但她究竟是靈山島主的女兒，從小就聽到許多練武運功的要訣，眼看程明山奮起全力，運功發掌，催動桅桿前進，心頭忽然想到程大哥這般施展全力，海面遼闊，如何支持得了？

心念這一動，急忙叫道：「程大哥，你快歇一歇，留些力氣，不要全用完了。」

她不知程明山練的「九陽玄功」，一經運起功力，體內眞氣循環相生，和江湖上一般練武的人運用功力，會消耗體力，並不相同。

程明山一面連連揮動雙掌，盡力後劈，一面却以「傳音入密」說道：「我不要緊。」

司空玉蘭雖然坐起了身子，不再偎在他身上，但兩人跨坐在桅桿中段，相距還是極近，此時只覺程明山身上傳來一股火熾的熱氣，把浸在海水中的一點寒意全已驅除，身上反而有暖烘烘的感覺，心中覺得太奇，忍不住回頭看去。

這一看，直把司空玉蘭驚訝得不知所云，原來這一陣工夫，程明山身

上好像蒸籠一般，在冒着絲絲白氣，白氣愈冒愈盛，就似一團白霧，一個人全在白霧包圍之中，不住的揮着雙掌！

這份聲勢，她可從來沒見過！

不過頓飯工夫，桅桿衝浪前進，遠處白影也漸漸放大了，現在已可清晰的看到那是高張的白帆了，夜影迷離之中，正有一艘雙桅大船，滿掛着風帆破浪而來。

正因一來一往，在海面上迎着，所以距離拉攏得極快。

程明山當然看得更清楚，心頭大喜過望，雙掌劈擊得更快，又過了一會，和那艘大船已經相距不過十餘丈光景了。

司空玉蘭喜孜孜的道：「程大哥，你現在可以住手了，大船接近了呢！」

程明山果然停住了手，運功把聲音朝大船上送去：「船上朋友，我們船覆落水，請予援手。」

船上也早已看到海面上有人划近過來，立時有兩名水手走近船旁，俯着身放下一艘小舢舨來。

程明山先要司空玉蘭上小船，自己也跟着縱起，落到舢舨之上，緩緩攀登上船。

站在兩名水手後面的是兩個長髮披肩，長裙曳地的梅紅衣裙少女。

她們朝兩人躬身施了一禮，才輕啓櫻唇，鶯聲瀝瀝的道：「這位公子，姑娘，落水已久，請隨小婢先去換過衣衫，敝主人就在客艙恭候二位。」

程明山拱拱手道：「請問二位姑娘，不知貴主人如何稱呼？」

左首一個少女嫣然一笑道：「公子見到敝主人，自會知道。」

說完，領着程明山、司空玉蘭並肩走去。

這艘大船，共分上中下三層，她們把兩人領入中層一間大艙，一直走到後面兩扇木門前面才停步。

左邊一個少女道：「公子，請隨小婢到這一間來。」

她推開的是左首一扇木門。

右首少女推開的是右首一扇木門，說道：「姑娘請到這邊一間內更衣吧。」

程明山舉步跨入，左首少女也跟着走入，隨手掩上了房門，俏生生的走到程明山身邊，伸出一雙又尖又幼嫩的纖手，來替他解除衣衫，一面嬌柔的道：「小婢給公子寬衣。」

程明山吃驚的望着她：「姑娘這是做甚麼？」

那少女嫣然一笑道：「小婢奉敝主人之命，來伺候公子更衣的，公子一身濕淋淋的，脫下衣服，自然需要擦乾身，難道不要小婢伺候麼？」

程明山被她說得俊臉一紅，忙道：「在下自己會更換的，不勞姑娘伺候，姑娘請到外面去等着吧！」

那少女頷首道：「敝主人交代小婢伺候公子更衣，若是伺候不週，小婢就會受到處罰，還是讓小婢伺候公子的好。」

「不用了。」程明山道：「在下從不習慣別人伺候，還是自己更換的好，姑娘就在門外站一會，在下就立即換好了。」

那少女媚眼盈盈的看了程明山一眼，才道：「公子既然不需小婢伺候，那麼洗身木盆，就在布帘裏面，衣衫也都已放在几上了，公子請自己取用吧！」

說完，果然返身退了出去。

程明山輕輕吁了口氣，舉目打量，原來這間小房，敢情就是洗身用的，一張橫几上，果然放着一疊衣衫，鞋襪俱全，裏首懸着一道布帘，掀開布帘，果然有一個大木盆，盛滿了清水。

程明山迅快脫下濕衣，在木盆中洗了一個澡，木盆邊上，放了一條新面巾，他匆匆拭乾身子，這一疊衣衫上面，是內衣袴，還有一襲天藍長衫，穿起來倒也甚是合身。

門口那少女輕輕叩了兩下門，問道：「公子衣衫更換好了麼？」

程明山道：「好了。」

那少女推門而入，朝他上下打量了一眼，嫣然笑道：「公子換上衣衫，風度翩翩，不輸我家主人呢！」

一面催道：「公子快坐下來，小婢給你梳理髮辮。」

程明山只得依言坐下，讓她給自己拆散髮辮，從新梳理，乘機問道：「妳家主人也很年輕麼？」

那少女雙手梳着髮辮，說道：「和公子差不多。」

程明山道：「妳家主人姓甚麼呢？姑娘總可以見告了。」

那少女微微搖頭道：「小婢不知道。」

程明山微微一笑道：「那是姑娘不肯說了？」

那少女被他笑得粉臉一紅，急道：「小婢眞的不知道我家主人的姓氏。」

程明山道：「姑娘是伺候妳家主人的人，怎麼會連主人姓甚麼都會不知道呢？」

那少女道：「我們平日都稱他公子，沒有人說過他姓甚麼，小婢自然不知。」

程明山奇道：「那麼也沒聽外面的人稱呼他甚麼嗎？」

那少女低低的道：「外面的人也都稱呼他公子的，有一次……小婢好像聽到過……有人稱他……飛龍公子……」

「飛龍公子！」程明山心中暗道：「這飛龍公子，好像很神秘，不知是甚麼樣的人？」

一會工夫，那少女已把髮辮打好，說道：「好了，公子可以出去了。」

程明山跟着她走出木門，眼看右首木門還未開啓，就停了下來，說道

：「我妹子還沒換好麼？」

那少女粉臉生霞，低聲道：「通常女孩子洗身都會比男人家慢一些咯，公子請到飯廳上坐一會吧！」

程明山心中道：「原來這座大艙是他們的飯廳，方才進來之時，並未細看，這一打量，才發現大艙中果然兩排放着六張方桌，那就是說船上至少有四五十個人了。」

他隨便在附近的一張方桌旁移開一張長凳，坐了下來。

那少女只是垂手伺立。

程明山問道：「姑娘叫甚麼名字呢？」

那少女粉臉又是一紅，俯首道：「小婢叫做杜鵑，那伺候姑娘的叫做杜蘭。」

剛說到這裏，右首木門開處，司空玉蘭手裏抱着小鳥走了出來，她經過梳洗，一張臉出落得晶瑩如玉，更是清麗絕俗(她一張面具，經海水一泡，早就失落在大海中了)。

杜鵑道：「公子，姑娘，請到上面去了，我家主人已經恭候多時了呢！」

當下由杜鵑、杜蘭二人走在前面領路，走出飯廳，從右首一道樓梯登上第三層甲板，只見兩扇朱漆艙門，緊緊閉着，不見一點燈火！

杜鵑走近艙門，舉手朝門上輕輕一拉，兩扇朱漆艙門徐徐向兩邊分開，裏面是一道紫紅絲絨的門帘，從門帘縫中隱隱透射出燈光來。

杜鵑、杜蘭迅即並肩走上，一左一右打起了紫紅門帘，欠身道：「公子，姑娘請進。」

她們這一掀起門帘，程明山、司空玉蘭但覺眼前突然大亮，那艙中不但燈光明亮而柔和，佈置得更是富麗已極，幾乎像是人家會客的起居室。

船上當然不會十分寬敞，但正因爲並不十分寬敞，要更顯得精雅高貴。

這樣的一間起居室，他的主人就可想而知一定是一位懂得享受的人了！

主人就坐在中間一張紫檀雕花木椅的繡披錦團之中，他現在已經站起來了，口中發出嘹亮而清朗的笑聲，拱著手道：「歡迎，歡迎，這眞叫萍水相逢了，兩位快請裏面坐。」

程明山抬目看去，這人果然不過二十六、七歲，生得身材頎長，臉如冠玉，唇若塗朱，兩道斜飛入鬢的濃眉，配着朗星般的眼睛，果然生得十分英俊，只是鼻若鷹鈎，和薄薄的嘴唇，使人一見面就覺得他是個胸有城府的人，稍嫌美中不足！

這貴介公子，不用說就是飛龍公子了！

程明山慌忙迎上兩步，拱拱手道：「在下兄妹黑夜覆舟，差點和波臣爲伍，幸蒙兄台寶舟經過，賜予援手，在下感激不盡。」

「哈哈！」飛龍公子打了個哈哈，說道：「兄台好說，方才兄台在海上大展身手，當眞稱得上破浪乘風，兄弟不僅大開眼界，也不勝敬佩之至。」

程明山聽得大感驚異，自己以掌擊浪，但距離大船十餘丈遠，就已停住，如此茫茫大海，又在黑夜之中，他居然看到了，由此可見他目光該有如何敏銳了！

一面拱拱手道：「兄台誇獎，一個人到了危險的時候，自會奮起全力以求生存，在下是看到了寶舟，才全力划來罷了。」

飛龍公子含笑道：「二位快快請坐，兄弟已要她們準備了薑湯，替二位驅寒。」

三人分賓主落坐，立有一名身穿梅紅衣裙的少女端着兩碗薑湯送上。

飛龍公子一抬手道：「二位大概在海上已經飄流了不少時候，先請趁熱喝了薑湯，再說不遲。」

程明山、司空玉蘭也就不客氣趁熱把薑湯喝了。

程明山放下碗，說道：「在下叨蒙大惠，還沒請教兄台大號？」

飛龍公子微微一笑，說道：「兄台已經知道，何用再問？」

程明山方自一怔，只見一名長髮少女一手托着一個木盆，送到飛龍公子面前，屈膝呈上。

程明山只見盆中放着血淋淋半寸長的一截東西，不知究是何物？

飛龍公子目光一抬，冷然道：「杜鵑觸犯禁律，本該處死，本公子看在二位貴賓份上，截去半根舌頭，這是最輕的懲罰了，要她來向二位貴賓致謝。」

那少女口中應了聲「是」，依然手托木盆，站起身退了出去。

程明山聽得心頭大爲駭然！

杜鵑觸犯禁律，被他割去了半截舌頭，這麼說，木盆中那血淋淋的東西，就是杜鵑的舌頭了！

杜鵑怎麼會觸犯他的禁律呢？程明山想剛才自己問他稱呼，他說自己已經知道，何用多問？由此推想，那是杜鵑告訴自己，他叫「飛龍公子」這件事，觸犯了禁例了！

正在思忖之間，只見兩名黑衣漢子，挾持着臉色蒼白，長髮披散的杜鵑，走到艙門口，杜鵑就在門口跪下，朝裏面盈盈一拜，仍由兩名黑衣漢子挾着退了下去。

程明山看得臉色微微一變。

司空玉蘭還不知道這是怎麼一回事，望着程明山低低問道：「程大哥，這是怎麼回事呢？」

飛龍公子神色自若，淡淡一笑道：「那是小事，值不得司空姑娘垂問。」

司空玉蘭聽得奇道：「公子怎麼會知道我姓司空的呢？」

飛龍公子大笑道：「姑娘是司空島主的千金，素有夷山一枝花的美號，只要是北海船上的人，何人不知，何

人不曉，兄弟久聞司空姑娘芳名，恨無瞻荊之緣，今晚得識芳容，眞是三生有幸。」

司空玉蘭看他目光直勾勾望着自己，不覺粉臉一紅，問道：「不知公子是那一座寶島的人？」

「非也。」飛龍公子含笑道：「兄弟只是偶而動了遊興，乘船出海，想看看乘風破浪，海天一色的景物而已。」

程明山已是感覺出這位飛龍公子絕非尋常人物，他說的乘興出遊，自然並不可靠，是以並未出聲。

司空玉蘭嫣然一笑道：「公子遊興不淺，也幸虧公子出遊，才把我們從海上救起，只是公子還沒說出你貴姓大名呢？」

飛龍公子看着她這一笑，有如百合乍放，嬌美絕倫，不覺看得呆了，朝她微笑道：「兄弟賤名，不足污姑娘尊耳，倒是兄弟的外號，還算不俗，大家都叫飛龍公子，司空姑娘如不嫌棄，就叫兄弟飛龍公子好了。」

他人本不俗，這飛龍公子四字，倒也別緻得很。

程明山心中暗道：「現在你自己不是也說出了，杜鵑說了你飛龍公子四字，你就要把她舌頭割斷，眞是殘忍之至。」

司空玉蘭道：「飛龍公子這名字果然雅得很，這是公子的外號，那麼公子也是江湖上人了？」

「非也。」飛龍公子瀟洒一笑道：「兄弟雖非江湖中人，但結交了不少江湖朋友。」

剛說到這裏，只見一名身穿梅紅衣裙的長髮使女俏生生走入，朝飛龍公子躬身一禮，說道：「啓稟公子，酒菜已備，可以請貴賓入席了。」

飛龍公子微一頷首，就含笑站起，說道：「二位是兄弟這次海上之旅的貴賓，此刻子夜已過，正是宵夜的時候了，兄弟特地吩咐厨房，整治了幾式粗餚，算是給兩位壓驚，二位請吧。」

他右手微微一抬，算是肅客。

這時，靠裡首四扇雕花長門中間的兩扇，徐徐開啓，裡面原是一間雅緻的膳室，兩名黑髮少女已在門口垂手侍立。

這間膳室略呈方形，應該是船上的中艙了。

左右兩邊是花格子窗，此時敢情夜色已深，垂下紫紅絲絨窗帘，如是風平浪靜的大白天，打開窗子可以遠眺海上景色。

前後都是四扇雕花長門，可以啓閉，這膳室後面，大概是這位飛龍公子的寢室了。

膳室的天花板，是金碧輝煌的彩繪，四周懸掛着四盞琉璃宮燈，燈光柔和而明亮，更顯得膳室富麗堂皇。

中間一張花梨木的八仙桌上，早已放着八盤精緻的佳餚，三副銀盞牙箸，和一壺美酒。

飛龍公子引着兩人走入膳室，一面抬手道：「司空姑娘請上坐。」

司空玉蘭道：「程大哥是我大哥咯，我怎好上坐呢？」

「哈哈！」飛龍公子大笑道：「司空姑娘是司空島主的千金，也是夷山島的公主理應上坐，程兄和兄弟權充護花使者，能在左右相陪，已是深感榮幸了。」

程明山眼看飛龍公子一雙色眼不離司空玉蘭身上，分明是對她十分傾心了，心中暗自不齒其人，聞言故意笑道：「小妹子，主人既是要妳上坐，妳恭敬不如從命，就坐到上首去吧！」

司空玉蘭咭的笑道：「那我就不客氣了。」

果然移步走到上首坐下。

飛龍公子一抬手道：「現在該程兄請了，左首是賓位，程兄不用客氣，也請坐下來吧！」

程明山依言坐到左首，飛龍公子也在右首落坐，三人品子形坐下，一名使女立即手捧銀壺，給三人面前斟滿了酒。

飛龍公子舉杯含笑道：「兄弟先敬公主一杯，表示對公主的敬意。」

司空玉蘭道：「我不會喝酒。」

飛龍公子道：「兄弟這酒，是陳年玫瑰露，入口香醇，甜而不烈，就是不會喝酒的人，也不會喝醉的，公主不用怕喝醉了。」

「眞的？」司空玉蘭聽他一口一聲叫她「公主」，覺得好玩，就舉杯和他乾了一杯，果然入口都是玫瑰花香，甜甜的一點也不像是酒，侍立的使女又給兩人斟滿了酒。

飛龍公子又舉杯朝程明山含笑道：「現在該敬程兄了，兄弟一向最喜結交江湖上奇才異能之士，程兄身懷絕藝，今晚海上相聚，得識程兄，兄弟深感幸會，這一杯先乾爲敬，聊表寸意。」

他很會說話，也說得各投其好，使人聽來十分舒服，話聲一落，舉杯一飲而盡。

「公子好說。」程明山忙道：「在下和小妹子飄流海上，幸蒙公子相救，這一杯理該在下敬公子才對。」也舉杯一飲而盡。

飛龍公子笑道：「兄弟能和二位結交，眞是快事，程兄以後不可再提甚麼相救的話了，就是今晚不遇上兄弟這條船，以程兄的一身絕藝，也不可能隨波逐浪，與波臣爲伍的，何況這一帶島嶼甚多，只要等到天亮了，程兄縱然沒遇到船隻經過，也一樣可以找到陸地，這是天假之緣，才要兄弟和二位相遇……來，兄弟再敬程兄一杯。」

他不待程明山開口，舉杯又把酒喝乾了。

程明山只得和他乾了一杯。

飛龍公子含笑舉筷道：「公主、程兄請用菜。」

司空玉蘭、程明山舉筷夾着菜餚吃了一口，但覺甚是鮮美，却說不出名堂來。

不，桌上七、八盤菜餚，做得色香味俱佳，却一盤也不認識是甚麼東西做的？

程明山看了司空玉蘭一眼，說道：「小妹子，飛龍公子雖說不許咱們再提相救之事，但咱們總是公子救起來的，咱們借花獻佛，理該敬公子一杯的了。」

司空玉蘭點頭道：「程大哥說得對，公子，咱們敬你。」

程明山和司空玉蘭同時舉起了杯子。

飛龍公子看到兩人雙雙舉杯，心裏不覺暗生嫉妒，目光如刀，冷冷的盯了程明山一眼，但臉上却立時堆起了笑容，慌忙舉杯道：「不敢不敢！公主天生麗質，是天上的仙女，敬酒如何敢當？再說程兄，兄弟對你是佩服得五體投地，二位敬兄弟的酒，兄弟萬萬不敢當，兄弟喝，喝……」

他回頭朝那斟酒的使女說道：「來，給我斟上三杯，我陪二位貴賓喝上三杯。」

那使女依言斟好了三杯酒，飛龍公子舉杯一敬，果然連喝了三杯。

玫瑰露雖然香甜清醇，但總是酒，喝了縱然不醉，也會微有醺意！

司空玉蘭眞的不會喝酒，喝了兩杯酒，一張清麗如玉的臉上，隱隱泛起紅雲，紅得像桃花一般，嬌艷欲滴！

燈下看美人，本來就別有動人之處，酒後看美人，那就更動人得多。

飛龍公子俊臉也紅了，但他看到司空玉蘭那副又嬌又甜的模樣，一雙眼睛幾乎看得直了，只是不住的替她夾菜勸食，獻着殷勤。

程明山心中暗道：「看來此人分明不懷好意，只不知他如何居心？」

這一頓消夜的酒菜，不但十分豐盛，也賓主盡歡。

等到席散時，飛龍公子已經有了二分酒意，一雙眼睛更是對司空玉蘭大膽的灼灼直視，但他還是顯得十分殷勤，引着兩人回到前面起居室落坐，便有兩名使女奉上香茗。

飛龍公子朝一名使女問道：「司空姑娘和程公子二位是咱們船上的貴賓，我要妳們準備的兩間客房，可曾收拾好了？」

那使女欠身道：「方才茉莉姐姐已經收拾好了。」

「那好。」飛龍公子回頭朝兩人含笑道：「二位方才在海上與風浪搏鬥，大概急需休息了，船上設備簡劣，只好委屈兩位將就着休息了。」

程明山忙道：「公子好說，咱們多蒙援手，已是感激不盡，能有客膝之地就可以了。」

飛龍公子大笑道：「兄弟說過，程兄不許再提感激的話，兄弟也不和二位客氣，請去安息吧！」

一面朝那使女吩咐道：「迎春，妳領二位貴賓到客房去吧！」

那使女答應一聲，轉身道：「二位貴賓請隨小婢來。」

程明山、司空玉蘭同時站起，向飛龍公子說了句謝謝，就由使女領着出了起居室，走下扶梯，回到第二層。

那使女走到左舷一道木門前面，伸手推開艙門，說道：「這是司空姑娘的房間，請入內休息吧！」

房門推開了，便可看到這裏是一個很精緻的房間，一張木床，鋪了全新的被褥，床前還有一几一椅，雖然簡單，却收拾得纖塵不染，在船上，能有這樣一個房間，已算是很不錯了。

司空玉蘭手中抱着小烏，沒有立即進去，脚下一停，問道：「程大哥住在那裏呢？」

那使女答道：「這船上，只有兩間客房，兩間客房一在左舷，一在右舷，位置相同，程公子的卧房，就在右舷了。」

程明山道：「小妹子，妳快進去休息吧！」

司空玉蘭點點頭，舉步走入房中，隨手推上了艙門。

那使女又引着程明山繞到右舷，果然在同一位置，推開了木門，欠身道：「程公子的卧室在這裏了。」

程明山含笑道：「多謝姑娘。」

那使女臉上一紅，說道：「公子不用謝，請安息吧！」

程明山舉步走入。

那使女道：「小婢告退了。」

隨手帶上了房門，轉身自去。這間房中佈置和司空玉蘭住的完全一樣，小几上點燃了一盞小巧的銀缸。

程明山在海上與風浪搏鬥，出了大力，此刻確實感到有些困乏，當下也就脫下長衫，上床躺了下來。

但這一躺下，不覺想到飛龍公子行動詭秘，尤其目光灼灼，對司空玉蘭大獻殷勤，如今又把自己兩人分開安頓在左右兩舷，莫要對小妹子有甚麼不利……

想到這裏，不由得睡意全消，越想越覺得飛龍公子行跡可疑，不覺起了警惕之心，一口吹熄燈火，悄悄跨下床來，穿上長衫，又悄悄推開艙門，探首朝外望去。

這時風浪漸大，這條船船身雖大，但在大海上依然有如一片葉子，在浪濤之中不停前後搖擺。

程明山目光一注，就發現離自己兩丈遠的近艙處，站着一個人影，另外後艄近艙處，也有一個人影貼着艙身站在那裏！

這兩人貼着而立，分明是在暗中監視自己的了！

程明山看得暗暗哼了一聲，伸手取出兩顆迴風子，揚手打了出去。

迴風子乃是酒仙游一瓢的獨門暗器，酒仙喜歡喝酒弈棋，他原是用棋子當暗器的，正面丟出去，可以劃着弧形，在百步之外，取人身後穴道。

他把這迴風手法傳給了程明山，程明山身上當然不便帶着棋子當暗器，他用的則是石子，石子隨處都有，他身上自然不用多帶，但一二十顆石子是經常準備着的，以備不時之需。

現在是在大海上，就無法就地取材，帶在身上的石子就派上用場了。

迴風子是迂迴取敵，就是一等一的高手也防不勝防，那兩個派來監視程明山的水手，自然在不知不覺中，被他制住了穴道。

程明山藝高膽大，迴風子出手，人也跟着閃出了艙門。

他本待先去看看司空玉蘭，但繼而一想，飛龍公子是一船之主，如有甚麼陰謀，也是他主使的，不如先去探探此人動靜。

心念這一轉，立即一吸眞氣，身形從左舷直飛而起，一下竄起三丈來高，越過第三層右舷，落到第三層的艙頂之上。

他身法何等快速，簡直就像一縷輕煙，等他伏下身子，俯首看去，果然不出自己之料，飛龍公子住的起居室門前，也有兩個彪形大漢，一手按着腰刀，對面站立，另外，右舷中段，也有一個人面向大海，貼艙而立。

不用說，要這些人站崗的目的，自然是怕自己前來覗伺他了！

假若他沒有甚麼秘密，何用如此防範？

程明山手中早已準備了兩粒迴風子，但因在海上不易取到石子，自然要節省着使用了。

自己不從正面過去，起居室前面的兩人，就不用制住他們，因此只打出一顆迴風子，制住了站在右舷的那人，隨着身形輕輕飄落右舷，貼着船艙閃到起居室右首艙外，貼耳聽去。

只聽飛龍公子笑道：「姓程的縱然武功高強，但他方才喝了本公子的『迷仙散』，此刻也已功力盡失，昏然入睡了！」

程明山聽得心頭暗暗一震，忖道：「他果然在酒中做了手脚，差幸自己和小妹子服過解藥，十二個時辰之內，不懼迷香、蒙汗藥一類迷失神志的藥物，看來他果然存心不良了！」

只聽另外一個人道：「公子還不知道，這小子內功極高，商老二用了比平常多一倍的『一口倒』，還沒把他迷翻。」

程明山心下一怔，暗道：「會是竇金樑！」

他功運左食指，朝木板窗上輕輕點去，戳了一個小洞，立即凑着眼睛往裏望去。

中間紫檀雕花椅上，坐着的正是飛龍公子。

坐在他左首一把椅上的，那不是崆峒島主竇金樑還有誰來？

右首椅上還有一人，程明山也不陌生，那是一身道裝，惡洞賓蕭道成。

飛龍公子微微一笑道：「一口倒不過江湖蒙汗藥而已，豈能和『迷仙散』相提並論，此藥出自大內，中人一無所覺，只如喝酒微醺，但等一覺醒來，就會武功全失……」

程明山聽得暗暗一驚，急忙暗暗運氣，要知他練的乃是「九陽玄功」純陽之氣，陽氣一經提升，立即諸邪不侵，這一運氣，雖覺體內稍有異樣，但却瞬即消散，心下疑念也就打消了。

只聽飛龍公子接着道：「只是此人一身功力，頗不尋常，不知竇島主蕭道兄可看出他的來歷了？」

竇金樑道：「屬下很少和中原武林人物交往，倒是不會看得出來，蕭道長呢？」

「他自稱屬下」，聽得程明山不由一怔，忖道：「這飛龍公子，不知是甚麼來歷？竇金樑居然自稱屬下！」

蕭道成道：「這姓程的手中使的是一柄刀，但使出來的明明却是一招極厲害的劍法，這招劍法，凌厲無匹，包羅萬象，就是當今各大門派的劍法，也瞠乎其後，極似……」

飛龍公子目光一凝，問道：「他劍法還超過當今各大門派之上麼？」

蕭道成道：「是的，他劍招乍發，幾乎是天地之間風雲應變，莫可名狀。」

飛龍公子問道：「道兄方才說極似甚麼呢？」

蕭道成道：「那是屬下從前聽先師說過，崑崙派有一招『天地一劍』，奪天地之造化，窮劍術之玄秘，這小子使的，差可相似……」

「崑崙派？」飛龍公子詫異的道：「江湖九大門派之中，並無崑崙一派。」

蕭道成道：「是的，崑崙派早在百年之前，據說已沒有傳人。」

飛龍公子道：「這姓程的會是崑崙派的傳人麼？」

蕭道成道：「這很難說，江湖上有許多門派，往往某種武學失傳已久，忽然又有人繼承了絕學，總之，這小子的那招劍法，絕非尋常武學，也絕非一般武功高強之士所能抗衡，屬下一柄鐵拂，就在他那一招劍下所毀，幾乎還被他劍鋒所傷。」

飛龍公子冷峻一笑道：「可惜他服下了『迷仙散』，不然，本公子倒眞想領教領教他這招劍法。」

竇金樑道：「公子準備如何處置這姓程的小子呢？」

飛龍公子含笑道：「蕭道兄方才把他這招劍法說得如此神妙，我想把他帶回去，讓郝元(即勞山通天觀主)瞧瞧，如果眞是崑崙派那招『天地一劍』，倒可以讓他把劍譜說出來。」

程明山聽得暗道：「郝元和他們果然有着勾結，聽他口氣，直呼郝元之名，似乎身份甚高了。」

竇金樑又道：「司空靖，公子可要派人把他拏下麼？」

「不用。」飛龍公子道：「司空姑娘就讓她住在船上好了，反正劉保祿和商老二都已被本公子擒下，咱們此去靈山島，不會有半點消息洩露，等本公子要司空靖歸降日月堂，就帶他們父女回去見過山主，以後的事，就由山主定奪了。」

程明山心中又道：「不知他口中的山主，又是甚麼人？」

接着想道：「哦，劉保祿、商老二都為他所擒，那麼一定是被囚禁在船上了，自己如能先把這兩人放出來，倒可助自己一臂之力了。」

只聽蕭道成道：「那姓程的小子，公子似乎該先把他擒下才好。」

「也不用。」飛龍公子含笑道：「他一覺醒來，武功已失，就讓他住在艙房裏好了，一個武功已失的人，又有甚麼作為？」

說到這裏，回頭朝竇金樑問道：「竇島主，咱們大概甚麼時候，可以駛到靈山島了？」

竇金樑道：「明午可以到了。」

飛龍公子道：「咱們先研究，如果中午駛近，島上早已發現咱們，你看司空靖會如何呢？」

竇金樑諂笑道：「公子親臨，司空靖還敢如何，他願意歸降，自然是好，若敢迸出一個『不』字來，就給他來個血洗靈山島……」

「不，不！」飛龍公子連說了兩個「不」字，沉吟道：「本公子覺得應該由竇島主和他好言相勸，若是他執意不從，把他拏下則可，但絕不可傷了靈山島上一人，也可留個餘地。」

竇金樑諂笑道：「公子說得極是，他肯歸降自然最好了，不肯歸降，那就是叛逆了，屬下把這一點透露給他，就不怕他不就範了。」

「叛逆」，這不是說日月堂果然和官方有了勾結？

程明山終於豁然貫通了。泰山日月堂，原係前朝義民的一個秘密組織，但不知何時，却給官家收買了。

他們支使通天觀主郝元，勾結勞乃通，以偷天換日的手法，由劉二疵子冒充菩薩，取得武林盟主的地位，再進一步暗算九大門派，使天下武林統通歸隸日月堂，實則也等於落在官家手中了。

難怪師父打發自己前去徐州，而且又沒說明此行任務，原來就是要自己在徐州發掘問題，敉平這場動亂了。

想到這裏，接着暗道：「飛龍公子既然暫時不對自己採取行動，自己何不將計就計，就假作功力全失，相機行事。」

當下就不再聽下去，悄悄退後，左手朝那漢子身後輕輕一抬，把制住他穴道的「迴風子」，以「縱鶴擒龍」手法收了回來。

人也隨着飄然落到第二層的右舷，再以同樣手法，收回站在前艙兩名漢子身上的「迴風子」，才閃身回入房中。

掩上艙門，在床上盤膝坐定，再默運玄功，仔細檢查了一遍，覺得確然並無異處，並未被「迷仙散」散失真氣，才算放心，和衣躺下，心中只是盤算着明日自己應該如何應付這個危局？想着，想着，不覺矇矓睡去。

正在酣睡之際，只覺臉上似有甚麼東西舔着，涼颼颼的有着疵疵癢癢的感覺，急忙睜開眼來。

耳中聽到「咭」的一聲輕笑，叫道：「小鳥，好了，程大哥已經醒來了呢！」

程明山也看到了，司空玉蘭臉如朝霞，笑吟吟的站在床前，要小鳥舔着自己臉頰，正待翻身坐起，但繼而一想，此時自己裝作未醒，正好和司空玉蘭交談。

一念及此，依然躺着不動，一面以「傳音入密」說道：「小妹子，妳莫作聲，先運氣試試，武功是否散失？是就點頭，不是就搖頭，點頭和搖頭，也要輕輕的，不可讓人看出來了。」

司空玉蘭聽得大感驚奇，程大哥說的這些話，必有原因，這就趕緊站着運氣，過了一會，覺得沒有甚麼，就微微搖頭。

程明山繼續以「傳音入密」說道：「小妹子，從現在起，我要裝作失去武功的人，他們對妳如果有甚麼威脅的話，妳務必忍耐，千萬要記住逆來順受這四個字。」

司空玉蘭人本聰明，自然想到這條船上可能有變，她苦於不會「傳音入密」，無法和程大哥交談，但她一雙靈活的美眸之中，望着程明山，已經問出了問號。

程明山急忙以「傳音入密」說道：「小妹子，妳不用多問，因為說起來千頭萬緒，一時也不容易說得清楚，妳只要記住一點，不論發生何事，妳都要忍耐，沒有我的暗號，更不可妄動。」

司空玉蘭目含疑惑，又輕輕點了點頭。

程明山裝作睡夢初醒，打了一個呵欠，才倏地睜開眼來，笑道：「小鳥，是你在吵我，啊，小妹子，妳幾時來的！」

司空玉蘭給他方才一番話，聽得疑雲重重，那裏還笑得出來，一面答道：「我也才來一會，看你睡得很香，沒敢驚動你，但却又有一件很重要的事要告訴你，所以叫小鳥舔你臉孔了。」

程明山笑道：「妳為甚麼不自己來舔我臉孔呢？」

司空玉蘭玉臉驟然一紅，羞道：「程大哥，你討我便宜，我不來啦！」

程明山含笑道：「妳有甚麼重要的事要告訴我呢？」

司空玉蘭咭的笑道：「你猜猜看。」

程明山道：「這個叫我如何猜得出來？」

司空玉蘭笑吟吟的道：「告訴你吧！這條船正在朝靈山島開去，大概中午就可以到了。」

程明山心中暗道：「果然中午可抵靈山島了。」

還沒開口，一名使女已經端着臉水，送進房來，說道：「程公子請洗臉了。」

程明山含笑道：「多謝姑娘。」

那使女道：「司空姑娘的早餐，也送到這裏來吧？」

司空玉蘭點點頭道：「是啊，我和程大哥一起吃好了。」

那使女答應一聲，退了出去。

司空玉蘭悄聲問道：「程大哥，你發現了甚麼呢？」

程明山以「傳音入密」，把昨晚之事大概說了一遍。

司空玉蘭吃驚道：「程大哥，那該怎麼辦呢？」

程明山臉含微笑，仍以「傳音入密」說道：「妳不要多問，我自有道理，妳只要忍耐着，不可急躁，一切聽我口號就好。」

剛說到這裏，那使女已端着兩份早餐進來，在小桌上放好，便又退了出去。

程明山也就不再客氣，和司空玉蘭一同坐下，吃過早餐。

那使女又推門而入，躬着身道：「程公子、司空姑娘，我家公子請二位到上面去坐。」

程明山、司空玉蘭一同站起，隨着使女，由扶梯登上第三層。

剛走到起居室門首，飛龍公子已經含笑迎了出來，大笑道：「程兄、司空姑娘，昨晚睡得還好吧？」

程明山拱拱手道：「公子如此盛情招待，眞教在下過意不去。」

飛龍公子大笑道：「程兄好說，二位是兄弟的貴賓，只是船上招待不週，二位要多多包涵才好。」

三人進入室中，分賓主坐下。使女端上來兩盅香茗。

這起居室兩邊的窗戶，均已開啓，此際海面上風平浪靜，一望無際，只有遠處隱隱已可看到一點黑的影子，那自然是沿海的島嶼了。

飛龍公子伸手一指南首，含笑道：「司空姑娘大概可以看出來了，咱們大概中午時光，就可以抵達靈山島了。」

司空玉蘭道：「是啊，我方才也和程大哥說了，我們中午可以到了呢！」

飛龍公子臉上閃過一絲詭笑，說道：「令尊威名遠播，在下恨未瞻荊，待會還得借重姑娘之處，姑娘要多幫忙了。」

這話已說得很明顯，只是司空姑娘是個毫無機心的人，聞言依然含笑道：「這還用說麼？我自然要給公子引見的了。」

飛龍公子笑了笑，端起茶杯，輕輕呷着，等他放下茶杯，目光一抬，朝程明山含笑道：「程兄身上，可有甚麼不舒服麼？」

「還好。」程明山故作不知，說道：「在下昨晚船翻落水，大概使力過度，今天一覺起來，四肢感到有些酸軟，沒有甚麼不舒服。」

飛龍公子面現陰笑，點着頭，徐徐說道：「程兄沒有運氣麼？」

程明山道：「沒有，在下昨晚已微有醉意，上床就睡着了，方才還是司空姑娘的小鳥把在下吵醒的。」

飛龍公子道：「程兄那就不妨運氣試試，可有甚麼異處？」

程明山臉上流露出驚異之色，看了飛龍公子一眼，果然不再說話，坐在椅上默默運氣。他才一運氣，口中就不禁輕「咦」了一聲。

飛龍公子沒有作聲，只是臉露詭笑的望着他。

司空玉蘭關切的問道：「程大哥，你怎麼了？」

程明山一張俊臉忽然脹得通紅，倏地睜目，怒聲道：「可是公子在我身上做了些手腳麼？」

他故意把臉脹紅，那是因為氣機渙散，不能集中之故，這樣才會使飛龍公子深信不疑。

飛龍公子淡淡一笑道：「程兄稍安毋燥。」

程明山又急又怒的道：「在下一身功力全已散去，難道不是你做的手腳麼？」

「哈哈！」飛龍公子大笑一聲道：「程兄這可怪不得兄弟，因為程兄武功太高了，兄弟此次有事往靈山島，如若不把程兄先制服了，會礙了兄弟大事，所以暫時只好委屈程兄，但兄弟可以向程兄擔保，只要等靈山島事了，兄弟自會使程兄完全恢復的了。」

司空玉蘭早經程明山說過，但依然裝作吃驚的道：「你在程大哥身上做了手腳？你待怎的？」

她也裝作得十分逼眞，右手一抬，鏘的一聲，銀光乍現，掣出了一柄短劍，身形一閃，擋在程明山身前，回頭道：「程大哥，你快運功試試，是不是可以把毒藥逼聚一處呢？」

程明山苦笑道：「小妹子，不成了，我連一口眞氣都提不起來……」

司空玉蘭粉臉凝霜，短劍朝飛龍公子一指，嬌叱道：「飛龍公子，你原來居心叵測，快把解藥交出來，不然，我就不客氣了。」

飛龍公子詭笑道：「姑娘這一生氣，就更美了。」

司空玉蘭粉臉一紅，氣憤的道：「你交不交出解葯來？」（未完・二十）

上文提要：隆中山上有會飛的魔刀，膾炙人口，這裡是諸葛亮的故居，有三顧堂、武侯祠、草蘆亭、老龍洞、梁父岩等名勝古蹟。現在却住有婆孫三人，白髮蒼蒼的老婆婆，挈携住兩個少年，一個叫阿吉，一個名阿三，在他們的記憶中都是躲躲藏藏，四處飄泊，阿吉異想天開，要入山學魔飛刀，果然遇到一個馬腿、驢脚的非驢非馬的老頭；其只願收阿吉作小廝……



新派武俠中篇故事／歐陽雲飛・文　可飛・圖

魔鬼的門徒

詢問魔刀山眞相　衆豪爭付談話費

阿吉道：「不必當小廝了吧？」

老怪物斷然決然道：「不行，還是得從基層幹起，只是升遷的時間可以快一些。」

「多快？」

「只要表現好，隨時可以升官。」

「升甚麼官？」

「長工。」

「長工跟小廝差不多，還是伙計嘛。」

「不一樣，小廝是臨時工，長工是正式工。」

「想要當正式徒弟，還得先幹預備徒弟？」

「循序漸進，層次分明，這是必經的途徑。」

「太長了，也太累！」

「天下事豈可一蹴可就，不勞而獲。」

「怕只怕學成之時早已滿臉皺紋，白了頭。」

老怪物突然雙目暴睜，眸中寒芒閃閃，語冷如冰的道：「小子，我老人家沒有工夫陪你閑磕牙，你到底幹不幹小廝？」

阿吉的眼皮子眨了兩下，道：「如果在下說不幹？」

老怪物以肯定的語氣道：「死路一條，百丈坪上的秘密絕對不能外洩。」

「若是答允，保證能從小廝升到徒弟？」

「沒問題。」

「可以成爲蓋世無雙的大人物，大英雄，第一流的武林高手？」

「名師出高徒，此乃理所當然的事。」

「好吧，馬馬虎虎，區區在下我勉爲其難答應了，但有一句醜話願說在前頭。」

「那句醜話？」

「你老怪物假使藏私，不肯傾囊相授，我阿吉保留隨時辭職不幹的權利。」

老怪物沉思一下，道：「成，你現在就可以走馬上任，開始工作。」

「做甚麼？」

「吃。」

「吃？」

「人是鐵，飯是鋼，吃飽肚子才好辦事。」

「說的也是，咱家早已前心貼後背，快要餓扁了。」

當下毫不客氣，扔掉饅頭，將大半隻野兔捧在手裡大吃起來。

吃相實在叫人不敢恭維，狼吞虎嚥，風捲殘雲，一忽兒工夫便被他連皮帶骨吃個精光。

老怪物看在眼內，堆下一臉的獰笑，道：「娃兒前此的表現，似乎偏愛饅頭，不喜歡烤兔肉？」

阿吉嘻嘻一笑，天眞而又頑皮的道：「此一時也，彼一時也，假定饅頭是我的命，那麼，見到烤肉就連命也不要了。」

老怪物道：「吃飽沒有？」

阿吉摸着肚皮道：「飽了。」

「飽了就去辦事吧。」

「辦甚麼事？」

「去買一罎子好酒，十斤醬牛肉，十個紅燒肘子來。」

「還要不要別的？」

「再加上一些小籠包子，蟹肉餃子。」

「一定要蟹肉嗎？」

「蟹肉最鮮，最可口。」

「老怪物，你挺會吃嘛。」

「我老人家本來就是一個美食主義者。」

阿吉伸手道：「這事很容易，有錢就好辦，請拿銀子來。」

老怪物大搖其頭道：「老夫一向衣來伸手，飯來張口，吃東西從來不必自己付錢。」

「誰付？」

「自有身邊的人代付。」

「現在的情形不同，你……」

「師父有事，弟子服其勞，主人吃喝，小廝付帳。」

「鬧了半天，你老怪物原來是個窮光蛋。」

「主人窮，小廝不窮就好了。」

「很不巧，在下也一文不名。」

「可以想辦法。」

「想甚麼辦法？」

「娃兒絕頂聰明，聰明就是財富，只要動一動腦筋，銀子就會滾滾而來。」

「你要咱家去偷？」

「順手牽羊不爲偷。」

「去騙？」

「騙子都是鬼靈精。」

「去搶？」

「搶劫你還不夠格，身手太差，十九會出洋相，吃不了兜着走。」

「老怪物，何不趁此機會，傳給在下幾手絕活。」

「小廝只配打雜，不配傳功。」

「此刻情形特殊，理當『另當別論』。」

「你這是那來的歪理？」

阿吉大言不慚的道：「你沒有銀子付帳，就該傳給在下一些偷竊、欺騙或者搶劫的技術。」

老怪物沉吟一下，道：「小子，你想學甚麼？」

「就學氣功吧！」

「氣功太艱深，不行。」

「爲甚麼不行？」

「萬丈高樓平地起，武功也一樣，必須由淺入深，循序漸進慢慢來，眼前只能教你一些小玩意兒。」

「那些小玩意兒？」

「可以玩玩魔刀。」

「好啊！咱家正有此意。」

「那就跳吧。」

「跳？」

「跳！」

說跳眞跳，老怪物驢脚一邁，率先一躍而下。

阿吉也不含糊，跟着他跳下了斷魂崖。

跳出去之後，這才發現，自己不會輕功，根本穩不住身子，立如死猪也似的一瀉而下。

嚇得他魂飛天外，魄散九霄，四肢發冷，雙眼發黑，差點沒嚇出屎尿來。

「救命啊！」

「救命啊！」

純粹是本能的反應，呼天搶地，鬼叫不止。

也純屬是多餘，餘音未盡，頭頂之上已被老怪物宛若吸鐵石似的以暗力吸住了，穩穩當當的飄然落地。

只見老怪物右手一招，立有一把八寸多長，狀如彎月，鋒芒銳利明亮的魔刀飛到他的手中。

阿吉道：「老怪物，怎麼玩？」

老怪物先不答話，將手中的魔刀隨隨便便的向外一丟，刀兒便立即化作一縷青煙，飛向遙遠的遠方。

快如電，去如風，曼妙如飛禽野鳥，在空際劃了一個圓圈，忽又聲息全無的回到老怪物的手中。

輕靈迅捷。

美妙絕倫。

彷彿是放出去的鳥兒，又回到原處一般。

老怪物將魔刀交給阿吉，這時才說：「小子，就這樣，你玩玩看。」

看別人玩，輕鬆自如，愉快愜意，自己一旦披掛上陣，却一點也不好玩，甚至是苦不堪言。

刀是可以丟出去。

——白痴低能兒也辦得到。

偏生收不回來，必須跑上很長的一段路去拾刀。

丟刀拾刀，費時又費事，往往弄得滿頭大汗，氣喘如牛。

整整苦練了三天，方始勉勉强强的使魔刀可以自行飛回到他的手中來。

阿吉對自己的要求一向很高，這個成績很不滿意。

老怪物却笑容可掬的道：「已經很不錯了。」

「換了別人，需時多久？」

「差不多要三個月。」

「這麼笨？」

「是你太聰明了。」

「咱家本來就是個天才。」

「小子，你一點也不懂得謙虛。」

「彼此彼此，你老怪物也是個吹牛大王。」

「好了，老夫久未飲酒，酒蟲都快要死光了，快去辦事吧，切記，百丈坪上的事不可洩漏風聲半點。」

「有人問起，我該怎麼說？」

「隨你胡謅八扯，只要不洩底就成。」

「我怕黑白兩道上的高手會剝我的皮。」

「你能出入刀山，已經成爲他們心目中的大英雄，諒他們也不敢，說不定還可以發筆小財呢。」

「發財？怎麼發？」

「到時自知。」

「你老怪物姑妄言之，我阿吉姑妄聽之，發不了財當心咱家回來找你算帳。」

「倘若老夫之言不虛，別忘多帶幾罎子老酒回來。」

「小意思，區區答應你，告辭了。」

「不送。」

* * *

老怪物料事如神，阿吉深入刀山的事，果然轟動了整座隆中山，各門各派的武林人物皆蜂擁而至，欲一探箇中虛實。

當他安然無恙的離開刀山時，反應更熱烈，立刻成爲大家眼中的大英雄。

大夥兒一窩蜂似的圍上來，將他困住。

有人說：「山上的情形怎麼樣？」

有人說：「是否眞有神仙居住？」

有人說：「或者是妖魔鬼怪？」

「娃兒怎會來去自如？」

「是否懂得魔法妖術？」

「還是身懷特殊秘技？」

「難道……」

問話的人一大堆，你爭我奪。問題提出一籮筐，五花八門。

阿吉却一概置之不理，拉着擠在人堆裡的阿三，兀自往山下行去。

羣豪怎會放他倆走，早將哥兒倆的去路封死。

阿吉腦中靈光一閃，忽然計上心來，慧黠的眸子閃閃發光的道：「諸位眞想知道山上的情形？」

其中一位黑衣老者坦白的說：「不錯！」

阿吉胸有成竹的道：「那就請先付費。」

一位青衣中年人道：「付甚麼費？」

阿吉道：「談話費。」

另一位藍衫老頭道：「甚麼？打聽一則消息也要銀子？」

阿三比猴子還精，跟阿吉又一向默契良好，聞言理直氣壯的道：「阿吉哥出生入死，消息得來不易，付點費用也是天經地義的。」

黑衣老者道：「多少？」

阿吉伸出來一個手指頭，道：「一個問題一百兩，按件計酬。」

小三子補充道：「兩個問題二百兩，不許討價還價。」

青衣中年人一臉不悅的道：「這麼貴，簡直是在敲竹槓。」

阿吉嗤之以鼻：「嫌貴就閉上尊口，別詢長問短。」

小三子的話也不好聽：「最好請到一邊涼快去，別妨礙交易。」

人羣之中突然冒出一個粗壯高大，鐵塔也似的紫面老頭來，洪鐘般的聲音道：「老夫願意花錢買你的消息。」

可不是說着玩，當場掏出一錠百兩重的元寶，交給阿吉，又道：「老夫的問題是……」

阿吉截口道：「閣下先別發問，咱們到一邊去，免得被別人聽了去，做寃大頭。」

紫面老頭還眞乖，跟着阿吉、小三子橫跨數丈，將人羣拋開。

阿吉道：「尊駕何人？」

紫面老頭道：「蒼鷹彭拜。」

「原來是一隻蒼蠅？」

「放肆，乃是老鷹的鷹。」

「何門何派？」

「老鷹幫。」

「身居何職？」

「總管。」

「啊，官還不小呢，有甚麼問題可以提出來了。」

蒼鷹彭拜不假思索，立道：「山上的情形怎樣？是否有人居住？」

阿三冷言冷語的道：「喂，姓彭的，別打馬虎眼，你這是兩個問題，只能問一個，休得投機取巧。」

蒼鷹彭拜一臉不高興的道：「就說山上的情形吧，譬如上面的地形如何？」

阿吉道：「上面是個平台，叫百丈坪。」

「百丈坪？」

「百丈坪上風光明媚，鳥語花香，美得不得了。」

「有無房屋建築？」

「沒有。」

「有甚麼？」

「山外有山，有一座插天峭壁，叫斷魂崖。」

「最重要的一件事是，有人嗎？」

小三子嘻皮笑臉的道：「對不起，你的問題已經問完，別再問題外話。」

一個衣裳不整，滿身油垢的老乞丐上前說道：「老叫化子可以提一個問題嗎？」

阿三的答覆簡明有力：「有錢就請，無錢就滾。」

老乞丐衣裳雖破，却腰纏萬貫，繳出一百兩碎銀子，連眉頭也不皺一下。

阿吉盤根究底道：「請問尊姓大名？」

老乞丐道：「老叫化子古仁。」

「古人？已經死了？」

「是仁義道德的仁。」

「噢，咱家還以爲是遇上了死去的古人呢。」

「小英雄好刻薄的一張嘴。」

「是丐幫的吧？」

「沒錯。」

「幫主？」

「比幫主略小，長老。」

「你可以提問題了。」

阿三忙道：「慢着，還沒有清場哩。」

一扭頭，又對蒼鷹彭拜道：「彭總管，很抱歉，你的戲已經唱完了，請迴避一下。」

蒼鷹彭拜錯愕一下，道：「不當主角，當配角旁聽一下總可以吧？」

阿三的話乾淨俐落：「不可以，想旁聽必須繳交旁聽費才行。」

彭拜怒容滿面的道：「沒聽說旁聽也要繳錢的，這簡直是敲詐。」

阿吉冷言冷語的道：「告訴你，只有繳了談話費的人才有資格做旁聽生，別人想聽還聽不到呢，別不知好歹。」

彭拜冷聲道：「多少錢？」

阿三跟阿吉互換一道眼神，道：「半價優待，五十兩就可以了。」

隆中山中魔刀亂舞的事，早已成爲武林人物注目的焦點，人人都想得窺堂奧，搶得先機，蒼鷹彭拜雖明知這兩個乳臭未乾的小子在敲竹槓，却捨不得放過半點消息，心不甘情不願的又付了五十兩旁聽費。

由於彭拜的慷慨，引發了黑白二道高手更大的好奇心，紛紛爭着付談話費，要聽消息。

「我要！我要！」

「我先！我先！」

「這是一百兩銀子！」

「這是一百兩銀票！」

登時，萬頭鑽動，銀子與銀票揮舞，跟魔刀相互輝映成趣，構成一幅別開生面的圖象。

老怪物的話果然應驗了，阿吉喜不自勝，但他却堅持一個人一個問題的原則，不願自毀形象，大發橫財，朗聲道：「各位，對不起，基於商業道德，一個問題咱家只能賣給一個人，不能一魚二吃，也不能一屋二賣，想聽珍貴的獨家消息，下次請儘快搶先。」

阿三另有新點子，大聲吆喝道：「換一個新法子，大家用競標拍賣的方式也可以，這樣更公平，人人有機會，個個有希望，有錢的人捷足先登，沒錢的人只好坐冷板凳。」

辦法不錯，羣豪皆無話可說，混亂的場面卒告穩定下來，阿吉這才有機會叫丐幫長老古仁提問題。

古仁道：「上面有人嗎？」

阿吉道：「沒有。」

「有鬼？」

「沒有。」

「那一定有神仙？」

「好像也沒有。」

「到底有甚麼，刀子總不會自己飛起來吧？」

「可能有魔鬼。」

「魔鬼？你看見啦？」

「若是在下曾親眼目睹，就不會說『可能』二字了。」

「既非眼見，便敢認爲有魔鬼存在？」

「因爲有些稀奇古怪的事，在百丈坪，斷魂崖上不斷發生，不免使人產生聯想。」

古仁的臉色微微一變，心事重重的道：「究竟發生了那些稀奇古怪的事？」

阿吉胡言亂語道：「斷魂崖上，不時有既非龍吟虎嘯，也不像神嚎鬼哭的怪異聲音發出，偶而還會出現璀璨奪目的霞彩，或有强力的白光射出。」

古仁三思少頃，道：「小俠認爲是魔鬼在作怪？」

阿吉反問道：「不是魔鬼會是甚麼？」

蒼鷹彭拜插嘴道：「娃兒何不上去看個明白？」

阿吉道：「峭壁太高，上不去。」

古仁道：「魔鬼亦未現踪？」

阿吉道：「始終蟄伏不出。」

彭拜道：「依娃兒之見，那些飛刀是否悉由强力的白光掌握催動？」

阿吉順着桿兒往上竄，神氣八啦的道：「這還用問，想當然耳也。」

古仁道：「還沒有請教少俠隸屬何派？」

「區區是自由派。」

「尊師是那位高人？」

「小可尚未正式拜師。」

「老叫化子甚感納罕，衆多武林高手皆命喪刀下，寸步難進，小友憑甚麼可以來去自如？」

阿吉臉一沉，道：「抱歉，你的問題已經超出範圍，咱家沒有回答的義務。」

小三子馬上接口道：「對，一分錢一分貨，一筆銀子一個問題，天機不可隨便洩漏，想要知道俺阿吉哥是如何出生入死，逢兇化吉，就出個數字吧。」

最早發話的那位黑衣老者大聲道：「一百兩。」

青衣中年立即加上去：「一百五十兩。」

藍衫老頭也不吝嗇：「二百兩。」

阿三聞言樂得笑口大開，做夢也想不到，憑阿吉的兩片嘴皮子就可以賺大錢，精神爲之大振，拉開嗓門嚷道：「二百兩，有人出二百兩，還有沒有人再加？機會難得，可別失之交臂，否則，保証會後悔一輩子，假使百丈坪上有寶藏，因而被人捷足先得的話，豈不寃哉枉也，悔之晚矣。」

一位身穿白衣，清麗脫俗的二八佳人銀鈴也似的聲音道：「二百三十兩。」

黑衣老者道：「二百五。」

白衣少女道：「二百七。」

黑衣老者道：「三百。」

白衣少女道：「三百五。」

黑衣老者顯然有點火了，一下子加了很多：「五百！」

付五百兩談話費問一個問題，這個價碼，即使不是絕後，肯定是空前未有的，一時之間大家都被黑衣老者唬住了，沒人敢再跟他競爭。

阿三貪心不足，還想再多撈一點，喳呼道：「五百，五百，有沒有人要加，不加就要成交啦。」

青衣中年默然。

藍衫老頭不語。

白衣少女搖頭苦笑。

所有的人皆噤若寒蟬，無人敢再貿然加價。

於是，生意當即宣告成交，還額外又多賺了彭拜、古仁一百兩的旁聽費。

阿吉問那黑衣老者：「這位有錢的大爺如何稱呼？」

黑衣老者大剌剌的道：「老夫巴爾克。」

「巴爾克？不像是漢人的名字嘛。」

「本大爺是滿人。」

「那個門派的？」

「神風堡。」

「幹甚麼的？」

「虎風隊長！」

此話一出，全場皆驚，羣豪皆面面相覷，臉有懼色，有那膽小的早已溜之大吉。

這不僅僅因為神風堡是清廷的爪牙，外圍組織，更重要的是，神風堡本身惡名昭彰，心狠手辣，殺人如蔴，等於是死神的化身，人人聞名喪膽。

行蹤神秘！

其快如風！

這就是神風堡的寫照。

神風堡有一樣秘密武器，狀似鳥籠，外罩黑色皮革，內藏機簧利刃，專門獵取人頭，被攻擊者的腦袋一旦被它罩住，吃飯的傢伙馬上就會搬家。

裡面還藏有一種化骨水，頭兒被切，一霎時就成為血水，點滴而下。

所以大家都管這種兇器叫「血滴子」。

據說當今的雍正皇帝胤禎，就是依恃血滴子的鋒芒，結黨營私，排除異己，登上龍椅的。

神風堡是血滴子的大本營，分成兩個隊。

一個是神龍隊。

一個是虎風隊。

任誰也沒想到，大名鼎鼎的虎風隊長巴爾克居然會出現在隆中山上，還破天荒的花了五百兩銀子來買消息。

幸好沒帶血滴子，儘管如此，在場的武林人物仍不免心驚膽顫，弄不懂這位殺人魔王此來目的何在？是否會掀起一場血雨腥風？下意識的皆伸手摸一下自己發寒的脖頸。

對江湖中事，阿吉所知有限，絲毫也未將巴爾克放在心上，從容不迫的道：「巴隊長，你可以開始提問題了。」

巴爾克立道：「斷魂崖上是否有一塊突出外面的岩石？」

「有。」

「岩石上長着一棵老松樹？」

「對。」

「樹後有一個山洞？」

「是。」

「山洞裡有寶藏？」

「不知道。」

「媽的，既至斷魂崖，為何不一探玄元洞？」

阿吉對巴爾克知曉岩石、老樹，尤其是玄元洞的事甚為驚奇，到此刻他才曉得那個山洞叫玄元洞，不得不對巴隊長另眼相看，惶聲道：「山洞太高，小可上不去。」

巴爾克道：「玄元洞內可有龍蛇虎豹，神鬼人魔？」

「好像有，又好像沒有。」

「奶奶的，到底有沒有？」

「在下不會上去，難下定論。」

「放屁，你小子能出入刀山，分明身懷絕技，會上不了玄元洞？」

「小可句句實話，並無半句虛言。」

「臭小子，你是如何能夠安然無恙的出入刀山？」

阿吉雙眉一挑，道：「這是另一個問題，須另付談話費。」

小三子幫腔道：「阿吉哥有言在先，接件計酬，請勿明知故犯。」

巴爾克橫行霸道慣了，豈會吃哥倆這一套，猛地上前三步，一把抓住了阿吉的胸衣，殺氣騰騰的道：「小子，你非說不可。」

「如果在下不說呢？」

「不說就送你上西天。」

「就算咱家答應，哼哼，魔刀也不答應！」

本是一句唬人的話，萬不料，話甫落地，奇怪的事情就發生了。突聞颼！的一聲，一把魔刀應聲電射而至，不偏不倚的飛向巴爾克抓住阿吉胸衣的右手腕。

又快又準，猛銳難當，巴爾克若是不放手，右手非斷不可。

只好忍痛放手，暴退三尺。

魔刀不止一把，接二連三，單挑巴爾克獨自一人，直至將他逼走，狠狽而去，這才回到原來的軌跡。

阿吉心裡有數，無疑是老怪物在暗施援手。

羣豪不明就裡，卻把阿吉當神明一般看待。

* * *

白衣少女的運氣很好，僅僅花了三百兩銀子，就取得下一個問題的發問權。

一仍舊貫，阿吉立即查起白衣少女的戶口來：「芳駕高名上姓？」

白衣少女瞄了二小一眼，繃着一張俏臉，冷聲道：「生意交易，銀貨兩訖即可，沒有通名道姓的必要吧？」

阿吉振振有詞的道：「有必要，當然有一則是規矩，再則便於稱呼，三則嘛……」

說到這裡，故意停下來，一雙賊眼盯着人家姑娘直瞧，猛吃冰淇淋。

直把白衣少女看得滿面通紅，羞答答的道：「三則怎樣？」

阿三代答道：「留下門派姓名，便於今後交往，姑娘日後說不定會跟阿吉哥成為親密的好朋友。」

少女猶豫了一會兒後道：「我叫牛梅芳。」

阿吉道：「不知牛姑娘是那個門派的？」

「縹緲堡。」

「縹緲堡？虛無縹緲，若有若無，好奇怪啊。」

牛梅芳笑而不答。

「牛姑娘在堡中是何身份？」

「只是一名普普通通的弟子。」

「如果咱家的判斷不錯，貴堡主一定很有錢？」

「何以見得？」

小三子堆着一臉的傻笑道：「事情已經挑明了，一個普普通通的弟子，一出手就是三百兩，除非後面有一個大財主撐腰，誰能養得起？」

牛梅芳目注遠方，未置一詞。

阿吉道：「請牛姑娘發問吧。」

牛梅芳道：「本姑娘想請教，你是以何種超人的技藝出入刀山？」

阿吉胡吹亂蓋道：「不是技藝，是法術。」

「甚麼法術？」

「三界法術。」

「何謂三界法術？」

「嗨，眞差勁，連這也不懂，就是介於人、鬼、神三界之間的一種法術。」

豈止是牛梅芳不懂，阿吉自己也同樣不知道，純粹信口開河，胡言亂語。

蒼鷹彭拜與老乞丐古仁却信以為眞，越是怪異荒唐的事，越是有人深信不疑，二人互望一眼，同聲道：「憑三界法術，就可以躲過魔刀？」

阿吉大吹大擂道：「單單躲避算那門子法術，可以掌握、控制，甚至取在手中當飛鏢來玩才是眞本事。」

牛梅芳疑雲滿面的道：「你敢將魔刀取在手中玩？」

「是呀，小事一樁，何須大驚小怪。」

「取來玩玩看。」

「玩就玩，這有何難。」

話是說得很滿，把別人唬得一楞一楞的，實則阿吉連一點把握也沒有，心兒彷若十五個吊桶，七上八下的暗中自語道：「老怪物，你可不能見死不救，看着我出洋相，倘若不肯妙手相助，丟了人，出了醜，把戲演砸了，咱家就辭職不幹，把你給賣掉。」

也不知這話是否眞的傳到老怪物耳中，或是他的一舉一動始終在老怪物的掌握之中，總而言之，當阿吉煞有介事的，口中唸唸有詞的，伸手抓向魔刀時，居然被他輕而易舉的捉住了。

四五寸長，彎月型，與燕子大小相仿。

烏黑的顏色，閃閃發光，開刃處明亮如鏡。

「好漂亮的魔刀！」

「好銳利的鋒芒！」

這是彭拜、古仁、牛梅芳共同的心聲。

三人一齊攏上來，想要看得更眞切一些，阿吉却故意放刀，抖手將魔刀擲出去。

飄呀飄，飛呀飛，在空中兜了一個圈子，忽又回到阿吉的手中。

「讚！這小子的確有眞才實學。」

「棒！這娃兒果然有法術在身。」

「好厲害的三界法術。」

「好高明的魔刀絕技。」

「出神入化！」

「來去如風！」

登時，全場歡聲雷動，讚美之聲四起，將阿吉視若神明。

阿吉得意之餘，又生一計，暈陀陀的，飄飄然的，高舉着魔刀呼喝道：「高明厲害的不是區區在下我，是魔刀，諸位如果喜歡就賣了。」

有一個細如蟻語蚊鳴，却字字清楚的聲音及時傳入阿吉的耳中：「小斷，你好大的狗膽，竟敢自作主張，出賣我老人家的魔刀。告訴你，魔刀乃是寒鐵打造而成，吹毛斷髮，削鐵如泥，可不能賤價出售，非百兩不賣。」

此乃「千里傳音」之法，可惜阿吉此刻還嫩得很，無法與老怪物暗通款曲。

蒼鷹彭拜一臉迷惑的道：「娃兒敢賣魔鬼的刀？」

阿吉亂蓋道：「敢啊，我們剛剛還通過電話。」

「跟誰？」

「魔鬼。」

「甚麼電話？」

「就是心電感應的話。」

「怎知是魔鬼的聲音？」

「是他自我介紹的。」

「魔鬼答應賣刀？」

「授權在下全權處理。」

老乞丐古仁道：「一把刀售價若干？」

阿吉道：「二百兩。」

牛梅芳楞了一下，道：「太貴了吧。」

阿吉道：「不貴，老魔說了，魔刀乃是寒鐵打造，吹毛斷髮，削鐵如泥，魔刀一出，天下的寶刀就成廢鐵了。」

小三子在一旁猛敲邊鼓：「這是跳樓大拍賣，轉手之間就可以獲得暴利，欲購從速。」

阿吉深恐大家心存疑慮，拔下幾根頭髮來，猛往魔刀上吹。

果不其然，頭髮一碰刀刃便一斷為二。

阿三揚聲道：「那一位不服氣，可

拿自己的刀劍來試一試。」

蒼鷹彭拜是個大行家，一看就曉得絕非凡品，道：「不必試了，這把刀老夫要啦。」

當場付了二百兩銀子，銀貨兩訖。

老乞丐古仁只有乾瞪眼的份兒，悵然道：「可不可以再賣一把？」

牛梅芳道：「兩把好了。」

另有兩名江湖豪客，也上前爭着要買刀。

這眞是運氣來時城牆也擋不住，阿吉欲罷不能，只好如法炮製，又賣了四把刀。

可是，說也邪門，魔刀在彭拜、古仁、牛梅芳等人的手上，尚未及細加審視，便如生了翅膀的鳥兒一般脫手飛去。

飛上青天。

飛入雲端。

一去不回頭。

煮熟的鴨子飛了，平白損失了二百兩銀子，大家自然不甘心，彭拜第一個發難，勃然大怒道：「騙子，這小子是個騙子，還老夫的銀子來。」

阿吉不肯，據理力爭道：「彭總管，在下想請教，剛才是不是你自己心甘情願要買刀？」

「不假。」

「咱家有沒有强迫你？」

「那倒沒有。」

「刀是否親自交給閣下？」

「也是事實。」

「既然如此，怎能說是騙子，只能怪你自己太粗心大意了。」

小三子亦道：「也只能怪自己的本事太差，學藝不精！」

阿吉拉住阿三的手，道：「阿三，生意做完了，咱們走！」

老乞丐古仁却不答應，橫身一攔，道：「走？飛也飛不了。」

阿吉傲然冷笑道：「古長老還有事？」

古仁怒沖沖的道：「還我的魔刀來。」

牛梅芳同樣不甘受騙：「把銀子退還也可以。」

阿吉的態度極爲强硬，毫不退讓，一字一句的道：「在商言商，生意既已成交，出門概不負責，要魔刀自己去找，想退錢辦不到！再見！」

大步一邁，揚長而去。

「截住他！」

「不要跑！」

「砸爛這個臭小子！」

彭、古等人大吼大叫，一齊出手攔截。

孰料，往事又告重演，魔刀如飛而至，就在他們的面前飛來飛去，自保尚且不易，那還敢去追人，只有眼睜睜的看着阿吉、小三子在視線之內消失。

＊　＊　＊

途中，小三子問阿吉：「阿吉哥，你剛才說的那些話，是眞的還是假的？」

阿吉道：「有眞的也有假的。」

小三子一臉焦急的道：「那些是眞，那些是假，你上山之後的情形怎麼樣？苦候三日，等得人家好心焦，差點沒急死，還以爲你被妖魔鬼怪吃掉了呢。」

說至最後，眼圈都紅了，眸中淚光閃閃，眞情流露，感人至深。

阿吉深受感動，緊緊的握住阿三的手，一面走一面將百丈坪的事一字不漏的全部告訴他。

小三子全神貫注的聽着，隨着情節的起伏變化，各種喜怒哀樂的表情，在他那憨厚的臉龐上不時交替出現。最後發出一聲驚歎，瞪着眼珠子追問道：「眞洩氣，這個老怪物也未免太苛了，受了三天的罪，才混到一個小斷？」

阿吉雙手一攤，做出一個無可奈何的苦笑狀，發牢騷道：「有甚麼辦法，老怪物頑固得很，堅持要循序漸進，一步一步的來。」

「幹完小斷才能當長工？」

「嗯。」

「長工升上去只是預備徒弟？」

「嗯。」

「最後才能正式拜師學藝？」

「嗯。」

「我的媽呀，這多累人，天曉得那年那月才能熬出頭，怕不熬白了頭才怪！」

阿吉歎了一口氣，道：「這也是沒有辦法的事，大權在老怪物手裡，由不得咱們。」

小三子不服氣，打抱不平道：「乾脆辭職不幹，另投名師算了，有甚麼了不起。」

阿吉不以爲然：「不，大丈夫能屈能伸，這個老怪物的身手出神入化，技深若海，的確有一套，不跟他學點東西實在心有不甘。」

「阿吉，這個老怪物究竟是誰？」

「他沒說。」

「你爲何不問？」

「問也是白搭。」

「你自己認爲呢？」

「不簡單，此人一定大有來歷，而且仇人衆多，遭遇奇慘，很可能還牽扯到男女的感情糾紛。」

「阿吉，你怎會想到這方面去？」

「這當然是有原因的。」

「甚麼原因？」

「我一提到『綠帽子』他就怒不可當。」

「哦！」

驚「哦」一聲之後，小三子接着又道：「且不管老怪物是誰，也別管是否肯收你爲徒，成爲天下無敵的高手，起碼今天就幫了咱們的大忙，不費吹灰之力便賺了一大票。」

（未完·二）

上文提要：桂月秀經過內心一番痛苦鬥爭，藉身體交給十郎時，狠下心腸出刀重創他，令十郎心痛如絞，在其追問原由下，透露出她們受制於人，欲尋失踪父親下落、覬覦左家財寶及月秀需與童男交合，才能練其母親的蛤蟆功。當十郎清楚明白箇中原因，桂夫人便欲置其死地，倏地人影閃動，出現了湯大娘、白衣女、姥姥與黑妞等，桂夫人眼見形勢不利，便與月秀知難而退……



新派俠情中篇連載

辛棄疾·文　可飛·圖

廢園刀聲

事事獻殷勤　居心不可測

湯十郎道：「那惡人發現他已失踪十多人之後，又不便親自出面，便想出個十分陰險的計謀，放話江湖，左家廢園有財寶，江湖上太多的人喜愛財寶，這些人自然就會奔來了。」

湯十郎又道：「實際是這樣，娘，人來得多了，我們便很難分別對付，反倒是元凶，處在暗中等機會了。」

湯大娘道：「咱們收拾些與那人不相干的人物，對那人只有好處。」

「對，只可惜咱們無法去說服那些人了。」

湯大娘道：「兒呀，咱們不能再樹仇人吶。」

湯十郎道：「仇家却招來許多江湖大豪，準備着變成我們的仇家。」

湯大娘道：「一旦到了那時候，我們就會變成過街老鼠，人人喊打了。」

湯十郎道：「眞陰毒。」

湯大娘道：「咱們得另想方法了。」

湯十郎道：「娘，咱們進城去，我先把傷醫好，否則，妳一人多累。」

湯大娘不反對了。

她準備把白衣女的傷藥取出來，但她仍然猶豫了。

＊　＊　＊

湯大娘陪同湯十郎進城了。

她們本來打算到明天再進城，但被形勢所逼，如果拖一天，對她母子便多一天的危險。

在湯十郎的堅持下，湯大娘這才扶着兒子往順天府城走去，而且連午飯也只吃了一半。

此刻，母子二人經過那家路邊野店，湯十郎轉頭看到店裡面，不由暗自吃一驚。

他發現店裡面有四個女人圍坐在桌邊嘻嘻笑。

這四個女子對湯十郎不陌生。

這四人正是「七尾狐」白玉兒，「三手妖女」石中花，「山茶花」林玉與「小春天」馬艷紅。

當然，這四個女子也發現湯十郎了。

四個女子齊站起，四個人併肩奔出門外面。

馬艷紅還招手叫：「喲，是你呀！」

湯十郎面無表情的不回答。

林玉却接道：「嗨，小兄弟，你的氣色不對勁，怎麼了？碰上鬼了？」

湯十郎咬咬牙，却又低下了頭。

不料林玉突然雙臂一張，攔住母子二人的去路，她沉下臉，道：「別走。」

湯十郎道：「幹甚麼？」

「有件事情要請教。」

「甚麼事？」

林玉看看湯十郎，然後再看看湯大娘，她冷笑一聲，道：「我問你，前幾天在我這兒的三位大男人，怎麼至今未見他們回來呀！」

湯十郎道：「你問我？」

「不錯。」

「我問誰？」

林玉怔了一下，道：「你……問你自己……」

湯十郎叱道：「我自己不知道。」

馬艷紅道：「他三人去了左家廢園呀！」

湯十郎故意大聲道：「四位，難道你們沒聽過，左家廢園裡鬧鬼呀！」

石中花楞然一哆嗦……女人怕鬼。

白玉兒却又問：「你怎麼還活着？」

湯十郎道：「我們活得很好，因爲我們的心中無鬼，閻王老子又是親戚，嘿……」

林玉面色一寒，道：「你們一定知道，如果不說……」

她忽然一笑，又道：「喲，原來你受傷了，怎麼傷的呀？嗯？」

馬艷紅道：「鬼抓的吧！」

林玉笑道：「叫我看看。」

她伸手去摸湯十郎的傷，湯大娘出手了。

「滾！」

有一股罡風自她的掌上打出來，那林玉頓覺雙足騰起，不能自己。

「哎唷。」

湯大娘一掌拍在林玉的右胸上，打得林玉跌出兩丈外，半天也爬不起來。

馬艷紅怒叱：「老太婆，妳打人？」

湯大娘道：「惹火了老身要殺人！」

石中花急忙扶起林玉，低聲道：「你忘了，咱們這是幹甚麼的。」

白玉兒也跟上一句，道：「別得罪客人呀，咱們的衣食父母呀，至於那三個大男人，關咱們屁事。」

林玉却已齜牙咧嘴的怒視着湯大娘。

湯大娘早就要發火了，這時她也不多言，扶着兒子便往小河走去。

遠遠的，那河上的小木橋已清晰可見。

當然，橋那面的一個人也看到了。

橋那邊站着一個人，他雙手背在後面，一付自得其樂的好像在觀賞山水。

但當湯十郎走上木橋，他乾乾的笑了。

木橋那邊的人也微微笑了。

那人正是幾次贈金的老人家，如今他又碰上湯十郎了，而且也遇見湯大娘。

「嗨！有緣到處都相會呀，年輕人。」

湯十郎手撫傷處苦笑，道：「不錯。」

母子二人下了橋，老人家已經迎上前來了。

那老人重重的看了湯大娘一眼，他似乎有些抖嗦的樣子，只不過在一閃間便又哈哈笑了。

「年輕人，你受傷了？」

湯十郎道：「差一點再也看不到老伯了。」

老人一瞪眼，道：「要愛護自己呀！」

他指指湯大娘，向湯十郎道：「介紹一下，這位夫人她是……」

「家母。」

「噢，是你娘呀，幸會了……哈……」

湯大娘點點頭，並未開口。

湯十郎對他娘道：「娘，幾次贈金的人，就是他老人家，他……自稱有花不完的銀子，他好像對於多金也感苦惱，苦惱銀子太多了。」

湯大娘重重的看了老人一眼，道：「才聽說過，還有這樣的人。」

老人哈哈笑，伸手又取出兩錠金元寶，道：「年輕人，我這就証明這世上有我這樣的人，你收下。」

湯十郎怔怔的道：「老人家，這是……」

湯大娘道：「世上人多得很，你把銀子送別人去。」

老人搖頭，道：「他們不配，夫人，這就是老夫煩惱的地方。」

湯大娘道：「我們配嗎？」

老人笑道：「配，只有你們才配。」

湯十郎道：「老人家，我已花了你不少銀子了。」

老人却堅持的道：「你現在更需要，你這傷就需要很多銀子，收下吧，救人於急難，我老人家快樂呀！」

湯大娘道：「你究竟是誰？」

老人一笑，道：「那對妳重要嗎？」

「重要。」

「我以爲不重要，夫人，妳可以忘了有我這麼一個人。」

「我們能忘嗎？」

「能！」

「如何忘法？」

老人把兩錠金子塞入湯十郎的袋中，道：「年輕人，別學你娘，她太固執了。」

老人說完，轉身就走。

湯大娘的眉頭皺起來了。

湯大娘看着老人那種行雲流水的身法，她有些自言自語的道：「這老人……這步伐……我好像在甚麼地方見過這樣的身法……」

湯十郎楞然的道：「他……是誰？」

湯大娘一時間也想不起來。

如果她想起此老何人，她一定會奔上前去拉住老人的。

如果她知道此老，她也必定會告訴兒子。

湯大娘搖頭，她只搖搖頭，湯十郎便不再問了。

現在，湯大娘扶着兒子來到那家

藥鋪裡，這家藥鋪的大夫曾跟湯十郎學過鳥語。」

雖然後來湯十郎承認是騙了他，也騙了別的人，更曾把銀子退還，但這兒的大夫仍然吹口哨。

這位大夫已學鳥叫成癮了，而且吹出的鳥聲很逗人，便籠中的鳥兒也會爲他的吹奏和應。

當湯十郎與他娘走進鋪子裡時候，這位大夫正在學鳥叫，見湯十郎走來，他不趕湯十郎離開了，立刻哈哈笑道：「嗯哼，你老弟又來了，哈……」

他只笑了一半，當他發覺不是湯十郎扶老太太，而是老太太扶着面色蒼白的湯十郎時候，這位大夫吃一驚。

「怎麼啦，年輕人？」

「我……受了點傷。」

湯大娘把兒子扶在椅子上，她看看這家藥鋪。

藥鋪門面不算大，在這順天府城中，只不過中等而已，再看正面二門楣上，一塊木刻小匾，上面刻的四個黑字：「石家藥鋪」。

她很仔細的看着。

湯十郎就不像他娘仔細。

湯十郎還不知道這家藥鋪的字號，他只認識石大夫。

湯大娘很愼重的對石大夫，道：「我兒是刀傷，已經三天了，你勞駕看看，診費多少不計。」

石大夫點點頭，道：「令郎與我們是熟人，都愛鳥叫，妳放心，我瞧瞧。」

湯十郎把左側身子轉過來，石大夫雙手解開湯十郎的衣衫低頭看，不由得倒抽一口涼氣。

他看着，又摸着，低呼道：「這是一刀兩殺，出刀的人一心想要你老弟的命，可是這刀法却明顯的稍有遲疑，如果下刀的人不猶豫，這皮肉就不會有高低不一樣之分，如果出刀殺你的人一刀直殺，老弟呀，你早沒命了。」

只這麼一分析，湯十郎已明白桂月秀雖然出刀傷了他，但仍然在猶豫。

湯大娘自然也佩服石大夫高明。

想不到這家不起眼的藥鋪裡，還眞有一位好大夫。

這就叫廟不大神靈，山不高秀麗，石大夫的話，湯十郎的心中可也有數。

只見石大夫取來一應救急藥物，細心的把湯十郎刀傷敷藥包紮，更爲湯十郎弄了幾大包吃的藥，這才笑對湯家母子二人，道：「我以爲，你們暫時不宜遠行，找家客棧暫住下來。」

湯大娘道：「怎麼說？」

石大夫道：「他這傷不宜多走路，每天要換一次生肌長肉的藥，至少三五次，方才可以走動。」

湯大娘忽然想到白衣女臨去贈的一包藥，便從袋中取出來，道：「大夫，你可識得這藥？」

石大夫接過手中打開看，他緊着眉頭聞了又聞，點點頭，道：「不瞞老太太，這乃刀傷藥中聖品，有此傷藥，三兩天之後，全部的傷便無大礙了。」

湯大娘道：「那就換這藥吧！」

笑笑，石大夫道：「不用，要知我的藥已有效果，明日再來換此藥，效力上更好。」

湯十郎自懷中摸出一錠金子，道：「大夫，你收下。」

石大夫哈哈一笑，道：「一兩銀子足夠了，年輕人，你收回去吧！」

湯大娘點點頭，取了一兩銀子擱桌上，道：「我們到那裡去住店？」

石大夫指向東，道：「妳們只轉個彎，那條大街上就有一家大棧房，這樣，明日再來就近了。」

湯大娘扶着湯十郎走出石家藥鋪，往東轉，果然發現一家大棧房。

這家棧房還有大門樓，大馬車直往院子裡駛進去，從門外看，裡面的院子還眞夠大。

門樓一邊有塊金字招牌五尺長，尺半寬，上面的金字很醒眼：「牛家大客棧。」

湯大娘扶着兒子走進去，迎面奔來個中年人，這人已笑問：「住棧？」

湯大娘道：「可有乾淨雙人房？」

那人手一指，道：「現成的一間，客人從關外回來，他們今午往江南去了，二位，燒的炕還是熱的呀！」

湯大娘扶着湯十郎，隨那中年人直走過去，那門上掛的厚厚門帘子掀起來，果然屋子裡面冒出一股子暖和的熱氣來。

天眞冷，天也黑了。

天不是因爲晚上才會黑，天上的烏雲罩頭時候，仍然會黑。

湯大娘抬頭看看天，低聲有些不快的道：「又要下大雪了，這天氣……」

* * *

湯十郎並不注意天氣。

湯十郎只關心着左家廢園。

如果左家廢園裡去了各路人馬，左家廢園豈不又變成殺場？

左家廢園已死了上百口之衆，難道死人也沒有享受清靜的權利？

他只一想到地下室中的屍骨，便暗自咬牙切齒。

* * *

小客房雖然小了些，裡面佈置得很舒適，有一張雙人大床，棉被就有五床，疊得足有兩尺高，床前的火盆還有餘火，那伙計說得不錯，這間客房中的客人才剛走。

一張方桌上茶杯茶壺很乾淨，一邊還有個洗面架，面盆發黃光，銅製的。

湯大娘看了一下，便對那伙計道：「很好，晚上爲我們送吃的，你記住

，紅燒肘子越肥越好，清淡的酒來一壺，包子送來二十個，鮮肉湯送個大碗的。」

那伙計笑了，道：「夫人，天一黑，吃的東西便會送上來，只不過，咱們這客棧有個陋規。」

湯大娘道：「甚麼規矩？」

那伙計涎臉再笑笑，道：「是這樣的，咱們這牛家大客棧，每天進進出出的上百人次，不好把客人當成白吃白住的一個個追問，所以，住咱們這兒，先交定金。」

湯大娘道：「多少？」

那伙計道：「不多，不多，只銀子二兩！」

湯十郎取出一錠五兩重銀子，道：「收着，吃的用的，不夠再來拿。」

伙計托起銀子，道：「二位，天快變了，不過二位放心的住着，飯菜我挑熱的鮮的送，晚上的炕我們加柴火，絕對令二位……二位是……」

湯十郎道：「她是我娘。」

伙計立刻又笑道：「賢母子呀，只管住下來，一定同在家裡一樣。」

湯大娘揮揮手，那伙計立刻出門去了。

湯大娘走到門邊，伸手撩起厚門帘一角往外看，不由對兒子道：「這間房子還不錯，四面咱們看三面。」

湯十郎道：「娘，咱們住不了幾天，只要方便舒適也就好了。」

湯大娘回過身，她把床上的棉被鋪起來，先叫兒子躺下去。

湯十郎的傷處似乎不太痛了，他把手也鬆開來，道：「娘，白衣女的藥是眞的？」

湯大娘道：「娘不能不加提防，咱們再也輸不起了。」

湯十郎點點頭，道：「是的，娘，行走江湖，上當總是一件很危險的事。」

二人正在說着，只見兩個伙計一齊走進門來了。

一個漢子手上提着一包木炭，立刻把炭往火盆上加去，他還用嘴巴吹！

另一人把熱茶往桌上放，銅面盆裡也倒熱水。

他回頭，笑對湯大娘，道：「夫人，先洗把臉，咱們馬上把吃的送過來，老酒一壺等火盆的火旺了，立刻煨上火，你老喝熱酒。」

湯大娘點點頭，道：「好生待候，少不了你們的好處。」

兩個伙計連聲應諾，一副恭敬的退出去。

* * *

住客棧當然比在左家廢園裡方便又舒適，湯家母子二人却並不快樂，他們想着左家廢園，想着左家廢園裡地下室中的那堆骷骨！

大堆骷骨裡面，湯十娘相信她的丈夫湯百里就是其中一人。

她已經五年多未再看到丈夫了，思念之情猶牢牢的繫着她的心。

她進關不是爲了舒適享受，她是爲報丈夫的仇。

如果湯十郎的傷好了，便是外面下大雪，她們也不會多停留一刻。

* * *

大約二更天還未到，湯家母子二人剛剛躺在床上，外面便下起大雪了。

果然，這是一場暴風雪，因爲西北風吹得窗門「轟轟」响，就好像天要塌下來似的。

天當然不會塌下來，但天空中飄落的雪却宛似毛綫球那麼大，刹時間屋頂地上便也變成一片白色了。

湯大娘把火盆加上粗炭，這樣便可以燒得久一些。

她見湯十郎吃過石大夫的藥很快的睡着，心想，這石大夫的醫道還不錯，至少可以讓傷者安靜的睡覺。

就在湯大娘似睡未睡的時候，忽然聽得客棧大門口發出擂鼓似的聲音。

有個伙計在門後大聲的應：「來了，來了。」

大門掩開了，只聽一聲厲罵：「他媽的，叫了半天才開門，你們開的甚麼客棧。」

緊接着是個女的聲音，道：「快帶我們去客房，這可惡的老天。」

「是，是，三位跟我來。」

「砰」，大門又關上了，想是三個男女跟那伙計去客房中了。

* * *

客房就在湯大娘母子二人的緊鄰，伙計的聲音傳來，道：「三位，二更天已過，灶上已封火，熱炒怕是沒有了，不過滷味也不錯，暖酒煨在火上，塡飽肚子沒問題。」

傳來男的聲音，道：「甚麼暖酒呀，高粱酒你送來五斤，滷味越多越好，快去。」

伙計立刻往外走，只不過，他走到門口又回去了。

「三位，咱們這兒的規矩，客人住店，先得放定銀，完了算帳，多退少補。」

那男的高聲喝罵：「放你媽的屁，那有這種規矩？」

那伙計不愠不火的道：「客官，小子乃是伙計，吃人飯受人管，東家這是規定下來了，你客官多多包涵吧。」

傳來女的聲音，道：「要多少？」

伙計道：「每人先交銀子一兩。」

「拿去，娘的，城裡人就是認得銀子。」

「謝謝，吃的馬上送過來。」伙計出門去了。

那女的沉聲道：「咱們這是幹甚麼來的？別因小失大，爲了這點小數目，誤了大事就劃不來了。」

另一女子道：「就是嘛，咱們也不在乎點銀子！」

男的粗聲道：「他媽的，咱們來得眞不巧，偏是這一場大雪當頭落。」

湯大娘就翻來覆去的不耐煩。

伙計送上酒菜，嗄，這三個男女的聲音更大了。

三個人喝着酒，半夜裡男女還猜拳，這一鬧直到三更天，就在西北風的呼嘯中方才安靜下來。

湯大娘只恨得咬牙根，却也不便去叱一聲。

只不過這一場大雪眞夠大，第二天一大早，積雪已到門嵌那麼深了。

* * *

湯十郎這一夜很舒服，他睡到天亮才醒過來。

湯大娘急忙問兒子：「今天覺得怎麼樣？」

湯十郎道：「娘，似乎輕了些。」

湯大娘道：「等吃過飯，咱們去找石大夫，娘打算，今天把白衣女送的藥用上。」

湯十郎道：「娘，這麼大的雪，何不找伙計去把石大夫請過來，咱們加倍出銀子。」

湯大娘點點頭，道：「外面下大雪，如果石大夫出診，咱們當然樂意花銀子。」

於是，就在剛吃過早飯後，湯大娘把伙計叫來了。

不過，伙計身後面跟來一個人，這人只一進門，湯十郎便笑了。

「大夫，你辛苦了。」

是的，石大夫來了，他還把藥箱子也提過來了。

石大夫對湯大娘點點頭，道：「好大的雪，怕你們不方便走路，我自己就來了。」

湯大娘微微一笑，道：「你很熱心，謝謝，我還正打算叫伙計過去請你吶。」

石大夫把外罩脫下來，站在門口抖落一身雪花。

他回頭，對湯十郎道：「你老弟可認得一位老人家？」

湯十郎吃一驚，道：「老人家？長得甚麼樣？」

石大夫雙手一陣比劃，最後才又道：「五十上下年紀吧，這麼高，頷下一把灰鬍子。」

湯十郎忙點頭，道：「認識，認識，他老人家我可認識，他幫了我大忙。」

石大夫笑笑，道：「他又幫你一次忙了。」

湯十郎道：「怎麼說？」

石大夫道：「天未亮多久，他老就拍我藥舖門，生生把我從熱被窩拉起來，這大冷的天。」

他搓搓手，又看看窗外大雪，又道：「一錠金子呀，他叫我馬上趕來你住的這家客棧，用最好的藥，出最大的力氣，趕快把你的傷治好，我能拒絕嗎？」

湯十郎道：「他老人家呢？」

石大夫道：「走啦！」

湯大娘道：「這人到底會是誰？」

湯十郎道：「他爲甚麼要如此的照顧我？」

石大夫道：「年輕人，我爲你先把藥換上。」

他向湯大娘伸手，道：「夫人，昨日妳叫我看的那包藥，現在拿來。」

湯大娘道：「眞的是好藥？」

石大夫道：「實不相瞞夫人，妳手中的藥比之我的，不知要强多少倍。」

湯大娘臉色一沉，道：「昨日爲何不用？」

石大夫道：「不是不用，而是妳取出來的時候，我已爲令公子包紮好了，老實說，在這順天府城，我石中玉的刀傷藥，也算一等一的了，剛上好再剝下來，實在砸我自己招牌，夫人，妳擔當了。」

這話說得中規中矩，很有道理，湯夫人無話可說，立刻把白衣女送的藥遞在石大夫手中。

那石大夫接在手中聞了又聞，道：「此藥得之不易，如果我沒弄錯，其中三味必採自天山。」

湯十郎的腦海中，立刻浮現出白衣女子那美麗的倩影，難道她來自大漠草原？

她爲甚麼長途跋涉趕來這裡？難道她也是爲了左家廢園裡的財富？怕是她會失望了。

* * *

石大夫拆開湯十郎包紮的布條，湯大娘一邊仔細看，她也點頭滿意的笑笑。

石大夫點頭，道：「還好，傷口四週消腫了，如果用我的藥，三天之後可以癒合。」

「要是用我的藥呢？」湯大娘急問。

石大夫道：「當然會好得更快。」

湯大娘安心了，她拍拍兒子湯十郎，道：「阿郎，你叫娘好擔心吶。」

她的眼睛在滾淚水。

湯十郎道：「娘。」

湯大娘道：「老實對你說，這兩天來，眞怕你傷及內腑，你甚麼都完了。」

湯十郎道：「害得妳老人家爲我操心。」

* * *

石大夫動手爲湯十郎敷藥，他好像很珍惜的樣子，輕輕的撒着那包粉紅色藥粉，立刻一室清香，而湯十郎頓覺一種舒適感自傷處往體內冲。

這種感覺也立刻使他不再有任何痛的感覺。

湯十郎笑了。

湯大娘見白衣女子的藥已用去一半，立刻又擔起心來了，如果再換藥兩次以上，那該怎麼辦？

不料石大夫包紮好湯十郎的傷以後，他撫掌一笑，道：「好了。」

湯大娘道：「大夫，你一次用去一半，再換一次就完了，那該怎麼辦？」

石大夫哈哈一笑，道：「再也不用換了。」

他拍拍湯十郎的肩，笑了，道：「三天之後應該落痂了，你老弟眞幸運。」

湯大娘吃驚的道：「眞有你說的這麼靈光？」

石大夫道：「你也不用吃藥，我也不必再來，我以爲雪停，你們可以回去了。」

湯十郎摸出一錠銀子，石大夫已搖手，道：「不用了，那位老人家已付了，而且付的是金子。」

他收拾好用具，提起藥箱，又笑道：「你老弟眞幸運，那位老人家好像很有錢的人，花金子的好像並不心痛，換是我就心痛。」

石大夫笑着走了。

外面好大的雪，但他走得很有精神，一大早賺了一錠金子，那年頭是很不容易的事。

石大夫冒着大雪走了，却留下一片惆悵，湯十郎的心中立刻又湧現出兩個女人。

一個是桂月秀，另一個便是白衣女子。

他實在弄不清楚，這兩人到底他應該喜歡那一位。

湯大娘半天不開口，她也陷入沉思中了。

她想的不是桂家母女，當然她也不會去想白衣姑娘。

她想的是那位灰髮老人。

她想着老人的身法，她以爲她眞的在甚麼地方見過那老人，只不過似那麼年長的人，她一時間也很難想得起來，但她仍然沉思着，因爲……

因爲這老人必然知道左家血案，但他又爲甚麼扮成一位神秘兮兮的人物？

她迷惘了，湯十郎更迷惘了。

母子二人也不再多話，彼此閉目躺在床上。

* * *

湯家母子二人正自陷入沉思中時候，忽然隔壁傳來嘿嘿哈哈蕩笑聲。

湯十郎還不在意，但湯大娘在意了。

昨夜來了兩女一男，粗聲粗氣的擾了她老人家，想不到在這時又開始叫嚷了。

住客棧原本免不了被吵，但這兩女一男吵的聲音不一樣，偶爾還有怪怪的響聲傳出來。

湯大娘當然聽得懂那種「異」聲。

「異聲」來自床上。

「異聲」也令湯大娘心中不快，她喃喃自語：「好無耻，天都亮了。」

湯十郎還沒聽懂，他問：「娘，妳在說甚麼？妳罵誰無耻？」

湯大娘道：「你睡你的，別多問。」

湯大娘說着，便披衣坐起來。

她在那種「淫聲」傳來之際，很難闔起眼的。

湯十郎也想坐起來，但被他娘喝住：「睡下去，趕快把傷養好，這些骯髒地方，早走早好。」

湯十郎一怔，立刻聽到隔房傳來幾聲女人的浪笑。

湯十郎眉頭一緊，道：「是那些人？」

湯大娘道：「等天放晴了咱們就走。」

湯十郎道：「娘，咱們忍耐。」

湯大娘自鼻孔冷哼。

她轉頭看向墻壁，就好像她要看穿墻壁，看到隔壁三個男女似的。

她的臉上也出現了忿怒之色，因爲，隔墻不但有聲音，而且，聲音還撞墻。

墻壁被撞得「咚咚咚」的響。

* * *

鵝毛似的大雪，交叉混亂的從空中壓下來，屋子裡的人們擁被而眠，人間好像陷入地獄似的只聞得呼嘯的西北風在怒吼！

如果這時候還有甚麼聲音，那就只有住在湯大娘隔壁的兩女一男了。

這三人午間起來，又是酒又是肉，直吃到天黑才收場，於是，這三人又喧鬧起來了！

湯大娘幾次坐起又躺下，看得湯十郎的心中好不忍。

三更天了，湯大娘終於睡着了。

湯十郎以手按按他的傷口，而且用力的按，他一點也不覺痛了。

湯十郎再試着紓伸左臂，他驚喜的坐直身子。

他很想叫醒他娘，他想告訴他娘，他已完全好了，但他却沒有喊，因爲他娘好不容易的才睡着。

只不過隔壁的聲音仍然那麼喧囂，他眞怕把他娘吵醒，於是，湯十郎輕輕悄悄的下了床，他披起棉衣，走出房門，他想去求那三人小聲些！

湯十郎剛走到隔壁小窗外，只聽得裡面傳來「嘻嘻」聲與淫笑。

他怔住了，如果人家在房事，他這是去觸楣頭，這樣的事不好說。

但房裡的聲音越見大了，湯十郎忍不住將紙隔子戳了個小縫，他瞇眼往裡面看去。

湯十郎只一看，不由全身一震。

先是那張大床，緊靠在墻邊，那正是與他母子二人住的房間墻壁，再看床上，三張棉被堆起來蓋，哇，三張棉被在起伏着！

湯十郎就是沒看見人，他甚至連個頭或足也未看到。

他只看到棉被在動盪，棉被不但動盪，而且棉被中傳來嘻嘻哈哈與吒叱聲，顯然，這兩女一男正在作樂。

他們已有一個多時辰了，爲甚麼還不收兵，爲甚麼樂此而不疲？

湯十郎忘了這兩女一男白天睡到正午，吃喝再到天黑，此刻三人精神大了。

風雪太大了，湯十郎既然不能拍

門求人家收兵安靜，便只有搖搖頭又走回屋子裡！

湯十郎剛上床，湯大娘便也醒了。

「娘，妳醒了！」

「隔壁的客人眞可惡。」

「娘，定下心來睡吧！」

湯大娘再也睡不着了，她披衣坐在床上！

隔牆的聲音更大了，聲音中充滿了邪惡。

至少在湯大娘聽來就是邪惡！

年紀大的人是不容易沉睡的，湯大娘睡到四更天再也難以成眠，便是隔壁的兩女一男安靜下來，湯大娘仍然無法安枕。

現在，五更天了！

五更天却正是隔壁三人好睡的時候，聽，那有序的鼾聲宛似打雷，聲聲呼嚕來自幽幽深谷似的令人難以消受！

湯大娘再也忍受不住了！

「阿郎，今天回去吧！」

回去，當然是回左家廢園，那兒當然清靜！

湯大娘是愛清靜的人，她也清靜慣了，如今被這三人一吵鬧，她老人家早就快發火了！

湯十郎道：「娘，咱們可以換間客房！」

他指指外面，又道：「天正下大雪，妳老人家冒雪回去不大好呀！」

湯大娘道：「別為我，你的傷如何了？」

湯十郎道：「娘，一點感覺也沒有了，就如同沒受傷一樣！」

湯大娘道：「那就好，咱們盡早走！」

湯十郎想着半夜看的那一幕，心中也覺此處住下去，娘一定會生氣，倒是走了的妥當！

他當即起床，準備着收拾東西上路了！

湯大娘也起來了，她老人家面對那堵牆，再聽着那種交雜而忽高忽低的聲音，忍不住心頭火起。

只見她雙掌對着那牆突然拍過去！

「轟！」

眞夠嚇人的，只見那堵牆雖未被她推倒，却也碎屑紛紛落下來。

牆在晃，隔壁已傳來吼罵：「他媽的，天塌啦！」

天當然沒塌，牆快塌了，牆上留着兩隻手掌，那是湯大娘的雙掌，當她的雙掌收回來的時候，那堵牆才又穩了下來。

「花花啦啦」一陣响，隔壁的房間拉開了，好粗重的聲音傳來，道：「伙計，伙計，他媽的，死光了不是！」

斜刺裡奔來一個漢子，這人還正在裹身子，外面正下着大雪吶！

「客官，怎麼啦？」

門裡暴伸一手，直把那漢子抓入屋子裡，吼道：「你睜開眼睛看看清楚，牆快倒了，落了一床的灰土，他媽的，這是怎麼一回事？」

那伙計也不知道怎麼一回事，他也看到大床靠邊處盡是灰土，再看這兩女一男，也都是滿頭滿髮的灰土，原來三人的頭頂在牆的方向睡得好自在吶。

如果湯大娘把牆推倒，這三人必被壓成重傷。

伙計看看那牆，再看看地上，不解的道：「客官，我也不知道這是怎麼一回事呀！」

「叭！」

好清脆的一掌，打得那伙計大叫，道：「喂，你怎麼打人吶！」

「老子還殺人，你說，你們這是不是黑店！」

「黑店？」

伙計的叫聲，立刻把另外一人也叫來了。

那人一進門，立刻吃一驚。

「怎麼回事？」

挨打的伙計戟指那粗漢，道：「他打人！」

只聽得「嗆郎」一聲，好一把寬刃砍刀拔在粗漢手上，粗漢砍刀一掄，吼道：「這墻是怎麼一回事，想把咱們三人壓死不是？」

女的聲音傳來，道：「不說清楚，沒完沒了！」

另一女子接口，道：「把他們掌櫃抓來！」

兩個伙計也不知怎麼一回事，便在這時候，湯大娘與湯十郎走出門來了。

湯大娘經過隔壁，重重的看了裡面兩女一男，她幾乎又氣又笑，三個男女灰頭土臉，正自發火吶。

湯十郎向伙計，道：「我們走了，在那兒算帳？」

一個伙計迎上來，道：「天才放亮，這麼大的雪天，二位就要上路？危險吶！」

湯十郎淡淡的道：「謝謝關心，我們有事！」

那伙計道：「押金折合，你們正好！」

湯十郎道：「那麼，再見了！」

忽然，挨嘴巴的伙計走出來，他捂着面問湯十郎，道：「客官，你們住在隔壁，可發覺這墻落灰土？」

湯十郎笑笑，道：「聲浪太大了，墻也吃不消。我們那兒沒聲音，哈哈……」

他也看了屋內三人一眼，嘴角一挑，便同湯大娘往客棧外走了！

哇，這家大客棧有得吵的了。

＊　＊　＊

湯十郎似是精神也恢復了。

湯大娘沒有再攙扶，湯十郎走路很輕靈，湯大娘的心中直唸阿彌陀佛。

母子二人過了小河，踩着大雪繞道那片大竹林，從破圍墻口進入左家廢園裡。

湯大娘走進小廂的時候，她幾乎怔住了。

湯十郎也怔住了。

「娘，有人來過。」

湯大娘點點頭，道：「不錯，有人來過咱們這裡！」

湯十郎道：「娘，咱們的一切用品全部換成新的，這米麵糧食，臘味香腸，還有……」

湯大娘道：「火盆好亮，是青銅打造的。」

湯十郎道：「這是誰為咱們弄的？」

湯十郎拉開床上的厚絲毛被，道：「娘，妳歇着吧！」

湯大娘點頭往床上躺，她的眉頭在打結。

她環視四週，這小廂收拾得很乾淨，可就是弄不清楚，是誰來收拾的。

湯十郎一邊想，一邊把炭火燃燒起來，小廂外面下大雪，他母子二人的脚早凍木了。

火燒起來了，湯十郎把火盆送到床邊上，掀開一邊的水缸，哇，水缸裡的水是滿的，上層已經結了冰。

湯十郎做吃的了，可也又想到了前面。

想到前面門樓下，曾經住過的桂氏母女二人，她們在這麼寒的大雪天，會不會受凍？

湯大娘很平靜的躺在床上，她偶爾會看一下湯十郎，只不過當湯十郎遙望窗外時候，湯大娘冷冷的道：「阿郎，你又在想桂家母女了？」

湯十郎不回答。

不回答就是默認了，湯大娘不高興的道：「男子漢大丈夫，提得起放得下，你怎麼同你爹不一樣！」

她嘆了口氣，又道：「你爹明知進關危險，他仍然同你兩位叔叔拍胸脯共赴難，為的是個義字，如今你却為情所苦，阿郎呀，你難道忘了你挨的那一刀嗎？」

湯十郎道：「娘，我沒忘，我就是想不通這一刀她是怎麼下得了手的！」

湯大娘道：「她們不是表明了，這一對母女忑也夠毒辣，原來也為了左家的財寶，可是她們失望了。」

湯十郎忿然沉吼，道：「要財寶，為甚麼不對我明言？我可以幫她們去找呀！」

湯大娘道：「如果她們不受制於那人，也許她們母女仍然住在前面未走！」

湯十郎沉默了。

一個受制於人的人，有時候是無奈的。

＊　＊　＊

母子二人吃過飯，湯十郎再也難安心了。

他不能忘了桂月秀！

他更忘不了同桂月秀的相擁相抱攀巫山行雲雨的一幕，他這一輩子也忘不了桂月秀的咬牙苦撐。

難道她眞的也要修習她娘的功夫？

湯十郎不由自己的緩緩往前面走去。

當他走過第二座正廳的時候，還特別進去摸摸那長櫈，地上仍有血跡，湯十郎當然知道那是他身上流下的。

他靜靜的站着，也思忖不已，他到現在還以為這場殺身之禍是噩夢。

這當然不是夢，只不過太出他意料之外了。

有時候許多出人意料的事，那與做夢是很難分別的。

人生不就如同夢一場嗎？

＊　＊　＊

湯十郎轉出大廳，從迴廊走到門樓下面，他伸手去敲門，只不過他敲了兩下便苦笑了。

他把門推開，裡面仍然是原來的樣子，只是小屋裡都已沒有桂家母女二人了。

湯十郎並未走開，他摸着房中的每一用具，大部份還是他為桂家母女二人花銀子買來的。

想着當初他的身邊並不豐富，但他仍然為她母女趕辦過冬用品，却換來一刀幾乎要了他的命！

湯十郎口中沉吼：「為甚麼？這些事情怎麼會發生在我的身上？為甚麼？」

西北風在呼嘯着，也吹去了湯十郎的抱怨，但永遠也吹不去他心中的疙瘩，如果桂月秀在他面前，他實在不知道是對她動手還是對她說『我不計較』！」

湯十郎也想到白衣女，如果不是白衣女的及時趕來，也許他已死了！

想到白衣女，湯十郎嘆口氣，他緩緩的走了。

他走回小廂去了！

湯大娘便在湯十郎推門的時候，對湯十郎道：「你又去前面了？」

「是的，娘！」

「你應該去地下室的，若非你爹有靈，咱們還能再回來嗎？」

是的，再生之後，首先應去地下室叩頭一番，這也許就是祖上有德吧！

湯十郎回道：「娘，我這就去地下室。」

湯大娘道：「娘也下去，唉，你要多叩頭呀！」

「是的，娘！」

於是，湯十郎陪同湯大娘，兩人往後廳走去。

後廳內一切仍是原來樣子，這令湯十郎放心不少！

母子二人來到那假墻前，由湯大娘推開來，湯十郎便舉着油燈往地下室中走去！

湯大娘提醒兒子，道：「小心，你的傷還未癒！」

湯十郎已落在地室中了，他先是看看那一大堆骷骨，見被單仍然蓋得好端端，立刻拾起線香燃上，交在湯大娘的手上。

湯大娘很虔誠的把香插上，口中喃喃不知說些甚麼。

湯十郎跪在地上叩了三個頭，他沒有站起來！

這母子二人至少在地室中守了半個時辰才又走上地面，回到小廂裡。

* * *

這一夜很平靜，平靜得幾乎好像可以聽見外面落雪！

左家廢園雖然這幾天平靜，但，這也正表示即將大屠殺前的寧靜！

這樣的寧靜，會令人坐立不安的，會叫人毛躁的。

湯十郎不但心情毛躁起來，他也用手去搔他的傷處。

他搔得很用力，恨不得把包紮的布巾抓碎，恨不得把傷處再抓破！

就是這樣的「沙沙」响聲，他把湯大娘弄醒了！

「你在幹甚麼？」

「我這傷處……」說着，湯十郎又抓起來。

湯大娘抬頭看，立刻對兒子喝叱，道：「不要抓了！」

湯十郎道：「癢得難受呀！」

湯大娘道：「你就快痊癒了！」

湯十郎道：「我以為我上白衣女當了，她這是在整我，我忍受不了啦！」

湯大娘道：「這正是她的藥高明之處，一夜之間，你的傷處已結痂了，而且痂也將脫落，太好了。」

湯十郎道：「眞有這麼玄？」

湯大娘道：「不是玄，這是眞實的，你要忍耐，等這一陣子癢之後，你就完全好了！」

湯十郎只好強忍着斜坐在床上。

他當然明白受傷將癒，傷口必然發癢，但這一回癢得太過份了，實在叫人難受。

湯十郎癢得吃不消，只好下床把火盆加旺，他把傷處去烤火。

不料他烤火之後，癢得更厲害，如果不是石大夫包紮得巧妙，只怕他又把傷處抓破了。

湯十郎已無心吃喝，他甚至也忘了給他娘做飯。

這時候他已至坐立難安的樣子，只想找個人出口怒氣，解解煩躁。

這時候他是不會學鳥叫的——叫不出來了。

便在這時候，附近有了聲音，湯十郎側耳聽。

那聲音是往這邊走來的，而且快到了。

湯十郎沉聲喝問：「誰？」

「我！」

聲音好聽，是個女的聲音。

「妳是誰？」

「開門呀！」

「妳到底是誰？」

「妳心中想找是誰，我就是誰。」

湯十郎道：「我心中空無別人，妳快說，妳是誰？」

「嘻！」傳來一陣笑聲。

「湯公子呀，我是奉我家小姐指示前來的呀，你快開門呀。」

湯十郎拉開門，眼前是位姑娘，姑娘手上提着個籃子，好樣裝的是吃的。

「妳是……」

湯大娘開口了。

「她是白衣姑娘身邊的人，快請進來吧。」

是的，黑妞兒披着斗篷來了。她冒着大雪前來，當然是送東西來的。

黑妞兒先把一身雪花抖落在門外，匆匆的走進小廂房，她笑笑，把籃子擱在小桌上，先對床上的湯大娘一禮，道：「老夫人妳早哇。」

湯大娘點點頭，道：「眞有禮貌。」

只見黑妞兒挽起袖子，打開籃蓋，嚄，裡面是個銅罐子，她把罐子取在桌上，掀開罐蓋，裡面冒着香噴噴的味道出來了。

她對床上的湯大娘道：「老夫人，人參八寶稀飯，妳老趁熱吃，我們小姐親手做的。」

湯大娘楞然，道：「這怎麼好意思呀。」

黑妞會說話，她笑笑道：「妳老客氣才不好意思的。」

她取過碗來滿滿的盛了一碗，恭敬的送在湯大娘手中，她才對湯十郎，道：「湯公子，要不要我為你裝一碗？」

湯十郎道：「我不吃。」

黑妞一笑，忙自懷中摸到一包東西來。

湯十郎心中不悅，他正癢得一點兒胃口也沒有。

黑妞已對他笑道：「我家小姐叫我把這包交給你，說是吃下這藥，你不但不會傷處發癢，而且也胃口大開，你快吃下去吧。」

湯十郎聞言，喜道：「眞的？」

黑妞兒道：「錯不了。」

湯大娘立刻對湯十郎點頭，道：「快吃下去吧，也是人家小姐一片好意。」

湯十郎當然要吃，他已經癢得難以忍受了。

他接過紙包打開看，只不過一粒小白丸，還沒有一粒玉米大，他「咯」的一聲拋入口中，嚥下肚裡。

黑妞笑笑，道：「氣運一個周天，你就不癢了。」

湯十郎聞言，高興得坐在床沿上，他氣納丹田，神遊虛幻，雙目低垂，一副寶相莊嚴。

再看黑妞兒，她已為湯十郎裝了滿滿一碗人參八寶稀飯等着湯十郎吃了。

銅罐裡裝的多，湯大娘又喝了一碗才對黑妞笑問道：「我們住的這屋子，必是你們小姐命人整的了。」

黑妞兒道：「是呀。」

湯大娘道：「你家小姐為甚麼要助我母子？」

黑妞兒道：「老太太，這世上許多助人的人，他們不為甚麼，我們也是呀。」

湯大娘心中在想，「拿我當二楞子呀？」

她不問了，只笑笑。

湯十郎睜眼來摸傷處，他愉快的道：「眞靈光。」

黑妞兒道：「天山靈藥，天下無雙，你這點小傷，算不得甚麼。」

湯十郎道：「回去告訴妳家小姐，我謝了。」

黑妞兒道：「別謝了，你該餓了吧？」

湯十郎經黑妞兒一提，立刻拍拍肚子，笑笑，道：「飢腸轆轆，好像三天沒吃飯。」

不等黑妞兒去端碗，湯十郎已搶過碗來，大口一張，宛如灌水似的，一口喝完。

銅罐中還有三碗多，湯十郎也不客氣，更忘了問問他娘還要不要，他來了個一馬掃，差一點用舌頭去舐碗。

「眞好吃。」

黑妞兒道：「好了。」

湯十郎一怔道：「甚麼好了？」

「你的傷好了。」

湯十郎道：「那有這麼快？」

「看看便知道。」

湯十郎去解紮在腰間的布帶，湯大娘急道：「再等兩天，莫忘了石大夫的交代。」

黑妞兒笑笑，道：「甚麼石大夫驢大夫，比我家小姐呀，他差遠了。」

她又對湯十郎道：「你解開了便知道。」

湯十郎解得還眞快，三幾下子便把紮緊的布帶取下來了，便也發覺一條黑痂黏在布帶上面，留下一道鮮紅的印子在他脅下。

湯十郎高興的對他娘道：「娘，全好了吧。」

湯大娘也笑了。

黑妞兒嘴一撇，道：「我走了。」

湯十郎攔住黑妞兒，道：「我同妳一齊走。」

「幹甚麼？」

「去向你家小姐致謝呀！」

「謝甚麼？你不覺得庸俗？」

湯十郎一怔，黑妞兒已輕靈的把風帽罩在頭上，匆匆的走出小廂，她走了。

* * *

湯大娘半晌不開口，她在沉思着甚麼。

湯十郎也沒有說話，他想不通，為甚麼白衣女如此對他示好。

「她一定有目的。」

湯十郎想了許久才脫口說這句話。

湯大娘道：「她當然有目的。」

「是甚麼目的？」

「知道就好了。」湯大娘往床上躺下來，似這樣風雪天，也只有躺進被窩才舒服。

湯十郎道：「娘，敵乎，友乎。」

湯大娘道：「娘以為，非敵非友，大概……」

湯十郎怔怔的道：「難道她也是為了一探左門主的寶藏而來？」

湯大娘道：「總是脫不到一個『利』字吧。」

湯十郎道：「娘，我也以為只有一個『利』字了。」

他一夜未睡好，只為傷處癢得難受，如今傷處不癢了，且也吃了人參八寶稀飯，兩隻眼睛好像千斤重的睜也睜不開了。

湯十郎拉開棉被，立刻呼呼大睡了。

湯大娘也睡了，她的心中一寬，便也睡得穩，而且臉上還帶着微微笑。

* * *

「砰！」

這是有人敲門了，湯大娘睜開眼來，問道：「甚麼人？」

「是我呀，老夫人。」

「是妳，黑妞兒。」

「是呀，快開門呀，雪下得好大。」

湯大娘推醒湯十郎，道：「阿郎，去開門。」

湯十郎從沉睡中醒過來了。

「幹甚麼，娘。」

「去開門，黑妞兒來了。」

湯十郎道：「娘，甚麼時辰了？」

門外傳來黑妞的聲音，道：「湯公子，是吃飯的時辰到了。」

湯十郎掀被而起，匆忙的拉開門，只見黑妞兒滿頭滿身一片白，手上提着那竹籃。

黑妞兒笑呵呵的走進門，先抖落一身雪花，再把籃子擱桌上。

湯十郎道：「妳這是……幹甚麼？」

黑妞兒笑道：「給你們送飯呀。」

湯十郎道：「我們自己會做飯呀。」

黑妞已把兩碗肉放得整齊，白得似雪的饅頭，也堆在一個盤子上，這才面對湯十郎道：「扣肉下面是鹿茸藥，另一碗是紅燒蹄花，對你的傷有幫助，湯公子，這些東西你會做嗎？」

湯十郎怔住了。

他才不會做出這麼香又可口的大菜。他只會把生的煮熟也就不錯了。

黑妞兒又對湯大娘道：「老夫人，我家小姐說，總得叫妳老人家吃些像樣的，這是大寒天呀。」（未完・十四）

上文提要：蛇郎君明瞭到馬白水不輕易求人，此次命唐煌求於己仍伯樂識良駒之意，頓時立下捨命報恩之志，放出一羣毒蛇翻騰起舞，正如張玉萍之玉帶尺令人防不勝防之亂招，激勵唐煌置身其中去研悟破解新招，唐煌見蛇郎君一臉堅毅肅穆之慷慨表情，不敢輕視，揮劍應招，見死傷千百條蛇郎君心愛之蛇，目不忍睹，終於大功告成，但蛇郎君已失去一臂……



新派俠情倫理故事／司空羽・文 可飛・圖

夢中劍手

三邪聯手攻擊　唐煌獨力支撐

「唐煌，是眞的！你快看看我！」

他們面對著面，互相凝視著，他們都深深感覺，現在心愛之人，比以前更可愛，更珍貴了！

他們的身子和心底，都在吸收和放射所有的愛意，使剛才所失落的，都加倍地收回和付出。

一邊的古鳳，臉上沒有一絲表情，像一尊巧匠手下的石雕，門玉華却暗暗焦急，大致來說，她的心情和古鳳差不多，她只希望像這樣被愛一次，那怕立刻死去，也很幸福了。

有人說愛情是男子生命的一部份，却是女子全部的生命；女人不能離開愛情而生存，這說法雖不盡然，却很有道理。

「姑娘……」門玉華終於忍不住了，幽幽地道：「你們不能把古姑娘冷落在一邊呀！」

費小潔急忙掙開唐煌，握著古鳳的手，道：「唐煌，我來爲你介紹，這位是古鳳古姊姊，也就是名傳遐邇的『無孔笛子』古姑娘！」

唐煌向古鳳點點頭道：「我早就認識古姑娘了！而且她還是我的救命恩人呢！」

費小潔搖撼著古鳳的手，像小孩子似的道：「古姊姊，妳剛才救了小妹一命，我們將來如何報答妳？」

「甚麼？」唐煌剛才雖已看到古鳳抱著小潔，却未想到是古鳳救了她！

唐煌肅然道：「古姑娘，剛才妳是怎樣救她的？」

門玉華搶著道：「當你和張子萍相持不下，突然飛來一塊大石，被你們合力接住時，古姑娘已經站在我的身後，嚇了我一跳，古姑娘拉我來谷底，她說危機在峽底，而不在橋上，後來第二塊巨石飛來，軟橋繃斷，古姑娘接住了費姑娘的身子……」

「啊！」唐煌內心的感激是無法描述的，他虔容對古鳳深施一禮，道：「古姑娘，妳對我們的厚賜，說任何感激的話都不能表答我們內心的意思，姑娘如有需要唐煌效勞之處，唐某粉身碎骨萬死不辭！」

「言重了！」古鳳仍是冷淡的，臉上沒有表情，道：「這件小事還提它做甚麼？吾輩中人，以助人爲快樂之本，順便援手，又何必介意！」

語氣冷冷的，態度也很淡漠，續道：「我此番到邙山來採藥，想不到又在這裏巧遇，這也是天意，唐少俠和兩位姊姊，咱們再見了……」

說畢，微微點頭，轉身欲去。

費小潔用力一拉，道：「古姊姊，妳這樣走了可不夠意思！小妹必須和妳盤桓些時，以便趁機爲妳效勞，也可以使小妹安心些！」

「謝謝妳！費姑娘，我還有事必須立刻去辦，也許不久咱們會再見面的！」

說畢，掙開費小潔，疾奔而去。

三人互視了一眼，唐煌搖頭嘆道：「這位古姑娘很怪！既然如此，也不便強留她，我們謹記著她的大恩也就是了！」

門玉華幽幽地道：「費姑娘，我也要去找幾位姐妹，今後若有事，我仍以梅花暗記通知姑娘和唐少俠！」

他們依依惜別，費小潔含著激動的淚水，望著她的身影消失在夜霧中。

「小潔……」唐煌把她抱起來，向峽外走去，道：「我常常有這種奇怪的念頭，也就是古人的一首詩說的，假如我是泥，妳是水，我們調和在一起，妳裏面有我，我裏面有妳，妳就是我，我就是妳，我們再也不擔心失落，永遠融合在一起，那該多好！」

「唐煌！這主意眞好！雖然我們的身體不能合而爲一，但我們的精神早就混爲一體，你對我這麼好，我……我慚愧死了……」

「妳怎麼又見外了？」唐煌正色道：「我們現在不要再說這些話了！」

「不！」小潔摟著他的脖子，幽幽地道：「唐煌，請原諒我，我對不起你……」

「小潔！」唐煌有點不悅了，沉聲道：「妳有甚麼對不起我的事？如果有的話，那是我對不起妳！一個堂堂男子漢，竟無法保護自己的愛妻……」

「不！不！唐煌你聽我說……」她偷偷地淌下淚水，矛盾和痛苦不斷地折磨她，使她再也忍耐不住，掙開唐煌，道：「唐煌，我曾經欺騙過你，本來，我想繼續騙你，但是我的良知時時鞭策我！譴責我！我實在忍受不住了！」

「我不要聽！」唐煌又把她摟住，道：「小潔，請不要說，我也不想聽，即使妳眞的騙過我，可是我並未受任何損傷，我不想使一句不關緊要的話，破壞我們之間的情感！」

「不！」小潔倔强地道：「我一定要告訴你！這樣我會好過些！我肚上的『五霸圖』並不是眞的！」

「甚麼？」唐煌本來想去抱她，聞言收回手，驚愣地凝視著她，他知道自己並未產生幻覺，面前確是費小潔，而這話也是費小潔說的。

他深信他過去曾整個地獲得她的身心，佔據了她的身心，她也全部獲得了他自己，在這種極深的情感下，她會欺騙自己嗎？

但這是小潔親口說的，看她肅然的表情，那是千眞萬確的。

「不是眞的？」唐煌茫然地道：「不對吧？如果不是眞的，那一招武功豈有那麼大的威力？」

「那一招武功是眞的！」小潔慚愧地道：「只是少了兩招，應該是三招，而且眞的『五霸圖』上還有很多武林秘密！」

「小潔！」唐煌去抓她的手，她却巧妙地閃開了，美目中淚光流轉著。

唐煌不解地道：「就算是眞的吧！我並未吃虧，我也不怪妳，我認爲妳所做的一切都有理由，如果沒有重要理由，我相信妳不會騙我！」

「唐煌，你眞是寬宏大量，可是我的理由非常自私，和你對我的情意比較起來，我……我無地……自容……」

「不要這樣！」唐煌托著她的下巴，爲她擦去淚水，柔聲道：「告訴我，妳爲甚麼騙我？」

「自私！」

「是的，除了聖人之外，誰能做到不自私的境界？」

「可是我不該對你自私！因爲你對我太好了！」

「快告訴我！妳爲甚麼騙我？」

費小潔一臉痛苦之色，喃喃地道：「人誰無父，唯我獨無！」兩串淚珠順腮淌下，續道：「當我在不夜城卧底時，還不知道張子萍是我的生身之父，和你一同逃出不夜城之後，遇見媽媽，她才告訴我，那時我雖恨爹爹的行爲不義，却產生一種荒謬的想法！」

她微微一嘆，續道：「我認爲夫妻間不和，可能雙方都有過失，我雖未懷疑媽媽作人有問題，却非常同情爹爹，也就把他的惡行自心中抹去，而且有了私心，後來媽媽把『五霸圖』刺在我的肚皮上，我曾暗暗決定，這『五霸圖』要送給爹爹，他昔年曾爲了『五霸圖』和媽媽鬧翻，若給他此圖，父母或能盡釋前嫌，和好如初，這本是一種無知之見……」

「不！」唐煌肅然地道：「我同情妳的遭遇，也瞭解妳的苦心，其實這是一份難得的孝心！」

「不！」費小潔斬釘截鐵地道：「那不是孝，而是愚蠢，即使是孝，也是狹義的孝，一個武林中人，必要時尚須大義滅親，我只爲了自私，就欺騙了自己的愛人。」

「後來呢？」唐煌續道：「妳把眞圖交給他了？」

「沒有！」費小潔道：「我如果交給他，他又何必處心積慮的强搶橫奪？我發現他的心腸太毒，而且他已知我是他的女兒，却半點父女之情也沒有，因此，我又改變了心意，把眞圖藏起來了。

「可是，到此地步，我仍然沒有死心，希望他終有一天能回心轉意，所以我仍然沒有告訴你，這就是我認爲可恥之處。直到今天，張子萍以我的生命作威脅，他只想到他自己，對我無半點父女之情，才使我寒了心。

「同時，你太使我感動，我無法承受良心的譴責，我必須告訴你，我必須請你原諒我。」

「小潔，我仍然不怪妳。」

「可是，你對我越好，我越是不安。」

「不要這樣，小潔，妳該知道，我們之間的情感，是無阻無礙的，不要說了，我對妳的心意永不改變。」

「啊！唐煌……」她撲到唐煌懷中

，激動地哭了，她抽泣着道：「因此，我要告訴你藏圖之地。」

唐煌拍着她的肩胛，像哄小孩子似地道：「其實我現在並不太需要那東西。」

「不！你一定需要，另外兩招奇學更高，而且那些秘密……」她四下看了一陣，貼在唐煌耳邊道：「那張圖藏在……」

唐煌急忙推開費小潔，俊目一掃，在濃重的黑霧中出現三個身影。

其中一個是張子萍，另一個是公冶森，第三個身軀臃腫，塌鼻牛眼，腰上插着一柄板斧。

這三人併肩前行，像鬼魅似地緩緩欺近。

「唐煌！」費小潔低聲道：「那個胖的也是三邪之一，他就是『鬼斧』龐通，今夜三邪都到齊了，千萬小心……」

三邪如果聯手，聲勢之大，確實駭人，尤其有小潔在身邊，更是礙手礙腳。

「小潔，你的內力恢復了沒有？」

「恢復三五成！」費小潔肅然道：「要不是這三邪跟踪到邙山來，我的內力早就恢復了！」

「什麼？」唐煌沉聲道：「就是這三個魔頭跟踪妳們？」

「不錯，如果只是其中一人，我也敢碰一碰！」

唐煌面色一寒，「嗆」地一聲，撤出長劍，指着張子萍切齒道：「張子萍，假如你承認是人而不是禽獸，啱！小潔是你的女兒，你眞能扯破她的衣衫，看她肚皮上的『五霸圖』？」

「當然！」張子萍陰聲道：「我不能看別人却能看，此圖我勢在必得，這次你該認命了吧？」

「哼！」唐煌輕蔑地冷笑一聲，望着公冶森和「鬼斧」龐通，沉聲道：「兩位也受張子萍挾持了？」

兩個老魔哼了一聲，臉色尷尬，却沒有否認，因爲唐煌聞到他們身上都有「阿芙蓉」的怪味，而且背上都有一個長形布袋。

張子萍擁有大量的煙土，這兩個老魔如果吸上癮，必須倚賴張子萍。

他們雖然倚賴張子萍，却不希望被別人知道，因爲他們和張子萍齊名。

唐煌雖有萬丈豪氣，一身是膽，但爲了小潔，也不敢太冒險，厲聲道：「你們三個一塊上吧！想不到三位爲我唐煌帶來揚名立萬的機會，三邪聯手，若輸我一招半式，一旦傳出江湖，哈哈……」

三邪雖然不是正人君子，却也顧及身份。

「鬼斧」龐通撤出巨斧，一掠而出，身軀雖然肥大，却十分靈活，沉聲道：「小子，你先接我幾招再吹不遲。」

「呼」地一聲，巨斧力劈而下，唐煌拉着小潔閃出一步，兩人同時運起「鬆緊離合罡氣」。

「霍霍霍！」巨斧上的寒氣，一縷縷的鑽進兩小衣領之中，巨大的斧身像片片烏雲，左右上下飛瀉橫切着。

唐煌輕輕一抖，費小潔被震出五丈之外，他挺身進入一片斧芒中，全力施出一式「一鳴驚人」。

劍芒斧影攪成一團，像黑白兩色的絲線纏結在一起，理不清也解不開。

「噹！」劍斧相接，唐煌的兵刃雖然吃虧，却因這一招威力至大，兩人同時分開，各退一步。

「鬼斧」痴肥的臉上抽搐跳動着，一雙巨目瞪得像死魚一樣，沉聲道：「小子，果然要得，現在該叫你吃點苦頭了。」

「哼！」唐煌冷峻地道：「老賊，我坦白告訴你，連張子萍也不是唐某的敵手，你不過是倚仗一點蠻力而已！」

「鬼斧」大喝一聲，身子像一個大肉球，連人帶斧，猛撲而至，一口氣劈出三十餘斧。

唐煌留着內力，準備應付三人聯手，以「七步迷踪身法」滑了十一個不同方位，三十餘斧全告落空，地上捲起一蓬塵土。

「龐兄暫且住手！」張子萍陰聲道：「現在不是揚名立萬的時候，我們應該立刻擒住他們。」

這可以說是三個魔頭的共同意願，只是誰也不願先說出來，張子萍身爲首領，可不能再含糊，況且他也知道，任何一個單獨行動，都不是唐煌的敵手。

另外兩個魔頭自然不便反對，三人呈鼎足之勢，向兩小迫近。

山峽中一片死寂，只有五顆心急劇地跳動着。

突然，一陣狂笑之聲來自附近，三邪疾退三步，回頭望去。

三丈外一根大石筍之後，閃出一個年輕人，此人面孔甚黑，服裝奇特，頭上紮着一塊白布，衣衫寬大，不像中原的服飾，足下一雙皮革製成的怪鞋，五趾都露在鞋外。

由兩個魔頭的驚愕之色看來，似乎都不認識這個奇裝異服的少年人，只有張子萍嘿嘿冷笑道：「小子可是來自緬甸？」

「不錯！」那少年厲聲道：「你就是『日正當中』張子萍？」

「哼！」張子萍冷笑道：「你找老夫作什麼？」

少年人哂然道：「昔年一段舊帳，也該清算一下了！」

「哦？」張子萍不屑地道：「你就是數十年前那個輸了玉帶尺的緬甸人之徒？」

「不錯！」少年人伸手入懷，又掏出一個餅形圓盤，沉聲道：「昔年家師輕視中原的武功，才輸了玉帶尺，而你也沒有全勝，賠上一根小指，那可以證明，並非家師的武功不如你！」

他輕輕一抖，「颯」地一聲，又是一柄玉帶尺伸展開來，尺身上綠汪汪的，寒氣逼人，他厲聲道：「今夜你我以尺對尺，看看中原的武功是否比緬甸的武功高些？」

張子萍哂然一笑，對兩個魔頭道：「兩位先退下去。」

現在兩小的威脅已無形中解除，退出一丈，好奇地注視着少年人的動態。

兩根玉帶尺長短一樣，都挺得筆直，指向對方，緩緩欺近。

兩個尺尖相距三五寸，然後兩人繞身游走，俟機出手。

少年人大喝一聲，身子突然躍起一丈來高，玉帶尺幻起一片綠色尺浪。

張子萍身形一挫，施出「騰蛇劍法」，在地上翻翻滾滾。

兩團綠芒忽上忽下，像千百個綠色鬼火形成的光球，使附近十丈之內的夜霧，也變成淺綠之色。

唐煌暗暗一嘆，心道：「此人的劍術，應屬飛禽一類的搏擊之法，若非功力不足，正好克制張子萍的騰蛇劍法，可惜……」

「叮叮」兩聲，張子萍陰笑聲中，玉帶尺一口氣削出七次，只聞「察」地一聲，少年人的一隻左手齊腕削斷，把腕退了五步。

張子萍獰笑一聲，道：「小狗，今生今世，你報不了這一劍之仇，因爲老夫現在就要……」

「住手！」唐煌一掠而至，冷峻地道：「你要斬草除根？嘿嘿，有我唐煌在此，你休想打這主意。」

張子萍陰聲道：「老夫今夜志在必得，也不差這緬甸小狗一人……」

他向另外兩個魔頭一揮手，同時欺上。

唐煌撤下長鞭，交給費小潔，道：「妳用長鞭雖不習慣，總比沒有兵刃好些……以我們三人之力，絕不輸他們。」他又低聲道：「小潔，妳可要小心了。」

就在這片刻工夫，那少年人已經在傷處上了藥，用手帕把傷處紮起，但因流血過多，身子已經顫抖不已。

唐煌暗暗一盤算，假若這少年倒了下去，仍然等於二對三，甚至於是一對三，因爲小潔功力未復，反而是個累贅，爲了使那少年休息一下，應該他自己先動手，接他們聯手一擊。

唐煌沉喝一聲，道：「小潔，妳和這位退到一邊去，讓我來對付他們。」

「什麼？」小潔大聲道：「你爲什麼要冒險？」

唐煌成竹在胸地道：「這很簡單，現在這位兄台已受重傷，流血過多，一旦動手，恐怕支持不久，反而對我們無益，而妳在心理上也有顧及，可能對張子萍仍有父女之情，動起手來也就不能全力以赴，所以還是等於我一人應敵，既然如此，乾脆我一人動手，比較能集中精神，發揮威力，你們請退下去。」

「不行！」那少年人大聲道：「在下與兄台素昧平生，怎能讓你單獨冒險？」

唐煌肅然道：「兄台雖是異域之人，千里尋仇，豪氣凌雲，在下十分欽佩，何況此賊是中原武林公敵，我們自不應見外，應該同心合力除去此獠。」

少年人看看唐煌手中的殘劍，臉上有懷疑之色，他不信唐煌有此功力。

唐煌微微一笑，道：「兄台不必多疑，在下還不至於拿自己的生命當兒戲，請兄台退出一丈，爲在下掠陣！」

「唐煌……」小潔幽幽地道：「你犯不着冒這危險……」

唐煌沉聲道：「事到如今，只有如此，妳儘管放心好了。」

重重殺機，隨着三個魔頭的脚步逼近了。

張子萍的玉帶尺指向唐煌前胸，公冶森的判官筆指向唐煌的右側腰部，龐通的巨斧揚起在唐煌背後，以「吳剛伐桂」之式，首先發動，斜肩劈下。

接着，玉帶尺「嗡」地一聲，點向唐煌的咽喉，判官筆在眨眼工夫，戳出二十一筆。

唐煌在七個方位上，施出「鬼神同號」「陰陽殊途」兩招，刹那間，筆、斧、劍、尺上所發出的巨響，充塞着整個峽谷。

在唐煌的經驗中，從未受過這種非人類所能負荷的壓力，盡最大努力，使身子在三件兵刃中穿掠滑行，那件長衫，已被三件兵刃上的罡風撕得片片縷縷。

這算是自古以來，以一敵三，最慘烈的搏殺，他們幾乎閉住了呼吸，閉上了眼睛，使自己所有的力量集中一點。

他們的身子在兵刃和罡風中穿掠轉折，像一些紙片一樣，只要有縫隙就能穿過。

唐煌的身子像一株在狂風中搖曳的樹苗，他感覺隨時都會倒下去，隨時都會折斷。

對手太高了，無論招式和內力，都是一個人所負擔不了的。

玉帶尺的綠芒，巨斧的烏光及判官筆的銀芒，交相飛瀉織成一個繽紛燦爛的光球，將唐煌連人帶劍裹在當中。

當最後一式「一鳴驚人」施出時，仍未衝出壓力萬鈞的光網。唐煌頭上冒着熱氣，汗水濕透了他所有的衣衫和頭髮。

驚、佩、怒、恨諸種不同的神色，在費小潔和那緬甸少年臉上變化着，尤其是那少年，他感到自己的渺小和無知，他自己以一敵一，斷了一手，而人家以一敵三，竟支持數十招之多。

除了兵刃上帶起的嘯風之聲外，他們沒有出聲，只能瞪着血紅的眸子，流着汗，喘着氣，獰視着對方的要害，咬牙切齒地衝殺。

唐煌所受的壓力太大了，幾乎換一口氣也得找個適當的時機。

一聲厲嘯，那聲音好像自極窄的石縫中滲出，淒厲、悲壯得令人毛髮直豎，這是唐煌在怒極時發出。

最後的保命招式施出，那柄殘劍好像突然暴長半尺，有時像玉帶尺一般柔軟，有時又變成弧形，縷縷劍氣和「嗡嗡」之聲淹沒了任何聲音。

在無儔的壓力下，他的神態像大肆咆哮的雷神，像餓極顛狂的雄獅，像磨牙切齒的兇神，驟昇猝降，飛瀉電閃，任何一個姿勢，都無法以肉眼捉摸。

他的動作，快得失去眞實感，出手的凌厲狠辣，超乎人類的經驗和見聞，五式一氣呵成，殘劍織成的光網，使中央一丈之地形成一個罡氣漩渦。

三件兵刃以最大力道遞出，竟像颶風中的小布帆，非但無法逆風行駛，反而被颶風帶起船身，失去了自制。

當最後一式唐煌以十五個小劍圈點出時，一陣金鐵交鳴之後，塵土暴捲，人影乍分。

剛才的一切好像一個驚險而短暫的惡夢，一切又恢復沉寂，只有拉風箱似的牛喘之聲，在述說剛才的實況。

黃塵落定，濃霧也消散了，唐煌搖晃着身子，以殘劍拄地，汗水自他的頭髮上，眼皮上，下巴上流下，像泉湧一樣。

現在，他唯一的感覺是喉嚨不夠大，鼻孔也太小，他多麼希望痛痛快快喘幾口大氣啊。

三個魔頭也差不多，張子萍人高頸長，衣衫被汗水濕透，都貼在身上，玉帶尺無力地垂在地上，佝僂着身子，伸長脖子，張口喘着，像一頭年老的火雞。

公冶森身子搖晃着，仰頭向天，好像天空的空氣比較多些，有如一條仰頭接着水的黃花魚。

「鬼斧」龐通更慘，由於他生得痴肥，汗水更多，而且那柄巨斧太沉重，把他的身子壓歪，翻着死魚眼，喉中像風箱似的響着，有如一個自水中撈起的大皮球。

極度的興奮和驚奇，使費小潔和那緬甸少年楞在當地，他們好像在惡夢之中。

良久，那緬甸少年才深深地嘆息一聲，像個幽靈一樣，悄悄地走了。

晨風在唐煌那片片縷縷的長衫上拍打着，終於喚醒了費小潔，她弄不清自己是興奮或是痛定思痛，淚水泉湧，嘶呼着抱着唐煌，那淒厲顫抖的聲音，可以傳出數里路之外。

「小潔……」唐煌抹去臉上的汗水，摟着小潔的身子，喘息着說：「妳受驚了……我……眞對不起你……總是使妳……在驚險中打發日子……」

「不……唐煌……我……我沒有辦法……表示內心的悲痛和慚愧……我感覺即使透支下一輩子的愛交給你……也無法報答你的眞情摯意……我……我不配……」

「不要這樣說，小潔，有妳在我身邊，我感覺一切都不可怕。」他顫聲說：「有妳在我身邊，不可能的事都能變成可能的事，就以今夜的事來說，假如妳不在這裏，後果完全不同……」

「哼！」張子萍直起腰來，以無比的陰毒聲調道：「小子，老夫鄭重聲明，你的成就確是武林有史以來的創舉，沒有任何一個年輕人，能於一兩年之內，有你這等成就，可是……」

他陰惻惻地一笑，續道：「正因爲如此，老夫絕不放過你，現在，你的死期到了……」

他說到這裏，四周紛雜的馬蹄聲，步履聲及衣袂飄風之聲，打斷了張子萍的語尾，在費小潔驚呼聲中，唐煌已看清了四周的大敵。

這些人太熟悉了，假如不是在此遇上，唐煌連眉頭也不會皺一下。

然而，現在三個魔頭雖已力竭，卻未受傷，他自己已是強弩之末，如果所有的人馬再一齊撲上，今夜不會再有生還的機會。

四周湧來的人馬，第一排是鐵騎會的「連環馬」，足有百十騎，馬上高手一個個精神抖擻，那些健馬也揚蹄分鬃，似比過去的勢道更加懾人。

連環馬後面是「藍衣幫」、「排教」、「雲煙教」及丐幫的高手，人數在兩百以上。

陣陣山風送來濃烈的「阿芙蓉」氣味，唐煌知道這數百高手，都過足了癮，功力增加一倍。

唐煌指着張子萍，厲聲道：「狗賊，即使你能得到『五霸圖』又該如何？」

張子萍冷笑道：「老夫若得到『五霸圖』，成就必定在你之上，現在你是要圖還是要命？」

「命也要！圖也要！」唐煌切齒道：「即使我唐煌不敵，你們也得賠上數百條生命。」

「唐煌！」小潔低聲道：「把圖交給他們吧，反正我們……」

「不！」唐煌堅決地道：「我唐煌有三寸氣在，絕不向邪惡低頭，張子萍，你準備發號施令吧。」

說畢，對費小潔道：「到我背上來，必要時只得突圍了。」

「唐煌！你沒有力氣再戰了，況且我們現在犯不着爲一張圖……」

唐煌沉聲道：「不必說了，我不會改變主意的。」

就在這工夫，張子萍揮手之下，哨音乍起，「連環馬」上的大漢，夾馬疾衝，一齊動手，將百十柄短斧出手

擲來。

百十柄短斧挾着「颯颯」風聲，像一片斧林，從四面八方射到，這時費小潔已經爬到唐煌背上。

唐煌身子一弓，彈起三丈來高，像一隻大鳥，斜掠而下，百十柄小斧，一陣「叮噹」地響，紛紛落下。唐煌僅是削出三劍，兩個大漢就翻落馬下。

唐煌早已打好了主意，趁勢落在馬背上。

但這時百十匹健馬，像山崩地裂般地衝上，後面的高手，却在馬後作勢以待，八匹馬一組，前四後四，共爲十二組。

現在是六組四面八方撲到，奇怪的是，那些健馬都變成罕見的良駒，一躍就是一丈五六，排山倒海而來。

現在唐煌知道敵人是馬而不是人，必須先除去這些障礙，身形一轉，在馬上掃出二十餘劍，慘嗥馬嘶，殘肉和鮮血混成一片。

那些馬屍很快地堆積起來，未死的在地上翻滾悲嘶。

唐煌夾馬衝突，躲不勝躲，殺不勝殺，他的右臂酸痛得像木頭一樣，就是劈下來也沒有感覺。

他除了要顧及四面八方的大漢連人帶盾劈擊之外，還要顧及背後的費小潔，他可以清晰聽到費小潔的心跳之聲。

第一批六組連環馬倒下大半，哨音又起，第二批不再分前後順序，像驚濤駭浪一般，凌空撲來。

這勢道太驚人了，而且這些馬也太慓悍了，像天馬行空，像閃電奔雷，在唐煌盡力猛掃三十餘劍時，胯下的健馬，同時中了三斧，把兩人摔在地上。

就在這一刹那，馬潮和人潮像城牆塌下一樣壓了過來。

兩小還未爬起來，躺在地上就掃出數十鞭劍，但人馬太多，前後擁擠，即使前面的想退也辦不到。

兩小有時必須向外推，變成徒手近搏了。那些「連環馬」已失去了威力，因爲都是他們自己的人，乾脆都下了馬，向中央包圍撲上。

這堵以人肉築成的長城太厚了，兩小每拍出幾掌就倒下七八個，那些腦殼也太脆弱，像拍碎一些雞蛋一樣。

但雞蛋雖弱，必須去拍才能破碎，拍得太多，鐵人也會累死，況且那些高手吸食「阿芙蓉」，內力倍增。

屍體一層層地倒下，慘嗥此起彼落，由拂曉殺到日出，數百高手已剩下三五十人。

一抹晨曦自峽口射入峽中，照在仍然未死的血人身上，他們踉蹌着，搖晃着，找不到對手，有時自己人互相殘殺。

唐煌和費小潔兩人遍體鱗傷，若非內心的不甘和倔強的生命力支持着身子，早已倒下了。

他們全身沐浴着鮮血，連眼睛也是紅的，身軀痙攣着，望着那些剩下的敵人自相殘殺，因爲他們已經昏了頭。

唐煌知道連那些馬也被薰了「阿芙蓉」，所以矯捷無比，想到這裡，突然怔了一下。

原來那些未死的馬和張子萍等人，都不知何時離去，只剩下那些自相殘殺的人，都是有氣無力，遞出的招式，亂了章法，即使擊中，也不會傷人。

唐煌回頭一看，費小潔無力地倚在一塊石筍上，眼看就要倒下去。

「小潔……小潔……」唐煌兩腿一軟，倒了下去，他咬牙爬起來，奔出幾步又跪在地上，兩腿不停地抽筋，寸步難行，但他必須知道小潔傷勢如何，他呼叫着，喘息着爬了過去。

「小潔……妳……怎麼樣了？」

費小潔努力睜開沉重的眼皮，看了一會，才認出是唐煌，心情一鬆，倒了下去。

唐煌伸手一接，竟連一個人的身軀重量也承受不住，兩人倒在一起。

疲倦疼痛和焦灼，使他感到天旋地轉，眼前一切景物都在晃動，好像剛剛出來的太陽也不忍看這悲慘的遭遇，又躲入濃厚的雲層中。

濃黑如墨的雲層，很快地堆積起來，使飛魂峽中一片黝暗。

唐煌掙扎了一下，終於腦海一片空白，昏了過去。

天空，像一幅筆觸蒼鬱的潑墨畫，也像被烏賊洒了遁形墨汁的海洋，使這峽谷中的黑暗和陰冷又逐漸加濃。

那些山石嶙峋的陰影，都投射在滿地人屍和馬屍上，有的仍在呻吟，這情景頗似「吳道子」筆下的地獄圖。

遠處隱隱傳來雷聲，冷風在峽中呼嘯而過，「颯」！一道閃電，照得峽中通明，雷聲在峽谷中咆哮，格外響亮而震人心弦。

接着，傾盆大雨，隨雷聲而來，淹沒了一切，血水向低窪處奔流，那些人屍已被洗刷得白森森地，更加恐怖。

這陣大雨來得快收得也快，僅半盞茶工夫，就停止了，朝陽撕開雲幕，照着清新的萬物。

一條人影很快地奔掠過來，穿了一身怪服，衣、褲、帽子連在一起，黑中透亮，閃閃生光。

這套衣服好像是用鯨魚皮製成，有如塗了一層油，而且非常柔軟，連雙手和兩足也包在裏面，却十分合體。因此，他那全身凸浮的玲瓏曲線，都顯露出來。

這該是女人應有的窕窈身段，尤其雙峯和隆臀，自然地聳立着，像剛出籠的發麵饅頭，有刺激食慾的作用。

只有一雙清澈的眼睛自面部小孔中可以視物，像兩個深邃無比的水潭一樣。

這人行動奇快，腰身又極靈活，她這套衣服若不是黑色的，乍看起來，很容易誤認爲是裸體的。

她在一片人屍和馬屍中察看，終於在唐煌和費小潔身邊停下來。

她的目光在唐煌身上凝視一會，然後又停在費小潔的臉上。

那張嬌靨太動人了，也許在昏倒時心情興奮，所以嘴角上仍掛着一絲淺淺的笑意。

僅是一絲笑意，就把她面部的美更加誇大起來，像名畫家在畫上勾了一筆，使一幅名貴的畫，臻於完美之境。

這怪人似乎微微震顫了一下，掏出兩顆藥丸納入兩人口中，在兩人結喉穴上輕輕一按，「國都」一聲吞了下去。

她不停地看着唐煌，再看看費小潔，似乎在考慮一件大事。

她一會搖搖頭，一會又點點頭，她嗓中所發出的細微聲音，有時似乎在羨慕，有時又像冷笑。

若在深夜，在一片屍體中有一個黑色怪物，定被認爲是幽靈鬼魅，而且是美麗的幽靈。

最後，她似乎下了決心，揭開費小潔的衣衫，凝神注視着她的肚皮。

她的企圖非常明顯了，她是在看「五霸圖」。

大約半個時辰，她才把費小潔的衣衫理好。

這時，在一片屍體之中，突然躍起五六十人，行動太突然，令人意識到是殭屍作祟。

原來這五六十人正是剛才和兩小交手尚未死去的人，因搏殺過久，脫力而昏了過去。

他們雖然醒了過來，體力仍然未復，乍見一個黑黝黝的怪物，像鬼影子似的飄出三丈之外，輕如無物，不由驚呼一聲，向峽外狂奔。

他們雖是一些高手，却因爲嚇破了膽，剛才的屠殺太慘烈，使他們畢生永不會忘，如今，又發現這個身法怪異飄忽的怪人，當然不敢久留，不一會兒就消失在峽谷口外。

怪人猶豫一會兒，終於抱起唐煌，準備出峽，看樣子她要把費小潔留在此處。

就在這時，峽谷中又傳來輕微的步履，和說話的聲音，好像有三四人，有男有女，這些人有說有笑，雖然離此尚遠，奔行速極快，而且笑語聲在峽谷中非常響亮。

那怪人急忙把唐煌放下，閃入嵯峨亂石之中。

語聲好像一瀉而至，出現了四個人，那是兩男兩女。

這四人的配合非常不調和，看樣子，他們的關係既不是夫妻也不像主僕。

一個油頭粉面的華服少年，一臉諂媚之色，爲一個女子撐着羊皮傘，這少女大約二十三四歲，姿色平平，却搔首弄姿，神氣十足。

另一個妖冶少女，眉宇間有媚騷之氣，却爲一個醜惡的華服男子撐着羊皮傘，看他們的關係，既不像主僕，也不像夫妻。

那個搔首弄姿的女子和這醜惡的男子，相貌頗似，大概是兄妹，看他們的派頭，必是附近地方上的富豪子弟。

但他們却有一身不俗的輕功，就看他們剛才入峽的速度就知道了。

這兄妹兩人乍見人屍馬屍狼藉一坡，同時驚呼一聲進入屍體中間。

「嗯！」那醜男人聳聳肩道：「原來是六大門派的人，不知他們爲什麼在此互相殘殺？妹妹，妳一向自詡聰明人，對武林的的事瞭如指掌，他們……」

那搔首弄姿的女子不屑地道：「哥哥，你要考我可差得遠呢，你以爲他們是互相殘殺嗎？」

「我想是的。」醜男子道：「這裏沒有別人，都是六大門派之外，只缺少長白一派。」

「我認爲絕不是自相殘殺。」少女肯定的道：「第一，據說六大門派除了長白一派外，都被『日正當中』張子萍所控制，就連公冶森和『鬼斧』龐通的身份也沒例外，第二……」

那醜男人大聲道：「不用第二了，妹妹你看……」他指着兩具屍體冷笑道：「那不是自相殘殺的有力證明嗎？」

那少女循着方向望去，不禁怔了一下，那是「雲煙敎」一個高手和「鐵騎會」一個大漢同歸於盡的慘烈景象。

「雲煙敎」高手的大煙管，戳入「鐵騎會」大漢的肋骨中，雖未洞穿也差不多了。

「鐵騎會」大漢的小斧，砍在對手的肩井穴上，斧頭沒入骨縫之中。

這兩人似乎是同時擊中對方要害，也同時死去，所以相對坐在地上，沒有倒下。

「哈……」醜男人大笑一陣，道：「妹妹，怎麼樣了？這次不靈了吧？」

那少女似不甘心認輸，向四下掃視着，終於目光停在唐煌和費小潔身上。

她冷笑一聲道：「我的判斷永遠不會失靈，聽着吧，第二，六大門派中沒有使劍的，看到沒有？這些馬屍人屍上，十分之九都是劍傷。」

醜男人大聲道：「妹妹，這兩個自相殘殺之人又作何解釋？」

「那很簡單。」少女微微一哂，道：「依我猜想，這是個羣毆的場面，集五大門派數百人馬，圍攻一兩個人，可是這一兩人身手奇高，雙方厮殺了一夜，都已力盡，而這兩個自相殘殺的人，正是殺紅了眼，是力盡之後必然的現象，在那時候，根本分不出是敵是友，亂殺一通。」

醜男人冷笑道：「這種判斷太牽强。」

「哼！」少女不屑地道：「你呀，腦筋簡單，四肢發達，你懂什麼？」

醜男人臉上無光，正要反駁，那少女一指唐煌，哂然道：「看見沒有？那一個使劍的人，就是屠殺五大門派數百高手之人，連長劍都斷了，情況之慘烈可以概見。」

「妹妹，妳別信口開河好不？『血海棠』司徒珠在關洛一帶雖有女諸葛之名，却未必算無遺策。」

少女冷笑道：「大概總比你『十字手』司徒豹高明一些吧？」

「十字手」司徒豹大步走向唐煌，不服地道：「論機智，也許我略差妳一籌，論武功……」

「咭……」司徒珠輕笑一陣，道：「想不到大哥的口才進步多了，這個『略』字用得多妙呀。」她揶揄地一笑，續道：「就是論武功，也得加上一個『略』字。」

「咦！」「十字手」也許有自知之明，自信連武功也不如妹妹，故意岔開，這時一雙牛眼直勾勾地瞪着費小潔，看了半天才大聲惋惜，道：「可惜呀，可惜，這麼美好的女人，竟死得如此之慘！」

司徒珠這時已經走到唐煌身邊，她僅是在費小潔臉上掃了一眼，就凝視着唐煌，沉聲道：「眞正可惜的是這個年輕人，他不但武功高絕，一身是膽，而且……」

司徒豹冷笑道：「我替妳說了吧，而且美比潘安宋玉，瀟洒不讓子都。」

司徒珠的臉上居然昇起一抹紅暈，道：「他應該當之無愧，咦……」

她微微一震，驚駭之色，浮現於她那不太美麗的臉上，顫聲道：「他們還沒有死，不知被誰服了昏迷之藥，本來他們早該醒過來了。」

兄妹兩人都不再顧及自尊和矜持，各自抱起所喜歡的人。

他們的舉動可惱了一旁的華服少年及冶蕩少女，那少年合起羊皮傘，沉聲道：「姑娘可不能喜新厭舊，在下與姑娘已有……」

司徒珠厲叱一聲，「叭」地一脚，把那油頭粉面的年輕人踢出一丈多遠，不屑地道：「本姑娘不過是隨便玩玩而已，你算什麼東西？」

原來這一脚正踢在對方中極穴上，登時了賬。

司徒豹身邊的少女，不由吃了一驚，沉聲道：「司徒公子，你不會對我這麼無情吧？小婢已經付出最寶貴的……」

「去！」司徒豹順手一撩，像拍在熟透的木瓜上一樣，「噗嗤」一聲，那少女的腦瓜四分五裂，原地倒了下去。

「哈……」司徒豹縱地狂笑着。

「咭……」司徒珠也情不自禁，他們都像獲得至寶一樣，無法隱藏內心的激動。

司徒豹笑聲一斂，道：「妹妹，妳是不是很喜歡這個小子？」

「嗯！」鼻音很重，眉兒挑了一下，作爲答覆。

「那麼，我也喜歡這個妞兒！」司徒豹低聲道：「坦白地說，咱們兄妹都是『寡人有疾』，喜歡這個調調兒，可是總沒遇上一個鍾意的，如今心願已償，何不遠走高飛。」

司徒珠沉聲道：「幹什麼？」

司徒豹道：「找個人跡罕至之處，逍遙快活。」

「別作夢！」司徒珠冷笑道：「你忘了咱們的任務？」

「這……」司徒豹眼珠一轉，道：「我看咱們犯不着，況且那小子也不好惹。」

司徒珠冷峻地道：「那四個魔頭好惹嗎？假如我們半途而廢，離開此莊，以後遇上那四個魔頭，你怎麼交代？」

「這……」司徒豹道：「不會遇上，咱們到邊陲去躲起來。」

「不行，我可惹不起他們。」

「哼！」司徒豹冷冷笑道：「原來妳也有懼怕之人。」

「這不是懼怕，而是不吃眼前虧，想想看，那四個魔頭心毒手黑，咱們招惹得起嗎？況且……」

司徒珠續道：「就連『愁劍客』，咱們也惹不起。」

「我不信。」司徒豹冷笑道：「咱們的武功是四魔所傳，難道連一個『愁劍客』也拾奪不了？」

「哼！」司徒珠輕蔑地一哂，道：「咱們聯手，能否接下他那一招，也有問題。」

「那一招？」司徒豹狂妄地道：「妳未免太長他人的志氣了。」

司徒珠不耐地揮揮手，道：「你一天到晚渾渾噩噩，除了醇酒美人之外，甚麼事也不管，當然是孤陋寡聞。」

她冷冷一笑，又道：「但我却沒忘記，咱們來此的目的，所以時時注意『愁劍客』的行動。」

「妳發現什麼？難道那老鬼師傅他在……」

「不！」司徒珠道：「我並未發現老鬼師傅在此莊中，只是發現出另一個秘密，由這個秘密，可以證明老鬼確在此莊之中，最低限度也在此莊附近。」

「噢！」司徒豹道：「快說呀？什麼秘密？」

司徒珠道：「有一天晚上，大約四更左右，我聽到莊後樹林中發出『嗡嗡』之聲，不由好奇心大起，來到莊後，發現一個秘密……」

「別吊胃口好不好？」司徒豹張着大嘴，假如有一隻蚊子飛進去，他也不會發覺。

司徒珠續道：「我發現『愁劍客』正在練一招劍法。」

司徒豹冷笑道：「我道是什麼秘密，原來是一招劍術，這也值得大驚小怪嗎？我常常看到他練……」

司徒珠冷笑一聲，道：「別打岔，我看到的這招劍術，非同小可，可算是劍術的最玄之學，威力大極了。」

司徒豹冷笑道：「妳不願離開此莊，就危言聳聽，把這件事故意誇大……」

司徒珠不再理他，却喃喃地道：「那一招太玄了，大約有五成，當最後一式施出時，四周佈滿了松針……」

「哈……」司徒豹狂笑一陣，道：「以劍氣震落松針，乃是雕蟲小技，這也值得大驚小怪嗎？妹妹我看妳八成看中『愁劍客』！」

司徒珠不屑地道：「井底之蛙，你見過多大的天，我的話還沒完。」

她肅然地道：「如果光是震落松針，那有何難？我當時也不以為怪，待他離去之後，走近一看……」

司徒豹微微一笑，道：「又發現了怪事是不是？」

「不錯！」司徒珠沉聲道：「每根松針，都被劈成兩片，你說我是不是少見多怪？」

「啊……」司徒豹這下可吃驚了，駭然道：「天下竟有這等怪異的劍術？」

司徒珠冷笑道：「這不是怪，而是深奧，也就是化腐朽為神奇，任何武功練到某種火候，都會返璞歸眞，所謂返璞歸眞，也就是表面看來平淡無奇，事實上至大至剛，無堅不摧。」

司徒豹肅然地道：「妳是說這一招是那張圖上的？」

「不錯，我認為除了那張圖之外，當今各大派別之中，沒聽說過有那樣玄妙的劍術。」

「對，還是妳行，妹妹，既然有此發現，妳準備怎樣？是不是繼續在此卧底？」

司徒珠道：「當然，最好能在短時間內找到那個老鬼，然後通知四魔，因為我們就是找到老鬼藏身之處，也不是他的敵手，况且還有一個『愁劍客』！」

司徒豹道：「如果現在去通知四魔呢？」

「也行！」司徒珠神秘一笑，道：「我猜到老鬼師傅可能藏身之所。」

「妳不是說不知道麼？」

司徒珠道：「道：「我不敢確定，所以不便武斷，萬一報告不確，四魔一怒之下，反而不妥。」

「妳認為老鬼藏在那裏？」

司徒珠道：「可能藏在『愁劍客』練功的秘室中。」

司徒豹道：「那個秘室我曾進去過一次。」

司徒珠冷笑道：「那裏面可能有機關或者暗窖。」

司徒豹道：「沒有親眼見過，豈不是武斷？」

司徒珠道：「有一天我在練功室外走過，聽到『愁劍客』在和人談話，向內一看，却沒有人，他說：喬伯伯，你何必受苦，你應該出來了，你老人家一天不出來，晚輩就不安心。」

司徒豹大聲道：「不會錯了，我們的老鬼師傅是『風、雪、雷、電、雲』五魔之首的『風魔』，他名叫喬悟非，昔年另外四魔派『風魔』來到此莊找『凌霄劍客』戰嘯天，搶那『五霸圖』，不料『風魔』竟告失踪，據四魔猜想，『風魔』可能仍隱在此莊之中，而妳聽到『愁劍客』戰雲稱喬伯伯，那一定是喬悟非了，奇怪的是喬悟非隱居此莊十年，竟無人發現……」

就在這時，一條黑中透亮的影子，射向司徒珠，伸手揑向她的少谷穴。

這怪人的身法快得出奇，而且趁他們談話時偷襲，司徒珠身手再高，也慢了一步，現在為了保命，只得鬆手丟下唐煌的身子，疾閃三步。

那怪人志在唐煌，接住唐煌的身子，右掌全力推出。

司徒珠嬌喝一聲，也不示弱，雙掌齊出，狂飆呼嘯而起，那知怪人收回掌力，趁勢倒縱數丈，沒於亂石之中。

司徒珠也很了得，乍知上當，急忙收回力道，却仍然向前衝了一步，恨得磨牙切齒。

正午的陽光，投射在金谷園中清凉台四周的垂柳上，使那些細柳的影子，又投在台上兩個軀體上。

相傳晋代石崇，官至荊州刺史，建造此園，而石崇的愛姬綠珠，即是墜樓於此。

細長的柳條在微風中搖曳，拂在兩個軀體上，他們都有一種癢癢的感覺，却沒有說話，也沒有動一下。

唐煌的知覺逐漸恢復了，却仍是閉着眼睛，像作了一個極長的夢，由於這個夢很雜亂，一時無法連貫起來。

第一個進入腦中的影子是費小潔，他伸手一摸，觸到一個軟綿綿的胴體，他一翻身，呼聲「小潔！」緊緊地摟着，慢慢地睜開眼睛。

「啊！」他忙不迭地鬆手滾出一步，覺得全身沒有一處不痛，那是在飛魂峽中被數百高手的刀斧所傷，雖無太重之傷，却因傷處太多，集小痛而成大痛。

但使他心痛的不是外傷，而是心靈上的創傷，因為身邊這個動人的胴體不是費小潔，而是「無孔笛子」古鳳。

她的衣衫多處被撕裂，酥胸上還有血漬，不知傷在那裏，竟使她昏了過去。

（未完．廿一）